

# 欢喜冤家

原著：西湖渔隐主人

## 【原序】

喜谈天者，放志乎乾坤之表；作小说者，游心于风月之乡。庚辰春正遇闰，瑞雪连朝，慷当以慨，感有余情，遂起舞而言曰：“世俗俚词，偏入名贤之目；有怀倩笔，能舒幽怨之心。记载极博，诂是浮声。竹素游思，岂同捕影。演说二十四回以纪一年节序，名曰《欢喜冤家》。”

有客问曰：“既以欢喜，又称冤家，何欤？”予笑而应之曰：“人情以一字适合，片语投机，谊成刎颈，盟结金兰。一日三秋，恨相间之晚；倏时九转，试爱恋之新，甚至契协晴孚，形于寤寐。欢喜无量，复何说哉。一但情溢意满，猜忌旋生。和藹顿消，怨气突起。弃掷前情，酿成积愤。逞凶烈性，遇煽而狂焰如飏。蓄毒虺心，恣意而冤成若雾。使受者不堪，而报者更甚。况积憾一发，决若川流，汹涌而不能遏也。张陈凶终，萧朱隙末，岂非冤乎！非欢喜不成冤家，非冤家不成欢喜。居今溯昔，大抵皆然。其间嬉笑怒骂，离合悲欢，庄列所不备，屈宋所未传。歛慧者读之，可资谈柄。愚者读之，可涤腐肠。稚者读之，可知世情。壮者读之，可知变态，致趣无穷，足驾唐人杂说；恢谐有窍，不让晋士清谈。使蕙风发响，入松壑而弥清。流水成音，泻盘石而转韵。圣人不除郑卫之风，太史亦采谣谚之奏。公之世人，唤醒大梦。”

重九日西湖渔隐题于山水邻。

## 【扫校者言】

《欢喜冤家》又名《贪欢报》，后世坊刻本有的改题《艳镜》、《三续今古奇观》、《欢喜奇观》；版本较多，有山水邻原刊本、赏心亭刊本、石印本等。网上流传的大都不齐，且错漏较多！为使更多的喜爱古典文学的人得窥全豹，索性自己动手。扫校的版本取自北京师范大学1993年2月推出的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小说选刊》——明清小说十部系列，ISBN 7-303-01884-0 / I·131，199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，印数：1-31000，凡389页、264千字；该书出版说明中有两点须向大家注明：

- 1、本书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道光庚寅年（1830）重刊本为底本，参照《绘图古本欢喜奇观》加以点校；点校者为于天池、李书。
- 2、为了保持原作的完整和学本（窃以为应是“术”之讹，下面再说照录的原因）研究的需要，此次整理未作删节。

扫校中发现一些错误（也许并不是错误，而是古汉语的、的什么呢？不好说，如上面西湖渔隐原序中的“致趣无穷，足驾唐人杂说；恢谐有窍，不让晋士清谈”中的“恢谐”）和一些比较少见的通假字，依上面第二条所述“为了保持原作的完整”全未作修正，一切均忠实于手上的这本书！诸位阅读时发现不通、甚至谬误之处，非是扫校者不尽心，而是忠实“原著”！（句读、标点不在此列！）

## 第一回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

世事从来不自由，千般思爱一时仇。  
情人谁肯因情死，先结冤家后聚头。

这四句诗，只为世人脱不得酒色财气这四件事，所以做出不好事来。且说个只好酒不好色的人。他生长在松江府华亭县八团内川沙地方。他父亲名叫花遇春，年将半百，单生得此子，夫妻二人十分欢喜。长成六岁，上学攻书，取名花林。生得甚不聪明，苦了先生。费尽许多力气，读了三年，书史一句不曾记得，不想到了十岁外，同了几个学生，朝夕顽耍。父亲虽严，那里曾怕。先生虽教，那里肯听。他父亲见他不像成器的了，想到这般顽子，不能成器，倒不如歇了学，待他长成时，与他些本钱，做些生意也罢。因此送了先生些束修，竟不读书了。后来一发拘束不定了，他母亲与丈夫商议道：“孩儿不肖，年已长成。终日闲游，不能转头。不若娶一房媳妇与他，或者拘留得住，那时劝他务些生业，也未可知。”遇春道：“我心正欲如此，事不宜迟。”即时就去寻了媒婆。那媒婆肚里都有单帐的。却说：“几家女子，曰某家某家可好么？”遇春听了道：“这几家倒也都使得，但不知谁是姻缘，须当对神卜问，吉者便成。”别了媒婆，竟投卜肆。占得徐家女子倒是姻缘。余非吉兆。“也罢，用了徐家。”又见媒人，央他去说。原来此女幼年父母俱亡，并无亲族。倒在姑娘家里养成。姑夫又死了。人嫌他无娘教训的女儿，故此十八岁尚未有人来定。恰好媒人去说。这徐氏姑娘又与他相隔不远。向来晓得花家事情。有田地房屋的人家，但不知儿子近日如何，自古媒人口，无量斗。未免赞助些好话起来。那徐氏信了。即时出了八字。因此花家选日成亲。少不得备成六礼，迎娶过门。请集诸亲。拜堂合卺。揭起方巾花扇。诸人俱看新娘生得如何。但见：

秋水盈盈两眼，春山淡淡双蛾。金莲小巧袜凌波，嫩脸风弹得破。唇似樱桃红绽，鸟丝巧挽云螺。皆疑月殿坠嫦娥，只少天香玉兔。

诸人一见，果然生得美貌，无不十分称好，一夜花烛酒筵，天明方散。未免三朝满月，整治酒席。这也不题。

好笑这花林，娶了这般一个花枝般的浑家，尚兀自疏云懒雨，竟不合偏向乡里着脚，过了几时，仍向街坊上结交了一个不才肖的单身光棍。姓李名二白，年纪有三十岁了，专一好赌钱烂饮，诱人家儿子，哄他钱钞使用。这花林又着他哄骗了，回家将妻子的衣饰暗地偷去花费，不想他妻子一日寻起衣饰，没了许多，明知丈夫偷去化费了，禀明了公婆。还存得几件衣物，送与婆婆藏了，公婆二人闻知，好生气恼，恨成一病，两口恹恹，俱上床了。好个媳妇，早晚殷勤服侍，并无怨心。央邻请医，服药调治，那里医得好。这花林犹如陌路一般，又去要妻子的衣饰。见没得与他，几次发起酒疯，把妻儿惊得半死。

且说李二白见花林的物件没了，甚是冷淡。他便又去寻一个书生，姓任名龙，年纪未上二十，他父亲在日，是个三考出身，后来做了一任典史，趁得千金。不期父母亡过，止存老母、童仆在家。妻子虽定，尚未成亲。故此自己往城外攻书。曾与李二白在亲戚家中会酒，有一面之交。一日，途中不期相遇，叙了寒温。恰好又遇着花林，各叙名姓。李二白一把扯了两个，竟至酒楼上做一个薄薄东道，请着任龙，席上猜三道五，甜言密语，十分着意。这任龙是个小官心性，一时间又上了他的钩子。次日就拉了花李二人酒肆答席。三人契同道合，竟不去念着之乎者也了，终日思饮索食，这花林又是好酒之徒，故终日亲近了这酒肉弟兄，竟不想着柴米夫妻。他父母一日重一日，那里医治得好。遇春一命呜呼。花林又不在家，央了邻家，四处寻觅，方得回来。未见哭了几声。三朝头七，这倒亏了任李二人相帮。入棺出殡，治丧料理。不料母亲病重，相继而亡。自然又忙了一番，方才清静。余剩得些衣衫首饰，妻子又难收管，尽将去买酒吃食，使费起来，这番没了父母，竟在家中和哄了，那李二白生出主意道：“我们虽异姓骨肉，必要患难相扶。须结拜为弟兄，庶可齐心协力。我年纪痴长，叨做长史。花弟居二，任弟居三。你二位意下何？”二人同声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三个吃了些香灰酒，从此穿房入户。李二唤徐氏叫二娘，任三叫二娘做二嫂，与同胞兄弟一般儿亲热。这李二见花二娘生得美貌，十分爱慕。每席间将眼角传情，花二娘并不理帐他。丈夫虽然不在行，也看不得这村人上眼。任三官青年俊雅，举止风流。二娘十分有意，常将笑脸迎他。任三官虽然晓得，极慕二娘标致。只因花二气性太刚，倘有些风声，反为不妙，所以欲而不敢。

一日，花二在家，买了一些酒肴，着妻子厨下安排。自己同李、任在外厢吃酒。谈话中间，酒觉寒了。任三道：“酒冷了，我去暖了拿来。”即便收了冷酒，竟至厨下取酒来暖。不想花二娘私房吃了几杯酒，那脸儿如雪映红梅，坐在灶下炊火

煮鱼。三官要取火暖酒，见二娘坐在灶下，便叫：“二嫂，你可放开些，待我来取一火儿。”花二娘心儿里有些带邪的了，听着这话，佯疑起来，带着笑骂道：“小油花什么说话，来讨我便宜么？”任三官暗想道：“这话无心说的，倒想邪了。”便把二娘看一看，见他微微笑眼，脸带微红，一时间欲火起了，大着胆，带着笑，将身捱到凳上同坐。二娘把身子一让，被三官并坐了。任三便将双手去捧过脸来，二娘微微而笑，便回身搂抱，吐过舌尖，亲了一下。任三道：“自从一见，想你到今。不料你这般有趣的。怎生与你得一会，便死甘心。”二娘道：“何难，你既有心，可出去将二哥灌得大醉，你同李二同去，我打发开二哥睡了，你傍晚再来。遂你之心。可么？”三官道：“多感美情。只要开门等我，万万不可失信。”二娘微笑点首。连忙把冷酒换了一壶热的，并煮鱼拿到外厢，一齐又吃。三官有心，将大碗酒把花二灌得东倒西歪。天色将晚，李二道：“三官去罢。”三官故意相帮，收拾碗盏进内，与二娘又叮嘱一番，方出来与李二同去。二娘扶了花二上楼，与他脱衣睡倒。二娘重下楼，收拾已毕，出去掩上大门。恰好任三又到，二娘遂拴上门道：“可轻走些。”扯了任三的手，走到内轩道：“你坐在此，待我上楼看他一看便来。”任三道：“何必又去。”一手搂住二娘推在凳上，两下云雨起来。任三官比花二大不相同，一来标致，二来知趣。二娘十分得趣，怎见得：

色胆如天，不顾隔墙有耳。欲心似火，那管隙户人窥。初似渴龙喷井，后如饿虎擒羊。啧啧有声，铁汉听时心也乱。吁吁微气，泥神看处也魂消。紧紧相偎难罢手，轻轻耳畔俏声高。

花二娘从做亲已来，不知道这般有趣。任三见他知趣，放出气力。两个时辰，方才罢手。未免收拾整衣。二娘道：“我不想此事这般有趣，今朝方尝得这般滋味。但愿常常聚首方好。只是可奈李二这厮，每每把眼调情，我不理他。不可将今番事泄漏些风声与他。那时花二得知了。你我俱活不成的。”三官道：“蒙亲嫂不弃，感恩无地，我怎肯卖俏行奸。天地亦难容我。”二娘道：“但不知几时又得聚会？”任三道：“自古郎如有心，那怕山高水深。”二娘道：“今夜与你同眠方可，料亦不能。夜已将深，不如且别，再图后会罢。”任三道：“既如此，再与你好一会儿去，”正待再整鸾佩，不想花二睡醒，叫二娘拿茶。二人吃了一惊。忙回道：“我拿来了。”悄悄送着三官出去，拴好大门，送茶与花二吃了。花二道：“你怎么还不来睡？”二娘回道：“收拾方完，如今睡也。”

闲话休题。次早花二又去寻着李二同觅任三官。恰好任三官在家，便随口儿说：“昨晚有一表亲，京中初回，今日老母着我去望他。想转得来时，天色必晚了。闻知今日海边，有一班妓女上台扮戏，可惜不得工夫去看。”花二道：“李二哥，三官望亲。我与你去看戏如何？”李二道：“倘然没戏，空走这多路途何苦！”花

二道：“我有一个旧亲，住在海边，若无戏看，酒是有得吃的。去去何妨。”李二听见说个酒字，道：“既如此，早早别了罢。”三人一哄而散。

不说花李二人被任三哄去，且说三官又到家中，取了些银子，着一小厮唤名文助随了，卖办些酒食，拿到花家门首。着小厮认了花家门径，着他先去，不可说与奶奶知道。自己叩门而入。见了二娘笑道：“他二人方才被我哄到海边去了，一来往有三十余里路程，到得家中，天已暗了。我今备得些酒果在此，且与你盘桓一日。”二娘道：“如此极好。”把门掩上。三官炊火，二娘当厨，不时间都已完备。二娘道：“我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倘你哥哥一时回家来，也未可知。若被遇见，如何是好？向日公婆后边建有卧室一间，终日关闭到今日，且是僻静清洁。我想起起来，到那时饮酒欢会，料他即回，也不知道。你道好么？”任三听说，欢喜之极。即时往后边。开门一看，里边床帐桌椅，件件端正，打扫得且是洁静。壁上有诗一首道：

轩居容膝足盘桓，斗室其如地位宽。  
壶里有天通碧汉，世间无地隔尘寰。  
谁人得似陶元亮，我辈终惭管幼安。  
心境坦然无窒碍，座中只好着蒲团。

看罢，即将酒肴果品摆下。两人并肩而坐。你一杯，我一盏，欢容笑口，媚眼调情。自古道：“花为茶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”调得火滚，搂坐一堆。就在床上取乐起来。这一番与昨晚不同。怎见得不同？只见：

雨拨云撩，重整蓝桥之会。星期月约，幸逢巫楚之缘。一个年少书生，久遭无妇之鰥，初遇佳人，好似投胶在漆。一个青春荡妇，向守有夫之寡，喜逢情种，浑如伴蜜于糖。也不尝欺香翠幌。也不管挣断罗裳。正是：

雨将云兵起战场，花营锦阵布旗枪。  
手忙脚乱高低敌，舌剑唇刀吞吐忙。

两人欢乐之极。满心足意而罢。整着残肴，欢饮一番。二娘道：“乐不可极。如今天已未牌了。你且回去。后会不难了。”三官道：“有理。只要你我同心，管取天长地久。”言罢作别。竟自出门去了。

不移时，花二已回。二娘暗暗道：“早是有些主意。若迟一步。定然撞见了。”自此任三官便不与花李二人日日相共了，张着空儿便与二娘偷乐。若花二不时归



家，他便躲入后房避了。故此两不撞见。只是李二又少了一个大老官，甚是没兴，常常撞到花家里来寻花二。

一日，花二不在家。门不掩上的，便撞入内轩。向道：“二哥可在家么？”二娘在内道：“不在。”李二听了这娇滴滴之声音，淫心萌动。常有此心，奈花二碍眼。今听得不在家中，便走进里面道：“二娘见礼了。”二娘答礼道，“伯伯外边请坐。”李二笑道：“二娘，向时兄弟在家，我倒常在里边坐着。幸得今日兄弟不在，怎生到打发外边去坐！二娘，你这般一个标致人儿，怎生说出这般不知趣的话来！”二娘正着色道：“伯伯差了，我男人不在，理当外坐，怎生倒胡说起来！”李二动了心火，大胆跑过去要搂，早被二娘一闪，倒往外边跑了出来，一张脸红涨了大怒，恰好花二撞回，看见二娘面有怒色，忙问道：“你为何着恼？”二娘尚未回答，李二听见说话，闯将出来。花二一见，满肚皮疑心起来。二娘走了进去。花二问道：“李二哥，为着甚事，二娘着恼？”李二道：“我因乏兴，寻你走走。来问二娘，二娘说你不在。我疑二娘哄我，故意假说。因此到里面望一望，不想二娘嗔我，故此着恼。”花二是个耳软的直人，竟不疑着甚的，也不去问妻子，便对李二道：“二哥，妇人家心性，不要责他。和你街上走一走去罢。”两人又去了。直到二更时分方回。二娘见他酒醉的了，欲待要说起，恐他性子发作，连累自身，不是耍的。只得耐着不言。

到次早，见花二不问起来，不敢开口。李二从此不十分敢来寻花二了。花二也常常不在家，倒便宜了任三官。日间不须说起，至于花二更深不回，常伴二娘。便是花二回来，亦都醉的。二娘伏侍去睡，也再不想寻起二娘作些勾当，故此二娘倒得与三官十分畅快。三官或在花家房里过夜，或接连三日五日不出门，与花二、李二竟自断绝了往来。李二心中好闷，想道：“花家妇人，不像个贞静的。少不得终有奸谋破绽，待我慢慢看着。若还有些破绽，定不饶他。”因此常常在花家前后探听。

恰好一日，远远望见任三走进花家而来，他连忙在对门裁缝店内看着。只见任三竟自推门进去了。有一个时辰，尚不见出来。李二连忙走到花家门首一望，不见些儿动静。把门扯了一扯。又是拴的。他便想道：“多分花二哥在家里。敢是留他吃酒，故此不出来了。”便把门敲上两下。只见二娘出来问道：“是那一个敲门？”李二道：“是我，来寻二哥讲话。”二娘答道：“不在家。”李二想道：“多分是妇人怪人，故意回的，不免说破他。”便道：“既二官不在家，三官怎么在里面这半日还不出来？”二娘道：“你见鬼了，任三官多时不到我家来了，谁见来的？”李二道：“我亲眼见他来的，你还说不在！”二娘怒道：“这等你进来寻！”便出来把门开了。李二想道：“古怪，难道我真见了鬼不成！岂有此理。”便大着步

往里进，四周一看，并无踪影。他再也不想有后房的。便飞跑上楼去看。那有三官影儿。倒没趣了。飞走下楼阁往外就跑。被二娘千忘八，万奴才，骂得一个不住。

不期花二归家，见二娘骂人，问道：“你在此骂谁？”二娘道：“你相交的好友！甚么拈香！这狗才十分无礼，前番你不在家，他竟入内室调戏着我。我走了出来，恰好你回来。你亲眼见的。他今日又来戏我，我骂将起来，方才走去。这般恶兽，还要相交他怎的！”花二登时大怒起来，骂道：“这个人面首心强盗，我前番却被他瞒了。你怎么不说！今日又这般可恶。杀这强盗，方消我恨。”竟上楼取了床头利刀，下楼赶去。二娘一把扯住，忙道：“不可太莽，若是你妻子失身与他，方才可杀。自古捉奸见双，你竟把他杀了，官司怎肯干休！以后与他绝了交便罢了。何苦如此。”花二的耳朵绵软的，被妻子一说，甚觉有理。想一想，撇下刀说：“便宜了他，幸喜我浑家不是这般人。若是不贞洁的，岂不被他玷辱，被人耻笑。”二娘背地里笑了一声，向厨下取了些酒菜道：“不用忙了，快来喝一杯儿去睡了罢。这样小人，容忍他些。”花二闷闷的吃了几杯竟自上楼睡了。

二娘又取些酒菜，往后房来，与任三吃。将李二之事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说了一遍。道：“如何是好？”三官道：“我若如今出去，倘被他看见，倒不好了。我不如在此过夜，到明日早早梳洗，坐在外边，只说寻二哥说话，与他同出门去，方可无碍。”二娘道：“这话倒甚是有理。只是此番去，你且慢些来。李二毕竟探听，倘有差池，怎生是好？”三官道：“我家有个小厮，名唤文助，认得你家的。我使他常来打听消息便了。”二娘道：“你明日拉了二哥到你家请他吃几杯酒儿。着文助斟酒，待他识熟了面，然后着他送些小意思与我们。如此假意相厚，方好常常往来。”三官道：“此计必须如此方可。”两人同吃些酒儿，未免做些风月事情，方上楼去。

次早，三官起来，早已梳洗。先把大门开了，坐在外厢。叫：“二哥在么？”二娘在内，假应一声，上楼说与丈夫知道：“任三叔寻你。想他许久不来，莫非李二央他来释非？切不可又去与那强盗来相交了。”花二连忙梳洗下楼，与任三施礼道：“三官为何一向少会？”三官道：“小弟因宗师发牌县考，一向学业荒疏，故此到馆中搬火，久失亲近。今日家中有一小事而回，特特来望兄。不知一向纳福么？”花二说：“托庇贤弟，你会见李二么？”任三道：“如今正要同兄去望他。”花二道：“不必说起这畜生。”将前件云云之事，一一说了一遍。三官假意怒道：“自古说得好，朋友妻，不可嬉。怎生下得这样心肠！既如此，我也不去望他了。明日小弟倘娶了弟妇，他未免也来轻薄。岂不闻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！二哥，既然如此，也不必恼了。兄同小弟到家散闷如何？”

花二同了三官到家里，只见堂上有人说话。把眼一看，恰是一个说亲的媒人。与任三官配的亲，为女家催完亲事。等紧要过门。他母亲道：“又未择日，尚未催妆。须由我家料理停当，方可完姻。怎么女家反这般催促？”花二、任三听了，一齐笑着见礼。少不得整酒款待媒人，花二相陪。

三人直饮到红日西斜，别了任家出门。花二与媒人一路同行。花二便问道：“媒翁先生，为何女家十分上紧，是何主意？”媒人笑而不答。花二道：“莫非是人家穷，催他做亲，好受些财礼使用么？”媒人道：“他家姓张，乃是个三考出身，做了三任官。去年升了王府典膳回来的，家约有数万金，那得会穷！”花二想了道：“奇了，这等毕竟为何？”媒人问道：“兄与任家官人相厚的么？”花二道：“意气相投，情同骨肉。”媒人道，“这等，兄说的话，必定肯听的了。府上在何处？”花二道：“就在前面。”媒人道：“有事相议。必须到府上，方可实言。”两人到了花家，分了宾主。二娘点茶吃了。花二又问起原由。媒人道：“见兄老诚，自然是口谨的。才与兄议。万万不可与外人知之。”花二道：“老丈见教，断不敢言。”媒人道：“任官人定的女子，年纪二十岁。闺中不谨，腹中有了利钱。他父亲往京中去了。是他令堂悄地央人接亲，要我及早催他过门，以免露丑。许我十两银子相谢。我方才见说不来，心中烦闷。想此也必须得花兄暗地赞助。若得早娶，愿将所谢之银均分。”花二心下暗暗想了道：“领教，领教。”媒人道：“千万言语谨密些。”花二道：“不须分付。”媒人道：“尚有未尽之言。奈天色晚了，欲求同行几步，方可悉告。”花二同出门去了。

二娘在门后，初然听了此人说任官人三个字。他便半步不移，细细听了前后说话、暗暗叹息道：“淫人妻女，妻女淫人。天之不远，信不诬矣。”他又想道：“丈夫倘去相劝，毕婚之后，无甚说话方好，倘三郎识出差池，叫此女如何做人？必然寻死，岂不可惜。若不劝丈夫管他，倘此女父亲回来，看出光景，将女儿断送性命，也未可知。也罢，且待他回来，再作商议。”只因花二娘起了一点好心，他家香火六神后来救他一命。这是后话。

且说花二归家，二娘道：“方才之说，我已尽知。你的意下如何？”花二道：“娘子，这件事不难。我劝三官将计就计。省事些娶了过门。我又有酒吃，又有五两银子。有何难哉！”二娘晓得他耳朵绵软的，道：“丈夫差矣，你若去说得听也好，万一不听，你岂不坏了好朋友的面情！这五两银子，也有用了的日子，况未必有无。我想人生在世，当为人排难分忧。今任三妻子之忧，那任三忧愁一般。当拔刀相助，水火不避，才是丈夫所为。你若听，我倒有一计较在此。”花二道：“贤妻有何妙计，何不为我说之。”二娘道：“方才媒人所言，肚儿高将起来。想不过是三四个月的光景。何不赎一服通经散，下了此胎，有何不可？”花二道：“此计



虽好，怎生样一个计较赎与他吃？”二娘道：“不难，明日将我抬到他家，扬言我是任家内亲，央告我来说话。他家自然不疑。毕竟他母亲出来接我。我悄悄将此言与他母亲一说。自然妥当。”花二道：“好便好，只是先要破费药金。”二娘道：“痴子，若是妥当，那十两银子都是你的。”花二听了，拍掌大笑：“好计，好计！”

次日早起，打点了药金，竟往生药辅中赎了一服下药，又去唤了一乘轿子与二娘坐了，竟抬至张典膳家中。奶奶迎进，叙了寒温，吃罢了茶，奶奶问道：“尊姓？”二娘道：“奴是花林妻子，有事相告。敢借内房讲话。”奶奶引了进房，坐定。二娘命众女使俱出外边，方附奶奶之耳，如此如此，说了一番。那奶奶面皮红了又红，千恩万谢，感激无地。一面整酒，一面连忙热了好酒，到女儿房里。通知了此话，把药服了。一时间，一阵肚疼，骨碌碌滚将下来，都是血块。后来落下一阵东西，在马桶内了。奶奶道：“谢天谢地，多感祖宗有幸，逢着花二娘这个救星。”欢欢喜喜安顿女儿睡了。连忙去房中见了二娘，谢了又谢。将酒就摆在房内，三杯五盏。二娘起身告辞，奶奶再三苦留不住，开箱取了一封银子，一对金钗，一双尺头，一枝金簪，送与二娘道：“些须孝敬，休嫌菲薄。地久天长，报恩有日，幸勿见怪。”二娘千恩万谢，上轿而归。

天色已晚，花二见妻子归家，打发了轿夫，进内忙问事体如何。二娘把日间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将他送的物件，把与丈夫看了。喜得那花二满地滚跳道：“我明日与任三官说知，还要他的酒吃。”二娘道：“你忘了。这是阴鹭事情，所以去救他，若与三官说知，可不又害了那女子！”花二道：“正是。几乎错了。还是贤妻有些见识，紧紧记在心中，再不说了。”二娘以后与任三官这般情厚，把此事再不漏泄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李二自从那日见了任三，又寻不着，又被他妻子骂了一场，心中不忿。一日，走到花家对邻一个周裁缝家门口坐下。那周裁缝道：“李官人，想是来寻花官人么？”李二道：“正是。”周裁缝道：“今早出去了。”李二道：“师父，你曾见任三官。这一向到花家里来么？”那周裁缝极口快的，便道：“他是不出门的主顾。怎么倒来问我！”李二道：“我前日分明见他进去，多时不见出来。进去了一番，又不见影，反受了一肚皮臭气，心内不甘，你若晓得这头路，我断不负你。”那周裁缝是个口尖舌快的人，他道：“我这几时不管人间事。若是十年前生性，早早教他做出来了。”李二道：“周师父，你若肯帮我做事，我当奉酬白金五两。”周裁缝听见说许了五两银子，就欢喜起来，忙道：“若要如此，必须生个计较。此事一不做二不休，不是取笑的，先与他丈夫说知，一齐捉奸，方免无事。”李二道：“可恨淫妇，必在丈夫面前骂言说我，花二故此久不上门。今虽欲

通言，奈无由得计。”裁缝笑道：“花二官是酒徒，扯到店上吃酒。中间三言两语，激起性子了，自然妥当。他若不听你，你却教他问我，我自搬他一场是非，自然信了。”李二道：“你这几日不出去做生活方好。”裁缝道：“只有一个张家，要去完他首尾。看早晚去完了，只坐在这里等着便了。”

李二计议已定。次日怀些酒资，恰好撞着花二。倒身一揖，花二假意还礼，眼看别处。李二道：“哥哥凡事三思。自古道，若听一面说，便见相离别。我有许多为你心腹话，不曾与你说罢了。”花二本待不理他，又听他说有心腹话，只得道：“有何话快说来！”李二见他答话，连忙扯了，竟上酒楼。将酒筛下一盏，送与花二。花二只得吃了，也回送李二一盏，道：“有话快说。”李二道：“且慢些，说将来，恐你酒也吃不下了。”花二一发疑心，只得又吃了几盏道：“大丈夫说话不明由，如钝剑伤人。说明了，倒吃得酒下。”李二故意欲言不言。花二道：“罢，你既不道，我也不吃了，去罢。”李二道：“说来恐你不信，反嗔怪我。”花二道：“我不怪你。”李二道：“也罢，说与你知，怪不怪凭你便是。那任三这几时你曾会他么？”花二道：“数日前，他馆中回来，我到他家中去吃酒了。”李二默然。又说道：“哥，前日二娘骂我这日，任三到你家来。二娘把他藏在家里，被我知道了，要进去搜捉。因此二娘急了，反骂将起来的。你是个大丈夫，不可被妇人骗了。”花二想了又想，我妻子好端正的，怎歪说起这般说话。便道：“你既知道那日任三是在我家，就该直说了是。今据你此言，他两人一定有奸了。此事不是当耍的，可直直说来我听。”李二道：“说也没干。我亲眼见他进去多时，不见出来，所以要搜。若是假说，天诛地灭。你若再不信，去问你邻居周裁缝便是。”花二说道：“是了，想此事有些因。多时不见他，想是那日躲在我家过夜，被你知觉，恐你埋伏捉住，不好出门。反说来寻我，同我出门，方可掩人耳目。是了，是了，再不必言。必定事真矣，除非杀了二人，方消我恨。”李二道：“且禁声。事倘不成，反为不美。还须定计，方可除之。”花二忙问何计较，李二道：“计较倒有，只是不可又被二娘识破，反受其害。”花二道：“不妨不妨，我自然谨密就是了。”李二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你可今晚扬言，假说明早要往府城去有何事理，一面去约任三到家里说话。不可等他来，你可先出门去。他若来见你不在家，自然又留过夜，待我与你探听，如在时，报你知道。你却回家下手便了。”花二道：“是了。且别着，明日再会。”李二道：“万不可泄漏。”花二说：“不须分付了。”

竟到门首，恰好裁缝在家，叫道：“周师父，有一句话出来问你。”那老周见了花林，便心照了。忙说：“有何见教？想是要我裁衣么？”花二道：“你不可瞒我。我这件事，也料难瞒你，那任三之事，你可曾见来么？”老周道：“大官人，我老人家不管这等闲事。此乃阴鹭之事。罪过，罪过。露水夫妻，乃前世定的，只要自己谨慎些儿就是了。何必问我。”花二听了这几句话，实在是了。道声请了，

便回家，扯开了门，倒假意儿全无恼色道：“我明日要往府城中去，可与我打点着，备些酒菜。”二娘道：“你去何干？”花二道：“去寻一个人讲话。”二娘暗暗欢喜不题。

且说那李二说这场是非，自己心中猜道：“花二回去，必然去问周裁缝。不免随步儿走到裁缝门首一问。”老周看见了李二，连忙走将出来，将花二问的情由叙了一遍道：“十分相信了。”又问李二道：“何计捉他？”李二道：“一面花二只说出路，一面反教任三到家说话。倘或走来，见花二不在，自然又上钩了。那时我与他探听，果然如此，去报老花。管取双双都做无头之鬼，方称我心也。”老周道：“前言不可失信。”李二道：“这些小事，不须分付。”竟去了。

且说次日，花二起来，对妻子道：“我今就要府中去。我想前日扰了任三官，今日顺便安排些小菜儿，添着几味，请他来答席。我如今去约他，他若来迟，你就陪他吃了便是。”二娘满心欢喜道：“哪有我陪之理。”花二假意买些物件，一面见了李二，约定今日看任三动静，先将那把利刀交与李二收看。一面自去见了任三，约他下午到家说话不题。

且说周裁缝被张典膳家家人再三催做衣服，坐定逼他起身。算来不能延推，只得去做。须臾，奶奶出来道：“师父为何事不来，担搁到如今？”这老周叫声道：“奶奶，只因穷忙，误了奶奶的事。今日我对门邻舍花家，有天大一桩事，我要在家里看看的。被管家逼不过，只得走了来。”奶奶听他说出花家两字，问道：“莫非是那花林家里么？”老周道：“正是。奶奶为何又晓得？”奶奶道：“他家与我有亲。今日他家有何大事，可对我说。”老周道：“既是令亲，不便说得。”奶奶道：“不妨。有话快说。”老周原是个口快的人，见逼得紧，料想毕竟难以隐瞒。便道：“莫怪了我，实对你说，他妻子二娘，生得妖娆标致，与一个任三官相好，搭上了。”奶奶道：“那任三官在何方？是甚么人？”老周道：“他父亲做任典史官是的。”奶奶着紧道：“他两个敢做出此事来了么？”道：“走长久了。花林有一朋友，名叫李二，要去踏浑水。二娘不肯，后来被他撞破了。昨日与花林说知，今日李二定计，假说花林往府城中去，反约任三来家，料然二娘留他过夜。今晚双双定做无头之鬼矣。”张家奶奶道：“你缘何晓得？”道：“李二与我极厚，他说与我，叫我相帮他动手。故此晓得。”那奶奶听了这番言语，三脚两步，竟入女儿房中，一五一十，尽情说了一遍。女儿道：“如何可救得他方好。”奶奶道：“且不可响，我亲去与二娘说知，救他一命。报他前日之恩。一面着家人骑马速到任家，说与任三官，今日切不可往花家去，有人要害你性命。坐在家中，不出门，可保无事。”女儿道：“娘既自去，还用速些方好。”即时唤了女轿，飞也似抬到花家。轿夫叩门，二娘听见门响，只说是任三官到了，开门一看，恰是张奶奶。又惊又

喜，忙忙施礼。称谢了一番道：“花官人在那里？”二娘道：“为府城里有事，出门去不多时。”奶奶想道：“此事是真的了。”

二娘道：“奶奶里面请坐。”二人轩子里坐下。那奶奶悄悄的在二娘耳畔说了一遍，惊得二娘面如土色，牙关打战。呆了一会，倒身拜谢：“此事若非奶奶来说，必遭毒手。”奶奶道：“一来答报前思，二来救小婿一命。”二娘感激不尽，就将请三官酒食摆将出来，请奶奶吃了几杯。辞别去了。

任三官在家，正打扮得齐齐整整的出门。未及几步，只见张家的人慌慌忙忙扯住了。附耳低言，说了一回。三官大惊失色，沉吟一会，道：“知道了。”打发张家之人进了内吃饭。自家回身坐在书房里想：“我不去，谅二娘无害。不免写一封字，着文助拿了，只说有事，不及领酒。花二见时，必不生疑心。”即时封好，文助拿了，竟至花家投下。二娘阻当道：“叫三爷切不可来。”按下不题。

且说李二留花林在家饮酒，只等任三上钩。李二心下不定，不知任三去也不曾。走到任家。问一个老管家道：“老官，你三爷往花家吃酒，可曾去了么？”那管家便信口儿道：“去了。”李二见说，欢天喜地走回与花林道：“任三已到你家去了。”花林咬牙切齿道：“可恨，可恨。”李二劝着，大碗而吃道：“多吃些，好动手。”不觉天色将晚，花林提刀便走。李二道：“且慢去，待我去探听，或在你家楼上，或在后轩。走去一刀了事。倘然捉不住，被他走了，反被他笑。你可坐在此，再慢慢吃两碗。我去看了动静来回你。”

且说二娘心下思量，没有汉子，怕他怎的。只是可恨李二，他帮我丈夫，害我性命，想他必然先来探听。我有道理在此。正是，人无害虎心，虎无伤人意。先将灯火点起，放在灶上。又去把大门半掩着，自己坐在中门。暗地里专等李二来。

不想李二把门一推，却好半掩的，一直悄悄走至中门探听。二娘认定果是李二，便叫道：“三郎，这边来。”把李二一把搂定，便去扯他裤子。李二一时浑了，欲火难禁，想道：“日常要与他如此，不能上手，不如竟认做任三，快活一番再说。”两个在轩子内弄将起来。弄得李二快活，想道：“我且弄完了回去复花林，说任三不来，且再理会，留下此妇，再图久远。”那二娘故意弄妖作势，李二十分得趣。

且说花林等得不奈烦了，想道：“为何不见来？想是撞着任贼，厮闹起来。倘被此贼走了去，怎生气得他过。”提刀在手，一口气走至门首。见门开的，竟往里走。二娘一心儿听着，听得脚步响，知是花林来了。便大叫：“四邻人等，有人见

我丈夫不在家，在此强奸我。快快走来捉他。”李二听见，要走，被二娘紧紧拘定，那里动得。花林为人极莽，上前摸着奸夫，一把头发抽住，不由分说，一刀便砍，头已下地。花二又来捉二娘，被二娘早取门拴在手，花二不提防，被二娘将刀扑地一打，那刀早已堕地，二娘忙忙早把刀向小屋上一撩，那刀不知那里去了。花二道：“淫妇，休得撒野。我闻知任贼向来与你通好，今日特来杀汝。今奸夫现死，你何敢无礼！”上前来捉，被二娘将拴照手一下，叫声呵唷，疼死我也，道：“了不得，决不干休。”二娘骂道：“痴蠢东西，世上只有和奸杀妻子。我在此叫喊，你为丈夫的，帮我拿他，方是道理。怎么杀了强奸的人，又要杀我。世有此理么！”花林骂道：“休得油嘴。李二说，你二人和奸已久。想是今日知我来杀，你故此反叫强奸。思留生命。休想饶你。”二娘道：“怪不了你要寻事。我怎得知。任三叔是个读书人，那有此心。”花林道：“还要油嘴，一个任贼，现杀死在地，还这般可恶。”二娘道：“蠢东西，方才李二进门，他道，二娘，向来慕你姿容，相求几次，今日从我，救你一死，若不相从，你命休矣。说罢，把我牵倒在此。我坚执不从，被他就强奸了。叫得口干。那得人来救我。你杀的是李二，怎说是任三！”花林走到尸旁，取灯相照。把头提起，仔细一看，吃了一惊。竟连忙撒在地下，道：“是了，几次奸你不遂，故生此计。方才狠留住我。他自先来行奸。他想我决未来，放心行事。想皇天有眼，自作自受。且问你，任三今日几时去的？”二娘道：“他不曾来。你出门不多时，着一小厮，拿一封字儿道寄与你看。”即将这封字，递与花林。花林洗静了手，灯下拆开一看，上写着：

荷蒙宠召，本当拜领。闻兄往府公干，恐误尊驾。心领盛情，容后面谢。不尽。

#### 弟任三顿首

花二看罢道：“原来不至我家。李二又与我说来了，一发情弊显然了。杀得好。险些儿误了你一条性命。”二娘冷笑道：“指奸不为好，撒手不为奸，捉贼见赃，捉奸见双。好没来头，为何杀得我！只是这死尸，看你如何发放！”花林想了一会道：“拿一条口袋，将来袋起。驼去丢在李二家中。况他并无甚人往来，那里知道是我家杀的。只要瞒得外边邻舍方好。”二娘道：“今日周裁缝闭着门。间壁王阿爹往女儿家去了。这边张家，下乡差使，阿妈也不在家。我方才这般大叫，都不在。所以被他好了。如今想都不曾回。趁早装了送去。”先将地洒上清水，洗得洁净静，相帮花林背上了肩，一气走，竟到李二门首，把门推开，将尸首倒出就走。把袋撒在官河内。

到家，只见二娘倚门相候。花二道：“为何站在此间？”二娘道：“里面坐着



，有些怕人。”花二道：“不妨，怕他做甚。”取火来打了一个醋炭，整起酒来对吃。上床倒取乐一番。

二娘从此收了心。与花二道：“我姑娘年已老了，独自无人，不若接来，家下相伴着我。免得你心猜疑。”花二道：“有理，我今立志不去游手好闲了。将前日张家送的物件，变换作了本钱，做了生意过活。”二娘喜道：“这般才是。”任三官也收了心。竟择日娶了妻子。夫妻和顺，再不想去到花家闲走了。不必提起。

且说那口快的老周在张家做得衣服完成，回时已将黄昏。往李二门首经过，想道：“不知此事如何了，若是停当之时，取他的五两头。”不免推推门看，见门是开的。“原来已回家了。”一头叫，一头往内走。绊着尸首，跌在尸上，把手摸着是人，怎生睡在地上？又湿绿的？想是吃醉了吐的，不若今晚且回。明日来取便了。扒得起来。身上跌烂湿。把门带上了。一步步走回来。将匙开了，进门也无灯火。竟自上床睡了。

且说次日，那李二邻居有好事的。叫道：“李二哥，日高三丈，还未开门。”信手一推，见身首异处，大吃一惊。叫道：“地方不好了，不知李二被何人杀死在此。”不时间，哄动了许多人。地方总甲看道：“莫忙，现有血迹在此，大家都走不开，一步步挨寻将去，看在何处地方，必有分晓。”众人一齐跟寻血路，直走到周裁缝门首便没了。看他门是闭的，众人乱敲乱打。惊得老周跳起床来，披了衣服，下床开门一看，众人见他满衣是血，都一声喊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登时推的推，扭的扭，竟到华亭县，禀了太爷。那知县未免三推六问。那老人家又那里受得刑起，死去还魂，押入牢中，做着一桩疑狱。一面着地方里甲，即同收尸回报。后来周裁缝死在牢中，拖出去丢在万人坑内，未免猪拖狗扯。只因舌尖口快，又贪着五两银子，竟要害人性命，合受此报，花二娘命该刀下身亡，只因救了任三的妻子，起了这点好心，故使奶奶答救了这条性命。正是：

心好只好，心恶只恶。仔细看来，上天不错。

总评：

自古多才之女，偏多淫纵之风。愚昧之夫，乃至妻纲乖戾，机事不密，害即随之。身殒沟中者，易言是非也。交臂相逢，便成鱼水。香偷玉窃者，两心相照也。生来不是风流骨，也希蝶浪。李二之学步邯郸，只因财帛点动人心。亦冀狼贪，周裁缝之妄登垄断。花二娘出奇制胜，智者不及。盖救人者还自救。李二自冒险危身，愚者不为。杀人者还自杀，天网恢恢，报应不爽。致于花林改行生理，徐氏打叠邪淫，任三断绝思爱，急流勇退。若三人者，从情痴内

得已觉之灵机，于苦海中识回头之彼岸。较之今日蝇趋蚁附，恋恋于势利之场者，大相远矣。

## 第二回 吴千里两世谐佳丽

英雄赳赳冠时髦，三十年前学六韬。  
铜柱津头怀马援，玉门关外老班超。  
金貂闪烁簪缨贵，竹帛光荣汗马劳。  
圣代只今多雨露，圆花新赐锦宫袍。

这八句诗，单说万历三十年间，叛贼杨应龙作反。可怜遇贼人家，无不受害。致使人离财散，家室一空。拿着精壮男子，抵冲头阵。少年艳冶妇女，掳在帐中，恣意取乐。也不管缙绅宅眷，不分良贱人家，一概混淫，痛恨之极。正是：

宁为太平犬，莫作乱世人。

那时各路发兵征剿，杨应龙难敌，一时自刎而亡。余众杀的杀，走的走，尽皆散了。这各路军兵不免回归。那本处乡绅，现任官府，治酒请着各路将军，感他保守有功。有诗为证：

北垣新阁拜龙骧，独立营门剑有光。  
雕拔夜云知御苑，马随青帝踏花香。  
诸番悉静三边戍，六国平来两鬓霜。  
归去朝端如有问，肯令王剪在频阳。

这些兵士们。一个个欢天喜地，正是：

喜孜孜鞭敲金镫响，笑吟吟齐唱凯歌回。

哪一个身边没有几十两银子带回，恨不能插翅儿飞到家里。其中也有阵亡的，也有擗伤带病的。其时浙江省内，有一兵士，姓吴名胜，字千里，乃金华府义乌县人。年纪方交二十岁。气力颇有十分，当时别了父母，随了主师出征，得胜还家，十分之喜。他便收拾收拾，行粮坐粮，犒赏衣甲等银也有数十两，他心中想道：“且喜积下许多银子，归家完婚。使费一应足了。”又想道：“战场上阵亡许多伙伴，身边俱有金银，不若待我探取归家，慢慢受用。正是见物不取，失之千里，”遂

将行李安了客店，自己竟往沙场尽力搜寻。竟得了千余之数。连忙置办一付罗担，将金银满装，独自挑了而行。免不得一路盘诘征士，腰牌照验，谁敢留难。每日晓行夜住，不止一日，已到江西新城县地方。

天色已晚，并无客店，心下着忙。虽然身上有些气力，路中恐有强人，寡不敌众，如何是好。他便心生一计，将这担银子拖到一个深草丛中藏了，插标为记。空身向前，寻觅客店。行了半里路程，方见些儿灯火，上前一看，是个人家。吴胜见了，即便叩门。只见里边拿了灯火问道：“是谁叩门？”开门出来，吴胜一见主人是个五十多岁的人，也便道：“长者见礼了。”那主人慌忙放下灯，回礼道：“不敢。”请进了门道：“黄昏到来，有何见谕？”吴胜道：“不该暮夜唐突，容求登堂奉禀。”

主人拴上大门，取了灯，引至堂上，分宾主坐定。吴胜说：“在下是浙江金华府义乌县人，姓吴名胜，贱号千里。只因杨应龙作乱，有力投军，随师征剿。幸喜平贼还家，一路上多赶了些路程，天色晚了，没处相寻客店。若是长者近处有歇宿人家，烦为指引。若是没有，大胆借宿一宵，自当奉谢。请问长者高姓尊名？”陈栋见他身虽武士，口却能文。答道：“不佞姓陈名栋。本地人氏。此地宿店尽有，何苦又去黑夜相寻。不嫌草榻，权宿一宵。只是不知大驾至，有失款待。”即时分付家下，快备现成酒饭。吴胜感激不尽。看那主人，十分忠厚的了，便道：“府上有尊价借一位。在下有些物件藏在草中，恐路有小人，暂置一处。今观长者高谊，不若挑在高居，以免一宵记念。”陈栋道：“何不早说。”连忙叫小二快来。小二应了一声，立在堂前。陈栋道：“快拿了火把，同这位长官，往前面村落，一担物件，可代他挑了来。”

小二即时点着火炬，随了吴胜，竟至彼处认标，挑着回来。一路儿担重，歇了又歇，道：“是何宝物，如此沉重？莫非是金银么？”吴胜道：“也有些儿在内，待挑至府上，自然谢你。”小二想道：“多分是个强人无疑，不然为何有如此重的金银。”道：“客官，你作何生意，趁这许多财物？”吴胜道：“我身充行伍，积攒下的。”小二道：“家有何亲戚？”吴胜说：“父母在堂。妻小未婚。”

不觉闲话之间，已到陈宅，扣门挑进放下。陈栋置酒于西首小房，接了吴胜坐下，那小二把主人扯了一扯，到了外边。说到：“这人不是好人，分明是个强盗。”陈栋惊问道：“怎见得？”小二道：“方才一担，都是金银。挑得我两肩肿痛。若是放了他去，前面做出事来，反要害了我家。不若今夜结果了他，取了他许多财宝，倒是干净。”陈栋道：“人来投住，怎么起得此心。”小二进：“不可没了主意，后来懊悔迟了。况且他是杀人放火来的，我们处置他，不过是替天行道，有何

罪过。”这是：

我本无心求宝贵，那知富贵逼人来。

陈栋初时一个好人，被小二说了一番，也没主意。“据你之言，怎生的害得他生命？”小二道：“他目今现有一把利刀。只要灌得他醉了，我自断送。不要你老人家费心便了。”陈栋道：“阿弥陀佛，随你罢。”

重至小房陪着坐了。吴胜道：“方才见尊价与长者言久，莫非内客为在下搅扰见怪么？”陈栋道：“吴先生见差了，小使与老夫说，此客乃富家子弟，不可怠慢他。要去杀鸡宰鹅。我道夜已深了，有心不在忙。待至明日，竭诚来请便了。所以言语良久，有失奉陪，休得见疑。”吴胜感激不尽。

那小二烫了热酒，只顾劝饮。一碗未了，又上一碗。吴胜辛苦多时的人了，那里支撑得住，不觉的大醉，就靠在桌上。须臾鼻息如雷。小二便抱他困在床上。推了几推，全然不动，小二把酒筛上几碗，流水而吃，去担中取了那把尖刀，放在灯后，又吃个长流水，酒已醉，胆已大。去把吴胜一推，动也不动，连忙解开他身上衣服，把绳捆定。陈栋躲入屏后。小二持刀在手，照着心窝，着实一刺，进内五寸。那吴胜在床上一跳，滚下床来乱跌。被小二尽力按着，看看气绝，手足冰冷。正是：

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仁不仁。

陈栋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便饶也罢。”小二笑道：“分上讲迟了。”

去拿一把锄头，道：“待我埋了他。免得暴露尸骸，是罪过的。”陈栋拿了灯笼，小二驼了尸首，走到对面盘山脚下。掘了一个土坑，把一条草席。裹了尸首，放在坑里。把土填平了。

归家取出担来，俱是布袱的银子，约有二千余两。陈栋夫妻一时间富贵起来。自想今日之事，多亏小二，况且年过半百，并无男女，就把小二认做亲儿，娶了一房美貌的媳妇。家下收租囤米，放债买田，不须三个年头，家私已积半万。乡民称他为员外，称妻子为夫人。他一门大小，好不快活。真个牛马成群，僮仆作队。

一日，员外乘马往东庄取债。适逢农事正殷，静尔观之。有词证曰：

东郊农事已兴，北郭春人恒聚。荒村破屋，无不动其犁锄。沐雨栉风，亦相从于耒耜。陌上堪驱身马，路旁逢驾粪车。摊饭庄丁，投足便眠野草；馈浆田妇，满头尽插山花。桔槔月下相闻，（袞发）（袞爽）雨中共语。往来里巷，少有闲人。嬉笑沟涂，皆非生客。土鼓喧迎岁序，瓦盘数长儿孙，一人耕，九人食，乐且无饥。五母鸡，二母彘，老不失肉、贵金不如贵粟，骑马争如骑牛。又如未盘杜酒，同井相遗。野曲山歌，邻墟互答。家籍上农之户，子举力田之科。如京如坻，纳稼以供王税。不蝗不旱，洗腆以奉亲颜。验工力之怠勤，较收成之丰勤。作为春酒，介眉寿千万年。劳彼岁工，诵豳风于七月。付藏风雅，俗是陶唐。难更四序忙闲，岂识一生悲戚。笑他服贾，终年只拥风波。何似躬耕，每饭不离妻子。岂不为田家乐乎。

员外观之，好生快活，取了租户十两租息，吃了午饭，骑马而回。往一溪边行过，那马见了溪水，住了双蹄，吃个不住。员外骑在马上，恐防跌下溪去，把马带在岸边，下了马，将他挂在近水柳树上，凭他自吃。自己走到前边一个人家，恰好有条板凳，放在门外。员外见了，把扇儿扇上一番，去了浮尘，倒身坐下。只见里边走出一个小娃子，有三岁上下光景。见了员外，笑嘻嘻走到身边，倒在怀里。看了员外，叫道：“爹呀，爹呀。”只顾叫。员外大喜道：“怪哉，看这小小人家，倒生得这个乖儿子。”连忙袖中去摸取几枚枣子，竟把与他。娃子接了便吃，再不肯走开。员外摸看他头儿，叫道：“乖儿，大来是有福的。”

正在那里闲话。原来这娃子父亲，唤作何立，在乡间磨豆腐卖的。恰好溪中淘豆回来，看见陈栋坐在他门首，叫道：“员外何事，贵人踏贱地，难得，难得。”员外道：“这娃子是你何人？”何立说：“是小犬。”员外道：“好乖。几岁了，曾出过痘子么？”何立道：“三岁了。上年冬底。出过花儿了。因此母亲半月前，生得一个兄弟还睡在床里，没人管他。自家要耍儿。”员外道：“这等断乳的了。我今日且回，另日来与你讲话。”说罢，立起身要走。那娃子一把扯着了，大哭起来，那里肯放。陈栋双手抱起道：“乖乖，前世一定与你有缘分的。”娃子一把搂定员外脖子，便不哭了。陈栋道：“何兄，你看娃子这般苦楚，我若去后，倘他又哭，我心不忍。你肯过继与我为子么？”何立欢喜道：“只是没福，受员外家当，我怎生不肯！”员外道：“你虽然肯了，恐他母娘难舍。”何立道：“他一身尚未知吉凶，得员外收留，万分之喜了，那有不肯之理！”员外道：“你进去问一声，看是如何。”何立进内与妻子说了一番，那妻子初然实是难舍，听得丈夫说他有万金家事，并无亲生儿女，日后都是我们的，方才允诺。何立出来道：“员外，山妻深感盛情，待他身体好了，上门拜谢。”员外欢喜，把手入袖中，取出一个纸包来。乃东庄取的十两银子，送与何立道：“偶有白金十两，送与令正卖果子吃。待令



正安康了，我着人奉请你二位到舍，另有厚赠。”将娃子递与何立道：“抱回进去，别了母亲。”那娃子一把搂住脖子，那里肯放。何立道：“员外不消得，少不得到府上，就有相见之日的。”一面去与员外解了马，牵到门首。员外抱着娃子，立在凳上。何立相扶上马，道声请了，那马飞跨去了。

顷刻之间，到了家下。抱着娃子，走入堂中。安人出来惊问道：“哪里来这个清秀娃子？”员外从头说了一回。一家儿道：“大分的生有缘法，故此一见，便难舍了。”这娃子到了陈家，再也不哭，只在地下嘻笑。

不觉又将一个月光景，员外知何娘子已好，着安童到何家接他夫妻二人，带了亲生小儿子到家。请了诸亲各眷，东舍西邻，整治酒席，请着多人，把儿子抱出堂前，求年长亲友，取一学名。各人见了，道清秀佳儿，无不称赏。内中一长者道：“有这般一个儿子，难道中不得个状元！就取名陈三元罢。”大家齐声叫好。一齐上席饮酒。更深方散。留何立就居于西首小房内住下不题。

不觉光阴又是一年多了。正是那三伏天气，好炎热，只见：

炎天若甑，赤地如烧。比邻有竹，寻常竟住何妨、长日闭门，寂寞独眠亦爽。既而凉生殿角，银甲弹乎琵琶。雨过池塘，绣衣挂子萝薜。平泉醒酒之石，长安结锦之棚，莫不留朱李于金盘，浮甘瓜于玉井。华筵高敞，贫家半载之粮。绿树深沉，酷暑六壬之散。换卖半床清梦，探支八月凉风。不知策疲马于风尘，果因何事？戴峨冠而呵从，抑属何情。又如碎日漾莲，边阴在户，扫地能令心净，折莲易伴人情。一顿事休，一酣情足。机关不设，浑如结夏头陀。盥栉都忘，可称逃名懒汉。扇摇白羽，歇用碧筒。试看千古战争，总归闲话。不至奔劳疾病，便是尊生。是以喜见闲人，惮闻俗事。众皆罢去，松梢老却蟾蜍。我独多情，阶上听残蜻蜓。昼望青山而坐，夜乘篮舆而归。但惜禾苗，无日不思阴雨。更愁亲友，此时尚在炎方。正是农夫心里如汤滚，公子王孙把扇摇。

果然好热。那陈员外早早洗了一个澡，吃了些凉酒，向南窗卧榻上睡一睡，独自一个，不觉大酣起来。那三元在地下耍了，独自个，一步步的走到床前。听了酣声，嘻嘻的笑，手中拿着一把小小裁纸利刀儿。见员外肚皮歇歇的动，三元把手在上边蒲蒲摸摸，把刀在脐眼上擀了又擀，擀得员外睡梦中觉得肚上痒，只说是蚊虫之类来咬他，把自己之手，在肚皮重打一下。那刀已进肚腹，叫声“阿哟，不好了”，乱滚下床来，惊得三元哭将起来。一家人方才听见，一齐走来。只见员外跌在地下，气已将绝，肝脐中流出血来。大家看时，见一把小刀柄在肚上。速速取出，

肠已断了。安人哭将起来，何立夫妻，小二夫妻，家中使女，一齐放声大哭。但不知何人下此毒手，拿着他死也不饶他。安人道：“不可猜疑，我昨夜梦见那年吴胜长官，拿一把小刀，望员外肚上一刺，把我惊将醒来，恰是一梦。”小二听了，心知冤枉，道：“冤冤相报，不必哭了。”即时置了棺木。一应丧仪，俱照乡绅家行事。把小二、三元做了孝子。七七诵经出殡埋葬。

三年服满，三元已长成七岁了。送上学堂攻书。几年之间，把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俱读完了。到了十五岁，诸子百家，《通鉴》性理，烂熟如流，文章下笔生花，把新生兄弟教训得文理大通，闲空时，在空地上轮枪舞棒，与人较力。他又生得长成，梳了发，戴了巾，与同学往来，质气与小二大不相同，小二说话，出口便俗。三元人前常自笑他。小二怀恨在心，常吃酒醉下，便在房中，把三元骂个不了。这三元在个书馆中，那里知道。

一日，小二又吃醉了，在房中骂：“小畜生，不记得爹娘磨水的时节，穷得一贫如洗。如今把你一家受用，你道这家私是那里来的！亏了我当初谋得这两千银子，挣起的家私。若再无礼，我把你小畜生照当时十五年前，断送了吴胜的手段，照心一刀、把你埋于盘山脚下，凑作一对。看你这家私，分得我的么。”小二妻子道：“什么说话！小叔是个好人，你为何事吃醉了，便把他来醒酒！岂不闻，酒中不语真君子，财上分明大大夫。”

不想次子在房外听见，连忙说与父母。何立夫妻听他骂得古怪，便细细的记得，一字不忘。至次日，到三元馆中，教他至无人密地，一五一十，说了一遍。三元沉吟许久，对父亲道：“此话只做不知，我自有道理。”何立先回，三元心生一计，竟至安人房中问安，就悄悄儿的说：“孩儿夜来得一梦甚是古怪。梦见一人，口称吴胜，十五年前，被小二对心一刀。将尸首埋于盘山脚下，未曾托生。要孩儿与他诵经超拨。他又说，若不依我，祸及全家。此事不知有无，何不为儿细说。”那安人听了这番说话，道：“儿，句句真的。”便从根至尾说了一遍，道：“原不是员外主意，都是小二行的事。员外死的这一夜，我也梦见冤魂，刺了一下死的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鬼是有的，孩儿不可不信。”三元听说道：“母亲，且请宽怀，孩儿自有主意。”三元回到书房，闷闷昏昏，沉吟不语。想了一会。原来小二是凶人，我若不早防，后遭毒手。悔时迟矣。况非我亲枝骨肉，原系家童，我就与吴胜报仇，也是一桩快事。除是经官，方可除此凶恶。口中道：“吴将军，阴灵护我，与你报此一桩大仇。使我生得个法儿，方可行事。欲待告官，又无对证。谁做原告？”又沉吟一会，便笑将起来道：“且打个没头官司，惊他一惊，也可出气。”便提起笔来写道：

告状冤魂吴胜，系浙江义乌县人。在生身为兵士，于万历年间，随征杨应龙，得胜还家，路经本县盘山对门陈小二家投歇，窥金二千余两，顿起凶心，将酒灌醉，夜深持刀杀死。尸埋盘山脚下，一十五年。枯骨难归故土，父母妻儿，倚门号泣。共愤因财而陷命，独悲异地之孤魂。恳乞天台，严差拘恶，陈小二跟同邻里人等，亲提一鞠。探尸有无，人人堪证，除剪凶暴，正法典刑。生死感思。上告。

一时间写完了，看了又看，道：“必然要准。倘掘出尸首，做定大罪了。”又想到：“罢，这样恶人，留他在家，养虎害身了。只是无人去告，怎么办。”又道：“待我悄悄地走到县前，见景生情便了。”恰好撞见一个常到陈家来催钱粮的差人。此人也姓陈。一个字也不识得的。三元想道，正好，叫道：“陈牌，有一纸催粮呈子。劳你一递。容谢。”差人道：“小相公，谢倒不必。若准了，就与在下效劳便是。”三元道：“这般一发妙了。”恰好投文牌出来，差人投在里面去了。三元竟回书房读书。

且说知县次日升堂，把一纸呈子上面标着：

此状鬼使神差，该县火速行牌。  
去拘凶身小二，同邻验取尸骸。  
限定午时听音，差人不许延捱。  
若是徇情卖放，办了棺木进来。

那刑房见了，即研香墨，忙展钩牌，便把八句，一字不更，写了年月，当堂签了，交付差人，两公差听了这般言语，接了牌，飞也似跑到陈家门首。见一个人立在门外，差人道：“请问一声，贵村有个姓陈的么？”小二道：“我这里哪个还敢姓陈，只有我家了。有何话说？”差人道：“有些钱粮，要他完一完。特来寻他。”小二道：“这般小事，何用大惊小怪。”差人道：“钱粮不多，比较得紧，故此动问。”小二道：“该多少，”差人道：“他府上有个小二官，悉知细底。”小二道：“我便是陈二爹了。”差人见说，一把扭住，一个取出麻绳，夹脖子一套，锁住了。小二骂：“可恶得紧，这钱粮我手上不知完过了多少，并不见这般利害差人。”那公人也不答他，登时叫起地方道：“陈小二杀人。今奉本县太爷钩牌，着地方里甲，同至盘山脚下，验取尸首有无，要同去回话。”那排邻地方听说这话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有这般奇事！”小二惊得面如土色，言语一句也说不出。三元在房中听见，走出来看，何立一把扯定道：“你不可出去。”三元道：“他自作自受，与我何干。况家无二犯，不必多心。”竟出门前。见众人都往盘山脚下，说不知那一块地上埋着。问小二，只不做声。众人乱骂起来：“你倒杀人，俺们在此陪工

夫。还不快说！我们私下先打他一顿，再去见差人说话。他若不说，待我拿去夹他的孤拐，自然说了。”小二见如此光景，料隐匿不得了，道：“不干我事，都是我老官存日做的事，不过在这一搭儿地上。”众人见指了所在，锄头铁锹，一齐动手。掘二尺不上，土泥见了草屑。又去一层土泥，有一卷草席，内中一个胆大后生，去把草席打开，内有个尸死人。一个番转，面色朝天。神色不动半毫。各人口称异事，只少一口气儿，面貌竟像三元一般无二。众人道：“既有尸首，且不可动。依先掩在土中，禀过太爷，怎生发放。”内中着几个人看守，恐有疏虞，取责不便，差人带了小二、地方竟到县中。

早堂未散，一齐跪下禀明，县官道：“好奇异，果是冤魂告状。”便叫：“小二，你谋财害命，理当梟斩。”小二道：“青天老爷，与小人一些也没干涉。俱是老父存日，做了事情。”县官道：“鬼魂独告你，并无你父亲名字。还要抵赖，取夹棍与我夹起来。”正是：

由你人心似铁，怎当官法如炉。

那小二是个极蛮蠢不怕死的赖皮，一夹将拢来，便杀猪一般叫将起来，泣道：“老爷不须夹了，待小人替父亲认了个罪名罢。”县官道：“画招。”着陈家出烧埋银十两八钱，跟同地方卖了棺木，遂把小二重责三十板，上了枷，押人牢中。余众皆出衙门。谁人不说好个太爷，真是个转世包龙图，断出这一桩没头的事来。

三元同众回家，取了十两八钱银子，公同买了棺木。多余银子，又做几件衣被鞋袜各项物件，央了几个不怕死的艺人，重新抬出，与他穿上新衣，放入棺内，就埋在原处。三元整了三牲酒肴果品纸锭，拜献了吴胜，收到家中。请着地方原差，一众邻舍，谢上差人，酒罢散去。

小二妻子哭哭啼啼，道无人送饭，哭个不止。三元道：“二嫂，你不须啼哭。二哥成了狱，有官饭吃。我方才拿了三两银子，挽差人寄去与他使用，不必记念，此是冤魂不散，特来讨命，故有此事。或者后来问得明白，出了罪名，亦未可知。你且宽心。”二嫂见他这般说话，住了泪痕。三元又去安慰陈老安人：“事皆前定，不必愁烦。我自常寄银子与他使用，毋烦记念。”这也不提。

且说盘山村有一人家，儿子患了邪症，医不能效，是着鬼一般。在家中跳来跳去，父母把他锁在冷房，求神卜问，全无分晓。林中有一术士，能召神仙，悉知过去未来之事。一家斋戒致浴，接了术士，演起法来。请得吕祖降坛，写出此子患了风邪，入了心经，故有此症。随写仙方，几品药饵吃下，即时痊愈。三元闻知，与

家中说了道，“一齐斋沐了，明日接了术士回家，请仙卜问全门祸福。”家中一齐欢喜。

到次日，在家点起香烛，列于后园静室。请了术士，一同拜祷。烧了几道符，须臾盘中仙乩乱动。一家跪在地下道：“求大仙书名。”乩上写道：

我那会晓谈天，我也懒参神。我不戴进贤冠，我不爱西子妍。我不受礼法苛，我不喜俗人怜。散发荷花长林下，有时箕踞王公前。谁知白也诗无敌，清平调里教人言。为受人间青紫累，不得长安市上眠。则如今意气依旧翩翩，须知世上有荣枯，洞前碧草自芊芊。回忆少年事，何故苦留连。羞杀了玉儿捧砚，羞杀了名妓持笺，跣足科头寒松侧，浪足迹飘篷云水边。袖里《黄庭经》两卷，石上王乔药一丸。诸真自我为后隼，狂夫放旷谁敢先，沽一盞，几千年。金茎玉露春饶足，囊中不愁无酒钱。失了笔墨债，尚惹风月缘。最喜是诗酒，头痛杀谈玄。莫笑李白心太癖，人生若个地行仙。蓬莱散吏李太白书

大家方知是李太白大仙下坛。一齐下拜。三元忙分付开陈年花露酒奉献。乩上写道：

陈三元听判。汝前世乃浙江金华府义乌县人，名唤吴胜身充行伍，随征杨应龙。只合取了本等之银，归家完婚。孝敬父母方是。一时间起了念头，往阵亡诸士身边，搜取银两。起了贪心，阴魂暗怒。所以投到此间，借陈二之凶，消众魂之恨。陈栋因此致富，将你借何立妻腹，转世承召陈门，还你本利。陈栋不合从谋，已遭腹伤而死，陈二见财起意，将来报应分明。吴胜生身父母，亡过多年。尔未婚妾张氏，为公姑身故，过门殡葬。知尔阵亡，守制在家，不肯他适。夫妻缘分，非比其他。五百年前，篮田种玉。夙缘未了，世世牵连。速取完姻，后有好处。陈母老愈康宁。何氏夫妻、次子，正在极乐世界矣。呵呵，吾退。

那乩便不动了，三元又惊又喜，化纸谢了术士，送出大门。陈安人与三元商议曰：“方闻神仙之言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既有姻缘，前生所定，不可迟了。即当遣人到彼打听明白，迎娶来家，早完大事，待我老身边好放心。”何立道：“这也下难，此处离金华不上十日路程，待我去打听明白，带了盘缠，可行则行，可止则止，有何不可。”安人喜道：“极好。”即时三元收拾起二百两银子，付与父亲何立，即便起行。



一程竟到义乌县。问起吴家缘由，人俱晓得。悉道吴胜阵亡，其妻不嫁，真个是节女。何立道：“吴家住在何处？”回道：“桥西曲水湾头柳阴之下，小小门儿的便是。”何立别了，竟至门首。扣了一下，只见里面问道：“是谁？”何立道：“开门有话。”那门开了，恰是一个女子，有三十余岁光景。生得：

花佯娇娆柳样柔，眼波一顾满眶秋。  
铁人见了魂应动，顽石如逢也点头。

何立作了一个揖道，“宅上还有何人。”女子一头往内走，回道“有老父在此。”说罢进去。只见须臾之间，一个老儿出来，有五十多岁的人了。施了礼，坐下问道：“足下何来？”有何见谕？“何立道：“在下是江右人，有椿奇事，特来面奉相报。”即将太白仙乩之事，一一细说了。那长者道：“是了，半月之前，小婿托梦，其中事故，一些不差。小女也得一梦，与兄之言相合。数皆前定，不可相强。既承远顾，还有何教？”何立道：“特具礼金百两，奉请令爱。到做亲家完姻，恳老丈送去。一家过了，以尽半子之情。”张老官见说，十分欢喜。又见里面走出一个小后生，拿了两杯茶，放在桌上，上前施礼，两边谦让。张老官道：“是小儿，不须让谦。”作了揖，同坐吃茶。何立取出礼银，送与张老。张者道：“原媒已没多年了。如何是好？”何立道：“只须你老人家作主便是了。何必媒人！只求早早起程方好。船只盘费皆俱，不须费心。妆奁衣服，件件家下俱有。只须动身早行便了。”张老收了银子，与女儿前后一说，即忙办酒，请着何立。一面接了同胞兄弟，将小小家庭付托掌管。次早收拾停当了，同儿子女儿，一齐下船。投江西而来。

不须几日，已到本县。何立上岸回家去说。张家三口住在船中等着。何立回到，把前事备陈一遍，各各欢喜。恰好次日黄道吉辰，登时分付治筵相等。请亲房邻友，一齐都到。迎亲鼓乐喧天，进接新人。礼行合卺。几日酒筵方散。

不提他夫妇快乐，且说小二在监，闻知三元做亲，自身受苦，心下十分气苦，染了牢瘟，一命亡了。狱卒到家来说，妻子听报，哭得不住。三元闻知，随即唤了妻弟张二舅，同至县中卖棺木之类，托人好好送出监门下材，抬至坟上安葬。小二妻子亦到坟上哭送。其间多亏张二舅竭力相帮。小二妻子十分感激，三元心下自不过意。买些冥礼，家中看经祭奠。戴孝安灵，悉如孝子一般。小二妻心下倒也欢喜。过了百日满后，诸事都妥贴了。

一日，新娘子与丈夫道：“今二舅尚未配婚，我看二嫂寡居，青年貌美，必然要嫁。不若将他二人为了夫妇，有何不可！”三元一想道，果然倒妙。一面与安人

说知，连声呼好。忙取通书选日，择于二月二十日戌时合巹。安人道：“如今还是正月。到十二还有二十余日。到了慢慢的打点起来正好。”二舅已知，看得二娘十分中意。二娘也看上二舅，比前夫小二，大不相同。自此两个相见，眼角留情。看看好事近了，不期安人一时病将起来，眼药无效，十分沉重。一家儿大小不安。那里还提起他们亲事。指望到十二好将起来，不料越发沉重了。

二舅心中十分不快，不觉天色已晚，吃了些酒道：“且去睡罢。”上了床要睡，那里睡得着。想道：“不然此时堂已拜了，将次到了手，可惜错过这个好日。不知直到几时。”长吁短叹个不住。走起床来小解，见月色清朗。他重穿小衣，向天井中看月。信步儿走到二娘房前一看，见房中灯火尚明，走到窗前缝中一望，不见二娘。把眼往床上一张，帐儿挂起的，又不见。心下想道，在安人处看病，未曾回房了，去把房门一推，是掩上的。二舅笑儿道：“不可错了好日。”竟进了房，把门掩上。走到床后一看，尽可藏身，他便坐在背后。只见二娘已来了，把门拴上，坐在灯下呆想。二舅于帐后看得明白，只见坐了一会，解开衣服，吹灯就寝。叹了一口气，竟自睡了。二舅想道：“且慢，倘造次一时间惊了，叫将起来，不成体面。待他睡了方可。”一步步捱到床沿，把身子进帐内，悄悄而听。那二娘微有鼻息，二舅轻轻倒身，就睡在头边。心中按捺不住，想道：“总然是我的妻子了。料他决不至叫呐田地。”大了胆，轻轻扒在二娘身上。隔开两腿，到彼地位，从将起来。二娘惊醒道：“不好了，是那个？”二舅附着耳道：“是我。恐可惜错了好日，特来应应日子。”二娘道：“你怎生得进房来？”道：“你未来，我已在床后坐等了。”二娘道：“莫非有人知道？”二舅道：“放心。并无人知觉。”二娘道：“少不得是你的，何必这般性急。”二舅道：“一日如同过一年，怎生熬得。”两个说明了，放心做事。弄得二娘浑身不定，叫道：“有趣难当，从来不知这般趣事。”二舅见说，高兴之极。道：“我与你天长地久，正好欢娱。”不觉一泻如注。二人酥酥睡了。至天未明，二舅归房又睡，并无一人知觉。自此夜夜来偷，直至月终。安人痊愈。三月内，两个择日完姻。

三元闻知学道发碑，考试生童。兄弟二人即往县中纳卷。考过取了，又赴府考，又取了。宗师考了，取他覆试。文字做完，亲自纳卷，恳求面试。提学看罢道：“我有两卷，可为案首，不分高下，以招覆试。今二卷各有所长，竟不能定夺。也罢，庭前有乌绒花一树。我出一对，对得好的居案道。”

宗师出道：“乌绒花放，如新羊毛笔染银绒。”

三元对道：“皂角子垂，似旧雁翎刀生铁锈。”

提学即将三元取了案首，登时补禀。兄弟何泰，亦取进学。其年亦娶了妻子。

三元后来做了岁贡举人。授了义乌县知县。到任后，与吴胜父母坟上，增添树木，旌表坟莹。妻家坟土，也是一样的光辉起来。待六年任满，受了封赠。不愿居官，挂冠林下，做了一个逍遥散人。子女五人，俱享荣贵。

可笑陈栋空捧了万贯家财，临死时，只得一双空手。小二谋财害命，逃不过天理昭然。后来之人，切不可见财起意，以酒骂人，自具其恶，戒之，戒之。正是：

冤家不可结，结了无休歇。

害人还自害，说人还自说。

总评：

哀哉吴胜，拚命于万马场中，得财于千尸堆内，满担而归。将奉高堂于白鬓，娶已定之红颜。一生家计，从此足矣。奈何漫藏诲盗，多饮伤身。顿使白头垂泪，魂依无定之乡。少妇悲哀，胆落金闺之梦。胜之孤魂果泯泯于陈氏之享，其能久耶！以孤客之刀谋孤客，以陈栋之刀刺陈栋。一物一件，加倍偿还。小二之死于狱，有余辜矣。

### 第三回 李月仙割爱救亲夫

苦恋多娇美貌，阴谋巧娶欢娱。上天不错半毫丝，害彼还应害己。

枉着藏头露尾，自然雪化还原。冤冤相报岂因迟，且待时辰来至。

书生王仲贤，字文甫。年方二十五岁。他祖上只因俗累，倒住在浙江安吉州山中，取其安静。他祖宗三代，俱是川广中贩卖药材，挣了一个小小家园，王文甫在二十岁上，父母便双亡。妻房又死，家中没了人。止有他父亲在日，有一邻友姓章，与伊父十分契合。一时身故了，家贫如水。文甫父亲一点好心，将出银子，卖办棺木。盛殓殡葬，倒似亲人一般，留下一个儿子，止得一十二岁，唤名章必英。并无亲戚可投，就收留了他在家，与仲贤伴读，故此王文甫早晚把他作伴。不期王文甫过了二十五岁，尚然青云梦远。想到求名一字，委实烦难。因祖父生涯，平素极俭，不免弃了文章事业，习了祖上生涯。不得其名，也得其利。就与必英在家闲住。心下想到：“年将三旬上下，尚无中馈之人，不免向街坊闲步，倘寻得标致的填房，不枉掷半生快乐。”

出门信步，竟至城东。只见小桥曲水，媚柳乔松。野花遍地，幽鸟啼枝，好个所在。正称赏间，竹扉内走出一个二十二三岁美妇来。淡妆素服，体态幽闲。丰神绰约，容光淑艳，娇媚时生。见了王文甫，看了一眼，掩扉而进。王生见罢，魂飞魄散。心下道：“若得这般一个妇女为妻，我便把他做观音礼拜。”又伫立了一会，并不再见出来。怏怏而回。事也凑巧，恰好撞一惯说媒的赵老娘。文甫迎着问道：“此处有个妇人，不知他是何等人家？”媒人道：“是了，那女娘三年前丈夫死了，守制才完，唤名李月仙。年方二十三岁。公姑没人，父母双亡。并无一人主婚，只是凭媒而嫁。人无男女拖带，倒有女使相陪，唤名红香。有十六岁了，倒也俏丽。待老身打听便了。”文甫听说，十分羡慕。叫道：“老媒人，烦你就行，妥不妥，专等你来回话。”那老媒道声“何难”，竟去了。

文甫一路上，千思万想，自叫道：“祖宗着力，作成儿孙。娶了这个媳妇。生男育女，不绝宗支方好。”恰好才到家中，女媒随后已到。文甫道：“为何这等神速？敢是不成么？”媒人道：“实是烦难。说来可笑。他一要读书子弟，二要年纪相当，三要无前妻儿女，四要无俊俏偏房，五要无诸姑伯叔，六要无公婆在堂，七要夫不贪花赌博，八要夫性气温良，九要不好盗诈伪，十要不吃酒颠狂。若果一一如此，凭你抱他上床。还道财礼不受的。”文甫道：“妈妈，别人你不晓得，我是这几件，一毫也不犯的。怎不能与他说？”媒人道：“我自然便说一毫也不相犯，仙娘十分欢喜。他道媒人有几十家，日日缠得厌烦，你快去与他家说了，成不成明日回话。故此急急跑来的。”文甫道：“相烦妈妈明日一行，虽不要我家财礼，世上也没有不受聘的妻房。”随上楼取了一对金钗，一对金镯，又取了三钱银子代饭，道：“妈妈与他甚近，恐明日又劳你往返，就送了去。明早成亲便了。”媒人取了道：“多谢官人。”竟自去了。一夜无眠。

次日，着必英唤了厨子，请了邻友，家中一应齐全。看看近晚，新人轿已到家。夫妻拜下天地祖宗，诸亲各友，归房合普。将近三鼓，酒阑人散，文甫上前笑道：“新娘，夜深了。请睡罢。”一把扯他到床沿上，双双坐下。文甫便与解衣。月仙忙松钮扣，即上前把口一吹，灯火息了。文甫与他去了上下之衣。正是：

两两夫妻，共入销金之帐。双双男妇，同登白玉之床。正是青鸾两跨，丹凤双骑。得趣佳人，久旷花间乐事。多情浪子，重温被底春情。鳧鱼得水，活泼泼钻入莲根。孤雁停飞，把独木尽情吞占。娇滴滴几转秋波，真成再觑。美甘甘一团津唾，果是填房。芙蓉帐里，虽称二对新入，锦绣裳中，各出两般旧物。

夫妻二人十分欢喜，如鱼得水，似漆投胶。每日里调笑诙谐，每夜里鸾颠凤倒

。且说媒人赵老娘走来。月仙见了，称谢不已。因丈夫得意，私房送他五两银子。那老娘感谢不尽，作别而去。夫妻二人终朝快乐。正是：

万两黄金非是富，一家安乐自然春。

一日，夫妻两个闲话。只见章必英走进来道：“大哥，外边米价，平空每石贵了三钱。那些做小生意穷人，莫不攒眉蹙额。我家今年那租田，自然颗粒无收的了。那栈中之米，将次又完。也可余些防荒方可。倘然再长了价钱，倒吃亏了。”月仙道：“天才晴得一个月，缘何便这般腾涌，”文甫说：“倘然天下下雨，荒将起来，那衣衫首饰拿去换米也不要的。”月仙道：“难道金银也不要？”文甫道：“岂不闻贱珠玉而贵米粟。金银吃不下的。故此也没用处。”便道：“今日偶然说起，若还荒将起来，我们四口儿就难了。”月仙道：“寻些活计可保荒年。”文甫说：“我祖父在日，专到川广贩卖药材，以致家道殷实。今经六载，坐食箱空，大为不便。我意见欲暂别贤妻，以图生计。尊意如何？”月仙道：“一这是美事。我岂敢违。只是夫妻之情，一时不舍。”文甫说：“我此去，多则一年，少则半年，即便回来。”便将历日一看，道：“后日便宜出行。我就要起身去了。”即上楼收拾二百两银子，雇了脚夫，挑着行李，与妻别了。月仙见丈夫去后，他只在楼上针线。早晚启闭，有时自与红香上楼安歇。将必英床铺，在楼下照管。

这必英正是十八岁的标致小官，自然有那些好男风的来寻他做那勾当。终日在妓家吃酒贪花，做那柳穿鱼的故事。他一日夜静方归，大门已闭。扣了两下，月仙叫红香说：“二叔回了，可去开门。”红香持灯照着，开了大门，进来拴了。必英带了几分酒态，见红香标致，一把搂住。红香大惊，欲待叫起来，又不像。把双手来推。必英决然不放，定要亲个嘴儿。红香没奈何，只得与他亲了一下，上楼睡了。次早，红香又先下楼煮饭，必英下床，走到身边，定要如此。红香强他不过，只好任他扯下裤儿如此。月仙下楼走响，连忙放手。自此二人通好。

那时序催人，却遇乞巧之期。必英与红香道：“今宵牛女两下偷期，我你凡人，岂虚良夜。今晚傍着黄昏，我把笼中之鸡，扯住尾毛，自然高叫。大娘不叫你，便叫我，你可黑里下来，放了鸡毛，你即上去，把门掩上。我便来与你一睡如何？”红香笑道：“此计倒也使得。若被大娘听见如何？”必英道：“决不累你。”不觉金乌西坠，巧月在天。怎见得七夕？有词为证。

新秋七月，良夜双星。兔月侵廊，揽余辉而尚浅，鹊桥驾汉，想佳期之方殷。于是绣阁芳情，香闺丽质，嫌朝妆之半故，怜晚拭之初新，并舍房中，齐来庭际。情莲花为更漏，呼茉莉作秋娘。设果陈瓜。略做迎神之



会。穿针引线，相传乞巧之名。每款款而宣言，时深深而下拜。聪明如愿，富贵可求。莫从服散良人，且作知书女子。家家尽望，愁听鼓吹之音，处处未眠，闲话灯明之下。既而星河惨淡，云汉朦胧。天孙分袂，夜雨倾盆。更理去年之梭，仍抚昔时之循。凤仙暗捣，龙脑慵烧。云情散乱未收，花骨歌斜以睡。无情金枕，朝来不寄相思。有约银河，秋至依然再渡。见人间之巧已多，而世上之年易掷。俚山私语，此生未定相逢。萍水良缘，百岁无多厮守。松老犹能化石，金钱岂易成丹。安得不思荡子夫妻，而惆怅愁人风月。

月仙设着瓜果，摆下酒肴，于楼下轩内，着红香接了必英道：“二叔，你哥哥不在家，可将就做个节儿罢。”月仙在左，必英在右坐下。红香斟酒，月仙说：“此时你哥哥不知在何处安身？”二叔说：“大分在主人家里。”月仙酒量正好一杯儿，因香甜可意，吃了两杯。便道：“二叔慢请，我醉了。”必英想道：“若是醉了，我两人放心做事。”便将酒壶在手，斟了一杯道：“嫂嫂再请一杯。”月仙道：“委实难吃。”必英道：“教我怎生回得手来。”月仙无奈，拿来含了一口，欲待放下，恐残酒被必英吃了倒不便。拿上手，直了喉咙，哈个无滴。道：“红香，你待二叔吃完，收来吃了，早早上楼。”月仙脸上大红起来，一步步挨上了楼，脱衣而睡。

那红香道：“大娘沉醉了，和你同上楼去。”必英道：“不可，他一时醉了。他醒来时看见，反为不美，你只依计而行便是。”须臾更阑人静，必英如法，那鸡杀猪的一般叫将起来。月仙惊醒，便叫二叔，叫了几声不应，又叫红香，他犹然沉醉，月仙道：“他二人多因酒醉，故此不闻。看这残灯未灭，不免自下去看看便了。”取了纱裙系了，上身穿件小小短衫，走到红香铺边又叫，犹然不醒，那鸡越响了，只得开了楼门，忙忙下楼，必英见是月仙，大失所望，连忙将手伸入床上，欲待翻身，恐月仙听见。精赤身躯，朝着天，即装睡熟。只是那一个东西，枪也一般竖着，实在无计遮掩，心中懊悔。月仙走到床横提起鸡笼仔细一看，恰是好的。依先放下，把灯放下，正待上楼，灯影下照见二叔那物，有半尺多长，就如铁枪直挺，吃了一惊，心中想道：“这般小小年纪，为何有此长物。我两个丈夫，都不如他的这般长大。”心中一动了火，下边水儿流将出来。夹了一夹要走，便按捺不住起来。想一想，叔嫂通情，世间尽有。便与他偷一偷儿，料也没人知道。又一想：“不可。倘若他行奸卖俏，说与外人，叫我怎生做人。”将灯又走，只因月仙还是醉的，把灯一下弄阴了。放下台灯，上了楼梯。又复下来道：“他睡熟之人，那里知道，我便自己悄悄上去，权试他一试。将他此物，放在里边，还是怎生光景，有何不可。”只因月仙是个青年之妇，那酒是没主意的，一时情动了，不顾羞耻，走至床边，悄悄上床，跨在必英身上，扯开裙子，两手托在席上，将那物一凑，一来

有了水，滑溜的。一下凑犹两画，果然比丈夫大不相同，况阳物如火一般热的。停着想道：“这滋味大不相同。这般妙极。”便套了三十余下，十分爽利，想起前言，没奈何将身子翻到床边。正要下来，必英见他下来，心下急了。这是天付姻缘，怎肯放他去，一骨碌翻身，把手搂住，分开两股，送将进去。假意儿叫到：“红香姐，今日为何这凑趣。”月仙听得叫红香，心下想到：“好了，这黑地里认我做红香，凭他舞弄。待事完上去，倒也干净。”即把那柳腰轻摆，两足齐钩。但见：

酥胸紧贴，心中蔼蔼春浓。玉脸斜偎，檀口津津香送。果似穿花峡蝶，分明点水蜻蜓。默默无言，浑似偷柴寂寞。抽起轻轻低叫，犹如唤醒睡稳鸳鸯。

月仙被他弄得半死，只是闭着口儿，不敢放声。必英笑道：“红香姐，可好么？”月英在枕点头，必英停住了，说道：“今日我看了大娘，十分标致，好不动火。若得和他一睡，我放出本事来，弄他一个快活。”月仙听得快活二字，即便装了红香，便把必英脸儿贴了道：“你把我权时当作大娘，待我尝尝滋味。果然快活，我与你为媒便了。”必英道：“是他的标致脸儿，在灯前看看，那兴从心苗上放出。怎生可以假借。”月仙道：“岂不闻婢学夫人。”二叔道：“只他那一双小脚儿，也比你差了万倍。”月仙道：“你既这般爱他，我自去睡。你走上来奸他便是。”二叔道：“倘然叫将起来，怎生是好？”月仙道：“他此时必定还是睡梦里，放了进去，叫也迟了。决不叫的。”必英想道，他无非掩饰，料然肯的，便扶起月仙，下床便走。忙忙的上楼。遂去了衣裙，把那物拭净了，睡在床上。必英围了单裙，走到床上，轻轻一摸，身子精赤仰面。必英笑道：“这般卖清。”把膝儿隔开两腿，送个尽根。抽得几下，那水流将出来。月仙假意惊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必英叫：“嫂嫂是我。”把他搂得紧紧的，没得把他装腔。把下面着实进出。月仙说：“你缘何这般大胆？我若叫将起来。连我也不可看。也罢，只许这一次。若再如此，决不干休。”必英道：“我见嫂嫂孤单，好意来与你救急。”月仙不答，那二物不住的迎送。有虞美人词，单道他二人：

一时恩爱知多少，尽在今宵了。此情之外更无加，顿觉明珠减价。霎时散却千金节，生死从今决。千万莫忘情，舌来守口要如瓶，莫与外人闻。

必英见他高兴，便叫得火热。月仙今番禁不住了，叫出许多肉麻的名目。必英直只两下皆丢，双双儿睡去，直至天明月仙先醒，想道：“红香是一路人，再无别人知道。落得快活，管什么名节。”必英见他如此娇媚，搂住亲嘴道：“亲嫂嫂。”捧着脸儿，细看一会，道：“这般娇媚，不做些人情，不是痴了。”月仙唤起红香下楼打点。必英知意，即忙提起金莲拿住两足，将眼往此处，观其出入之景，果

是高兴。那月仙丢了又丢，十分爱慕。从此就是夫妻一般。行则相陪，坐则交股。外边一个也不知道。

恰是又是一年光景，那文甫贩药归家。见了月仙，叙了寒暄。红香过来见了，文甫看见，吃了一惊：“为何眉散奶高，此女毕竟着人手了。”月仙道：“我与他朝日见的，倒看不出。你今说破，觉得有些。若是外情，决然没有。或是二叔不老成，或者有之。不若把红香配了他。”文甫道：“二官乃邻家之子，怎把使女配他，外人闻知，道我轻薄。我自自有道理。”夫妻笑语温存。到晚，二人未免云情雨意。二叔与红香偷了一会，各自去睡，不提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在家又是半年了。文甫把贩来药材，卖干净了，又收拾本钱，有五百余两。与妻子道：“我如今又要去也。”月仙暗暗欢喜道：“你既要去，我也难留。只是撇我独自在家，好生寂寞。”文甫道：“我今番要带二官去。着他走熟了这条路，把此生意后来使他去做。”月仙闻言，心如冷水一淋，忙道：“二叔家中其实少他不得。红香又是女流，两个男人通去了，倘然有什么事情，也得男人方好。”文甫道：“我去到彼，领熟了他，我自便回。不过两个月，更番往来，有何不可。”月仙只得凭他主意。必英闻得，懊悔十分。

文甫择日，与必英冠了巾儿。即收拾行装，仍旧差人挑了，竟到广东。担搁两个月日，将药材卖了一半银子。其余与二官道：“你可在此取讨，我先回家中。卖完了，就来换你。”二官道：“哥哥不若在此，我将货物归家。卖了便来换哥哥何如？”文甫道：“我意已定，不必再言。”二官见不肯放他回去，心中怏怏。

次早，文甫起身，作别主人。二官肩了行李道：“我送哥哥一程。下了船回来恰好顺风。”船如箭急，天色晚了，二官道：“这船顺风，难以住船。待明日回寓也罢。”这晚合当有事。到二更时分，文甫一时间肚疼起来，到船头上出恭。二官听见，叫道：“哥哥，此处船快水急，仔细些，待我扶你如何？”文甫道：“老江湖了，何用你言。”二官走上船头，一时起了歹意。“到不如结果了他，与月仙做个长久夫妻。此时凑巧，若不动手，后会难期。”双手把文甫一推，骨都一响落下水了。二官假意叫道：“不好，驾长快快救人！我哥哥失水了！”驾长连忙到船头上道：“这个所在，十个也没了。怎生救得。连尸首也难寻，此时不知荡在那里去了！”二官假意作急，驾长劝道：“你不须烦恼，自古说得好，阎王注定三更死，定不留人到四更。这是他命犯所招，可到的到这个所在要大解起来。又是你在这里，昨晚你若去了，险些儿害了我也。你也不须打捞尸首，省了些钱，倒是有主意的。”二官道：“据你这般说，无处打捞了？你且载我回家。”按下不提。

且说王文甫一时下水，正在危急之间，未该命绝。恰好风倒一株大柳树流来，往他身边余过，便摸着了。一手扯着，把身子往上一耸，坐在树上，凭他流去。流有二里多路，那树枝近岸边碰定，不能流了。文甫把眼睛睁开一看，见是岸边，他便在树上扒到岸边。找着路经，一头走，一边吐，走到一座凉亭之下，大呕大吐，肚中之水，觉已完了。坐下想道：“这畜生他谋我钱财，下此毒手，谢得天地，救我残生。今要回家，又无盘费，不如还到店主人家中商议。先投告在县，获着之日，定不饶他。”捱到天明，竟奔到店主人家下。

主人一见，吃了一惊：“为何一身湿衣？”文甫道其始末。主人叹息道：“自古众生好度人难度，——宁度众生莫度人生。”主人唤流水烧汤沐浴，取干衣换了，又取一壶烧酒，请他吃几杯。一面央人写了情由，县中去告。知县想道：“此人必回浙江，隔省关提，甚为不便。不如签一纸广捕牌与原告，回家到本州下了，差人捉拿，押至本县便了。”文甫领了牌，回至主人家下，收拾些盘费，别了主人，一路回家不提。

且说二官停妥了文甫，不上几日，已到家中。把门扣了几下，红香闻了，开门一见，堆下笑来，“报道大娘，二叔来也。”月仙忙下楼来，道，“官人同来么？”二官道：“哥哥未来。着我发货先回，与那各店、带得些盘费，使用去了。余得不多在此。”月仙道，“辛苦了。”分付红香快治酒肴，二人上楼对饮，各道别后相思。

自古新婚不如久别，也等不得天晚，二人青天白日，倒在床里，云雨起来。怎见得：

口内甜津，糖伴蜜。酥胸紧贴，漆投胶。两腿上肩如获藕，一只阴子似投桃。也不管金钗斜溜，忙扯过凤枕横腰。笑微微俊眼含情，热急急百般乱叫。输却千金骨，赢将一段骚。

二人弄了一番，到晚又与红香略叙一番旧情，依先与月仙上床同睡。过了数日，二官一日往各店取讨银子，共有五十两，放在身边。正要归家，劈头看见文甫，一把扯住。差人连忙取出绳子锁了，原来文甫到了本州，先到州官处投下了捕牌，出了两个差人，正要到家寻他，不期撞见，竟锁了到官。州官看了，把必英监候。次日起解。应了一声出衙，同王文甫到家中来。文甫扣门，红香开着惊问：“大爷为何回了？”月仙听说，也吃一惊、忙忙出来，与文甫相见了道：“二叔说你来回，缘何就到了？”文甫道：“那禽兽狠如蛇蝎。”将推下水一节情由，细细说了一遍。月仙惊得目定口呆，做声不得。文甫说。“要同公差往广东见官，快整酒看，

款待来差。”月仙、红香忙忙整治齐备，三人共饮，就宿在王家。次早领牌，取出必英，齐出衙门，未免一番使费。到家别了月仙，一齐下船。

不只一日，又到广东。投了主人，次早到县见官。知县把原词一看，叫店主人问道：“这必英谋死王仲贤，可是实情么？”店主道：“老爷在上，小人不敢谎言。这王仲贤在小人家里安歇，小人是买生药的牙人。只见王仲贤头一日同兄弟起身，次早，只见王仲贤身上小衣并头发透湿。问起情由，说是必英推下水去。但见湿衣，是小人把干衣换了。”知县叫必英上去，问道：“怎么说？”二官道：“哥哥失脚下水，小人无力可救。哥哥疑小人见死不救，恨着小人，此状情是虚的。”知县大怒道：“你既不谋他钱财，为何下水不救？还要抵赖。左右与我夹起来。”二官想道：“罢了，不认空敖了疼。不如认了再说。”道：“老爷不消夹，待小人权认着。”即时尽招，问成绞罪，押入牢中。把店主问个公明赶出。一众人俱出了衙门，上了酒肆谢了主人。又到主人家歇了。文甫又往各家生理取了药材，重新雇船回家。

语不絮烦，竟到家下。红香开门，月仙相见，问道：“事体如何？”文甫将招成罪案，一一说知。月仙道：“有天理，这般抚养成人，怎生待你，如何下得这般毒手！”

不说夫妻重会，这必英关下监去，牢头见他生得标致，留他在座头上，相帮照管，夜间做个伴儿。果然标致的人，到处都有便宜的事。故此吃用尽有。他身边连广东与本州落的银子，并监里又有趁钱，倒有二百余两在手里了。悄悄藏着，没人晓得，其年各省差刑部恤刑。不期广东恤刑，为人极慈善，到了衙门，府县送了囚册，逐起细细审过去。也有出罪的，也有减罪的。这必英知有这个消息，预先央了一个讼师，写了一张诉状，放在身边。到提审之时，拿了诉词，口称冤枉。恤刑取词到台一看，上写：

诉词人章必英，年籍在案。诉为活埋蚁命事。必英上年同义兄王仲贤，到广取买药材。货足同回。船至水洋，仲贤口称腹痛，船头方便。失足下水，即向船夫捞救，竟无处寻觅。只得归家。随将前银俱付嫂李月仙亲收，红香婢可证。诬英害命，人现在家；诬英谋财，财付嫂收。人财不失，无辜坐罪，人命关天。叩台怜准超生，万代沾恩，哀哀上诉。

恤刑看了诉词道：“既是人财两在，为何招了绞罪？”二官道：“小人年幼，受刑不起，只得屈认的。今幸青天在上，覆盆见日了。”恤刑想道：“那仲贤尚在，怎么问得他绞罪。”叫左右劈了板。“把你发配嘉兴皂林驿，当徒三年，满日释



放。”二官磕头：“愿爷爷万代公侯，小人情愿赎罪。”恤刑批道：“照例纳赎库收缴。”二官谢了一声，同了保人，到牢中。众人问道：“怎生样子？”保人一一而说。众人道：“好造化。”各各称贺。二官与牢头道：“我今赎罪缺用，望兄周全。”牢头道：“你没银子，快去当徒，叫我怎生周全！”二官笑了一声，取了藏的银子，别了众犯牢头，同押保人到库中兑了十两八钱银子，保人取了库收，相谢而别。

必英往招商店中住下，将银子买些衣被物件，住了几日，心中只想月仙。便趁船往本州而回。不觉又到吉安州里，便寻一间空房，在四井巷中，央人做中，租来住下。买办家伙什物，做一个小小人家。一心只想月仙，只恨文甫在家，不能得会。怎生得个计较，安排了他，方可重逢。想了一会，道有了，前时州衙里，一个李禁子因那晚下牢，曾与他有一宵恩爱，待我问计于他，必有谋略。

即时就往牢中。那李禁子见了道：“恭喜，我问差人，说你成了招，我十分记念。不知怎生完了事情？”二官将恤刑出罪情由，一一告诉。禁子道：“吉人天相，正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厚禄。你人虽吃了苦，这脸越标致了许多。”禁牌治酒叙旧吃酒中间，二官道：“我向蒙情，自有事相商。我被王仲贤害得几乎死了。须为我出得这口气，生死不忘。”李牌道：“你那里是要出气，分明是另有用意，这事不难，今晚陪我一睡，任你要怎样安排都在我身上。”二官道：“这事何难，今晚陪你一睡。只要尽心图谋。”禁子道：“你这小官，不知监牢中权柄。登时要人家破人亡，立刻就见。只教他一明枪容易躲，暗箭也难防。”二官道：“不信有如此妙计。”禁子道：“新捉得一班强盗，未曾成招。为首的名叫宋七。我叫他当官攀了王仲贤。做了窝家，与本犯同罪。拿到州里，一顿夹棍板子，卷了他的窑子。那不是立刻间家破人亡。这口气可谓出了。”二官道：“我的亲哥哥，果然好计。决不忘你厚恩。”李牌道：“你可记得他家中衣衫是何颜色？动用家伙什物，可写几件来。待我叫宋七记熟了，覆审之时，一一报出，自然中计矣。”二官即时写出月仙几件首饰衣服之类与李禁子。到晚与老李同眠，未免后庭取乐。次早归家静听。这也是李禁一来图月仙与必英，二来好从中分财帛，做下此事。

这日，王仲贤与月仙在家闲话，只见外面扣门，红香开了，见青衣一伙有二十余人，拥进里面。两个人把文甫锁住，余皆上楼。将他家内金珠衣服，搜一个干净。他十分之物，止得一分到官。余者众人分散收藏。遂将文甫拿去。月仙惊得面如土色，一堆儿抖倒在地。

且说文甫到官，不曾说到两句话，便夹将起来。只因李禁子说了，用刑之际，好不利害。晕去醒来，亦不肯招，问官道：“赃物现成，还要抵赖。”又敲了一

百下。可怜把一个良善之人，屈屈的要他做个无头之鬼。捱不过疼痛，只得屈招，定罪下牢。将贼指的衣服首饰，竟上库不题。

且说月仙与红香惊得死去还魂。月仙说：“不知何故，把官人拿往那里，钱财抢尽，家中又无男子，怎生打听得个实信方好。”对红香说：“不得了，你前去州衙访问，毕竟因何事故，这般狠抢。官人是怎样了？等你回话，方可放心。”红香无奈，只得依了主母。一直问至州衙前。有几个好事公人，见了少年妇女，假效勤劳，领到牢中，见了文甫。两下一见，大哭起来。众人道：“牢狱不通风，不可放声。决不可响。”二人拭了眼泪。文甫道：“红香，我被强盗宋七，无故屈攀，一时重刑，疼痛难受，只得屈屈招成。这性命难逃，你可上覆主母，不可为我伤情。万事由天，只索罢了，只是把家私抢完，你们怎能得过日子。”红香道：“且回去说知，再送酒饭来。与官人充饥。”说罢含泪而别。一路上急急跑回。见了月仙，把前事一一的说了，月仙放声大哭。红香一面收拾些酒饭，月仙除下冠发金钗，着红香一路解当些银钱，与文甫牢中使用。红香取了酒饭之类，又出了门，当了盘费，重到监门。那李禁子是个狱卒头儿，因二官求计，一时间害了他。见他哭哭啼啼，心下甚是不定。见红香又走来，他便开门放他。以后长到，使费一概不取。直进直出，竟不阻拦。

文甫在监，有半年光景，亏月仙红香卖东卖西，苦苦支吾。连床帐不留，俱皆卖完。可怜铁桶样的家私，弄得寸草也无。夜间月仙睡于楼板之上，住的房屋贴了出卖招头已久。买主打听得是个窝家，恐防贴累，谁人敢买。各药店贩客，有那好的人，见文甫日常为人忠厚，多少送些还他。有那不好的人，连望也不来一望。那些亲友一发不敢上门。可怜月仙、红香二人省口儿供给文甫。两口儿耽饥忍官，有早无晚，又不敢在文甫面前说破。教这两个女流如何支撑得过！只得呜呜咽咽，痛哭而已。

一日里，实然无米。自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又没东西变卖，怎得碗饭送与丈夫。心如火焚，泪如泉涌，二人想了一会，无计可施。自古人急计生，红香道：“奴有一言，未识大娘听否。不若将奴转卖人家，得些银子，将来度日。若是守株待兔，再饿几日，三人尽做沟渠鬼矣，实实难舍主母，事到如今，不得不如此了。”月仙听罢，大哭起来，道：“红香，承你好情，叫我如何割舍得你。”红香道：“大娘放出主意，与其死别，莫若生离。日后相逢，也未可知。只虑主人无人送饭。”月仙哭道：“免不得我出头露面了。”

正是天无绝人之路，恰好门首那赵媒婆走过。听见王家哭响，推进门来一看，月仙见是他的原媒，住了两泪，扯他在水缸上坐着，自己坐于烧火凳上。媒婆看了

月仙道：“可怜，可怜。当时花枝儿般一个美貌佳人，弄得这般黄瘦了。”月仙道：“我家被人扳害。弄得一贫如洗。今日饭也没得吃了，你可知么？”媒婆道：“满街皆说过了。你家毕竟有何仇敌唆使。以至于此？”月仙将欲卖了红香原由一说，媒婆道：“事有凑巧，凌湖镇上，有一当铺汪朝奉。年将半百，尚无子息。孺人又在徽州。偶然来到本州，遇见我，请我寻一女子，娶为两头大。若是红香姐姿貌，准准有二十多两银子。老身正出来为他寻觅。今府上这般苦楚，当日怎么待我，难道今日又去作成别家。我去接了朝奉，即日人钱两交如何？”月仙愁容变笑道：“多累妈妈，救我三人性命。”媒婆一竟出门。不多时，同了汪朝奉，竟到王家。见了红香。也是前缘宿世，就取出聘礼三十两，送与月仙收了。道家中无物奉陪，望乞包容。朝奉道：“这是不须费心，但今日尚不便奉迎。明日唤下船只，方来迎娶。”说罢同媒人去了。

红香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快将银子出来，买些柴米，炊起饭来，送去大爷。领你熟了路径，明日你可送饭。”说时慢，正时快，即时二人竟到牢中。夫妻一见，抱头痛哭，实是伤心。囚人狱卒，也都惨然。文甫住泪道：“贤妻，你今日为何自来？”

月仙将日间无米，红香发心，卖与徽人之事，细细说出。三人哭做一堆。众人劝住了。文甫道：“贤妻，你来送饭，我心不安。况出头露面，甚是不便。此间有例在此寄饭者每日纹银四分，三餐饱饭，实是便事。”月仙随将银子都与丈夫。文甫道：“只取一锭在此，余者你拿回去，慢慢使用。如我要时，寄书来取。你下次确不可再来。”月仙交与一锭，余者藏在身边。只听得耳边一声“快走，快走，天色晚了。官人来查点，要上锁了。”二人只得痛哭而回。一夜里啼啼哭哭，不觉天明。

早早轿儿已到，媒婆同徽人来接。红香大哭。那里肯去。月仙牵衣不舍，媒婆再三催促，只得含泪拜别，登轿而去。正是：

世上万般哀苦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

月仙大哭一场。孤孤单单，寂寞的可怜。

按下王家苦楚，再讲黑心章必英。自从害了文甫，指望重到王家，快乐几番。心痒欲行，被李禁头再三劝住道：“那文甫被你害命，怨恨入于骨髓。只说你还在广东。若知道你在此，即时扳出你来，同做无头之鬼，怎生是好！你且不可性急，再待几时，包你那仙娘把你长久快活便了。”二官道：“我一夜如同过一年，教我

如何打熬得过。”李牌道：“他才卖使女，身边尚有银子。再过年余，等他完了，我不与饭吃，他饿不过侍我劝他卖了妻子，自然依允。那时我做媒人，或嫁张三李四，随我说了一个，你打点三十两银子，准备做亲便是。人前切不可露一点风声。若走漏消息，非但事之不成，为害不浅。”二官笑道：“只是等不得，如之奈何。”李禁想一会道：“你要早成此事，也不甚难。只是我之罪孽越重了些。也罢，为人须要澈快。整一东道在妓家，下午我同一人来领情。包你明日就有下落便了。”二官道：“真个？”禁子道：“我何曾哄你来。”二官满脸堆笑，叫道：“好哥哥，我在王老二家专等便了。”早已置办端正。

恰好看李引了一人而来，唤名张八，是个神手段的宿贼。窃人钱财，如探囊取物，极有名的。同进了妓家。王老二出来相见，四人坐下竟吃酒。至半酣，二官扯了李牌到静处问道：“张八是何等样人？请他何干？”老李道：“是个六十五。只因月仙这时还有银子，不能就计。今夜看他偷取，三股均分了他，没了银子，方才上钩。”二官笑道：“若得我二人成就，双双上门叩拜。”老李道：“差矣，倘事成之日，还须生一计较，朝出暮归，使月仙认你不出。直待情深意笃，那时方可说明。还须一面把文甫动了绝呈，那时才稳。岂可说双双上门言语！你年纪小，好不知利害哩。”二官道：“他向来喜我的，料没其事。”老李道：“不是，万一被文甫得知了怎处？何放心至此！”二官说道：“哥哥说得是。”二人依先坐下，大呼大叫，吃了一会。夜已三更时候，李禁道：“此时是数了。我在此睡，你们去罢。”二官同张八起身，出得门来，两人心照。领到月仙门口，门已闭了。将门一撬，捱身而入。将火绳一照，竟至楼门，略施小法，挨身竟入。又照一遍，并无箱笼床帐。只见妇人睡在楼板之上，听得酣呼。想他睡思正浓，将手轻轻的一摸，恰好命该如此，被贼拿了就走。出得门来，见了二官，将物与他拿了。天色将明，二人竟到妓家。会了老李，安排早东，将物三股均分。

且说月仙天明起身，见楼门撬下，吃了一惊。慌忙寻银子，已不见了。颤得口中不住的响。找了一会，哭将起来。骂道：“狠心天杀的，害我性命也。”哭了一场，想道哭也无益了。不若见我丈夫一面，说明此事。回家寻个自尽罢了。即时梳洗完成，含啼拭泪，失了大门，啼哭而行。

不多时，到了衙门。李禁先在衙前，明知此事，故意问道：“娘子为何早早而来？”月仙见问道：“一言难尽。望乞引见拙夫一面。”老李开了牢门，引他入内。文甫远远看见妻子来得恁早，是又苦又疑。月仙近前，哭一个不住。禁子道：“大娘子有话说，哭之何益！”月仙将夜间失去银两之事，说了一遍。文甫哭道：“老天，不想我夫妻二人，这般苦命。指望卖了使女，尚可苟活年余，谁知绝我夫妻二人性命。好苦楚！”月仙哭道：“奴家嫁夫数年，指望白头偕老，永接宗枝。谁

知到此地位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奴今没法了，从此别你，归家寻个自尽，永不得见你面矣。”说罢，大哭起来。文甫双泪如雨，口不能言，抱住了不放，李牌劝道：“娘子差矣，自古蝼蚁尚且偷生，为人岂不惜命。你若要寻死，丈夫性命，岂能独活乎。古人道得好，好死不如恶活。我有一个良法，你二人俱存。守得一年两载，遇着清官明察，或是恤刑，那时诉出屈情，出了罪名，夫妻或有相见之日。为何起此短见念头。”文甫住了泪道：“李牌有何妙策，使我二人两全？快快说出。”李牌道：“将娘子转了一人，得些聘金，岂不是二命俱存。”月仙道：“钱财事小，名节事大。”李牌道：“此话不是了。若是背夫寻汉，或夫死再嫁，为之失节。今日之嫁，是谓救夫之命，非失节之比。你若依我之言，我有一亲戚，乃忠厚人家，我为说媒，待他出礼银三十两，竟将此银交与我收。每月生利一两二钱。每日供养不缺，本钱不动分毫，靠天地若有个出头之日，那时再将本钱一一奉还，赎令正团圆。岂不是个美计。”文甫道：“倘不能出狱，死在此间如何？”李牌道：“稍有长短，我将银交还令正。待他断送了你经筵祭葬，岂非生有养而死有归，周全丈夫生死，可与节义齐名。岂比失节者乎！”夫妻二人，听他说了这些话，俱俯首沈吟。月仙暗想：“李牌说那失节之言，三般俱是我犯了。”心下十分惶愧。文甫呼道：“贤妻，牌头金玉之言，实为再生之德。说不得了。若能如此，你我可保无虞，倘然短见，我命休矣。”众人道：“苦果有出罪之时，夫妻还有重圆。若是大娘子短见，其实不是。”李牌说：“夫妻乃前生定的，该生离死别，由不得人做主意。你今算计已定，我去与你说了便来。”

他一竟来到必英家里扣门。二官因夜间不睡，尚尔昼眠。忽闻扣门，慌忙下楼开门。李牌道：“恭喜，所事已妥。可兑三十两银子与我。今晚便可成亲。”二官说：“当真么？”李牌说：“谁哄你。”欢喜得那畜生跌脚扑手，连忙上楼，取了三封银子下来道：“承兄分付，早已定当在此。”李牌接着道：“一面换厨子整喜酒，打点轿夫之类，有个缘故。今晚新娘，料还未来。看你明朝日里，怎生奈何。先须打点与他说，我在某处管当，要早去暗回的。三餐茶饭，你自调停，不可等候。亦不必停灯，恐睡处火烛不便。你声音不可太露，大略省言方好。待过两月，恩爱深了，断送了前夫，绝了祸根，那时凭你所为。”二官道：“承教，当一一如命。”

老李竟至文甫处笑道：“此乃姻缘天定，不是小可。前生就栽种的。不必哭泣。只是银子三十两，我等在此，等牌头写一收票，与大娘子带去。后来生死，毕竟要动着这张纸的。”老李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即时写得停停当当。娘子收了，把银子与老李收起。文甫抱住妻儿，又哭又骂。骂着宋七：“你这般天杀的，和你有甚仇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死生难保。”宋七道：“你且慢些骂。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少不得有个着落。今日见你夫妻拆开，我为强盗的，也惨然起来。想亦是你命该如



此。你也莫要怪我，我倒有句话教导你。今日你妻子到人家去，也是个喜日。怎好穿此粗布旧衣上门。成何体面。”把眼看着李禁子道：“亏你看得过去，过去男家拿些衣衫首饰，与他穿戴了，也像个媒人光景。”众人道：“果是真话。”李牌儿见宋七说他这些话，心中不安、连忙与二官说了。即到卖衣店典中，买了衣裙首饰，花花朵朵，一齐拿了进来。不觉天色晚将下来，又不可在监中起身，只得借李禁头家中穿戴。又央李家娘子一送。约得停当，夫妻二人，那里肯放。哭得天昏地暗，十恶之人，无不泪零。众人一齐劝免，方才分手。正是：

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

一迳来到李家，梳洗穿戴，上轿就行。未免进门拜堂见礼，一应不免之事通完。交三更时分，各人作别。只剩得夫妻两个在家。月仙在楼上掩袂悲啼，二官上楼见他流泪，走近身边，低低说道：“难怪你这般苦楚，但今夜是你我吉期，宜省愁烦。”月仙见说，只得停住两泪。二官恐怕他仔细看出规模，把灯一口吹息了，去扯月仙来睡。月仙坐着不理。二官一把抱了，放在床上，自己除巾脱服停当。又去劝月仙就枕。月仙又不肯，只得代他解带。月仙想道：“此事料然难免。只是痛苦在心，不忍如此。”又想道：“若不顺他，又非事礼。”只得解下小衣入朝外床而睡。二官欲火难禁，那里熬得住。将手去搂他转来。奈月仙把双手挽住床栏，不能转动。二官急了，只得将物从后面前耸去。虽不得直捣黄龙，亦可略图小就。不觉的渍渍有声，非惟新郎情荡，而月仙难免魂消。二官道：“新娘，合放手时须放手。”月仙呼的叹一口气，两手放开。二官搂将转来，凑着卯眼，提将起来。月仙见新郎之物与必英的差不多儿，十分中意。此时把那那苦字丢开一边，且尽今宵之乐。那二官是熬久的了，这一番狠，把月仙弄个半死。直至五鼓，还不住手。月仙不奈烦了道：“你得饶人处且饶人。”二官笑了一声，住了。新娘问道：“尚不知郎君上姓？”二官道：“我姓郎，行二。”月仙道：“多少年纪？”二官道：“二十五岁。代人管当生理。此乃重大生涯，早去暗归。正要与你讲明。大早梳洗，我即往当中去矣。天明时，你自料理三餐，不必等候。若夜晚未回，你可先睡，切莫点着灯火。我自有灯笼带回。其门暗有开栓子的。自可开闭，不劳动静，你须记着。”月仙道：“这等倒也安逸。”言罢双双睡去。

一觉醒来，早已天明，二官抽身着衣，月仙随起。二官忙着道：“你不可动。说过不须劳动你。大门自可启闭的。”月仙又睡。二官道：“钥匙在此，你收贮下，好取东西日用。”说声暂别，将门开了，自上了门键。竟往妓馆梳洗，各处逍遥，洋洋得意。又往香铺里买了一种春药，若放粒在阴户，痒热难熬。再逢阳物一动了，满身酥来。他买了几粒，藏在身边。又寻了李牌，在酒楼畅饮，且谢且喜。

直至天色黑了，作别回家。只见里面并无灯火，把门键拨开，进了大门，楼上问道：“是谁？”二官道：“我回了。”一边应，又早上了楼。月仙坐在床边道：“待我点起火来。”二官道：“你可曾吃晚饭否？”月仙道：“吃了。”“既吃了，不必再点。我因幼小时害眼，做成了一病。一见灯火，自觉眼中出泪，疼痛难熬。若不见火，实是绝妙。”月仙道：“以后不点火便是了。”二官道，“绝妙。你可曾用酒么”月仙说：“已吃一杯儿了。”道：“如何不多用几杯？”月仙道：“多吃要醉。”二官道：“岂不闻酒是色媒人。”笑了一声“请睡罢。”月仙又叹一口气，解衣就枕。二人上了床，二官搂过便亲嘴儿。早带一粒药，假以摸他阴户，悄悄放入里面了。又双手摸他两乳，只见月仙不住的两脚儿一伸一缩。二官已明知药性发了，故意只做不知。月仙把手在阴户上着实按擦欲待去就，又非礼面。欲待不去，酸痒难当。二官想道：“此时待我弄他一个快活，便情意笃了。”叫道：“新娘，我连日当中辛苦，几夜不曾睡得，身子不耐烦，我意思要你上身一耍，你可肯么？”月仙道：“总是一般，有何不可。”他便跨在二官身上，套将起来。那药儿见了阳物，发作了，月仙阴内十分痒极，便着实乱墩。丢了一次，还不肯住。只顾乱墩。二官便叫：“好乖肉，此法你可行过么？”月仙笑而不答。二官道：“辛苦，下来罢。”月仙也不理。二官见他高兴了，做一个黄龙转身，架起金莲，轻抽玉笋，弄得他魂飞天外，捧着脸咋着舌头，把柳腰乱摆。又叫道：“死也从来未有今朝这般快活。”二官道：“此时你还想前夫么？”月仙道：“此时无暇，待明日慢慢细想。”二官道：“闻得你先还有个丈夫，两个老公，是那一个中意？”月仙道：“你好。”二官停住了，说：“你有什外情么？”月仙摇头不答。二官说：“我闻你还有个二叔，与你相好。”月仙惊道：“你为何晓得？”二官道：“是我好友。”月仙道：“呆子，既是朋友，那有将私情告诉之理。这是你晓得我家有此人，心下起莫须有之疑，冒一冒看，可是么？”二官道：“有胆气发誓么？”月仙道：“又是呆子。纵有事来，不在你家做的，怎好要我立誓。我如今说是有的，你也无奈我何。”二官道：“也无干我事。只因你家有此天大桩祸事。也不出来一看。”月仙道：“他做了些没要紧的小事情，监在广东牢里。怎生来得。”二官道：“我闻知他不恋钱财，止为看你，要做长久夫妻，推你丈夫落水。”月仙道：“这未必然。或者有人怪了我们，便把污语脏人，谁人辩白。”二官想道：“此妇言语伶俐，惯要假撇清，且再奉承几夜。那时恩深意笃，说明白了，免得藏头露尾。”

话不烦絮，过了两个月日，每夜盘桓，真个爱得如鱼得水，如胶投漆，一夜间，弄得畅美之际，二官叫道：“心肝，有一句话问你。”月仙道：“你说来。”道：“当年七夕听鸡声，一段恩情作成亲。”月仙听说，大吃一惊，想道：“便是神仙，也不知道，怎生他倒晓得了。”料难隐瞒，便道：“有的，你为何晓得？”二官说：“这是章必英说与我知。说你亲自上身就他，又怕羞，故推托。后有许多妙处，也不必言。今他已蒙赦宥在此。要会你一会，你意下如何？”月仙道：“今在

你家了，岂有此理。”二官道：“他十分记念，万万求我，我已许他一面。怎生回他？”月仙道：“你既肯，便见何妨。”二官笑道：“二人叙起情来，怎么说？”月仙道：“此事断断不能了。”二官见说，又重新弄将起来道：“你方才说断断不能了，怎么又与我干？”月仙笑道：“魂里梦里，你说的是章必英。”必英笑道：“嫂嫂你道我是郎二么？我就是章必英。”月仙惊道：“我不信。你若是章必英，这是天从人愿了。”二官抽身起来，取了火，点起灯来，两下一看，果是无差。月仙道：“好瞒法。两个月日，无一毫吐露，用得好心。早去暗来，那里知道。妙在那时见面，你既有心娶我为妻，十分美满之事，为何这般瞒我？”二官道：“恐文甫哥知道了，不像意思。故此相瞒。”月仙道：“果是丈夫知道，理上甚不相应。”二官道：“故如此今日方与你言。”月仙道：“那李禁这媒，恰好又是你讨。这般凑巧。”笑道：“我这一生，尽好受用了。只是苦了丈夫。”二官道：“如今你既念他，我还把你仍旧送与他如何？”月仙一把搂住了道：“怎生舍得你。”又问道：“原来那年七夕之事。你早已知的。我还在鼓里。今晚不说。还道你盗嫂哩。”二官笑了一声，又把一粒药，如法放了，月仙道：“不好了，里边痒难熬了，快来凑趣。”二官今番因说出了心事，他尽着力，弄得月仙无不周到，道：“快活死我也。”二官道：“不是我用了此计，那讨得这般快活。”月仙道：“你用之计，已成画饼了，怎生这般说。”二官道：“我又用一计，方才娶得你来。”月仙道：“又用什么计谋？方得这般遂心。今番与你是百年夫妻了，与我一言。”二官高兴。将恤刑放回，见李禁，着宋七攀出，重刑拷打成招，又将偷银子说了，“擗掇卖你，这般用心，方得到手。岂不亏我。”月仙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果然好计。”又道：“好神道，真灵也。”二官道：“什么神道？”月仙道：“我前日到州衙内去，往土地庙经过，进庙默视。此生若得与二叔重逢，即时亲自到庙烧香礼拜。今果重逢，理合就还，如今我起来烧汤沐浴，即刻还愿去来。”二官道：“与你同去。”月仙道：“好大胆，你我同去，那衙门登时说与大夫知道，那时你我俱不好了。只须我悄悄自行，早去早来。”二官道：“你不可去望前夫。”月仙道：“痴子，他与我恩断义绝了。又见他何用。”即便下楼，烧汤梳洗，穿了向时粗布青衣，把皂包头兜了头道：“你且睡着，我去了便回来。当初不去也罢。”二官笑了一声，说：“拿些钱去，买香纸。早去早来。”月仙应了一声，竟至州衙。

进到土地庙中，默默祝了一番。走出庙前，正遇知州坐堂投文之际。随了众人，走到堂上，叫声冤屈，两边吆喝起来。月仙道：“爷爷，妇人有不共戴天之仇。望爷爷做主。”州官道：“你且讲来。”月仙将必英推夫落水，恤刑放归，李禁设计买盗宋七扳害，卖婢偷银，复行做套，讨妇成亲，将来谋夫身死始末，清清的一诉。知州大怒，即时掣签，一面拿章必英，一面去拿李禁，并拿监犯宋七、仲贤。

一时间众人跪在堂上。王仲贤见了妻子，吃了一惊，又不知为着什事。知州先

叫宋七：“你为何听信禁子，扳害玉仲贤？今情已露，若不快快直说，先打四十板。”宋七道：“小人并不识王仲贤之面，只是禁子拿了一纸衣饰帐，要小人出气。小人生死皆在禁子手中，敢不遵命。”知州又叫章必英：“你这奴才，忘恩负义，蛇蝎心肠。快快直讲上来。”必英一句话也辩不出，道：“只求老爷超生。”州官大怒道：“那时早知如此，当时把你解到广东，一顿板子打死了，也不致害了王仲贤。快将李禁、章必英各打四十板。劈了仲贤枷。把二人上了枷扭。连宋七押入牢中。”追了卖妻银三十两，并前入库衣饰，一齐发还。当堂写了领字，即时发放夫妻回家。夫妻二人叩谢天恩。

出得门来，谢天谢地，文甫道：“贤妻怎生样得救我的性命？”月仙道：“且到四井巷中，慢慢的与你讲。”不多时，到了。月仙道：“我夫坐下。一面又去烧汤，与丈夫洗澡。取几件衣服，与丈夫换了。并整治酒肴。二人相贺，对吃几杯。饮酒之间，只把七夕之言不讲，从根到底讲一一个明白。文甫把手向天指道：“皇天有眼，可怜我若不是妻子雪冤，我死于九泉。这冤也不得明白。”月仙道：“箱中尚有七八十两银子，每应是我们的。如今重整家园。再图安享，只是苦了红香，久无消息，不知安乐如何。”文甫道：“再过几时，同你往凌湖访他，省得两边挂念。”事有凑巧，恰好这日红香同了汪朝奉到州衙来访问，街坊人指引他到四井巷。众人一见，且苦且喜，各人坐下，将必英始末备陈。徽人与红香，十分称快。红香也备下许多盒礼，来望二位主人的，恰好整来，大家一叙。后来红香生一子，月仙生一女，遂结了两下朱陈。两边大发，富贵起来。必英未久沈于狱底，拖尸而出，鸦鹊争抢，岂非恶人之报乎。戒之，戒之。

总评：

文甫之父，敦友谊而抚养其子，必英宜乎报之以德，詎意淫其妇女，害其性命，窝其财帛，百计图谋。甚至鬻妻卖婢之银，圈局入己。锐意月仙，恣情纵欲，得意忘言，真情吐露。月仙割爱救夫，果神使之也。必英罪恶贯盈，碎尸不足以雪公忿，仅死狱底。而李禁、宋七，助恶长奸，毫无显报。天道冥冥也。令人闻此，不无遗憾。

#### 第四回 香菜根乔桩奸命妇

结下冤家必聚头，聚头谁不惹风流。

从来怨逐思中起，不染相思有甚仇。

话说江西南昌府丰城县，有一进士，姓张名英。其年春试，中了二甲头一名，

刑部观政。三月后，选福建泉州府推官。在任清廉勤政，部文行取到京。授了兵科给事。夫人刘氏随任到京。水上不服，三个月日之间，一命儿亡了。那给事心中好苦，未免收尸殓殓。先打发几个家人送棺木还乡，自己一身，谁人瞅问，好生寂寞。遂寻书遗闷，有个有《半鰥赋》，遂尔读曰：

眷祖物之难遇，借悬景之不停。散幽情于寥廓，研他志于渊冥。愤此世之无乐，怨予生之懒亨。似绝天之坠雨，若失水之浮萍。支离同于暮景，萧索过于秋龄。龙门之桐半死，熊山之柳先零。绝尘谁知弃唾，服药岂易补形。盼兰烧之未剪，睹松罗之依然。尘何会兮翳日，丝未始兮积筵。秋鸿泪于流管，朝雉飞于鸣弦。异羁旅而廓落，殊送归以流连。宵则星河不夜，昼则风雨如年。每低迷以思寝，乍惆怅而自怜。去激衍波，诘枯爱河。凄凉赵瑟，恻枪秦歌。月临金翠，风生绮罗。汉皇珠去，楚蚺云过。理弃樽于芳义，抱裘稠于此时。锦裳烂以既怅，角枕糜而横施。怜伉丽之徒设，悼恩爱之永亏。虽进前而欢隔，本无别而伤离。身如槁木，发若乱丝。赠君以此，不如无知。

惜杨柳之共色，妒豆蔻之连枝。花草之晖不暮，菱潭之舫顷移。坐销芳草之气，空歇朝云之姿。盼思士之多感，眇劳人之有悲。与情思而相续，情与念其愈促。听山吟之孤蛩，聆半宵之别鹊。未经独非之苦，诘谁思之毒。枫以何意而红，桔则无心而绿。寒量鸣兮远水，饥留走兮广庭。虬烟起而幔紫，萤火人而帘青，日既暮而惨烈，岁以寒兮晦冥。弃昔时之燕婉，从此际之伶仃。奉股忧之如结，究终岁而不赢。抑携手于炎摩，空交裙于紫青。镜中之鸾起舞，匣里之剑未鸣。抚兰府之未影，愧索砧之虚名。星胡然而在户，月为谁而入关。谅无物而不照，独举余乎削奏。伤彼浓之桃李，差夫据之莲黍。芳绿绝于曹华，净叶猜于菩提。验往情而知乐，抚今事而知非。谷既嗟于异室，穴何暮于同归。燕邻羽而秋别，雁双翼而寒违。早知中路之相失，何以从来之孤飞。安得一心人，永作平生亲。薄弄姿不尧烁，甘寄意于沉沦。死生齐其契阔，耕织拟乎比邻。展绸缪乏意绪，胜欢合于人神。夜参半而不寐，一朝万绪而增家。策滞念其何违，策至理以自通。虽比耦于千龄，毕归尽于三空。吾将乘虚于壹，安能辨物之雌雄。

看罢一笑。

过了几时，差往陕西巡按，即时辞朝出京。自想代巡，止可一身赴任。偌大家业，付与何人料理？欲待本省续弦一位夫人，奈江西并无绝色之女。慕想扬州水色



极美，不免先到扬州，娶了夫人上任，亦未为迟。一路上改了马牌，往扬州公干。驿递奉承，好不威武。

到了扬州，宿于驿署。即着驿承寻了宿媒议亲。即时寻了一个媒人，张英分付：须寻国色，休得误事、媒人叩了头，出了驿门，一路上想：“只有东马头莫监生之女，姿容绝世，风雅不凡，可作夫人。”先到莫家去说明，莫监生再三说，若果续弦，只管使得。倘若为妾，誓不应承。媒人说：“委实要娶夫人，休得见疑。”监生允了。即时媒人到驿，将前事禀上。张英欢喜道：“我上任日期要紧，明早送礼，明晚在船内就要成亲。后日即要长行，往本省安顿夫人。自往上任。故此也无暇打听了。你可小心在意。”媒人就在驿中宿了。

天明起来，打点缎匹钗环，聘金三百两，送到莫家，莫监生因嫁妆打点不及，陪银五百两，亲送女儿到船中毕姻。未免礼生喝礼，交拜成亲，送席酒筵早早散了。张英与新人除冠脱服，仔细把新娘一看，年纪止得一十八岁。正是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。有一首东欧令说道：

真娇艳，果娉婷，一段风流书不成。羞花闭月多丰韵。天就娇柔性。忧疑  
仙女下蓬瀛，喜杀绣衣人。

那张英喜不自胜。亲自解下小衣，曲尽一团恩爱。夫妻二人一路上如鱼得水，不觉已到丰城县。到了家下，请各亲友拜扫坟墓，追封三代。就把前妻埋葬，追封诰命夫人，又陈莫氏浩命，回到家中，整酒请了亲邻。一面打点住陕西到任。家中大小事务，尽托莫氏掌管，择日起身而去不提。

且说莫夫人，原在扬州各处游玩，十分快活的。一到张家，虽然做了一位夫人，倒拘束得不自在了。过了两个月，与随身使女名唤爱莲说：“此处有什么游玩的所在么？待我散心，”爱莲说：“华严寺十分热闹，极可闹耍。”夫人见说，即时打扮起来，和了爱莲，唤下轿夫抬了，竟至华严寺来。那寺果是华严：

锺楼直耸在青云，殿角金铃风送摇。  
炉内氤氲成瑞蔼，三尊宝相紫金榴。

那夫人朝了佛像，拜了四拜，随往后殿回廊，各处胜迹看了一遍。上轿回了。

且说这寺中，歇一个广东卖珠子客人，唤做丘继修。此人年方二十余岁，面如傅粉，竟如妇人一般。在广东时，那里的妇人向来淫风极盛，看了这般美貌后生，

谁不俯就。因此本处起了他一个浑名，叫做香菜根。道是人人爱的意思。他后因父母着他到江西来卖珠子，住歇在华严寺中。那日殿上闲步，忽然撞着莫夫人，惊得魂飞天外。一路随了他轿子，竟至张衙前。见夫人进到衙内，他用心打听，张御史上任去了。他独自在家，是扬州人。他回到寺中，一夜痴想道：“我在广东，相交了许多妇女。从来没一个这般雅致佳人。怎生样计较，进了衙内，再见一面，便死也罢。”

次早起来闲走，往伽蓝殿前经过，入内将身拜倒，便诉道：“弟子丘继修，因卖珠至此。昨见张夫人，心神被他所摄。弟子痴心告神，命中若有姻缘，乞赐上上灵签。若没有缘，竟赐下下之签。”将签筒在手，跪下求得第三签。正道：

前世结成缘，今朝在线牵。  
口如瓶守定，莫吐在人前。

看罢大笑。起来向神再拜道：“弟子著得成全，合当上幡祭献。”他回到书房痴想道，好计，好计，必须装做卖婆模样，将了珠子，假以卖珠为名。竟入内房。如此，如此，或可成就。老天只是脚大，怎生得一双大大女鞋穿了，方好。也罢，把裙系低了些，便是了。取了一包好珠子，一串小珠儿，放在身边。忙去卖衣典中，买了一件青绢衫，白绢裙，衬里衣，包头鬓之类，走到一僻静祠堂内，妆将起来。端端正正，出了祠门。寻一井中一照，与妇人无二。他于是大了胆，竟到张衙前来。

管门的见是卖婆，并不阻挡。他一步步走到堂后。只见张夫人在天井内看金鱼戏水。香菜根见了，打着扬州话，叫声：“奶奶万福，男女有美珠在此，送与夫人一看，作成男女买些。”夫人道：“既有好珠，到我房中来看。”香菜根进了香房，上下一看，真个是洞天福地。夫人道：“坐下，爱莲取茶来。”菜根将那一包好珠子，先拿出来，一颗颗看了，夫人拣了十余粒道：“还有么？”道：“有。”又在袖中，取出那一串的包儿。打开了那串，头上面有结的，下面故意不结。他将指头捻住了下头一半儿，送与夫人看。夫人接了在手，菜根将手一放，那些珠子骨碌碌都滚了下地。惊得夫人粉面通红，菜根道：“夫人不须忙得，待我拾将起来便是。”说罢，倒身去寻。拾了三十余粒在手道：“足足六十颗，今止一半。多因滚在地缝里去了。奈天色已晚，不若明日来寻罢。”夫人道：“说那里话，你转了身，明日倘寻少了几颗，只道我家使女们取了你的。今晚宁可就在此间宿了，明早再寻，寻得有无，你好放心。”香菜根听见说在此宿了，他喜从天降道：“怎好在此打搅夫人。”莫氏道：“只是你丈夫等着你。”菜根道：“丈夫已没了两个年头，服已除了。”夫人道：“尊姓？”菜根回说姓丘。夫人叫爱莲打点酒肴来请丘妈妈。

须臾，点上红灯，摆下晚饭。夫人请他对坐了。爱莲在傍敬酒。夫人叫爱莲：“你这般走来走去，不要把那些珠子踏在泥里去，明日没处寻。可将酒壶放在此，你去唤了晚饭。临睡时，进房来。你如今把鞋底可摸一摸，不可沾了珠子出去。”爱莲应了一声，答道，“鞋底下没有珠子。”竟出去了。

夫人劝着道：“丘妈妈，请一杯。”丘妈道：“夫人也请一杯。”夫人道：“你这般青春标致，何不再嫁个丈夫，以了终身？”丘妈道：“夫人说起丈夫二字，头脑也疼，倒是没他的快活。”夫人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有了丈夫，知疼着热，生男育女，以接宗枝，免得被人欺侮。”丘妈道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，嫁了个丈夫，撞着个知趣的，一一受用。像我前日嫁着这村夫俗子，性气粗豪，浑身臭味。动不动拳头巴掌，那时真真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天可怜见，死得还早。”夫人道：“据你之言，立志不嫁了？只怕你听不得雨泣寒窗，禁不得风吹冷被。那时还想丈夫哩。”丘妈道：“夫人，别人说不得硬话，若在我，极守得住。夫人著不嫌絮烦，我告禀夫人一番。”夫人道：“你说来我听。”丘妈道：“我同居一个寡女，是朝内发出的一个宫人，他在宫时，那得个男人！因此内宫中都受用着一件东西来，名唤三十六宫都是春。比男人之物，更加十倍之趣。各宫人每每更番上下，夜夜轮流，妙不可当。他与我同居共住，到晚间，夜夜同眠，各各取乐。所以要丈夫何用！我常到人家卖货。有那青年寡妇，我常把他救急。他可不快活哩！”夫人笑道：“难道你带着走的？”丘妈道：“夫人，此物宫女带得几件出来。我因常有相厚的寡居，偶然留歇，那夜不曾拿在身边，扫了他的兴。所以日后紧紧带了走的。”夫人道：“无人在此，你借我一看，怎生模样一件东西，能会作怪。”丘妈道：“夫人，此物古怪。有两不可看。白日里，罪过不可看。灯火之前，又不可看。”夫人笑道：“如此说，终不能入人之眼了？”丘妈笑道：“惯会入人之眼。”夫人道：“我讲的是眼目之眼。”丘妈道：“我也晓得，故意逗着此耍的。今晚打搅着夫人，心下实是不安。可惜在下是个贱质，不敢与夫人并体齐躯。若得夫人不弃，各各一试，也可报答夫人这点盛情。”夫人道，“此不过取一时之兴，有甚贵贱。你既有美意，便试一试试果是如何。不然还道你说的是谎。”丘妈见他动心，允了，忙斟酒，劝他多吃了几杯。夫人说得高兴，不觉的醉了。坐立不定道：“我先睡也。你就在我被中睡着罢。”丘妈应了一声，暗地里喜得无穷。

他见夫人睡稳，方去解衣，脱得赤条条。潜潜悄悄，扯起香香被儿，将那物夹得紧紧的，朝着夫人，动也不动。那夫人被他说这一番，心下痒极的。身虽睡着，心火不安。只见丘妈不动。夫人想道：“莫非骗我。”说：“丘妈，睡着也未？”丘妈道：“我怎敢睡。我不曾遇大夫人，不敢大胆。若还如此，要当如男人一般行事。未免预先摸摸索索，方见有兴。”夫人道：“你照着常例儿做着便是。何必这

般道学。”夫人将手把丘妈一摸，不见一些动静，道：“他藏在何处？”丘妈道：“此物藏在我的里边，小小一物，极有人性的。若是兴高，就在里边挺出。故与男子无二。”夫人笑道：“委实奇怪。”丘妈即把夫人之物，将中指进内，轻轻而控，拨着花心，动了几下，淫水淋淋流出。他便上身凑着卵眼，一耸进去，着实抽将起来。那夫人那知真假，搂住着，柳腰轻摆，凤眼也斜道：“可惜你是妇人，若是男人，我便叫得你亲热。”丘妈道：“何妨把做男人，方有高兴。”夫人道：“得你变做男人，我便留在房中，再不放你出去了。”丘妈道：“老爷回来知道，性命难逃。”夫人说：“待得他回，还有三载。若得二年，夜夜如此，死也甘心。”丘妈见他如此心热，道：“夫人，你把此物摸一摸着，还像生的么？”夫人将手去根边一摸，并无痕迹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等你果是男子了。你是何等佯人？委实怎生乔妆至此？”丘妈道：“夫人恕罪，方敢直言。”夫人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有何罪汝。但实对我说。待我放心。”老丘道：“我乃广东珠子客人，寓于华严寺里。昨日殿上闲行，遇着夫人，十分思慕。欲见无由，即往伽蓝殿求签问卜。若前有宿缘，愿赐一灵签，生计相会。求得第三签，那诗句灵应得紧。我便许下长幡祭献，”夫人道：“笺诗你可记得？”老丘道：

“前世结成缘，今朝有缘牵。  
口如瓶守定，莫吐在人前。”

夫人道：“应得灵签，还教你守口如瓶，切莫在人前吐露。且住，再问你是谁人教你如此妆束而来？”老丘道：“此事怎好与人知道，自在房中思想得这个念头。买衣于暗处妆成，故将珠子撒地，算来天色晚将下来，只说还寻不足。珠止得三十颗耳。”夫人道：“好巧计也。倘你辞去，我不相留你，如之何。”老丘道：“也曾料定夫人，或说路不及，走不及，十分再不留我。在你房门槛上故意一绊，便假做疼痛起来，只说闪了脚骨，困倒在地，你毕竟留于使女床中，也把我宿一宵去。留宿之时，我又见情生景，定将前话说上。必然你心高兴。计在万全。不怕你不上手。”夫人道：“千金躯，一旦失守了。有心活身，如今可惜又是他乡。”丘客道：“这是千里姻缘使线牵，灵神签内，了然明白。这个何妨！”夫人道：“不是嫌你外方。若在本土，可图久远。”丘客道：“若是夫人错爱，我决不归矣。况父母虽则年高，尚有兄嫂可仗。且自身家居异地，幸未有妻子可思。愿得天长地久，吾愿足矣。”夫人道：“尔果真心，明早起妆束如初出去，以屏众人耳目。今夜黄昏，可至花园后门进来，昼则藏汝于库房，夜则同眠于我处。只虑做官的倘日后升了别任，要带家小赴任，如之奈何？”丘客道：“夫人，我又有别计。那时打听果升外任，我服装一抄书之人，将身投靠，相公必收录我。那时得在衙中，自有题目好做。”夫人笑道：“丘郎真有机智。我好造化也。且住，你这些珠子，毕竟值钱几多？你人不归家，须将本利归去，以免父母悬念。”丘客道：“夫人说得是。明

日归寺，我将珠银本利寄回了，央亲戚带回。我书中托故慢慢归家，两放心矣。只是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倘然日后相公在家，一时撞破，夫人倒不妨。”夫人说：“为何我倒不妨？”丘客说：“他居官的人，怕的是闺门不谨。若有风声，把个进士丢了，只是我奸命妇，决不相饶。”夫人道：“既是这般长虑，不来也罢了。”丘客道：“夫人，虽云露水夫妻，亦是前生所种，古人有言：

有缘千里能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”

夫人道：“数皆天定，那里忧得许多。”只听爱莲推着房门进来，寻丘妈同睡，四周不见，只见夫人床前，一双男鞋在地。吃了一惊，不敢做声。暗暗一头想，一头困了。

且说他二人见爱莲推门，双双搂定睡了。直至五更，又做巫山之梦。不觉天明。夫人催丘客早早妆束，爱莲也走来。朝着丘客细一看，知是男子，便笑一笑儿道：“你若出去，这双鞋儿不妥。待我去寻一双与你穿了方像。”夫人在床上听见了，叫道：“爱莲，事已至此，料难瞒你。切不可说与外人知道。我自另眼看你便了。”爱莲伏在床沿上回道：“夫人不吩咐，不敢坏夫人名节。何用夫人说来。”他即忙走到别房头，悄悄偷了一双大大女鞋与丘客穿了，道：“慢慢走出去。”夫人叫：“且慢着。”便一骨碌抽身起来，一面取几样点心与他充饥，一面取那些珠子道：“你拿去。”丘客道：“夫人要，都留在此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将昨日拣的留了，余者都拿去。寄与家中。”又将一封银子道：“是珠价。”丘客笑道：“恁般小心着我。”夫人道：“你此一番未得还家，多将些银子寄回家去。安慰你父母心肠，免得疑你在外不老成。”丘客道：“足感夫人用心。”说罢辞出。夫人说：“出门依风火墙。看了后门，黄昏好来。”应了一声，浑是个卖婆模样。

爱莲送出去，大门上有几个家人，看了道：“昨晚在那里歇？”丘妈道：“晚了，与爱莲姐同困。今早方称得珠价到手里。”说罢，一竟至后花园门首。上有牌额写着三个字：四时春。左右一联曰：

园日涉以成趣，门虽设而常关。

他看在眼里，钻到祠堂中，脱了女衣，一齐拿在手里，进了华严寺。且喜不撞见一个熟人。将匙开了房门，欢欢喜喜，重新梳洗，穿戴整齐。到伽蓝神前，拜了几拜。一面央人买办幡布三牲酬愿。一面收拾金银珠贝，央了亲戚寄回。须臾上幡献神已毕。将三牲酒果，安排停当。请出当家师父道：“昨日遇一舍亲，有事烦我，有几时去。这一间房，锁一日，还师父一日房金。房中并无别物，只有床帐衣服



在内。乞师父早晚看取。特设薄酌，敬请老师。”那和尚感谢无穷，大家痛饮一番。丘客道：“我告别了。”众僧送出而来。

又早已金乌西坠，玉兔东升。约莫黄昏，踱至花园门首。推一推，那门是开的，竟进园中。只见露台下夫人与爱莲迎着前来。爱莲忙去锁门。夫人笑道：“夜深无故入人家，登时打死勿论。”丘客道：“还有四个字，夫人忘了。”夫人道：“非奸即盗这四个字么？你今认盗认奸？”丘客道：“认了盗罢。在此园内，也不过是个偷花贼耳。”二人就在月下坐着，爱莲取了酒肴摆列桌上，夫人着爱莲坐在桌横饮酒。月下花前，十分有趣。从此朝藏夕出。只得三个人知，余外家人，并不知道。

燃指光阴，不觉二载。御史复命。以年例转升外道。一竟归家，取家眷赴任。夫人知了这个消息，与丘客议曰：“今为官的，早晚回来，取家小赴任，想前抄书之计，必然要行矣。”丘客道：“不知何日到家？”正说话之间，报到老爷已到门上，将次就到了。夫人着了忙，分付厨下摆饭，一面往厢中取了十余封银道：“丘郎，不期就到。心如失了珍宝一般，有计亦不能留你，可将此金银，依先寓在僧房，前日之计，不可忘了。”丘客哭将起来。夫人掩泪道：“如今即出园门，料无人见，就此拜别矣，”正是：

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

丘客快快的出了园门，爱莲锁了。一时忙将起来，准备着家主回家。

不移时已到。夫人迎至堂上相见，各各欢喜，两边男女叩头。进房除了冠带，夫人整酒，与丈夫接风。酒席间问些家事。自古新婚不如远别，夫妻二人，早早的睡了。次日天未明，张英抽身起来。梳洗拜客，忙忙的一连拜得客完，未免上坟拜扫，家中又请着亲戚，做了几日戏文，择日上任。那些奉承他的，送行的送行，送礼的送礼，一连忙了十余日。

张英因辛苦，睡至已牌，方欲抽身，把眼往床顶上一看，见一块干唾，在床顶之上。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奇了。”夫人正梳洗方完，在床前穿衣服，听见张英说一个奇字，问道：“有什么奇处？”张英道：“此床你曾与何人睡来？”夫人笑道：“此床只你我二人，还有何人敢睡！”张英道：“既如此，那床顶上干唾谁人吐的？”夫人道：“不是你，便是我。这般小事，何必说他。”张英道：“事关非小，此唾我从来不曾吐。你妇人家，睡着吐不上去。”夫人道：“是了，我两日前伤风咳嗽，那时坐在床内穿衣服，吐上去的。”张英想道：“坐在床内，不吐于地下，

怎生反吐上去。”一发起了疑心。恰好门外有客拜访，张英即梳洗出外迎接。夫人唤了爱莲道：“丘郎初来时，曾求神道一签说：‘前世结成缘，今朝有线牵。口如瓶守定，莫吐在人前’。前二句不必言矣，后二句向只恐丘郎将此事泄漏于人。谁知今日老爷见床顶上有一块干唾，疑心起来，在此细究。怎生是好，恰应莫吐在人前之句。倘然问你，再三为我隐瞒方好。”爱莲说：“不须夫人吩咐。只是神灵签已显然道破。万一究出，怎生是好。”正在计议，只见张英欢欢喜喜的，一些也不在心间。因此夫人与爱莲，都放下心肠。

只见过了几日，张英见爱莲在花园采花，叫了他到水阁上，悄悄问道：“你可实说夫人床上谁人来睡，著不直说，我即时把你杀死。”说罢袖内取出一把尖刀来。爱莲一见，魂飞天外。说道：“只有一丘卖婆来卖珠子。因天晚，留宿一夜。天早便去了。”张英道：“那丘婆必是男人。”爱莲道：“卖婆那里是男人之理。”张英道：“他住在那里？”爱莲说：“在华严寺里。”张英道：“那有妇人歇住僧房之理。”收了那刀道：“随我来。”爱莲不知情由，随了便走。恰好走到池边，张英用力一推。可怜一个温柔使女，一命呜呼。正是：

该在水中死，定不岸上亡。

张英只做不知觉，自出门往华严寺悄悄儿去了。

那各僧不认得他，张英走至后房，见一沙弥，叫道：“师兄，这里有个姓丘的珠子客人么？我要买些珠子，求指引他的寓所。”沙弥回头，正是丘继修恰在房门。道：“那一位便是丘客。”张英上前道：“丘兄，可有珠子，要求换些。”丘客道：“通完了。”张英道：“多少可有些么？”丘客道：“果然没有了。若要时，舍亲处还有。”张英道：“也因舍亲张奶奶说，曾与足下买些珠子。故此乃特来。”那丘客回得不好，道：“那张夫人他晓得我没有久矣。”张英道：“张夫人为何细知足下之事？”丘客不觉面色一红，回答不来。

张英切恨在心，竟自归家。唤了两个家人，是他的心腹，道：“二人听着，华严寺里后房，歇一丘姓卖珠客人。你去与他做一萍水相逢之意。与他酒食往来，拘留他在此，不可与他走了，且慢与他说是我的家人。日后事成，重重有赏。”二人不知何故，便去与他做个哑相知起来，丘客全然未晓。

且说张英回衙，只见报说，爱莲不知何故，投水死了。张英见夫人道：“夫人是了，爱莲或有外情，或是与情人一时在你床上偷眠，情人吐的干唾。见我前日问起，恐怕究出情由，惧罪寻了死。倒也干静。分付买一付棺来，与他盛贮了，抬往

郭外去罢。”夫人心下苦着，暗想道：“他恐我事露，为我死了。”心下十分苦急。张英置之不理。

又过几日，张英与夫人睡着。到二更时分，双双醒来，张英故意把夫人调得情热云雨起来。张英道：“我今夜酒少了些，就干着此事，甚是没兴。若此时得些酒吃，还有兴哩。”夫人道：“叫一妇人去酒坊取来便是。”张英道：“此时他们已睡，叫着他，只说我要酒吃又不好。”道：“可惜爱莲又死，此事必须夫人一取方可。”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去取来。”把手净了，在灯火上点一技红蜡，取了锁匙，竟往酒坊而去。张英悄摄其后。夫人见酒（木皇）深大，取一条杌凳、走将上去，弯身而取。张英上前。把他两脚拿起，往（木皇）内一推，须臾命尽。方走归房，依先睡了。口中叫道：“走几个妇人来，夫人思量酒吃，自往（木皇）中去取。许久不来，可往代取。”妇人俱应了一声，竟至酒（木皇）中一看，见夫人已死，慌忙报与张英。张英假意掉泪，揽衣而起道：“这也是你命该如此。”一时间未免治起丧来。下棺时满头珠翠，遍身罗绮，一一完备。托以上任日期紧急，将棺木出于华严寺里权寄。心腹家人归家伏侍，张英叫他至静处，分付着，你可如此如此，不可误事。那人应声去了。

只见次早寺僧报说夫人棺木不知何人撬开，把衣服首饰，尽情偷去矣。张英随着人将铜首饰，粗衣服，重新殓殡，抚馆痛哭。急往各房搜看。只见家人道：“丘客房中之物，正是夫人棺木中的。”张英大怒，分付即将丘客锁了，写词送至洪按院处。词中云：

告为劫棺冤惨事。痛室莫氏，性淑早亡。难舍至情，厚礼殓殓。珠冠美玉，金银镯钿，锦绣新服，满棺盛贮，枢寄华严寺中。盗贼丘继修，开棺劫掠，剥去一空，遭此荼毒，冤惨无伸。开棺见尸，律有明条。乞台追脏正法。上告。

洪按院道：“此一桩新事，必须亲审。”随将丘继修用刑。继修道：“老爷，事事皆真，不必用刑。待小人认了便是。”洪院见他说得干净，心下生疑，必有缘故。叫：“丘继修，你开棺劫财，想你一人，焉能开得。必有余党，从实招来。”丘继修道：“开棺劫财，实实不是小人。但此事乃前生冤债，甘心一死。”洪按院道：“你细细讲来。”继修道：“爷爷实系隐情，不敢明告。愿一死无疑。”随即画招承认。洪院想：“毕竟有何隐情，不肯明说，情愿认死。”

到夜间，睡至三更，梦一使女叩见洪院。口道：

“夫人有染，清宵打落酒（木皇）中。  
使女无辜，白昼横推渔沼内。”

洪院曰：“你是谁家女使？”爱莲答曰：“妾系张英使女，唤名爱莲，只问丘继修，便知明白。”

洪院醒来，却是南柯一梦。自忖曰：“此梦甚奇。使女与继修开棺一事无干，怎教我问丘继修？”次早，自吊丘继修覆审曰：“我且问你，你可知张夫人家中有一使女，名唤爱莲，可有此人么？”继修道：“有，此女半月前无故投水而死矣。”洪院道：“你怎知之？”道：“相公家有二家人，与小人熟识，故尔知之。”洪院又问：“既然你知，夫人怎样死的？”继修曰：“闻得夜间在酒（木皇）中浸死的。”洪院惊异，与梦中言语相合矣。但夫人有染之句未明。洪院省曰：“是了，我且问你，我访得张夫人有了外情，被张英推在（木皇）中浸死的。莫非与你有奸么？”继修曰：“此事并无人晓得。只使女爱莲知之。小人闻爱莲溺死，又闻夫人浸死，小人不说，终无人知矣。故为夫人隐讳。不知老爷因甚知之？”洪院道：“张英昨日又写书来与我，要将你速斩，以正王法。我三更得梦，故尔知之。可将好起情由，从直写来。或可出尔之罪。我当方便。”继修一一写出。

恰好分付家人领回书。洪院随将梦中对联，写与张英。张英拆开读罢，一时失色。随往洪院谢罪。求洪老大人周全，不忘大人恩德。洪院冷笑曰：“你闺门不谨，一当去官。无故杀婢，二当去官。开棺赖人，三当去官。”张英怨曰：“此事并无人知，望大人遮庇。”洪院曰：“你干的事，我岂能知。但天知地知，你知鬼知，不是鬼来相告，我岂能知。夫人失节，理该死。丘继修奸命妇，亦该死。爱莲何罪，该死池中！你不淹死爱莲，则无冤魂来告。无冤魂来告，则我不知。你只合把夫人处死，何不将继修寻以他故而死之！家声不露，官亦可做，岂不全美乎！”说得张英无言，羞愧而退。洪爷提笔，判曰：

审得丘继修贩珠贾客，萧寺寓居。见莫夫人之容，风生巧计。妆丘卖婆之假，云酿奸情。色胆如天，敢犯王家之命妇。心狂若醉，妄希相府之好逑。恶已贯盈，诛不容道。张英察出，因床顶之唾干；爱莲一言，知闺门有野合。番思灭丑，推落侍婢于池中。更欲诛奸，自送夫人于酒底。丫环沦没，足为胆寒。莫妇风流，真成骨醉。故移柩而入寺，自开棺以赖人。彼已实有奸淫，自足致死。何故诬之盗贼，加以极刑。莫氏私通，不正家焉能正国。爱莲屈死，罔恤幼安能惜老。须候宪裁，暂停赴任。

洪院将继修奸命妇拟斩，随即上本。首劾张英治家不正，无故杀婢，致冤魂不散之

事，一一奏闻。部议张英罢职。洪院劾疏，不为少讳，真有直臣风烈。加升三级。

此一回小说，切记不可少年犯色，无故杀人之戒。

总评：

张英三计，可谓得矣。爱莲一死，肯甘心焉。

## 第五回 日宜园九月牡丹开

平安两字值钱多，分外奇求做什么。

日看庭前生瑞草，总然好事不如无。

话说河南彰德府安阳县有一个秀才，姓刘名玉，发妻袁氏，乃元宵所生，唤名元娘。夫妻二人如鱼似水，享用着拨天家事，果是奴仆成行，牛羊成队，说不尽金玉满堂，后边一个花园，也是天上有，地下无的。名曰日宜园。那一日没有花开！真个言：

四时有不谢之花，八节有长春之草。

各样各花，都不说起，单说他家牡丹花，比别家不同，况河南专有好种。一到季春，牡丹盛开，他便请了亲朋邻友，赏玩，吟诗，作赋，好不有趣，其时三月初旬，牡丹比往年又盛了几分，刘玉先与元娘置酒庆赏，但见馥郁非常，盆旋翔舞，如喜若狂。刘玉道：“莫非花神至？”元娘见说，把酒浇奠拜下：“花神有灵，秋间再发。”刘玉笑道：“那有一年两放的花。”元娘道：“岂不闻武后借春三日？那也是秋天，百花争放，牡丹先开，封他为花王。岂不是一年两次开花！”刘玉道：“他是一朝武后，故此灵验。”元娘道：“自古诚则灵，我一念至诚，倘然灵起来，也未可知”。那花烁烁的动了几动。元娘道：“你看，岂非花神有灵。又没有风，这般摆动。刘玉看见，也自惊起来。连忙将酒拜奠。正是：

倾国恣容别，多开富贵家。

临轩一赏后，轻薄万千花。

夫妻赏后，次日，遂请众亲邻朋友看花酌酒，作赋吟诗，不可尽述。略诵一词，以纪其胜：



东风劝酒，怜国色于洞房。季月殿春，冠花曹于上苑。溶溶玉露，薄匀障日之颜。冉冉天香，细染裁云之袖。立处众芳，寂寞开时比屋。豪奢奢翠，擎来细罗制就。花如解语，亢使城中。纵是无情，也能肠断，他上邀来宾客，庭前看则儿孙。杨氏肉屏，谁敢骄其富贵。邓家金穴，莫惜买乎阳春。亦有锦槛满移，银瓶高种。含情合德，浴当壶寇盆中；半醉玉环，立在沈香亭下。芳心惯能醒酒，秀色真可疗饥。既喜檀红冶女，看残紫陌。复怜粉白高人，留伴黄昏。生何必洛阳之都，数树仅容系马。歌不减清平之调，千杯任许脱讹。愿求羽士还丹，俾花不老。更拥丽人修谱，与月俱新。浮罗山上，休招过去之魂，日宜园中，已约秋来重秀。

刘玉看罢大笑：“昨日山妻，正望秋来再发。今朝亲友，也邀此际芳菲。花果有灵，何妨再艳。众人道：“若是秋来正开，我辈当做花来与主人答席。”大家痛饮而散。

足足盛了十日，馀外虽有残红，不能如极盛的时节那般香艳了。过了牡丹，又见新荷贴水，湛湛长起，香闻十里。有诗为证：

#### 咏荷叶

鱼戏银塘润，龟巢翠盖园。  
鸳鸯偏受赐，深处作双眠。

#### 咏荷花

深红出水莲，一把藕丝牵。  
结作青莲子，心中苦更坚。

那夏天已过，秋色来临。绕见桂蕊飘香，又有东篱结彩。这秋色虽不能如春天百花烂漫，然而亦不减于春也。夫妻二人闲步往从牡丹台走过，刘玉道：“秋色已到，牡丹不开了。”元娘道：“只好取笑而已。”

世间那有此事。偶尔上前一看，夫妻二人大惊道：“奇了，莫非眼花，为何花都将笑了。”元娘道：“难道我二人俱眼花不成。”唤些使女们来看，只见来了几个使女，都惊道：“果是花将开放。”喜得刘玉夫妻双双拜下道：“花神，你如此有灵有信，我刘玉夫妻好生侥幸也。”分付小使，点起香烛，置酒果拜祷了一番。便道：“春间赏花的亲友许我说，如秋间开花，他们置酒作东。待花盛了，不免写

着传帖，约他们来看。”元娘道：“这是奇事，若有小人来要看，不可阻挡，以见花神有灵。”刘玉道：“有理。”到了次日，那花又绽了些。刘玉夫妻，早早梳洗，将香烛酒果，又来拜祝。如此五日，看那花盛将起来了，刘玉写下传帖，索那些亲友作东。只说要他的东道，谁知是真。大家一齐惊异，遂各各置酒请看。刘玉未免吟诗作赋起来，录其集唐一首，以纪其事。

落尽春红殿众芳，高适	秋来又复见花王。朱然
黄花自此无颜色，问朋	丹桂从今不敢香。王士
罗邛有诗夸魏紫，那经	渊明无酒对姚黄。章士
歌中满地争欢颜，罗邓	烂醉佳人锦瑟傍。杜甫

一赏之后，喧传出去。满城士民男妇，那一个不到日宜园中一看，便各乡绅，亦闻奇异，都有歌咏相赠。一日之间，真有数万眼目。若远若近，车马络绎不绝。园中那里捱得过，元娘女伴并来的内容，都在花台左边厢楼上赏玩。刘玉亲友正好黄昏时候悬灯百盏，于花棚之下，照耀如同白日。夜夜五更方散。亦是一场异趣。

且说河南南阳府镇平县，有一个百万家财的监生，姓蒋名青，年纪二十五岁了。往省城寻亲而回。过经安阳县，闻说牡丹盛开，他满心欢喜，有这样异卉，怎么下去一看。乘了轿子，跟随了几个家人，竟到刘家而来。一路上捱捱挤挤，到了园门下轿，捱进里边。蒋青见了牡丹十分啧啧。抬头周围一看，恰好看见了前世冤家。他眼也不转，看着元娘。越看越有趣，正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那元娘在楼上与几个女伴调笑自如，果然雅趣。不知有人偷看。这蒋青看之不了，只顾站着。家人们道：“相公，回寓所去罢，这花不过如是了。”蒋青说：“我在此看着花娘哩。”家人不解道：“轿夫肚中饿了，要回去吃饭。”蒋青无奈，只得走出了园门，与一心腹家人，唤名三才道：“你可在此细细打听园主姓名，年纪多少，并妻房名氏。方才楼上穿白绉纱的妇人名姓，快来与我说，不可记差了。”三才道：“理会得。”蒋青上轿去了。

那三才往邻居问了，又向一家去问，又如此说，问得仔细，竟到寓所。回着主人道：“花园主人名唤刘玉。年方二十二岁。本县学里秀才。那白绉纱袄的妇人。正是他的妻子。姓袁，父亲兄弟，都是秀才。妇人幼名元娘，家中巨万家私。礼贤好客，良善人家。”蒋青听了，说道：“好气闷人也。”三才道：“官人家中钱过北斗，莫非没有这般秋发名花，所以如此气闷？”蒋青道：“你这俗子，我爱他元娘，真如解语之花。无计可施，所以气闷。”三才道：“官人在家时，事事都成，为何这些计较便无了。”蒋青道：“谋妇人，与别事不同。如妇之夫，或是俗子，或是贫穷，或是年老，或是俭涩，或是丑貌，五事得一，便可图之。今观名花满园

不俗可知；巨万家财，不穷可知；年方念二，不老可知；礼贤好客，不涩可知；秀士青年，不丑可知。无计可施，自然气闷。”三才道：“官人，小人倒有计在此。”蒋青道：“若有计，事成自然重赏。”三才说：“官人，事成不敢求赏，事不成不可赐责。官人目下回家，离此有半月之程。况又是自家船只，将行李收拾完备。我们大小跟随之人，有二十余个在此。到更深之际，单单只抢了元娘，竟日暗暗一溜风走他娘。除非是千里眼看得见。官人意下如何？”蒋青道：“此计倒也使得。恐一时难进去。”三才道：“一发不难：正好把看花为名。傍着天色晚来光景，一个个藏在假山之后。鬼神也看不见。”蒋青道：“不须用着枪刀。”三才道：“尽多在此。一个人一把刀，或是一柄斧就勾了，面也不须搽得。只是一件倒难。”蒋青道：“是何物件？”三才道：“半夜三更，须得些火把方好。倘然黑黝黝鬼的，元娘躲过了，差劫了一个老婆子来，可不扫兴。”蒋青道：“这也不难。一个人一条火把，笼在袖中，带了火草，临期点起便是。虽然如此，不可造次。今夜你可先去试一试，何处可以藏人，何处入内，何处出门，有些熟路方可。如此万一被他拿住，如之奈何？”三才道：“说不得了。吃黑饭，护黑主。我去我去。”蒋青赏了他三钱银子买酒吃。待后又有犒赏。

三才领了银子，与同伴几个人，同往酒肆中，吃得醉醉的，归家与主人说了，竟自往刘园而来，一路上只听得说刘家牡丹花开得奇异，有的说庭前生卉草，总好不如无。三才听见这两句说话，便道是真话，说得有理。闲话之间，已到门首，他捱进园门，竟至牡丹后面去。看那园十分宽敞，往假山上面一看，其间山洞中，尽好藏身，且是曲折得很。又往园一看，此处可至内室，有门不闭，他便捱将进去，不见一人。原来刘家男妇，俱在这些花园，看着人往人来。况前门已是拴好的，故此无一个在内室里。三才不见有人，又往楼上一望，想道，毕竟也无人在上面。轻轻的上了楼梯。寂动动的竟至楼上，知是主人的卧室。往窗外一看，只听得花园内沸腾腾的人声。他便走到床上一看，见枕头边有一双大红软底的女睡鞋，只好三寸儿长。他便袖了，流水的下了楼来。又往原路儿走了出来。只听得有人说：“这花只好明朝一日也都谢了。”三才思道：“此事只在明夜了。”

便出了园门，竟投下处。见主人将前事一说，蒋青大喜：“事倘成时，你功第一。只是一件，这样一个标致妇人，倘然一双大脚，可不扫兴了蒋青也。”三才道：“官人，若是一双小脚，还是怎么？”蒋青道：“若是果然小脚，赏你一百两银子。”三才道：“只要五十两，快快兑来。”蒋青道：“敢是你先见了。”三才说：“官人，若要看时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便是”。蒋青道：“蠢才，终不然你割了那一双脚来不成。”三才往袖里一摸，摆在主人面前。蒋青一见，拿在手中，将双脚平跌道：“妙，妙，足值一千两银子。”三才道：“五十两还不肯赏哩。”蒋青说道：“决然重赏。”拿在手中，如掌上珠一般，何曾释手。三才道：“今晚各

人早睡，明日就要行事。若再迟，花谢了，闭了园门，做梦也不得进去了。”蒋青分付众人，与五钱银子买酒吃，明日齐心协力。事成之后，自有重赏。众人欢天喜地，应了一声，都去吃酒去了。蒋青自己一个，自饮自斟，把盏儿放在鞋儿里，吃了又看，看了又吃，直至更尽，把鞋儿放在枕边而睡。

到次早，先自起来，分付把行李一齐收拾下船。连人都在船里去了，把寓所出还了主人。三才去买了火把，收拾器械，大家煮饭吃饱了。俱随着三才而去。止留下一个小使伏侍主人。

三才到了彼处，一个个的领进假山洞里，安顿停当。自己又往昨日那门边了看了一会。天色晚将下来，游人散了，花已凋谢，亲友也不来夜间赏了，故此刘玉着小使闭了园门。吃了夜饭，先自上楼睡了。各房男人，因连夜勤劳了，亦各自分头睡去矣。倒是元娘，还在那里等茶吃。只见一个女子在那里榻茶。三才看得停当，去把花园门大开了，将火把只点起两个道：“馀者不必说过。三才领路，某人持火，某人断后。”计议停当了，悄悄走进那扇门内，一声喊，把元娘一把抱了就走，刘玉听见呐喊，连忙下楼，家中大小一齐都到，不知什么缘故。许多人喊下来，一个也不见了。忙寻元娘，并不见影，只见那榻茶的女子惊倒在地。刘玉忙问，他说道：“许多人拿了刀斧，把娘娘抱去了。”刘玉惊得面如上色。一众人道：“大家分头去赶。”一齐往后边赶去。那伙人飞也的去了，那里去赶。

且说三才抱了元娘，恰好城门未闭。元娘不住口中的喊救人，这些家人，都藏过了凶器。路上有人问说因何事故的。回说是逃出来的妇人，路上之人便不管了。一竟下船，登时摇起三橹。那船如飞的一般去了。

三才把元娘放下，蒋青上前一问，正是元娘。深深作下一个揖道：“莫要惊坏了。”元娘看见是个带巾的一个后生，道：“尊处是何等样人，因甚事抢我到此，有何话说？”蒋青道：“请娘娘台上坐，容小生告禀。”一边说，忙去扯一张椅，放在上边。那元娘不肯坐。道：“小生是蒋青，乃南阳府镇平县人氏。忝为太学生。昨为观花，瞥见娘娘花貌，一夜无眠。至天晚睡去，梦见神人指示，道袁氏与汝有几载凤缘，必须如此，方可成就。待缘满之期，好好送回，夫妇重圆。故此冒突娘娘，实由神明托梦。望娘娘应梦大吉。”元娘道：“做梦乃荒唐之言。岂可读书之人行此强盗所为之事。好好送我回去，我送金帛与你。若不依言，没此河中做鬼，也不相饶。”蒋青说：“那金帛舍下也有百徐万，倒不稀罕。若要娘娘这般标致，实然少有。归家贮娘娘千金屋，礼拜如观音，望娘娘俯就”。说罢取出一盒肴馔，一壶三白酒。那元娘哭将起来，那里肯坐。又没个女人去劝，他心下思量投水而亡，只因身怀六甲，恐绝刘氏宗枝，昏昏沉沉，只是痛哭。蒋青没法起来，道：“

来了多少路程了？”回道：“六十徐里了。”“既如此，你们都去睡罢。行船的人，更番便了。”大家应了一声，通去睡了。止得二人在船内。

元娘流泪不止，蒋青扯元娘来坐了吃酒。元娘见后边还有舱，竟跑进去，把舱门闭上。蒋青笑道：“舱门四扇，都可开的。闭他何用。”他便取了灯火，拿了那壶酒，踢开门来，放在桌上。又取了那盒儿摆好了，去请元娘。只见袁氏坐在床上大哭，蒋青道：“娘娘，事已至此，你要说我送归，今夜已不及矣。总到家，已做了奇花失色，美玉成瑕了，不若依神明之言，了此夙缘。那时圆满，送你还家。你夫妇再圆，此为上策。”元娘道：“难道你家没妻子，别人也这般行凶抢去，完了夙缘，你心下如何！”蒋青道：“不瞒娘娘说，先室弃世三年。因无国色，尚未续弦。今得了娘娘就如得了珍宝一般，与你百年鱼水之欢。”元娘说：“你方才许我送还，缘何又说百年？”蒋青说：“若蒙俯就，但凭尊意。”连忙筛了一大银杯酒，送与元娘。元娘不理。道：“娘娘，你一来受惊，二来肚已饥下。况酒可散闷。自古将酒待人，终无恶意，吃了这杯。你便饿死在此，家中也无人知道。”他便拿下酒，双膝儿跪将下去。元娘见他如此光景，又恼又怜道：“放在床沿上”。蒋青放下。去取一格火肉，拿在手中，等元娘吃。元娘只不动。蒋青说：“娘娘不吃，我又跪了。”言罢，又跪下去。元娘拿上酒杯，哈了一口。蒋青送上火肉，元娘肚内果然饥了，取了一块来吃。蒋青道：“求乾了。我才起来。”元娘无奈，只得吃完了。蒋青起来，又筛一杯，元娘道：“我吃不得了。不可如此。”说罢，往枕边一看，见一双女鞋。元娘道：“你说家中无妻，此物何来”？蒋青道：“家中便有妻子，带此鞋来何用，这是昨夜神明梦中付我的道：‘若他不信，你可把此鞋与他为证，自然从你，完此姻缘。’你拿到灯下认看。”元娘拿灯前一看，果是无差。“昨夜那里不寻到，怎么有这般奇事。”心下有几分信了。

蒋青道：“你如今心下如何？”元娘道：“既是前缘，料难逃去。我身怀孕三月。在家时，与丈夫便隔绝了此事。待我分娩后，从你罢。”蒋青道：“虽不做，同我睡亦不妨。”元娘不语。蒋青又劝着酒，元娘只得坐下。又吃了一杯酒，那是入口松的。一来空心酒，二来酒力狠，一时头晕起来，坐立不住。连忙到床边，换了鞋儿，和衣睡倒。蒋青见他说头晕，也知其故，自己斟酒，吃了几杯。想道：“亏我说这一场谎梦，竟自信了。”心下十分快活。堪堪酒兴发了，走到床边。听见元娘声响，见他朝着床里睡的，推上一推，全然不动。他便携起上边衣服，去解他裙带。把手衬起了腰，扯下来，露出大红裤儿。真个动兴。又如前法，露出两只白松松的腿儿，一发兴高。把裙裤放在薰笼里，自己除了巾，脱了衣，放下罗帐，扒在元娘身上。猥手推开两腿，云雨起来。元娘初时睡熟，这后阴雨一阵阵的流出，便自醒了。口中叹口气，因下边正在痒的时节，把那些假腔调一些也不做出来。蒋青大喜。脱了元娘衣服，弄得赤条条的，元娘道：“且息了灯火来。”蒋青道：“



且慢。”把元娘两腿搁上肩头，着实奉承。附着耳问道：“可好？”元娘点头。蒋青吐过舌尖，元娘含住。两个一时间弄得酣美。须臾雨散云收。

蒋青茶炉内取了开水，倾在盆内，净了手。元娘披了衫儿，下床洗刮。蒋青又扯他吃酒。元娘道：“吃不得了”。问道：“多少年纪？家中还有何人？缘何这般大富？来到安阳县何干？”蒋青道：“年方二十五岁。家中止有懂仆妇女，共五十馀人。因祖上收买一乡宦家铜香炉一十馀个，不期都是金的，将来变卖了数千金银子，代代传下，渐渐的积将起来。到父亲手内，有了百万之数。因往省下寻亲事，并无标致的，故此转来，偶然看花，见了你姿容，又赐梦兆，果遂良缘。但愿天长地久。”元娘道：“你如今要我回去，把我怎样看成。”蒋青道：“是我填房娘子。难道把你做妾不成。”元娘道：“上盖衣服，并簪髻全无，怎生好到你家。”蒋青道：“先室衣饰有二十馀箱。任凭你受用。到家时，我先取了几件衣服之类，打扮得齐整了，到家便是。”元娘因不穿下衣的，要去睡。蒋青强他吃了一杯酒，自己又吃尽了盘儿，二人上床，重整鸾俦，直至夜分而睡。

且说刘玉在家，着人满城叫了一夜。次早写了几十张招纸，各处遍贴。一连寻几日，并无踪影。那刘玉素重关帝，他诚心斋沐，敬叩灵宫。跪下把心事细诉一番道：“若得重逢，乞赐上上灵签，求得第七十一签。诗曰：

喜雀檐前报好音，知君千里欲归心。  
绣阁重结鸳鸯带，叶落霜飞寒色侵。

想道：诗意像个重逢的。乞再赐一签，以决弟子之疑。”跪下又求得第十五签。诗曰：

两个家门各相当，不是姻缘莫较量。  
直待春风好消息，却调琴瑟向兰房。

看罢，一发疑了，道：“两家门户是混的，不免再求一签。”跪在神前，诉道：“弟子愚人，一时难解，如后得回来，诗中竟赐一回字。”又把签筒摇个不住，双双的两枝在地。捡起来看，一是第四十三签，一是七十四签。那四十三签诗意儿：

一纸文书火速催，扁舟速下泪如雷。  
虽然目下多惊恐，保汝平安去复回。

见一回字，道好了。又看第七十四签的诗意道：

崔巍崔巍复崔巍，履险如夷去复来。  
身似菩提心似镜，长安一道放春回。

刘玉见两枝签俱有回字，去复回三字，明明道矣，拜下道：“着得夫妇重回，双双到殿，重新庙宇，再换金身。”许罢，出了殿门。归到家中，只见亲朋们纷纷来望。也有置酒解闷的，也有空身来解劝的。这且不提。

且说蒋青船只已到岸口，他便别了元娘，先到家中。男女见了，道：“新娘到了，快治酒筵。”一面着人各处请亲友邻居。上楼取了首饰，着小使拿了，抬了一乘绢围四轿，同到船边。蒋青下船，将首饰付与元娘穿戴。不一时，打扮完成。上了轿，竟抬至堂上。两人同拜着和合神，家中男女过来叩首。都称大娘娘。元娘上楼归房，看了房中，果然整齐。二十四只皮箱，整齐齐两边排着。房中伏侍使女四人。三才的妻子叫名文欢，他原是北京人。这三才原是个北路上响马强盗，后到了北京。见文欢生得标致，一双小脚，其实可爱。在路上骗他同归寓所，后来事发，官司来拿，他知了风声，与文欢先自走了。直至镇平县，闻得蒋青是个大财主，夫妻二人靠了他。蒋青的前妻，极喜文欢。道他又文，又欢喜。故此取名文欢。他如前边主母一般，故此独到房中伏侍。元娘见他小心伏侍，倒也喜他。这日，诸亲百眷，只说他在省城中明公正气婚娶的这个标致女子，并不知此道来的。故此人人敬重。元娘初然心中不平，后来到了蒋家，见比刘家千倍之富，况蒋青又知趣，倒也妥贴了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年终，又是春天。他园中也有百花烂漫，季春也有牡丹，未免睹景思人，未觉眼中偷泪。又是初夏时，但只见腹中疼痛起来。蒋青分付快请稳婆。须臾已到，恰好瓜熟蒂落，生下一个儿子。眉清目秀，竟似娘母一般。元娘暗喜。未免三朝满月，蒋青竟认为己子。亲友们送长送短，未免置酒答情。不必言矣。

只因元娘产妇未健，蒋青寂寞之甚，常在后园闲步，只见文欢取了一杯茶，送到花园的书房里，放在桌上，叫：“大相公，茶在此”。说了便走。蒋青见是文欢，叫道：“转来，问你。”文欢走到书房。蒋青坐下吃茶，问道：“你丈夫回也未曾？”文欢道：“相公着他到府中买零碎，昨日才去的，回时也得五六日，怎生回得快。”蒋青道：“你主母身子不安。我心中寂寞。你可为我解一解闷。”文欢脸上红将起来，就走。被蒋青扯住，搂了亲嘴，文欢低头不肯，蒋青叫道：“乖乖，我一向要与你如此。不得个便宜，趁今日无人在此，不可推却。”文欢道：“恐有人来，看见不便。晚上在房中等相公便了。”蒋青放了手道：“不可忘了。”文欢笑嘻嘻的去了。只见到晚，蒋青在元娘面前说：“今晚有一朋友请我，有夜戏。恐

不能回了。与你说一声。”无娘说：“请便。”蒋青假意换了一件新衣，假装吃酒腔调，竟自下楼，悄悄走到三才房门首。只见房里有灯的。把房门推一下，拴上的。把指弹了一下，文欢听见，轻轻开了。蒋青走进房中一看，房儿虽小，倒也清洁有趣。文欢拴上房门，拿了灯火，进了第二透房里。见卧床罗帐，不减自己的香房。蒋青大喜，去了新服，除下头巾。只见文欢摆下几盒精品，拿着一壶花露酒儿，筛在一个金杯之内，请蒋青吃。蒋青道：“看你不出，那里来这一对金杯。”文欢道：“还有成对儿哩。”蒋青道：“你有几对？当时不来靠我了。”文欢将三才为盗，前后事情，对他一说。蒋青说：“怪道前番抢元娘一节事，这般有胆。”二人坐在一处。蒋青把文欢抱在身上，坐着吃。文欢道：“你再停会快进去。恐大娘娘寻。”蒋青将前事一说，文欢笑道：“怪道着了新衣出来。”蒋青看了文欢说笑，动了兴，把文欢拦腰抱到床上。但见：

罗裙半卸，绣履双挑。眼朦胧而纤手牢勾，腰闪烁而灵犀紧凑。觉芳兴之甚浓，识春怀之正炽。是以玉容无主，任教踏碎花香。弱体难禁，持取番开桃浪。

文欢兴动了。这是北人，极有淫声的。一弄起，便叫出许多妙语来。须臾，两人住手。文欢去取水，洗了一番。收拾桌上东西。与蒋青脱衣而睡。未免要撩云拨雨起来。

自此常常托故，把三才使了出去，便来如此。文欢见三才粗俗，也不喜他，故此两人十分相好。

不觉光阴似箭，那刘玉个小娃子，长成六岁。家中请了一位先生，教他读书。元娘主意，取名蒋本刘。这小使倒也聪明，读过便不忘记。恰好一日蒋青不在，有一算命的人，叫做李星，惯在河南各府大人家算命的。是蒋青一个朋友荐他来算命的。元娘听见，说：“先生，把本刘小八字一算。”道：“这个八字，在母腹中，便要离祖。后来享福，况富贵不可言。”完了，又将蒋青八字说了。李星道：“此贵造，也是富贵双全，只是一件，子息上少，寿不长些。”元娘把刘玉八字说了，李星道：“这个贵造，倒像在那里算过的了。待我想。”元娘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且先把女命来排一排看。”说出自己的时辰八字。李星打一算，把手在案上一拍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这两个八字，在安阳县里刘相公府上算来。这女命有十年歪运。死也死得过的。若不生离，必然难逃。幸喜他为人慈善，留得这条性命。缘何府上与他推算？”元娘道：“你几时在他家算来？”李星道：“今年二月内又算过了，那男命也不好，行了败运，前年娶了一个姓诸的妻房，又是个犯八败的命。一进门，把一个使女打死”。被他父亲定要偿命，告在本府。府官明知他是个财主，起了他

二千两银子，方才罢手。一应使用，费了三千两。不曾过几时，他房中失了火，把屋宇烧个精光。房中细软，尽被人抢得干尽。”元娘道：“这般好苦。”哭将起来。李星道：“还好。”元娘注了泪道：“有何好处。”李星道：“他速连把山地产业尽情变卖，重新造屋，复置物件。不期过得一年，这犯八败的命极准，又是一场天火，这回弄得精光。连这些家人小子也没处寻饭吃，都走散了。”元娘又哭起来。李星道：“还好。”元娘止住哭道：“什么好处？”李星道：“没甚么好。我见你哭起来，故如此说。”元娘道：“如今何以资身？”星道：“我今年二月，在一个什么袁家里算的命，说是他岳丈家里。”元娘道：“这个人后来还得好么？”李星说：“这个命目下就该好了。只是后妻的命不好，紧他苦到这般田地，还有一个那妇女的命，目下犯了丧门绝禄，只怕大分要死。死了，这刘先生便依先富了。”元娘道：“先生几时又去？”李星道：“下半年。”元娘道：“我欲烦先生寄封信去与他。若先生就肯行，当奉白金五两”。李星听见一个五两，道：“我就去，我就去。”元娘叫文欢取了纸笔，上写：“

妾遭荼毒手，不能生翅而飞。奈何，不可言者，儿郎六岁矣，君今多遭艰难。”

正写着，报到官人回了。元娘把纸来折过了，便进内房，添上“书不尽言，可即问李星士寄书的所在。你可早来，有话讲，速速。袁氏寄。”即胡乱封好，取了五两银子，着文欢悄悄拿出去，与他寄去，不可遗忘，文欢寂寂的，不与蒋青知道，付与李星道：“瞒主人的，你可速去。”李星急急出了门，往安阳地方而去。

不只一日，到了县中。他一竟的走到袁家，见了刘玉道：“镇平县里一个令亲，我在他家算命，特托我寄一封书来与你。”刘玉茫然不知。拆开一看，见是元娘笔迹，吊下泪来道：“先生，他在镇平县什么人家？”李星道：“本县第一个财主。在三都内蒋村地方。主人蒋青，是个监生。”刘玉想道：“大分是强盗劫去，买与他家的了。”道：“寄书的，是怎生打扮？”先生道：“他在屏后讲话，并不见面，声口倒似贵县乡音一般。蒙他送我五两银子，特特寄来的。”刘玉想道，“有五两银子与捎书的，他倒好在那里。可惜没有盘费，去见得他一面方好，李星道：“别了。”刘玉道：“因先室没了，茶也没人奉得。”李星听说没了，道：“好了，好了。那个女命，向来不可在你面前讲得。是犯八败的。死得好，死得好，你的造化到了。”刘玉道：“造化二字，没一毫想头。”李星道：“镇平令亲，有百万之富。你若肯去，有一场小富贵，决不有误的。”刘玉道：“奈无盘费。妻父家中，因亡妻过世，又累了他，”不敢再启齿得。如之奈何？”李星道：“不难，不难。蒙令亲见赐五两，一毫未动。我取二两借你，到下半年，我若来，还我便罢。”连忙往袖中取出，恰好二两，一定称过的，递与刘玉。刘玉道谢不已。

李星去了。刘玉与岳父母把前事一说，袁家夫妻道：“好了，幸喜女孩儿还在。贤婿，你去打听，仔细通知了浑家。见景生情，不可造次。”袁家取了一副铺陈，五两银子，一个小使，并女儿小时的一个香囊把与刘玉。登时别了，一路而来。非止一日。

到了蒋村，天已晚了。寻一客店安下。次早梳洗，问了店家，指示了蒋家大门。刘玉着小使拿了香囊道：“你只管走进去，若有人问你，你说安阳县袁相公来望元娘娘。切不可说是我刘字起。”小使说：“这些不须分付”。一直走了进去。

恰好这日蒋青往乡间去了，不在家。故此没人在家中答应。小使走到堂后，恰好见一标致妇人，便拜了一个揖道：“烦劳说一声，安阳袁相公，来望元娘娘。”文欢晓得原故，忙住楼上叫道：“大娘娘，你快下来。”大娘见说，一径下楼。只见小使叫声亲娘。元娘一看，便哭起来。“大官人特来望着亲娘。”把香囊与元娘一看，元娘道：“决请进来”。文欢忙走出前厅，那小厮已早出外，把手一招，刘玉走进厅前。文欢道：“请相公里边来。”元娘迎将出来，两下远远望见，都便哽咽。见了礼，二人哭做一堆。女仆便都道是兄妹，只有文欢晓得是夫妻。因元娘待文欢如妹子一般，文欢感激不尽，又蒋青偷他一事，元娘也知，并不妒他，故此亦不与蒋青说寄书事起，这是两好合一好的故事。

元娘住泪，请了刘玉往楼上坐了，将前情说个透撒道：“我正然早早寻死，因有孩儿，是你的骨血，恐绝了你的宗支。今已六岁了”。刘玉道：“如今在那里？”元娘道：“在书房里。”刘玉道：“取名唤叫什么？”元娘道：“名字是我取的，叫做蒋本刘。”正说问，文欢抱上楼道：“小叔来了。”本刘朝着刘玉作上一个揖。刘玉看见他生得眉清目秀，心下欢喜道：“乖儿，读什么书了？”本刘道：“《论语》。”刘玉挑他一句，背如流水。刘玉大喜，文欢摆上一桌道：“兄妹们就在楼上坐罢，晚上就在此间安宿，不必书房里去。”元娘请丈夫坐了，附着耳道：“明日我将些金银与你，拿到店家藏了，陆续运到几千两，叫了船只，暗暗约了日子，带了孩儿逃回乡。不可吐露。”刘玉喜道：“若得贤妻如此，方见本心。”两人吃了酒，文欢收了，打发使女下楼去睡着。奶娘领小官去睡。元娘拴上房门，去取锁匙，开了个金银箱道：“趁蒋青不在，将来结束了，好日逐取去。”一包一包的缚了半夜，约有几千两，珠翠金宝，不计其数。都停当了，身子通倦，夫妻二人就枕，刘玉搂了元娘，便求云雨。元娘仰卧，十分恩爱一番。双双睡去。

次日早早起来打点，袖了出门。小使身边也带几百。一日几次而走，店家那里知道。不须三日，通运完了。刘玉与元娘道：“物已运完，我想人无远虑，必有近



忧。承说一齐逃去，我想船重行迟，倘被他人家一齐赶上，那时你我性命难保。连孩儿也不能活了。若我与小厮先回，到了家中，将银子即造起房屋，置物件，般般停当，那时我再来望你，早晚相机而行，空身好不便捷。只有一件，恐一时取起金银不见了，叫你如何存济？”元娘道：“这夹楼板内，都是金银。但钉好的不便取出来。那银子日逐只有得藏起，再无有动用内囊的。著要时，只管取去不妨。”刘玉道：“我方才这番说话，你意下如何？”元娘道：“你说的是万全之计。只是不知你几时方来？”刘玉道：“多只在明年。”元娘流着泪道：“我度日如年。你休忘了。”刘玉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就此去罢。”元娘道：“整酒来，与相公送行。”元娘又去取了一双金镯，两双金簪道：“你谅情寄与爹爹、母亲。哥嫂之处，不可太重，亦不可太轻。”

吃罢了酒，别了元娘，两下流泪。小厮取了铺陈，一家大小，送出门外，刘玉竟至店家，送了房金，觅船回去。一路幸喜平安。回到袁家，说了前话，送了袁家二十两银子，便去买起木料，又整新居。正是钱可通神，有了银子，又是那般富贵起来了。将田地产业，尽行赎取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蒋青，故意着三才出去，又与文欢取乐。不期一日正与文欢两个睡着，天色尚未明，便又高兴起来。谁知三才搭了夜船回家。捱城门而进，竟至家中。叫开了大门，竟往回廊下，取路走到自己房内。把手弹门，门竟荡开了。三才想：“倒为何门开在此？”只听得房内响，轻轻的走到床横一听。只听得“好么？”文欢道：“好。”淫声叫得好不发兴。三才听了大怒，往皮靴内取出尖刀，摸着蒋青一把头发，竟把头割。喉咙已断，跌在一边。去摸文欢，竟不见影。他想到：“莫要被他人走了。”急去拴好房门，寻着灯火，点得亮亮的，内外一照，那里见影！急急往外去看，门上人说不曾见人出来。又往后边，见内门都开了，问着女使道：“你可见我娘子么？”使女回道：“不见。”他往内边又寻，直至主人内楼。见房门闭好，恐惊动了主人。想到：“也好了，自古捉奸见双，走了淫妇，杀了这人。到官必要偿命了。”后到房中道：“不知奸夫是谁？”把灯去照，叫声苦也，“别人还不打紧，擅杀家主，要碎剐零卸的。怎么办？”想到：“收捡了金银，趁早去罢。”打开箱子，取了金银子，正待要走，被尸首一绊，跌了一交，浑身是血。间壁伙伴听见跌响，还睡在床中。只道有贼，便叫了两声。三才听见，一发急了。要走时浑身是血，一时情急，便道：“我往时杀了多少人，这一死也该的。”拿着尖刀，往喉咙一搠，扑地跌倒。众家人齐听见响得古怪，大家走到房中一看，只见两个死尸倒在地。登时喊到内房，元娘听见了道：“为什么大惊小怪？”原来这文欢见三才行凶，急下床扯了衣服，竟至内边，敲开房门，与元娘说他行凶，元娘见事已至此，着文欢拴上房门，穿好衣服，伴在楼上。见下边乱嚷，开了房门。只见众家人报：“大娘娘不好了，官人杀死在三才房内，三才也被杀死在地。”元娘吃惊道：“

文欢，你房内杀死了主人。快同我去看来。”元娘与文欢三脚两步，竟至外边。见了尸首，哭将起来。文欢倚了三才尸首，也哭起来，一众人道：“不知何故，双双杀死在此。”元娘见一大包在地，提一提甚重，教人拿在桌上，解开一看，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是我房中失去金银，恐官人埋怨，不敢明言。恰被官人知道。三才盗去，今天早官人趁三才不在，文欢又在此睡着，他取灯火，竟来搜出脏物。想道凶奴偶回，见事露了，把家主杀死。正待收捡这一包物件要走，恐怕被人拿住经官，一时情急，自刎而亡。”大家一看道：“大娘说得一些也不差。果然是自刎的。”元娘道：“文欢之罪难逃矣。这金银岂不是你盗去与他的。必要经官究罪。”众人道：“求大娘娘饶恕了。他如今他丈夫已死，是个孤妇子，正好陪侍大娘娘。”说罢，一齐跪下。元娘心下正要假脱，连道：“若不着众人分上，决不饶你。”即时分付众人，查点各箱笼，“共五只与我扛了进去。”着人看着尸首，忙忙进内。分付把总的管家，要一付上好沙板，买一付五两棺木，打点一应丧仪，把三才盛贮了，先拾到城外埋了。把主人尸首洗净，唤人缝好。下了棺木，抬上中堂，诵经礼忏，讣音上写蒋本刘做了孝子。那此亲眷都来吊奠。过了七七，出了灵柩，元娘把内外男女，都加恩惠，逢时遇节，俱赏金银。无一人不感激着他，文欢竟在元娘房中住下。把那里死人房屋拆去一空地。

看看过了百日，又将过年，正在那里想，刘玉恰好到了。刘玉听见蒋青已死，先着人买了祭奠之礼，方进堂来灵前祭奠。本刘回礼，进内见了元娘。夫妻二人又悲又喜。元娘道：“官人别后可好么？”刘玉把家门重整之事，细说一番，元娘欢喜道，“此间百万家私，皆是我的了。如今未可便回。待孩儿长大，娶了妻室与他。那时和你归家方是。”刘玉道：“贤妻见教不差。我想上天有眼，蒋青起心拆我夫妻，岂非天报乎。”元娘道：“三才之自刎，亦是天报。”刘玉不知其故，元娘把平生为盗，后来抢掳元娘情由一说，刘玉道：“皇天有眼。”文欢又整了酒，送上楼来。元娘道：“此妇即三才之妻，为人文雅，你可收他做了二房。”文欢听见，竟自下楼。刘玉道：“不可。”元娘道：“若是如此，只我和你有归家之日。不然一去，谁人料理家务？”刘玉点头。晚间就与文欢先自暗地好了。这刘玉也不归家，合家人都知刘玉是丈夫。因元娘加恩，都不敢言。

本刘十六岁，中了乡科。明春联捷，娶了本处王尚书之女为妻。复了本姓。唤名刘本。刘玉夫妻同了刘本夫妻往自己家中拜见亲友。夫妻二人双双拜了关帝，发出一百两银子，修塑神庙。刘本夫妇重到蒋村，奉文欢如己母，后至京卿。二母皆有封赠。后来刘本把房屋田地买与大户，将什家伙送与妻家。取了藏的金宝细软之物、尽底先送到父母处。带了夫人并庶母，别了岳父母，竟至本乡，奉侍父母天年。后来元娘笑道：“好奇，九月开花是一奇，打劫女人是二奇，梦中取鞋是三奇，蒋青之报是四奇，三才自杀是五奇，反得厚资是六奇。”刘玉笑道：“分明陈平六

出奇计。”夫妻大笑。正是：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总评：

天道好还，铢而不谬。夺将来，六载欢娱，陪去了，千万家事。好色的死于色，行凶的自罹凶。

## 第六回 伴花楼一时痴笑耍

世事纷更乱若麻，人生休走路头差。  
樽前有酒休辞醉，心上无忧慢赏花。

为何道慢赏花三个字，只因前一回因赏花惹起天样大的愁烦来。这一回也有些不妙，故此说此三个字。

且说来时临安一个进士，姓王名羽，官至副使。为官断事分明，不肯擅入人罪，受人私意。可惜这般好官，不曾修得些寿，早早死了。丢了万贯家私，付与孩儿王卞。这王卞长成二十岁，因方才满得父丧，老夫人和氏正要与孩儿议一头妻室，不能就绪。王卞与一窗友柏青，在家中伴读。二人情同道合，契若金兰，终日不离左右。

一日，正值隆冬天气，后园梅花正发，香气袭人，公子闻之，喜不自胜。便道：“柏兄，梅花香秀，香气爱人。急宜赏玩，不可错了花期。”分付王化传上夫人，治办酒肴于梅花楼上，与柏相公赏梅。柏青道：“等得酒来，还有许久，和你先咏一着如何？”二人随步入花园，见红白相间，清香扑鼻。柏青道：“对此名花岂无留赠，不免作词数句，以助奇香。”王卞取了纸笔写道：

佳卉放春，早花破冻。疑绵不暖，似玉而寒。瘦影楼窗，谁奇一枝绿萼；繁荣满树，忽看万里白云。昏来月解写真，晓起香为薰魄。灯怜韵胜，雪其神孤。皎洁铅华，不向阳春斗美；凄凉心事，纵教结子犹酸。真如淡服靓妆，奚减倾城嫣笑。尔乃天气薄阴，寒风不劲，东郊北郭，靡不看来。古驿颓垣，皆经咏遍。更阑人散，香魂与鹤相关。朝出暮归，幽事为花不彻。帐助高人之梦，额成公主之桃。枕上春怀，琴边诗典。仙去尚合，暗惜折来。何以为情，是用银车玉桂，都寻歌舞名园。岁暮天涯，总立乡园

公案。忍教笛怨，更诉东风，赖是酒醒，能消落月。安得并刀三尺，割去罗浮半边。季冬望日，王卜戏书。

柏青接过手来看，称赞不已。须臾列下酒肴，四面开窗，清芬满座。二人正方坐下，王化报道：“苏李二相公来拜。”王卜道：“可请来同坐。”柏青将梅花词笼入袖中。四人相见。四下坐开面饮。吃至半酣，苏友道：“自古说道，遇饮酒时须饮酒，得高歌处且高歌。今日对此名花，岂堪默饮。久闻柏兄丝竹高于千古，若操琴恐手冷，求弄笛一番，不致梅花冷落。”柏青道：“取笛来。”须臾笛到。拿在手中，调得纯熟，吹将起来。清新可爱，真个玉笛一声，柔肠三断。

正吹得清亮，只得听呀的一声响，各人一看，恰是墙边伴花楼上，开了两扇窗榻。只见两个美人，欲笑含羞，侧耳指说。掩掩遮遮，动人情兴。那柏青放下笛，立起身来对看。王卜急止曰：“不可，此乃白年伯之女。你今轻薄他，老伯闻知，成何体面。”苏友道：“我闻白先生，只有一位令爱，缘何有二位？”李友笑曰：“他也道，我闻王公子止有一人，缘何倒有四人！”各人大笑起来。柏青道：“他女人家偷我梅香。”苏友曰：“还是你吹箫引凤。”大家又笑。王卜道：“他特来听你妙音。反不凑巧，快坐了，吹与他听。莫教他扫兴而返。”柏青又吹起来。二女人听了，欢喜自如。原来白小姐听见吹箫，侍女花仙，再三要小姐同来，故此开窗而听。小姐道：“吹箫的是何人？”花仙错认道：“正是王公子了。”小姐道：“进去罢。”花仙道：“说了王公子，便要回去。”小姐道：“休胡说。”竟自去了。花仙独自又看一回，竟不关窗，也自进去了。

天已将晚，各人痛饮一回，俱各醉了，一齐下楼。各人散别。柏青回房欲睡，又记着白家窗子未关，放心不下。拿了笛与王化道：“我因睡不着，再去看看梅花来睡。”王化道：“外边风冷。”柏青道：“不妨。”他竟至墙边一望，楼窗还是开的。他便坐在墙边假山石上，取笛又吹将起来，花仙正走上楼，打点伏侍小姐去睡，听得笛响，想道：“王公子浑了，我趁小姐未曾上来，待我妆做小姐，唤他一唤，弄这书呆，看他怎样疯颠。待我笑笑儿着。”便靠在窗槛上，轻轻咳嗽了一声。柏青见了，喜出望外。他朝着窗一个大肥喏。花仙笑道：“待我哄这书呆。”偶然袖中带得黄柑一枚，掷到柏青身边。连忙拾起一看，好不欢喜，急向袖中去摸，恰有青果数枚，待要丢上去，恐轻小打不到。道有了，摸着《梅花赋》，将几个青果，包做一包，丢入楼窗。恰也有些凑巧，竟投在楼板上，响了一声。花仙捡了，正要打开来看，只听得叫唤，花仙应了一声，关了窗，竟去了。柏青见闭了窗，如失了珍宝一般。正在痴迷之间，只见王化走来，叫道：“相公，夜深风冷，且去睡罢。”柏青把楼上望了一望，竟进书房。又把那黄柑在灯下看了又看，竟自着迷一般。正是：

只因世上美人面，坏却人间君子心。

坐至三更，方自上床睡，兀自梦中几番惊叫。

且说花仙睡到次早起来。到密处打开包儿，看见几枚青果，取来袖了。打开字儿，从头一看，是一篇《梅花赋》。想到小姐倒喜词赋看，只说风吹到楼窗口，拾来的，与他看看也好。将来笼了，自己去梳洗，伏侍小姐。一应完了，小姐道：“今日绣花手冷，做什么消遣方好？”花仙往袖中取出花笺，放在桌上道：“看看如何？”小姐从头看遍，见王卞戏书，问花仙何以到此，花仙道：“旋风刚刚吹送到楼窗槛上，我见了，取来的。”小姐道：“王公子倒也是个清品，不枉了缙绅家子弟。”花仙道：“小姐，昨晚笛声哀怨，也不减鹤唤猿啼，何不也做一词消遣，有何不可？”小姐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即浓磨香墨，展过花笺，写道：

梅花吐秀。羌笛传香，此时倦客登楼，何处邻人邀笛。悲从气出，宁知失志之流。巧作龙鸣，纵是从羌而起。萧条杨柳，早已惊秋。历乱梅花，非同寄远，而寂寥清商之节，纤妙绿水之音。河内故人，赋成怀远。平阳逆旅，奏是思归。猿臂引而猿吟，鹤胫次而鹤唳。岳阳楼上，春心飞满洞庭；扬子津头，别泪多如江水。况玉钗敲断，铁马嘶残。思妇琐窗，恨计程之未到。征人沙碛，愿托梦以相求。便是一声，已堪肠断。那禁三弄，更入花来。故虽郭氏长生，魂随东女。石家宋伟，怨切赵王。为寂寂之歌，作鸣鸣之调。城精犹能有意，山鬼詎独无情。岂若名利不关，麦陇骑归日暮。岁时作乐，杏花叫彻天明。信口无腔，未涉采菱延露。横吹相和，不离野曲林歌。非惊多愁少睡之人，何有感慨悲歌之泪。

写罢看了一回。花仙拿了一杯茶来，送与小姐。折了《梅花赋》，递与花仙：“不可与宜春这丫头看见。”花仙接了，道：“晓得。”

且说柏青，到次日天未明，就假做看梅花，就去看楼窗子。一日走上几十次。到晚又同了王卞，将晚酒摆在花楼上吃。将笛又吹上几回。这晚，花仙伏侍小姐在下边吃晚饭，故不曾开窗嗅他。柏青吹了一个黄昏，不见动静，进房睡了。次日又去，不住的走。

其日王老夫人着孩儿往娘舅家探望，王卞到书房，别了柏青道：“小弟探亲，恐今日不回，有失奉陪。”柏青道：“请便。”王卞去了。柏青倒快活起来。未到晚，老夫人打点晚饭出来。王化接了，摆下。柏青道：“可摆在梅花树下，待我对



花而饮，不然没兴。”王化只得掇了桌儿，摆在树下。他便自饮自筛，自吹自乐。天色晚了，花仙又上楼伏侍。听见笛响，他走到后边，把窗开了一看，只见柏青一人坐着吹箫。花仙道：“闻这王公子，年过二十，尚无妻室。想因孤枕难熬，前晚嗅坏了他。故夜夜在此着魔，待我再咳嗽一声，看他怎么。”便嗽了一声。柏青抬头看见小姐在窗前嗽响，大了胆，朝着作一个深揖。花仙故意将手招他。柏青看着这样高楼，如何可上。心上急了，连忙去把花楼梯子，重重的拿了，靠着墙，竟走上来。花仙见了，笑道：“明日罢。”忙把楼窗关了。柏青听见说明日罢，走了下来道：“好了，今日进去，一定是明日了。”他把梯子竟不掇开，自家欢天喜地的吃了几杯酒，拿了箫，到书房歇了。王化收拾残肴剩酒，也不知楼梯一事，竟自睡了。

柏青一夜无眠，到次早，坐在书房细想道：“白小姐为何一见留情，十分有意，他多分疑我是王公子了。况有梅花赋上边王卜名学，故此容易。倘若今晚侥幸，只可将机就计方可。倘若说出本姓，变卦起来，倒不便了。”准备了一日，几十次走到园中。王化见他不住走，且说他着了花魔，再不知花仙一段情由勾引至此。

未晚之际，公子不回。夫人照每日规矩，次第将晚酒送出。王化也不问，竟依前排在梅花树下。柏青拿了这管笛，又如昨夜吹将起来。这晚恰好宜春上伴花楼，耳内听得园中吹响，他便开了楼窗一看，只见一个戴飘巾绒服的后生，拿管笛儿吹着。宜春这丫头，极口快的一个丑货，便朝着柏青，不管一些好歹，乱叫道：“再吹个我听”。柏青着魔的了，只道叫他，丢下了笛，竟上楼梯。宜春见了，动也不动，不住的看着。柏青竟至窗口，与宜春打个照面。宜春叫道：“王相公，上来何干？”柏青见叫王相公，知是侍儿口角，便起疑心，在这晚是十八了，月色已上，仔细一看，十分丑恶。便朝着宜春面上道：“啐，真着鬼了。”便下梯走。宜春见他啐了一口，便恼将起来道：“我好意叫他，只道他要这物件，问他为何啐我一口。”想道：“是了，大分是花仙在此，与他有了情。故有梯子靠墙，只道我是花仙，上来勾当。见了我这般面貌，有些不如意，便奚落我了。不要慌，待我在老爷面前，搬他一场是非，方知我的手段。”说罢竟进去了。

且说花仙上楼，鬼窗儿开了，心下想道，何人开的窗。一望，只见王公子在那里坐着，花仙想道：“这呆子只管在此，恐后来被外人知道，怎生是好。不免生一个计较，绝了他念头方好。”正在那里想计，不想柏青早已看见正是小姐在窗口隐约，竟上梯来，不想下面叫响，花仙应一声去了。柏青走到楼上，见是一个空楼，他悄悄又走到前边一望，方见小姐卧房在前楼。他不敢放肆，道千辛万苦，上得楼来，难道又去了不成。小姐虽然下去，免不得就来，不免在此榻上睡下等他便了。

且说王化见夜深了，不见柏青，叫了几声，又不见应。想道大分进书房去了。收拾完备，竟往厨下料理。

这宜春见白公独在前厅看月，他走到白公前道：“老爷，宜春在小姐后楼，拾了两张字儿，花花绿绿，不认得。送老爷看看。”白公接下，倒外书房灯下一看，见《梅花词》。是王卞写的。《笛赋》乃女儿笔迹，大怒。叫宜春，宜春恰好又往后楼去看那窗子关也未曾，早在榻上看见王公子，吃了一惊。连忙又至白公书房。恰好叫着，道：“来了。”白公道：“你可知来什么？”宜春道：“老爷问。不得不说了。恐夫人小姐要见怪，故不敢说。”白公是个谨慎的人，道：“不妨。我不与小姐夫人知道便了。”宜春道：“老爷，这两张纸，是小姐与花仙藏好的。道不可与宜春知道。我听见了，故此偷来的。上边想是写我的，不必说了。方才后园王衙笛响，我去开窗一听，只见王公子傍了墙，走到窗前。见了我，啐了一声，又下去了。方才去看楼窗，如今他倒高卧在伴花楼上，打酣着哩”。白公吃一惊道：“小姐在那里？”宜春说：“小姐与夫人在房里，宜春不曾上楼。”白公心下想道：“大分小妮子与王卞做下一手了，不必言矣。若一撩乱起来，非惟有沾家门，亦且官箴坏了。且住，我想王卞大胆，竟上楼来，也非一次了。律有明条，夜深无故入人家，非奸即盗。登时打死勿论。也罢，我有家人王七，心粗胆大，以杀伐为儿戏。趁此机会，杀了他，把他尸首放在他自己园中。他家又不知是我家杀的，一来绝了后患。二来不露缙绅之丑。此为上计。”叫宜春：“快唤王七来讲。”

去不移时，王七来见。白公道：“你可曾吃酒么？”王七道：“十分醉了。正困哩。闻知老爷呼唤，只得起来。”白公附耳低言道：“可至伴花楼上，如此，如此。回来重重有赏。”王化道：“俱理会得。”白公付了一把宝剑，他竟自悄悄往后楼去了。白公叫宜春：“你不可在夫人小姐前露一些儿话。若知道了，非惟夫人打骂，我亦不悦，断不饶你。今可去伴着夫人，且慢慢与小姐上楼去。”宜春应了一声，竟去了。只见夫人小姐，正在窗下做些针线，全不知一点情由。

那王七去了半个时辰，领了这说话，禀道：“老爷，事皆停当了。把尸首放在梅花楼下，把梯子放好在梅楼。小人走上假山，扒在墙头，闭上楼窗，把楼上血迹揩净，一路并无一点血痕。做得实是乾淨。求老爷重赏。”把宝剑也还了。白公道：“明早赏你三两银子，买酒吃。不可与外人知道。”王七道：“小人虽是粗鲁，这犯法的事，也晓得的，怎肯吐露。不须老爷分付得。”竟自出去了。花仙与小姐上得楼，已是四更时分，竟不往后楼看了。

且说柏青家下，他父亲在日，是个乡科出身。做到通判任的。也有几千家事。止生下两个儿子。大的纳监，尚未推选，回在家下，唤名柏翠。第二子便是柏青。

他二人父母双亡过了，因是日家下有人与柏青议亲，特来接他回家商议。一个家人竟至王衙来寻。玉化见说，随引了家人，往书房里来叫。并不见影。王化道：“大分又往花园里去了。”同了来，往花园叫。又不见应。家人道：“敢是在你相公那里去了。”王化道：“我相公往亲戚家去了几日矣。不在家下。”家人道：“敢在假山后面大解么？”二人同去，往从梅花楼下过，只见血淋淋倒在地下。仔细一看。咙喉管是割断的了。家人叫将起来，惊得家中大小一齐都到园中。看见都吃惊打怪的，不知何故被人杀死。柏家之人一径归家，报与大相公道：“不好了，二相公杀死在王衙花园楼下了。”柏家大小都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有何缘故，以至如此？”柏翠道：“王大相公怎么说？”家人说：“那王化回道，不在家几日了。”柏翠道：“人命关天，必须告官方见明白。”即时写了状子，呈在本府。府官见王卞名字，知是同年王羽之子了。便问柏翠：“他是读书之人，为何杀你兄弟？有证见么？”柏翠道：“杀死在王家。虽有证见，何由知之，知府发与该房金牌去捉。

差人出得府门，恰好王卞探亲而归，路经本府，不提防这桩公案，差人看见，认得王卞，一把扯住道：“王相公，大爷奉请”。王卞道：“是年伯了，有何事见教，待我归家换了公服来相见。”差人道：“老爷也是私服，就在私衙一见。立等有话要讲。”王卞不知情由，一竟进了衙门。

太爷坐在堂上，两个差人扯定禀道：“王生员拿到了，销牌。”王卞方知有何事情，把巾儿除了，笼在袖中，跪在衙下。大爷道：“有人告你，可知道么？”王卞道：“不知。”太爷把柏翠呈状，着门子与他去看。王卞从头一看，吃了一惊道：“柏青乃年侄好友，只因这几日，往探亲识，不在家下，不知何故被人杀死。”只见柏翠也来跪下道：“我想兄弟在你家搅扰，或有言语之间，乘怒把他杀死，情是真的。全不思人命关天，怎生下得这般毒手。”王卞道：“差矣，我不在家，毕竟你兄弟有甚么原故，方才是何人杀取，终不然无因而杀得的。”柏翠道：“你如今抵赖，你说是何人杀的？我只要一人抵命。定要寻你。”太爷道：“且休得乱争，待我慢慢问便罢。”着原差追王家十两烧埋，且买了棺材盛贮，抬上柏家坟上安置，把王生员讨保。柏翠禀道：“太爷，人命重情，怎生讨保！求大爷收监。”太爷道：“不是，一来待他归去，查访个真实情由。或是何人下手，好分个皂白。二来年近了，一时难以问明。待次年灯后，待我与你成招便了。”柏翠想道：“明是年家分上，故意做情。待到开正，我往道里告他，求他亲审，不怕他不抵命。”只得大家出来了。

王卞到家，夫人大众又惊又苦，王化把连日在花园内吃酒吹笛原由细说。王卞一时难理会，请了差人地方，买了一付沙板棺材，把柏青好好殓殓。王卞痛哭一场，拜奠一番。柏青大小看见，明知非是王卞所杀，叫了吹手，一如大丧，送出王家

门外。因此柏家原要来打碎王家物件，一来王卞母子又好，二来王家人多，也动手不得。又怕太爷作恼，只得随了棺材，同到坟上安置去了。

且说柏翠又有邻居，唤名吴三，惯在人家播弄是非，一个小人也，便对着柏翠道：“怎不到道里去告他，倒把他在人前夸口，道你是个监生，有何用，自然歇手了。若把我，弄得他家破人亡，到底要他偿命。你若惧讼，我替你去告。把我做了证见，只说某日拿了几百两银子去纳监，在王家露白，即起不良之心，登时杀取。那时我上前一口咬定，说事是实的，就是不致偿命，银子也得他几千，怎生就这般屁烧灰住了。”柏翠听他这番言语，便道：“兄肯出头，借重老哥，容当重谢。”吴三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也不用尊驾出头，小弟明早代兄去一告便了。”

王卞只说太爷做主，且到灯后，不过做些银子把过柏家，将就歇了。那里知道生出这段情由。其日，王卞正去谢太爷释放之恩，出得门来，报道差到了。便走捉到道里。不由分说，就要夹起来。被吴三伶牙利齿，王卞那里对得他过。那道尊是个不明白的官府，定要夹起来，可怜那瘦怯书生，怎当得严刑重拷，只得尽了招，定了罪，发下本司监了。王化得知，飞也似跑回，禀与夫人得知，夫人大哭，晕去几次。家下大小，无不下泪。王化道：“事已至此，”不必哭矣。快打点酒食，送与相公。”拿了银两，同了几个家人，一齐进去。大家哭起来。王卞道：“拜上奶奶不可为我纪念。是我命该如此，你众人与我好好伏侍夫人。”王化道：“不须相公分付，待小人在此伏侍。众人且回去了。天色晓了，不可久留。”禁子打发出门，把门上了锁。

且说白公次日闻知，杀死的倒是柏青，闻王卞几日不在。为何词赋又是王卞名字，心下狐疑。看女儿形容，端然处子。况说是王卞入罪，又意在淡然。想道：“莫非误了”？也且不提。

再说花仙，得知此事，心里暗想道：“原来吹笛后生，唤做柏青。与王相公什么相干，只不知为何杀死园中。料王相公又不在家，怎生做出这一件奇事来。”也不在心上。

只见一日，花仙着宜春往伴花楼去取一件衣服，宜春道：“呵呀，我不去。”花仙道：“你为何不去？”宜春口是快的，又无主意的人。把那前情，犹如鬼使神差的一般直流了出来。花仙听了道：“冤哉，冤哉。可惜王相公无辜受罪。真是我害了他也。”宜春道：“为何老父说字纸上有王卞名字？”花仙道：“亦是我害他也。”宜春说了一番，竟自去了。花仙到晚上楼，与小姐将自己唤了柏青，并宜春

告诉家主，着王七杀死，置尸梅楼，陷王公子情由一说，小姐埋怨道：“什么要紧，这样作呆。柏青死也是该的，害了王秀才，妾心何忍，显些儿把我名节沾污了。那王老夫人止得这位公子，又不曾婚娶，绝了王家后嗣，皆汝一身之罪矣。”花仙道：“小姐不须埋怨，自古道，男女虽别，忠义一般。此事原因我一时作戏而起，岂惜一身，而陷无辜绝嗣乎。”小姐说：“据你之言，为今之计如何？”花仙说：“小姐，事虽未成，岂可轻说。我自相机而动便了。”

且说过了除夜，便是新正。家家圆节，处处笙歌。恰值本府太爷到白衙贺节。家人报将进来。白公穿了公服，出外迎接，花仙闻得太爷乃王公子年家，甚是为着公子的，起了一点真心。他便走出厅来，全无忌惮，一膝儿跪在太爷面前道：“侍女花仙，有事禀上。”他将闻笛掷果之意，宜春之怨，王七之谋，细细的说了一番，道：“原是因妾之戏而引柏子之狂，罪在于奴。实与王公子无辜。妾之一死允当。若移祸于良善，妾实不忽也。乞老爷将奴抵罪，放了王公子，则牢无屈陷之囚，实有再生之德。”太爷见说，立将起来，口称：“难得，难得，既如此，我即同你见道尊，你不可改移方是。”花仙道：“出于本心，怎敢改移。”白公见了，只得无奈，凭他去了。

太爷随即换了素服，进了道中，将前事细陈一遍。道尊叫花仙，一一问明，竟唤柏翠当堂说了一番：“这是你兄弟自取之祸，与王卞无干。”柏翠道：“老爷，这是王卞买出此妇来，故意遮饰。”道尊道：“胡说，谁肯将刀割自己之肉。”便道：“花仙，你如今是个正犯了，可画了招，到牢里去坐。”花仙慨然道：“自然之理。何必再言。”该房即将原卷登时画了供状，即时取出王卞，当堂释放宁家，花仙发入女监坐下。这王卞也不知什么来由；太爷与道尊将花仙之事，一一说明。喜得王卞连忙叩首，去了枷锁出了衙门。

王化飞也似告知夫人。母子重逢，又苦又喜。一家门感激花仙。身居女流，有些意气。我必然代他奏闻，出他之罪。

只见白公闻得王卞回了，只得上门来请罪。王卞道：“这是晚生命该如此。与老伯何干。”白公见他忠厚，况见他才貌，便道：“向闻未有尊眷，可曾有了么？”王卞说：“尚未。”白公道：“若不弃嫌，愿将小女赎罪。”王卞喜道：“只是不敢高攀，告过老母，央媒奉恳便了。”说罢，作别起身。王卞进内，与母亲道其来历，夫人欢喜。“向知小姐贤慧，不可惜了这般姻缘。”恰好苏李二友来，一来贺节，二来相望。夫人便央他二人为媒。二友欢喜道：“这是因祸而致福了。”王卞即时回拜白公。次日二友往白处议亲，一说一成，择日下礼，聘定了，尚未成亲。



这花仙在监里，小姐不时送酒食，送盘费，不必言。王公子感他有此侠气，不时着人去望他。这酒肴日日着王化送去，这花仙倒也自在。

且说其年秋试，王卞入了三场，中了举。同春场又中了进士。观政时，就上一本，为花仙戏言陷大辟，圣上发部知道，刑部复一本，柏青以深夜无故入人家，应死无疑。然戏言之情，事属暧昧，相应豁免无疑。圣上竟批着本处抚按速出。花仙得放归家，合门欢喜。王卞选了大理寺评事，归家完婚。与母亲议曰：“花仙女子，为情至此。孩儿不忍忘他。乞母亲聘为次室，不在他为孩儿这番情义。”夫人大喜，遂央了苏、李二人到白处说。白公有什么推辞，遂一同送礼，择日双双过门，成其大礼。诸亲六眷，无不称其好。柏翠也来称圆。酒筵之间，与王进士道：“前事在晚生竟已歇了，有一光棍吴三自己出头，又惹这番得罪。”王卞道：“既有这般恶棍，何不早言，留在世间，害人不浅矣。”说：“知道。”酒筵各散。归房来看二位新人，真似一对嫦娥降于凡世。王卞感激花仙道：“哪一人是二夫人，”花仙微笑而已，王卞道：“怎么有这般侠气，使我好感激也。”花仙道，“若无那日，怎有今朝。”三人又吃饮团圆酒席，同归罗帐。一箭双雕，可谓极乐矣。次日，拜了按院，递了吴三访察。即时提去打了八十板，尚不肯死，毕竟拖了牢洞。

看这一回小说，也不可戏言，也不可偷情，也不可挑唆涉讼，行好的毕竟好，作恶的毕竟不好。还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八个字无穷的受用。

总评：

梅花三弄，浪思断送。佳人纤手一招，反落狂生之魄，伴花楼上，笛韵与孤魄齐飞。知府台前，侠气并冤词炳朗，轻薄子固当如是，俏丫头亦复何辞。人弄梅花耶，梅花弄人耶，笛断送人耶，人断送笛耶，这妮子之头到人耶。

## 第七回 陈之美巧计骗多娇

娃馆西施绝艳，昭阳飞燕娇奇。三分容貌一山妻，也是这般滋味。  
妃子马嵬埋玉，昭君青冢含啼。这般容貌也成灰，何苦拆人匹妇。

话说直隶徐州，有一巨万富家，姓陈名彩，字之美。年纪三十一岁，妻房竟不生子。陈彩为人机智深密，有莽操之奸。对河邻舍潘玉，年六十岁，妻张氏，小他一年，生子潘璘，年二十五岁。娶媳犹氏，一貌如花。生下二子，长孙潘槐，二孙

潘杨。一家门六口，家贫实难度日。犹氏日夜绩麻，相帮丈夫过活。这潘麟虽是贫穷，人却伶俐。往去邻家，借得五两银子，他在门首卖些杂货。一日，潘麟因腹中偶然作痛，唤犹氏看店，往内出恭便来，恰好对河陈彩走过，一眼瞟见犹氏生得如花似玉，魂魄飞扬。把身子复将转来，只做买物，又把犹氏上下一看。见了他那双小脚儿，十分爱慕，便道：“小娘子，我要买几件货物，可取于我。”答道：“请坐，店主便来。”陈彩答道：“有坐。”听了他声音娇丽，陈彩便想，这妇人是个十足的了。我空有千箱万笼，黄的金，自的银，只少玉的人。若得他到手为妻，虽死无恨。”又想：“我闻潘家极贫，若要谋他，必须利结他心，方能成事。”心下打算。必须如此。方可图谋。须臾潘麟出来，见陈彩施礼道：“贵人难得到贱地，有何见谕？”彩言：“适从宝铺经过，偶然要买几件东西，惊动莫怪。”潘麟云：“足下要买何物？”陈彩到店中一看，“当买也买些。不要的故意也买些，取了许多，放在柜上，叫潘：“兄请算一算。”止得二两本钱之物。说：“照本该三两二钱，”陈彩道：“那有照本之理。”道，“将货不可乱了，我去着小厮来拿。潘麟送出。

陈彩急至家中。忙取白金一锭。恰重四两二钱。叫一小使拿了拜匣，随过河来。潘麟隔河望见，忙叫犹氏点茶。只见陈彩取出那锭银子，交与潘麟道：“外奉一两作利。”潘麟再三不肯受，陈彩说：“如兄不收，弟亦不敢领货矣。”潘麟收了道：“得罪了。”小厮将货物先自拿回。只见店面复送出两盏茶来。陈彩接了在手道：“潘兄，你这般为人忠厚，怎不江湖上做些生意”守此几件货物。怎讨得发迹。”潘麟说：“奈小弟时乖运蹇，也没有本钱，怎去做得。”陈彩说：“兄若肯，小弟出本，兄出身子，除本分利如何？”潘麟道：“若得如此青目，弟当大马报也。”陈彩说：“言重，今日且别，明日再议。”竟自谢茶去了。犹氏听见，对丈夫大说：“若得这个人出本钱可图些趁钱。”潘麟说：“忒也忠厚。方才之本，止得二两，他如今与我四两二钱。”将银子递于犹氏。犹氏说：“他为甚买这许多何用？”潘麟道：“他万万的财主。“这一锭银子，只当一个铜钱。”犹氏说：“原来他家这般豪富。”不提。

次日陈彩邵下一请帖，请潘麟吃酒。潘麟竟赴席。谈及合伙之事，陈彩说：“明日先付兄一百两，兄可往瓜州买棉花。待回来看好，与兄同去做几帐。如今和你合伙，便是嫡亲兄弟一般往来便好。”潘麟说：“全仗哥哥扶持。”尽饮而散。

次日，犹氏云：“陈家今日将银付你，需设一桌酒答他，方见道理。不然被他我家不知事体。”潘麟道：“贤妻见教极是。”即时写下请帖，自己袖了，”忙到陈家。相见时，先谢搅扰，后下请帖。陈彩欢喜，送出了门。潘家忙到午上，酒肴已备。只见陈彩打扮得齐齐整整。随了一个小使，拿着银子，到了潘家。潘家父

子迎进，见礼，叙了闲话，将一百银子，送与潘玉道：“待令郎做熟了，再加本钱便了。”潘玉言：“全仗扶持。”说罢坐席。曲尽绸缪。酒阑人散。次日，潘璘雇船束装，别了父母妻子，即往陈家去说。陈彩送到船边、两下分别。一路上竟到瓜州，投了主人，买了棉花往徐州而回。

这陈彩常到潘家，假意问候，不时间送些东西，下此机智。隔了三个月，潘璘回家，见了父母妻子，即到陈家。见了陈彩，拿出银子一兑，除起本银一百两，徐下四十。陈彩取了二十两，那二十两送与潘璘。又扯住请他吃酒，欢欢喜喜，送出大门。潘璘到家，取出前银，与父母看了，一家门欢欢喜喜道：“买些三牲福礼，献着神道，就请陈家一坐。”犹氏道：“你前借的五两银子，可送去还他。也请他坐坐，想来都是好人。”潘玫说：“正是。”忙取了五两，本利还了，取还原票，接了他们同饮。陈彩酒至半酣：“我今番凑了二百两。你自再走一回，待再一番，与你同去。”潘璘欢喜，过了几日，陈彩将二百两银子付与潘玉父子收了，遂买舟再往彼处。别了家下，竟去了。不两月，潘璘回了。将本利一算，两人又分四十两。一个穷人家，不上半年，便有六十两银子了。陈彩便兑出五百两道：“今番我与你去。”两下别了家中，一竟去了两个月。

回至西关渡口，是个深水所在，幽僻去处，往来者稀。璘上渡以篙撑船。彩思曰：“此处可以下手。”哄船家曰：“把酒与我一暖，与潘舍同吃”船家到火舱里取火，陈彩走上船头道：“你可到船中吃酒，待我撑罢。”潘璘那篙子被陈彩来取，潘璘放手，陈彩一推，跌在深渊里面。潘璘擗上水面，陈彩一篙打了下去。方叫船户救人。梢公来时，人已浸死矣。请渔翁打捞尸首，就将钱买托渔翁，以火烧尸。焚过，埋了骨骸。

下船归家，着了白道袍，见了潘玉便大哭起来。以后方说潘璘跌下水凶情，潘家父母妻子一家痛哭。陈彩又假哭而陪。潘璘父母细问情由，陈彩言：“因过西关渡，他上渡撑船，把篙不住，连人下水。水深且急，力不能起，只得急唤渔船捞救。寻得起来，气已绝矣。船上不肯带棺，只得焚骨而回。”言毕，潘家又哭，彩将卖货帐目并财本一一算明，又趁银一百两交还潘玉。满家感激一番：“若非尊驾自去，则骨亦不能还乡矣。实是大恩，多感多感。”送出了门。

潘玉把二孙做了孝子，出了讣状，立了招魂幡，诵经追荐。一应又去了些银子。一家五口，吃了年徐，又大泼小用，那银子用去七八了。儿子又死，自身又老，孙子又小，不能抚养。欲以媳妇招一丈夫赘家，料理家务。陈彩闻知其事，即破曰：“不可招赘。他到家初然依允，久后变了，家必被他破败，孙子被他打骂，你两个老人家被他指说。赶也不好赶，后悔何极。依我愚见，守节莫嫁为上。缺少盘费

，我带得十两在此。下次如要，我再送来。”一家儿见了，感激不尽，称他无数好处。

又过半年。潘家又无银了，要将媳妇出嫁，得些银子，也好盘费。陈彩唤了媒婆道：“如此，如此，得成时。后来重谢。”媒婆进了潘家，坐下道：“大娘子出嫁，要何等人家？”潘玉说：“不过温饱良善人家便了。”媒婆起身道：“是了，明日有了人家，便来回复。今日对河陈财主，央我寻个美貌二娘，要生儿子的。我去与他寻寻看。”潘玉道：“可是陈之美？”媒婆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潘玉道：“何不把我媳妇与他一言。”媒婆道：“恐大娘子不肯为妾，故不敢言。”潘玉道：“你不知我受他家好处，故此不论。”媒婆说：“如府上肯，不必言矣”。别了竟到陈家，犹氏与公婆道：“宁为贫妇，不为富妾。公公怎生许他？”潘玉道：“他的为人，你自晓得的了。况前日收了他十两银子用去了，若将你嫁与别人，必须还他。将你嫁他，他必不敢说起还有二十两银子。不必言矣。况我两个老人家，早晚有些长短，得你在他家，你看我两个孙子分上，必然肯照管。收拾我老两口儿的，故此许他。实非别念。”只见媒婆与一小使，捧一盒子进来。媒婆道：“大娘子好造化，一说一成。送聘金三十两与潘阿大，明晚好日，便要过门。”潘玉夫妻欢喜，写个喜帖，出了年庚，各自别去。

次日，陈家将轿来迎，犹氏拜别公婆，与两个孩儿说了，含泪儿上轿。到了陈家，拜了祖宗，见了大妻，夫妻归房，吃了和合酒儿，又下来一家儿吃酒。大妻见犹氏标致，心中忿忿不乐。夜已深了，陈彩与犹氏上楼。陈彩扯犹氏睡，犹氏解衣就枕。陈彩捧过脸儿，唆过一下道：“好标致人儿，咱陈彩好福气也。”说罢，竟上阳台。犹氏金莲半举，玉体全现。星眼含情，柳腰轻荡。而陈彩年虽大于潘璘，而兴趣比潘璘大不相同，故犹氏爱极，是以枕席之情尽露。陈彩十分美满，便叫犹氏道：“你前夫好么？”犹氏摇首。又问道：“我好否。”点点头。道：“既好，舍不得叫我一声？”犹氏低低叫道：“心肝，果好。”那陈彩便着实的做一番。犹氏爽利，两下丢了。

自此二人朝欢暮乐，似水如鱼，竟不去理着大妻。故此大娘气成怯病。一发在床服药无效。陈彩并不理他。犹氏嫁过陈家一年，生一子，大娘见犹氏生子，一发忿极，遂致身死。陈彩把犹氏作了正室。一家婢仆。俱唤大娘。又过一年，又生一子，陈彩大喜。到满月之日，请集诸亲，在室饮酒。

且说犹氏，因产已满月，身上垢腻，唤使女烧汤，到房中沐浴。正下兰汤，浑似太真遗景。有新浴词为记：

兰汤既具，浴罢敬凉。纱葛新裁，着来适体。夜月冰壶之魄，春风沂水之情。唤婢栉其颠毛，命童按其骨节。披襟池上，正逢竹下风来。雪饮庭中，忽见松梢月出。三飧为家常俸禄，一扇乃自在侈行。多扑流萤，检点光能辩字。满簪茉莉，椰榆髻小于化。清士隐见之时，静女停针之会。身安即福，点算是浑。萧然已出尘埃，不复更知寒暑。又如心无俗虑，永胜为官。客是好儿，颇能脱鬼。平时业已称快，夏月尤见相宜。溜足清流，有望八荒之想。振衣盘石，欲追四皓而游。可谓得意忘言，虽有贵人不换。合德体香，酿成祸水。太真脂滑，污及清华。汉帝暗掷金钱，明皇数回王辇。未能操体，徒以海淫而已。

堂客酒散之时，正房中浴完之际。陈彩到房，见犹氏拭浴，浑身白玉，并无半点暇疵。一貌羞花，却有万千娇艳。脚下一双红鞋儿，小得可爱，十分兴动。情思不堪，忙自脱衣，把犹氏放倒牙床，便自尽情取乐。又将小脚儿捻了几把，架上肩头。看了他粉白身子，恨不得把他吞了下肚。尽兴弄了一会，犹氏水不住流出。陈彩把眼去看，见细草茸茸，馒头一缝，把手在上边满摸道：“心肝生得这般丰满，实为可爱。我要做一个倒插莲花，我在下边，看他进出，你可肯么？”犹氏说：“两年夫妻，不知被你弄尽了多少景况，那里有什么不肯。”遂扒于陈彩身上，将花牝凑着痒处。摇一会，套一会，住一会，墩一会，搂了身子研一会。弄得高兴，犹氏丢了。陈彩心下十分得意。正是：

不施万丈深潭计，怎得骊龙项下珠。

犹氏嫁过陈家，已是几年。自己年纪，已是三十岁了。其年潘玉年已七旬，犹氏与夫言曰：“潘家公公，明日已是七十岁了。我想当时嫁你，亏他一力儿做主，致我今日富贵。怎忍见他无儿老父，值此荒凉。不免劳费一二两银子，待我过去，与他一贺。你心下如何？”陈彩骗他媳妇到手，那里还肯使这般闲钱，只因爱妻说的，只得取二两银子道：“你要自去走遭，晚上便回。”

犹氏即时梳洗整齐，上了轿子，竟往潘家而来。大小孩儿，见了娘来，一齐欢喜，同了母亲进内。潘玉夫妻见了媳妇，双双下泪道上“你过去多年，我两人那一日不思。那一日不想。两个孙子，又无挣处，一家四口，有一顿，没一顿，苦不可言。”犹氏说：“陈家丈夫虽有钱财，不知他的钱在家中便十分紧急的。全不似待我家这般宽厚。十两进门就上帐，百两进门就上账，一些也不得放松。故媳妇时时有心，实无半毫为敬。数日前，且喜他死的妻子房中有一只灰缸、藏灰久矣，偶然该是媳妇造化，里边都是金银首饰。媳妇取了，今日悄悄将来，奉与公姑。”说罢，开了箱子，取出许多物件，约值五百余金。潘玉见了道：“好个孝顺媳妇。如今



的世人，嫁去了便恩断义绝了。那里还念前夫的公姑。今日方见你的孝心。好了，你的大孩儿今年十四岁、小的十二岁了，我将此银，一边与他二人做生意，一面定两房孙媳妇。我的老年便好收成了。”犹氏道：“我知公公生日还未，只因记念日久，无由而见，假说明日生辰，他奉银二两，乞公公叱留。”潘玉道：“我不好收他的。”犹氏说：“不妨，这是媳妇主意送的。”犹氏见了孩儿，如见亲夫一般，各自下泪。潘玉分付孙儿，“买些什物，请你母亲。”犹氏说：“儿，你母亲日日有得吃的，买些请祖父母两个。”孙儿买了物件进门，犹氏见了，脱下长衣，即往厨下料理。潘玉见了，叹曰：“处了这般富贵。犹氏肯入厨调理。我家无福该这般贤妇。”犹氏安排端正，请公婆坐了，斟酒奉着，自己同两个孩儿，在下边同吃。公婆十分大喜。不觉天晚，陈彩唤人来接。犹氏回道：“明日方回。”小使去了。少停又唤几个来接。潘玉道：“他家缘大的，一时缺不得家主母的。儿，你去罢。”犹氏依公公分付，穿衣拜别。两个儿子，送娘到了陈家方转。

闲话休提，且说又是十年光景。那潘玉夫妻双双眉寿。犹氏年已四十岁了。潘槐娶妻，生了两个子。潘杨娶妻，也生一男一女。陈彩长子十八岁了。娶媳妇也生一孙。次子十七岁，方才娶，这犹氏虽止得四十岁，倒是满眼儿孙的了，陈彩见生子生孙，道：“我不求金玉重重富，但愿儿孙个个贤。”

一日天暑，夫妻二人就在水阁上铺床避暑。看了那荷花内鸳鸯交颈相戏，陈彩指与犹氏看道：“好似我和你一般。”犹氏笑曰：“我和你好好儿坐在此间。”陈彩见说，知犹氏情动，扯了他往榻上云雨起来。那犹氏被陈彩这色鬼日日迷恋，便不管日夜，一空便来，故此再不推辞。夫妻二人，实是恩爱。弄了一会，方才住手。且一阵风来，雨随后至。一阵阵落个不住。正是：

最怜燕乳，梁间语是无粮。  
不省蛙鸣，草下诉何私事。

须臾云收雨散。夫妻二人又看看荷花池内部鸳鸯戏水。陈彩笑曰：“我们如今不像他了。”犹氏一笑。取了一枝轻竹，把：鸳鸯一打，各自飞开；陈彩曰，“你不闻

休将金棒打鸳鸯，打得鸳鸯水底藏。  
好似人间夫与妇，一时惊散也心伤。”

犹氏把竹往水面打了一下道：“难道我打水，你也有诗讲。”陈彩道：“也有

谁把琅玕杖碧流，一声声破楚天秋。

千层细浪开还合，万粒明珠散复收。  
 红蓼滩头惊宿鸟，白萍渡口骇眠鸥。  
 料应此处无鱼钓，卷却丝纶别下钩。”

犹氏说：“你原来会做诗，待我再试你一首。”犹氏往池中一看，一个青蛙浮在水面。犹氏将竹照蛙头上一下，那蛙下水，顷刻又浮水上来。犹氏又一下，打得重了些，登时四脚朝天，死了。一个白肚皮朝着天。犹氏笑曰：“这死青蛙难道也有诗？”陈彩道：“闵诗有云：蛙翻白出阔，蚓死紫之长。岂不是诗！”犹氏笑曰：“这诗我却解不出。”陈彩道：“哪闵呆见一青蛙死了，水上白肚朝天，四足向道，分明像个白的出字，道只是阔些，故云蛙翻白出阔。又见一蚯蚓死于阶下，色紫而曲，他说犹如一个紫的之字一般，只是略长些。故曰蚓死紫之长。”犹氏笑道：“这是别人的诗，作不得你的，故我偏要你自做一首。试你学问。”陈彩想着青蛙被犹氏打死，浑似十八年前打死潘麟模样无二。向了犹氏说：“你要我做诗不打紧，恐你怨我。故怎敢做。”犹氏笑道：“本是没有想头罢了，我与你十八年夫妻。情投意合，几曾有半句怨言。如今恨不得一口水吞你在肚里，两人并做一人方好。还说个怨字。便是天大的事，也看儿孙之面，便丢开了。还这般说。”陈彩见他如此一番说话，想料然不怪我的，即时提起笔来写道：

当年一见貌如花，便欲谋伊到我家。  
 即与潘生糖伴蜜，金银出入锦添花。  
 双双共往瓜州去，刻刻单怀谋害他。  
 西关渡口推下水，几棒当头竟似蛙。

犹氏道：“西关渡口，乃前夫死的地方。你敢是用此计谋他？”陈彩笑道：“却不道怎的。”犹氏道：“你原来用计谋死他，方能娶我，这也是你爱我，方使其然。”将诗儿折好了，放入袖里，往外边便走。陈彩说：“地上湿禄禄的。那里去？”犹氏说：“我为你也有一段用心处，我去拿来你看，方见我心。”陈彩说：“且慢着，何苦这般湿地上走。”犹氏大步走出了大门，喊叫：“陈彩谋我丈夫性命，娶我为妾，方才写出亲笔情由，潘家儿子快来！”潘槐、潘杨听见是母亲叫响，一见没命的跑将过来，哄了众百姓聚看。犹氏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陈彩两个儿子，两房媳妇。来扯犹氏进门。陈彩亦出来扯，潘槐、潘杨把陈彩便打。犹氏道：“不可打，此乃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随我往州内告来。”众邻女那劝得住。

恰好州官坐轿进衙门来。犹氏母子叫屈，州官魏爷分付带进来。犹氏将陈彩八句蛙诗，把十八年前情由诉上。州官大怒，登时把陈彩拿到，无半语推辞，一一招认。魏爷把陈彩重责三十板，立拟典刑。即时申文上司。犹氏并二子槐、杨，讨保

候解两院。是日，州衙前看者，何止数千人。皆言：此妇原在潘家贫苦，绩麻度日。今在陈家有万金巨富，驱奴使婢，先作妾而后作正，已是十八年了。生子生孙恩情已笃。今竟呈之公庭，必令偿前夫之命，真可谓女流中节侠，行出乎流俗者也。

过了月余，两院到案已毕，将陈彩明正典刑已定。彩托禁子叫犹氏并二子到狱中嘱咐。犹氏不肯去见。只使二子往见之。彩嘱二子传命曰：“我偿潘璘之命已定矣。你母怨已酬，结发之恩已报。何惜见我一面。我有后事，欲以付托。”二子回家见母，将前事悉言。犹氏道：“与他恩义绝矣，有何颜见我。”决然不去。二子入狱，将母之言说与父知。彩大怒曰：“我在狱中，受尽苦楚，不日处决矣。他到我家，受享富贵，问他还是潘家物乎，陈家物乎？”二子到家，以父言传母。犹氏曰：“我在你父家，一十八年。恩非不深，只不知他机谋大很，今已泄出前情，则尔父是我仇人，义当绝矣，你二人是我骨肉，天性之恩，安忍割舍。你父不说富贵是他家的，我之意已欲潘家去矣。今既如此说，我意已决。只当你母亲死了。勿复念也。”二子跪曰：“母亲为前夫报仇，正合大义。我父情真罪当，不必言矣。望母勿起去心，须念我兄弟年幼，全赖母亲教育。”说罢一齐哭将起来。两个媳妇苦苦相留。犹氏不听，登时即请陈彩亲族将家业并首饰衣服，一一交付明白，空身回到潘家。仍旧绩麻，甘处淡薄，人皆服其高义。后潘璘二子尽心生理，时运一来，亦发万金。潘玉夫妻寿年九十。犹氏亦至古稀，子孙奕叶。羨潘璘之有妻，仇终得报。叹陈彩之奸谋，祸反及身。正是：

祸本无门，惟人自招。作善福来，作恶祸到。

总评：

彻笑世人，每以恩情二字与仇怨二字分看。余独以为此四字，正当互观。何也？夫陈彩一见潘璘之妻，从此一种恋恋之情，便生出许多绵绵之恩。及至西美渡口，结成莫大之仇。是自买物之时，已种西关之怨矣。及其计就谋成，鱼水之欢，何如其恩也。复至荷亭之戏，棒打之欢，恨不能合二身为一身之语，夫妇恩情，至此极矣。抑孰知情之极，怨始露，仇始雪，而西关之怨又从极乐处报。孰谓恩情非仇怨乎。孰谓仇怨非恩情乎。虽然孟子云：“有伊尹之志则可。”使潘璘之妻恋富贵而忘贫贱，贪新情之舍！日好，则两棍当头之语，虽露而报仇之念，未必如此其坚也。此回小说，当作一卷之首，可以惊人，亦足以风世。妙妙。

## 第八回 铁念三激怒诛淫妇

自古奸难下手，易因淫妇来偷。见人得意便来兜，倒把巧言相诱。  
含笑秋波频转，几番欲去回留。对人便整玉搔头，都是偷郎情窦。

且说东阳县中一人姓崔，名唤福来，年已五十。家中独自过活，其年浙江发去老弱民兵，招募选补。崔福来闻知这个消息，一肩儿挑了家私，竟到杭城投下宿店，到营中打听。报了花名，试了气力，免不得衙门使费了些长例，收录在营。操三歇五，做了个长官，倒也一身快活。有一个同伍伙伴，唤名沈成，排行念三，只因面貌铁黑，人呼他为铁念三。与崔福来赁下一间平房，二人同住，崔福来为人本分，铁念三为人性直，两个人倒也志同道合，倒合得来。自古知性可以同居，恰好衙门上宿，轮流每人五夜，正好晚上家中更番看管。

一日，铁念三往街坊行走，见两个媒婆在那里说，这般标致的女人，只要五两银子，偏生一时没处寻人。念三听见，“说：“二位，为何标致女子价钱这般贱省。”媒婆道：“只因家主公偷上了，主母吃醋，要瞒主人卖他。只要一个主儿受领，便再少些，也是肯的。若明日主人一回，就卖不成了。”念三道：“女人多少年纪了？”媒婆道：“实二十五岁了。长官若用得着，倒有些衣服赔嫁。白送一个女人与你。”念三道：“我倒还未。我有一个哥哥，也是行伍中人。他年纪四十多岁，也迟不去了。待我同你去与他一讲。待他成了，也是一桩美事。”即时同了媒婆竟到家中。见福来，将前后事说了一遍。福来欢喜，慌忙取出五两银子，递与念三道：“你去与我成就便了。”念三即同媒婆去。不多时，只见一乘轿子，已到门前。念三道：“人已到了，快穿衣服起来，待他好下轿。”念三登时买了香烛纸马。二人将就烧陌纸儿，又摆着酒。三个人坐在一处而吃。新娘子实然标致，只是双足大些，这也不足论了。新娘唤名香娘，看丈夫又老了些，也只得无不随缘罢了。到晚来，沈成便去上宿，代崔老在家成亲。拴上大门，夫妻上床，也不做腔调，直竟困了，香姐老于世事，竟不在上，任他舞弄了一番。双双睡去。

到次早起来，只见念三已回在门外，恐叩门惊他困头，故此不响。福来见了，甚不过意。心下想道：“有了这个东西，便要分个南北了。”与兄弟讲道：“教你如此，我心何安。不如待我另寻一间房屋居住，你也好寻个妻室安身。意下如何？”念三便想，必是新妇主意，不可强他。回道：“甚好；”到了午后，福来寻了一间平屋，倒有两进，门前好做坐起，后边安歇。又有一间小披做厨房。要一两二钱一年。回来与兄弟说了，二人称了房钱，竟至新房一看。念三说：“缘何在空地中！两边邻舍俱无，恐有小人。”福来笑道：“穿的在身上，吃的在肚里，怕他偷我何物！”念三说：“嫂嫂有几件好衣服。”福来说：一他是不时穿着，自会收藏。没邻舍，先省了酒水”。念三说：“也罢，你的主意定了，说他怎的。”寻了房主，交了房钱。到晚，念三相帮他挑桌儿板凳，一齐完了。接香姐过了新屋。烧陌纸

钱，请着房主。吃完散讫，念三也作别了。

福来夫妻两个，收拾残肴，在后边屋下坐了，喝一杯儿。原来这老崔，人虽半百，性格风骚。见香姐有七八分人物，三分乔扮，还有十分骚处，故此实是爱他。况又是新婚燕尔，正在热头地里。两下一边吃着酒，一边便摸摸索索。香姐发几分骚兴起来。福来把他一看，星眸含俏，云鬓笼情，搂住香腮，他便了香姐送。福来禁不住春情，起身扯裤。香姐自己忙解衣服上床分股。福来极尽绸缪，香姐十分情动。把腰股乱摆，双足齐勾。老崔留不住，数点菩提，尽倾入红莲两瓣。夫妻二人，穿衣服下床，净了手脚，收拾碗盏完了，方才脱衣而睡。

过了几日，不期又该上宿。与香姐云：“我去上宿，到五更尽则到家矣。你可早睡，叩门方开。”香姐收拾睡了。只是五更老崔叩着后门。香姐披衣开了，老崔说：“失陪你了。”两人脱衣而睡。老崔说：“你独自一个，可睡得着？”香姐道：“独自一个，没甚思量，倒好睡哩。”老崔道：“根据你这般说，如今两人同困，便有思量了。”香姐笑道：“问你个说得不好。”便扒在老崔身上，套将起来。老崔道：“我倒不知有这般妙趣。”香姐道：“春意上面的叫做倒插蜡烛。”把崔老乱墩，乱套。香姐倒先丢了，便扒下来。两个睡了。只因香姐太淫，后来老崔力竭，实来不得。轮上宿，直到开了大门才回。香姐问他：“只因官府不许早回。故此来迟。”香姐好生闷闷。

一日，老崔在场上挑柴去卖，适值铁念三来寻哥哥讲话。香姐道：“他没甚么做，往江头挑担柴去卖，赚得几分银子，也是好的。”念三道：“自古道‘家有千贯，不如日进分文。’这是做人家法儿。”香姐说：“叔叔可曾有亲事么？”念三道：“想我行伍中，一年之内，这上宿是半年，不必说起。常是点着出汛，或是调去守地方，或是随征贼寇。几年不在家内，叫妻儿怎么过活。或是那好的，寄些银子回来，与他盘费，守着丈夫便好。有那等不三不四的，寻起汉子来，非惟贴着人，连人也逃了去。我在外边，那里知他心下的事。”香姐说：“这般防疑，终身没个人儿伴你。”念三说：“极不难，我那营中，常有出汛的，出征的，竟有把妻子典与人用。或半年，或一载，或几月，凭你几时。还有出外去，对敌不过那话儿了，白白得他的妻子尽多。”香姐说道：“这倒好。只是原夫取赎去了，两下毕竟还有藕丝不断之意奈何？”念三说：“毕竟有心，预先约了，何待把人知之。”道：“嫂嫂，我去了，明日再来。”香姐说：“请吃茶去。”念三说：“明日来罢。”竟自去了

香姐想道：“看这黑蛮子不出，倒要想白白得人妻子。苦前日不移开，毕竟他也难分黑白了。”又想道：“我丈夫已是告消乏的了。便和这黑蛮来消消白昼，倒



也好。”想道：“有计了。有的是金华酒在此，待他明日来，我学一出潘金莲调叔的戏文，看看何妨。”又想道：“这黑汉子要像武二那般做作起来，怎生像样。”又想一下道：“差了，那是亲嫂嫂，做出来两下都要问死罪的。为怕死，假道学的。我与他有何挂碍，有何妨。”又笑道：“潘金莲有一句曲儿，甚是合题：‘任他铁汉也魂销，终落圈套。’”

到了次日，老崔又去挑柴卖。这香姐煮了一块大肉，摆下些豆腐干之类，都是金华土产，等着念三。不期起一阵大风，有诗为证：

善聚亭前草，能开水上萍。  
 动帘深有意，灭烛大无情。  
 人寺传钟响，高楼送鼓声。  
 绣裙轻揭起，僧帽落尿坑。

风过处，那云一阵堆将起来。香姐看了一眼，笑一声道：“天都要云雨起来，而况我乎。”有风雨欲来，极说得好：

环阁皆山，入村有径。阑风伏雨，徒吟杜甫之诗。石执峰文，酷肖米颠之笔。顿而花枝变幻，紫绿之色尽藏。族羽翱翔，悲鸣之音不再。十叶飘如落雁，万松响似龙吟。白昼寒空，隐隐村人归去。青芜际海，朦朦潮水推来。窗帘吹开，沾书温案。圆扇撼动，摆柳摇花。湖头且罢垂纶，楼上应无吹笛。渔人钓艇，系于芦苇丛中。牧子牛衣，避在豆棚阴里。蝉琴凄断，蛛网摧残。堂拗之莽为舟，行瓦之檐飞瀑。如逢春月，可以沤丝。及我公田，何殊两菜。二峪可避，五松就封。襄王正坐披襟，神女犹能行暮。斜阳蔽树，桑榆忽尔无光。白云在天，丘陵因而不见。岂惟足净尘埃。且复顿消残暑。

正在油然作云，沛然下雨之际，铁念三忙忙而来，香姐见了，满面堆下笑来，道：“略迟一步，便着雨了。”念三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那雨来得快，一声响处，如泻银河，落一个倾盆不注。香姐道：“叔叔外边雨打进来，里面来坐。”念三进到后边，只见壁上挂一柄刀。念三除下一看道：“好刀。”香姐说：“挂在此防贼的。”念三道：“正是。”回头见桌上摆着物件，念二说：“嫂嫂打点做夜宵了么？”香姐说：“一昨日因叔叔不曾吃得茶去，你约今日又来，故此是我备在此间，等你来当茶的。”念二道：“何须嫂嫂这般费心。”便坐下了道：“哥哥不知在那里着雨了。”香姐道：“今日他正该上宿。睛也不回，而况这般大雨。”念三道：“我倒忘了。早知他上宿，我再迟一日，就见他了，何必赶来，遇了这般大雨，怎生回

去。”香姐道：“雨落天留客，正好吃酒吃醉了，就在此睡了，何必忧他。”念三道：“怎好打搅嫂嫂。”香姐说：“原是一家人，如今倒说起客话来。”筛了酒，劝念三吃，一连吃了六七杯，两下里都有些酒意了。香姐说：“叔叔昨日说的典妇人一事，我到在心，与你寻下一个了，他竟不要你破费半厘。”念三说：“多承嫂嫂留意。那里有个不要银子的妇人，敢是个丑儿。”香姐说：“一比着我好得多哩。”念三笑道：“像得嫂嫂已有二十四分，还好如嫂嫂高些，便是西施了。望嫂嫂指引我看看。”香姐道：“这样性急，怎好去得。你且吃酒，后生家说了，便这般高兴。”念三说：“我被嫂嫂说得心热起来。”香姐道：“看你蛮子，好上钩的。说得几句，便动起火来。”道：“叔叔多吃几杯，有这酒兴，与你完就么。”念三只说真个，一连又吃了几杯，那雨一发大了，天又黑将下来。说：“嫂嫂，天晚了，怎好？”香姐说：“夜深些，方好与你去。终不然，偷妇人。可是青天白日做的。”念三说：“这雨不住点奈何？”香姐说：“不妨，少不得有住的时节。”只顾笑嘻嘻哄那念三，弄得念三存坐不安。欲待要回，香姐说没有雨伞。欲要一困，又无所所在，就靠在桌上。香姐抚了背脊道：“这床上不睡，靠在这里，岂不冷了成病！”念三道：“嫂嫂的床，我怎生睡！”香姐道：“没人在此，便把你睡一次儿也不妨。”念三见说没人在此四个字，起了他一点念头，方才哪有个妇人！明是个假的了。待我再挑一句，看他怎生答我，便知他心事了。道：“嫂嫂，你许了我那人，又教我睡在这里，莫非哄我！”香姐说：“不教你落空便了。十分去不得。赔也赔你一个。”念三笑道：“若是赔我一个，只是嫂嫂。难道嫂嫂肯赔！”香姐说：“我也赔得你。”铁念三大喜，近前拘住，去乱扯他裤子。香姐说：“待我自解。”去了裙裤，在床里。念三扯下自己裤子，挺着身子就弄。何见得：

武士单矛，直入豹琳之帐。骚人阁笔，裁成云雨文章。这黑蛮似铁罗汉投斋，何曾歇口。那骚货如粉骷髅弄阵，惯会长枪。津津舌送过来，留而不返；洋洋水入出去，难似遮藏。杨柳腰不住的无风舞摆。秋波眼频频转含俏窥郎。你看雪白一个妇人，乘着一个乌黑汉子。比似

玉簪斜插鬓云旁，一点乌云映日光。  
乌中鹤发年高士，黑笔淋漓画粉墙。  
薛仁贵坐乌椎马，砚台跌下石灰缸。  
白扇素罗画黑竹，月里嫦娥嫁灶王。

一番大战，须臾罢手。念三欢喜，叫道：“好嫂嫂，快活死我也。”香姐道：“好叔叔，真好手段也。”两个走来，俱净了手脚，闭好门儿重行坐在一条凳上，搂了吃酒。笑笑说说，调得火热，把念三做了个亲老公一般看待。收拾物件，二人脱衣而睡。不免复阵。

次日，念三见雨住，道：“我且去，晚上我拿酒来请你。”开了后门去了。香姐想着道：“念三面貌虽黑，原来此物这般雄伟，火一般热的，又且耐久，早知嫁了他，倒是一生快活。如今弄得湿手惹干面，怎得洁净。且住，少不得做个法儿，定要与念三做了夫妻，方称我心。”正在存想间，老崔回了，道：“昨晚雨大，我记念你独自个困，必然害怕。”香姐说：“我倒凉快得紧。一夜直睡到天亮。竟不怕。”老崔说：“这般还好。”忙忙取火烧了脸汤，与娘子洗面，香姐自去梳头，老崔煮饭。香姐打扮得十分俏丽，叫老崔去外边买几枝茉莉花来。老崔说：“你这样标致了，再戴茉莉，是锦上添花了。十分打扮得娇美，有人要看你想你。”香姐说：“我寻个二老帮助你，省得你这样强支撑。”老崔说：“若得如此方好，不然我要改名字了。”香姐道：“改甚么名字？”崔福来道：“改作崔命去了。”香姐笑了一声道：“崔得你的命去，我方好去嫁人。”老崔说：“仔细打听不要嫁的与我一般。”香姐说：“此事那里打听，必须面试方知。那些胆怯的，必然不敢上阵。”老崔说：“毕竟还说出自家本相来了。”正说间；卖花声近。香姐买了两枝道：“你要花戴么？”老崔笑道：“好花不上老人头。若戴了，便不成诗意了。”香姐说：“那逢花插一枝，这也不拘老少。”老崔说：“你的好心，只取一朵儿香香便了。”又笑道：“你不要又说出临老人花丛来。不然不敢领命。”闲话之间，饭也熟了。夫妻两个用过。老崔说：“我去做生意，明早方回。你无事困困消遣罢。”说声去了。

香姐一心只望着念三；走来走去，在那里间想。只听得一声“卖水哩”，香姐听见道：“又奇了，这般大雨，缘何卖水哩。”不免叫住他，问他缘故：“卖水的老人家，你卖的是什么水？”那卖水的把眼一看，歇下水担道：“小娘子，你不知道这水：

不从地长，却自天来。难消白日如年，能了黄昏几个。及时始降，农欢举趾之晨。连月累日累夜，随接随来。消受积多，既取之而无禁。封题已固，亦用之而不穷。亦如积谷防饥，不减儿孙暴富。明月入怀，破尚书之睡梦。清风生翼，佐学士之谈锋。一盏可消病骨，七碗顿自生风。

香姐乃大人家出身，惯用梅水的。与三十文钱：“买了你这一担，待用完了，再问你买。”那老人家见他在行，挑进门来。香姐把净坛藏了道：“老人家，你高姓？”卖水的道：“我姓何，名礼，人皆称我老何。”道：“娘子几时再挑来与你？”香姐道：“过几时，你来问一声便了。”何礼取了钱，竟去了。香姐取了梅水，煎起茶来，果然可口，正是：

吹云泼雪，视之尚可除烦。

滴露流香，嗅之已能脱骨。

一连吃了三碗，放下道：“亏杀这几碗茶儿，才把我心中之火，挫下些去。”睡了一会起来一看，天色傍晚光景。念三忽到，手里拿了些酒果肴饼。香姐说：“为何不早来？令我望这一日。”念三说：“我的邻家央我干事，原说过晚上来的。”慌忙摆出物件，都是现成熟的。那二人并坐，笑嘻嘻三杯两盏，你爱我怜。念三只闻得花香，更觉助情。香姐说：“当初你到我家，我只说是你娶我，到晚来换了老崔。如今试起本事，他竟没帐了。怎生得与你做了夫妻，方中我意。”念三说：“如今来了五夜，哥哥去了五夜。哥去得我又来，你倒夜夜不空。我与你若做夫妻，到只得半月在家了。”香姐说：“那老头儿不在床中倒好。厌答答，来又来不得，倒弄得动人干火，倒不喜他。”念三说：“譬如我昨日不与你相好也罢了。”香姐说：“人是知足的，得陇望蜀，那肯心厌。”念三说：“明日教他买些春方药，弄弄便是。”香姐说：“你不知道，那春方药，是本质好的越好，本质不如意，药便不如意。与世上为人一般，只扶起，不扶倒的。”念三笑道：“你缘何知道？”香姐说：“我那主人不济，见了我，正待行事，那物软了。后边又买了药儿一弄，刚刚抽到二千，便完事。”念三说：“你只为痒得紧，故此想弄，何不烧些热汤，泡洗他一泡洗？”香姐笑道：“有支吴歌儿单指热汤泡洗此物：

姐儿介星痒来没药医，跑过东来跑过西，  
要介弗要烧构热汤来豁豁，热汤只豁得外头皮。

念三笑了道：“我与你猜一杯，不可吃这闷酒。”被香姐赢了一拳道：“猜拳也有一个吴歌：“

郎和姐来把拳猜，郎问娇娘有几个来。  
只得郎一个，若还两个你先开。

念三大喜，把香姐亲个嘴道：“骚肉儿，我与你两人如此，也有一支歌儿么？”香姐说：“有：

古人说话不中听，哪有一个娇娘生许嫁一个人。  
若得武则天，世人那敢捉奸情。

念三听罢道：“真骚得有趣。”也等不得到晚，忙忙把他推倒。香姐急忙解开裙带。念三那物如铁，弄将起来。那香姐做出万千情态，念三被他哄得意乱魂迷。把他

那半大脚儿搭上肩头直耸，那水儿一阵阵流将出来。香姐叫道：“心肝来了。”念三道：“我还未完。”香姐道：“待我脱了衣服再弄。”念三走起。香姐净了手脚，收拾闭门，脱衣上床。念三未曾完事，重整戈矛，再三急杀。香姐之兴又高，任念三捣弄，果然畅心。直至三更，方才住手。”次早遁去。自此五日一来，五日一去。再也不遇一人。直至仲冬之际，天色大冷。

一日，正遇老崔上宿。念三与香姐睡至三更天气，香姐醒来，念三犹然梦里。他兴高骚发。捻念三之物一把，火热而坚，道：“果是妙人。”遂扒上念三之身，做一个阴覆阳套了一会，念三醒了，道：“痒否？”香姐道：“正在痒处。”念三把他翻下身，着实抽送、弄得香姐正在魂迷之际，听得叩大门响。二人吃了一惊，香姐问道：“是谁？”福来道：“是我。”二人吃一大惊，香姐道：“你可拿一床被裹了，坐在灶下去不可做声。”

香姐披衣而出，开了大门道：“为何半夜三更，来扰我睡！”言罢，竟脱衣上床，把被四周塞紧睡了。老崔说：“城上风冷得紧，身上如火烧一般，特特回来望你；与我被中略温一温儿。”香姐道：“我被里也冷，休要指望，快快上城去。”老崔道：“今夜都司看城，”将次来了，恐点不到，明日又要打。没办法，夫妻之情亏你下得。”香姐说：“什么夫妻，现世报的夫妻。我是花枝般一个人，嫁你柴根样一个老子，还亏你说。夫妻之情。”老崔无言。又一会道：“你既不肯把我到被中来睡，火取一个，与烘一烘。”那香姐恐他着了火去点起灯来，照见念三，如何是好，便一骨碌暗中扒上床来，往那盛梅水坛中，兜出一碗水，往炉中一浇。那一缸旺火，通浇隐了。老崔见了，叹了一口气，出门去了。

香姐随出，把门拴上。叫出念三道：“心肝，你不要冻坏了。”念三为人直气的，听见香姐如此薄情，好生忿恨，故不应他。上床睡了。道：“你既不与他睡，那一缸火，是现成的，为何浇隐了？”香姐说：“那是我怕他有了火，点起灯来暖酒吃，一时间被他看见，故此浇隐的。”念三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只是这情分太薄，你日后怎么与他好得到老。”香姐说：“到老！我如今主意已定的了。前日老鼠药我已买了，不在明朝，定在后日，结果了他。我便要嫁你了。怎么还说个到老！”念三道：“此事只好取笑。那毒药谋死亲夫，要问刚罪的。”香姐说：“我只和你说，再有何人知道！把他一把火烧了，就完事，谁来刚我。”念三道：“只怕上天不肯饶你。”香姐说：“我只为你要谋死他，怎生你倒话不投机起来。”念三心下细想道：“看此淫妇，果然要谋死哥哥了。那伙伴中知道，体访出来，知我和他有好，双双问成死罪了。不必言矣，就是不知道，淫妇断要随我。那时稍不如意，如哥哥样子一般待我，我铁念三可是受得气的！必然不是好开交了。我想不过这五两银子讨的，值得什么，不如杀了淫妇，大家除了一害，又救了哥一命，有何不好。



”

正在踌躇之际，香姐只想那样文章，去把他那物摸弄，激得念三往床下一跳，取了壁上挂的刀，一把头发，扯到床沿，照着脖下一刀，头已断了，丢在地下。穿好衣服，开了大门，竟自去了。

念三走在路上，想道：“一时在气头上，把他杀了，叫哥哥把什么收殓他。也罢，我曾积下几两银子在家，拿一半去，只说我告假往外府公干，放在家恐被人取去，寄在嫂嫂处，他回家，见妻子杀了，没有银子使用，自然救急。这是暗中帮他一臂之力。”却早到他自己门首。有一个人见他问道：“你有差了，着你往温州押解火药。即刻便要起程。”念三见了票子道：“知道了。”开了锁推门进去。取一包银子，恰好六两，称为两处，流水取出一包。锁上大门，竟到城中。寻见福来道：“哥，今日兄弟差往温州一行。”竟往补贴中取出票子，与福来一看。福来道：“即日就要起身？”福来道：“同你到家叫嫂嫂安排些小菜，与你送行。”念三道：“这不消哥哥费心。兄弟日长积攒得三两银子在此，放在家中恐被人窃取了去。寄在嫂嫂处，若哥要用，竟自用罢。我今归家梳洗了就去，不得向哥嫂处别了，恕罪罢。”竟自去了。老崔道：“不想兄弟如此好心。把这银子说要用，竟自用了。好人。”

且说是日，那卖水的何礼，挑了一担水，叫：“卖雪水哩。”不见香姐唤他，想道：“不曾用完。”向门首走过，见大门开的，把水歇下道：“往后边去叫一声。”走到二进，恰好床边，正开口叫大娘子，脚下踏着香姐的头，一滑一交，跌做血人。连连走起一看，见床上一个没头妇人。惊得一跳，往外挑水便走。一起人走来，见何礼一身鲜血，喝道：“慢走；你为何上身鲜血？”两个人竟往崔家这去看，见杀死一个妇人在床，一开叫起地方“杀人！”一时间，走拢几百人来，都说是何礼所杀。何礼有口难分。老崔一径回来，见门首许多人，忙跑到门首。众人说：“你妻子被卖水的何礼杀了。”福来呆了，走近床前，果见尸首异处。便哭起来道：“是了，我昨夜回来取火，把大门不曾开去。今朝卖水的看见门是开的，走至床前，见我妻子睡着，要去奸他。我妻子不肯，算来认得你是卖水的老何，恐我妻叫起来，见我壁上挂的利刀杀了是实。”众人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你不须与他说，扯他到府哩，与太爷问便了。”一伙人同着何礼去了。福来去央着房主人家内几个人看守死尸，自己拖到府衙。

恰好太爷在坐，众人将前情一禀。太爷叫何礼上去，说：“这好是真的了？”何礼说：“太爷，实是先杀死在地下，小人走进里边见的。”太爷说：“胡说，你卖水是高声叫的，怎生要走到里边！你走到里边，就怀奸了，与我夹起来。”何礼

叫道：“太爷可怜，若是小人一身，这般苦命，死也罢了。家中尚有七十五岁母亲，小人一日不赚钱，则二人无食。今小人屈屈招了，不打紫，可怜母亲在家，定然饿死。只求太爷天恩。况小人是个至贱愚人，那奸字自也羞了，怎生人肯！求太爷详情。”太爷道：“且放了夹棍。”叫崔福来：“你妻子日常有外情么？”福来道：“太爷在上，若论小人的妻子，满杭州城里算来，是算一个贞洁的。”太爷道：“怎见得？”福来道：“不要说别的，只小人昨夜归去，要与如此，他执意不肯。小人说谎，天地不容。”太爷道：“亲夫不肯，必有了奸夫了。看来此人说话是个匹夫。”道：“把何礼收监。众人且出去，待后再审。那妇人尸首崔福来自收殓，不得干涉地方。”众人谢太爷出来。老崔归家，把念三银子买了棺材，央人抬至万松岭上寄了。家中免不得打扫一番，设立个灵位儿供着。福来早晚哭哭啼啼，好生愁闷。

且说念三温州已回，伙伴中与他说道知崔家之事。假意叹息一番，不免往崔家插支烛儿。折了一钱银子，往崔家而来。见过了哥哥，往灵前作几个揖：“何礼这厮可恶，这番审对待我执证他。”说罢，只见灵前一声响，惊得念三仆倒，骂道：“好负心贼子。就是我不与丈夫来睡，也是为你这贼子；不与火，也为你这贼子。你倒把我杀死。怎生害那卖水的穷人母子二命！”只见街坊上闹哄了几百人，那一班地方道：“是他杀的无疑矣，把他拿去见官。”扯起念三身子。念三犹在梦中，并不知这番说话，尚自抵赖。众人不由分说，扯到府中。等太爷升堂，众人将前情禀上。太爷道：“这个人自然是个凶人形状。”道：“取出何礼来，放了。”念三犹自抵赖，何礼跪在地下，见念三赖，何礼上前，把念三一认道：“大爷，小人认得了。他常在崔家往来。”念三说：“你眼花了，敢不是我。”何礼道：别人的面貌或认差池，你这黑脸怎认差了。前番雪水铜钱还是你领我到自己家中付我的。怎生差了！”念三闭口无言。福来道：“你这般巧掩饰，你杀了我妻子，还要赖是何礼，忒心狠些。”太爷分付打了四十，上了枷锁，将家中物件，俱付崔福来抵作烧埋，秋后取决便了。

何礼得了命，归家见了母亲，悉道其详：“若不是崔娘子显灵，险些儿害了性命。”母子二人都道：“愿崔娘子女转男身。早升莲界。”何礼道：“同母亲往灵前拜他。”

且说崔福来取了念三的零碎回到家中。向妻子灵前道：“人说为人变了生性就要死的。七月里叫我带花的生性，到那晚待我的生性，大不同了；果然就死了。你今放灵感些，转世为人。”这生性再不要改才是。我在大爷面前，说你第一个贞洁妇女。那牌匾打点送来，又跳出这个送死的来，又失了节，把名头又坏了。”只见老崔正在那里祷鬼，一个邻舍取笑他道：“鬼来了。”福来大惊，跑出门外，只见何礼母子，要到灵前拜祷，福来道：“活鬼出现了。不可进去。”何礼道：“不妨。”福来害怕，何礼道：“你这般害怕，不若我母子移来伴你可好么？”福来大喜

道：“你快来。我们三口儿浑着过日，报你前番这般受苦。”何礼道：当时受得苦中苦，今日方为人上人。果然何礼把小小家私移在崔家同住。住过了几年，铁念三斩于南曹。细观此回，淫妇狠心，已遭荼毒。念三移祸于何礼，毕竟皇天有眼，使阴魂说出，致念三不成漏网。世人当慎行谨身，方成君子。

总评：

香姐不亲夫而亲异姓之叔，固所当诛。念三既盗嫂而终杀其身，希图漏网，驾祸于何礼。自非怨鬼显灵，则何氏母子，覆盆之冤，无由自白矣。卒之念三杀诸市曹，诚报应不爽矣。

## 第九回 乖二官骗落美人局

几句俚言当作诗，实为知足不为痴。  
只将酒药开眉锁，莫把心机藏鬓丝。  
兰友知心三四个，梅花得意两三枝。  
焚香煮茗观新史，犹胜乘霜拜凤墀。

话说天启辛酉年间，杭州府余杭县里，有一桩故事，这人姓王，名之臣，号曰小山。年纪足足五十了。因结发娘子没了，凭媒说合续娶了本县一个室女。正得二十二岁，唤名方二姑。这二姑生得风流出众，月貌花容，尚未嫁人。忽闻京里点选秀女，一时人家有未嫁之女，只要有人承召，就送与他了，那里说起年纪大小，贫富不等。人家听了这话，处处把女儿烂贱送了。那鸡鹅鱼肉，果品酒米，动用之物，无一物不加倍看将起来。自此一年上起，直至如今，那里肯贱。

有诗为证：

一纸黄封出紫囊，三杯淡酒便成亲。  
夜来明月楼头望，只有嫦娥不嫁人。

那王小山娶这位娘子，财礼止得二十两。置办酒筵，开费倒去了三十余金，原开着香烛纸马，油盐杂货一个小店儿，去了这块银子，乏本添生，以致店中有张没李，看看不像起来了。那妻子看不过，把些衣衫首饰与丈夫添补。不想日用之物高贵，又没甚大来头生意，不过一日卖了二三百文低钱，只好度日。至于人情交际，冬夏衣服，房钱食用，委实难支。况余杭鸡鹅场上的房屋极其贵的。过得几时，又这般不像起来。一日，与妻说道：“当时有一人家为生意萧条、请仙卜问几时通泰

，那乱上写出字道：

桂花正发雨方来，华堂请客点灯台。  
一幅鸾笺都写尽，上阵将军把轿抬。

那请仙之人一时不能解悟，求大仙明言。那帖上写道：“首句无香，次句无烛。三句无纸，四句无马。”那人拜道：“果然店中香烛纸马没了，不成店矣。不知大仙尊姓？这般灵感，乞留姓名。”帖上又写出诗迷，极容易猜的迷，极容易猜的：

面如重枣美髯飞，黑面周仓性气豪。  
擅骑赤兔胭脂马，惯使青龙偃月刀。

众人都道：“是关公。”那人道：“香烛纸马都无了，不怕不关。”我们如今只好关店了。”二娘道：“自古懒店强如健汉，货虽少，还开着是个店面。寂然关了，便被人笑话了。”小山道：“我有个计议，要用着你，不知你可肯否？”二娘道：“要我那里用？”小山走到厨后，悄悄说道：“左边邻居，有一张二官，为人极风流有钞。今年也是廿二岁了。只因他年纪虽小，做事极乖，故此人人称他为乖二官。他父母亡过，自家定了一个妻室，正待完婚，又望门寡了。这几日在妓家走动，我如今故意扯他闲话，你可厨后边眼角传情，丢他几眼。他是个风流人物，自然动心。得他日遂来调着你。待我与他说上，或借十两半斤，待挣起了家事，还他便了。”二娘道：“他既是乖人，未必便肯。”小山说：“人是乖的，见了标致妇人，便要浑了。”

正说问，恰好二官拿着一本书走过。小山叫道：“二叔，是什么书？借我一看。”二官笑嘻嘻的拿着走进店来，放在柜上：“恰是一本刘二姐偷情的山歌。”小山说：“这山歌不是带巾儿人看的。”乖二道：“若论偷情，还是带巾儿人在行。”只见里面一个二十三岁的女使，捧出两碗香香的茶来。小山道：“请茶。”乖二道：“多谢，向时尊嫂在日，我终日在此闲耍，并无茶吃。想如今这位新嫂，来得这般贤慧得紧。一坐下，茶饭来了。”拿起茶杯正待要吃，只见二娘在厨后露出那付标致脸儿，把二官一看，乖二一见，便如见了珍宝一般，不住的往里瞧。小山故意只做不知，把那一本刘二姐在柜台上翻看。二官便放心和二娘调得火热，只恨走不拢身。二乖留心把店中上下一看，道：“宝铺里这一会竟没人来买东西。”小山道：“也没货买得。有一银会明年六月方有，是坐定的银子。倒有一百的。只是远水难救近火。可惜这间兴处店面没有货卖。”二官说：“正是。这开店面，须得几百两银子放在里边，不论南北杂货，一应人家用得着的，都放些在里面，便兴起来了。”小山说：“我诸色在行，正要寻个伙。二叔你与我做一个中，想你交游极广

的，寻一个与我，断不有负。”乖二说：“我事已老大无成，把书本已丢开了。正要寻生意做，以定终身。但不知可习得君这贵行否？”小山一口搭上的道：“若二叔肯青目，包你两年之间，随你本利多少，足足一本一利还你，不须求签买卦的。”二官说：“虽然如此，有心合伙，少也不像样。我有三百两银子，在家和你断定了，择日成了文书便是。”把二娘丢了一眼道：“今日且别，明日已牌奉覆便了。”请了一声去了。

小山走进厨后道：“哄得他好么？”二娘笑道：“你教我哄他，自然用心的。只是一件，地方才说明日已牌奉复，因你脱了不须求签买卦得的，提醒了他的头。明日清晨，决去问卜。你可想，大桥边有几家术士，预先去说一声，朋日倘有一姓张的带巾后主来求卜合伴之事，卦若不好，亦须赞助，说是上好的，倘事成许他一百文钱送他便了。”小山道：“共有三处，倒要三百文。”二娘道：“他问了一家便是了。难道有一百家也都去问！那卜士有人家问，方来问你取钱。那不去的，难道也问你要！”小山穿了长衣，先在卜卦之家如此说了。正是：

由你奸似鬼，也要吃老娘洗脚水。

乖二虽乖，却被这妇人猜定了。果然次早到大桥边陈家问课。那先生问了姓名，便心照了。便道：“通诚。”把卦象起了一个天风（女后），原是好的，心里想道：“落得嫌他一百文钱。”道：“（女后），遇也。为什么事？”乖二道：“欲出这本钱与人合伙，不知好否？”道：“十足！捡也捡不出这般好卦来。财喜两旺。”二官道：“不折本么？”先生说：“本钱那里会折，还有非常之喜。”乖二道：“有口舌么？”道：“六合课主和美，如意，有什么口舌。”送了卦金，便拿走了这一张卦纸，笼在袖里，竟到王家。却好已牌光景。

小山一见，道：“真是信人，所事如何？”乖二道：“我去陈家卜得一卦，十分大利，钱财旺相。特来与兄一议。”小山堆下笑来，道：“有幸有幸。”那香茶儿又出来，刘二娘一闪，比昨日不同了，打扮得俏丽得紧。昨日乃一时间无心的，不曾留意，今日算他必来的，故此十分装束起来，只说那三寸金莲上，那一双大红鞋，一看了便也要浑了。二官把上下一看，恨不得一碗水吞他在肚里。想道：“卦上分明说非常之喜，若与他搂一会也值了千金。这三百银子满拼没了，也自甘心。”道：“今日皇历上宜会亲友，可寻一位中人，立了文书。”小山道：“就是今日，你有相知，接一二位做证便了。”只见那二娘，故意放出那娇滴滴声音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快些买下物件，好早整酒。”二官听见，一发动火道：“我去把银子兑好了拿来便是。”一径回家。



这小山说：“等他拿银子来时，方可去买。”二娘道：“若如此做事，被他看出马脚来了。我有两件衣服在此，速上解当买办起来，宁可丰富些，这是小事。”小山即将衣服当了，登时买了食物。”二娘脱下长衣，去厨下整理。须臾两桌酒肴齐整整的端正了。

恰好二官同了一个母舅，叫名韩一杨，乃是本县学中一个秀才，又扯了一个朋友，姓朱，也是同学生员，叫家中一个老仆，捧了一个拜匣，走进店来。小山道：“请进后边坐罢。”进到店后，又有一重门里边，有一个坐起，十分精洁。见了礼，坐下。吃了茶。那韩一杨道：“舍甥年幼无知，全仗足下携带。倘得后来兴时，终身不忘。”朱朋友道：“自古伙计如夫妻，要和气为主，不可因小事便变脸了。”小山道：“自然自然。”韩一杨道：“如今把银子买什么货物来卖？”小山道：“在下愚意，此间通着临安、于潜、昌化、新城、富阳，缺少一个南货店。如今这几县人家要用，直到杭州官巷口郭果家里去买。此间开店，着实有生意的。”朱朋友道：“好，说起来，必然有主意了。”韩舅道：“这货物店中藏不得这许多。”小山指着右边一间楼房道：“这间楼屋，尽好放货。”朱友道：“十足。”大家一齐到屋中一看，倒也干净。有地板的，正好堆货。道：“只是后门外是一条溪，恐有小人么。”二官道：“待我晚间在此睡，管着便了。”小山道：“楼上有一张空床在上面，只少铺陈。”二官道：“我的拿来便是。还得一个人走动方好。我家这老仆，着他来上门下门，晚上店中睡可好么？”小山道：“一发好。恐府上没人。”二官道：“家中还有一对老夫妻看管足矣。”计议停当，一齐到原所在坐了。韩一杨袖中摸出一张纸稿，教王小山看过了。上道有利均分，不得欺心。无非都是常套的说法。小山取了笔，一一写完。大家看一遍，各各着了花押、把银子一封一封的看过，都是纹银，交与小山收起。小山把拜匣拿了，竟与二娘藏了。斟了酒，逊位坐下。

正吃酒之间，那大桥陈卜士走到王家，来要那一百文铜钱。恰好二官劈头走将出来，见了卜士道：“你来何干？”那卜士见了，心照，拔转话来道：“我有一个人家，今晚要我烧香，买几位纸马香烛，想里边有事，我去了再来罢。”人人都说这张二乖，又被乖的来弄得眼着着的这般呆了。

须臾，天晚了，各人散讫。张二也要回家，小山说：“如今是伙计了，少不得要穿房入户。今晚在此，见了房下，就把残肴再坐坐儿。不可如此客气了。”张二巴不得他留住，便道：“哥哥说得有理。”竟复进了内边。只见二娘点了一枝红烛，正将整的嘎饭留下，把残的拿两碗与那女使去吃；看见二人进来，假意退避。小山道：“从今不可避了，出来见了礼，好日日相见。”二娘走上前叫道：“叔叔。”张二作下一揖，叫道：“嫂嫂，打搅了。”二娘道：“正当。”小山去把三只酒

杯三处儿摆下道：“二娘你可来同坐了。”二娘道：“我便罢。”小山说：“趁今日大家坐下，日久正要一堆儿打火哩。”二娘见说，坐在桌横头。小山拿壶筛酒，张二又道：“我筛。”吃得两杯酒，二官道：“我要回了。”二娘道：“闻知在侧楼上安歇，为何倒要回去？”二官道：“待有了货物方来照管，如今不消来得，”二娘晓得丈夫是个算小的，便道：“今日趁这一个好日就来了罢，免得后来又要费事。”小山见说遣：“正是。你打发管家拿了铺盖来，等他来好吃酒。”二官回头道：“把我铺陈罗帐一应衣服且拿来，余者明日去取。”又道：“你也要在此帮着我们了，也是今日来罢。拿完了，分付拴好门户，小心火烛。”那人应着一声去了。

二娘与丈夫道：“去上了门再来。”小山起身便走，那妇人虽然是丈夫教嗅着他，实实的动着真火了，把二官看上一眼，二官十分自意，倒不敢动手动脚。二娘道：“叔叔，吃干了这一杯，换上热的吃。”二官道：“多谢二嫂美意。”说罢，竟吃干了。二娘拿起酒壶来筛，二官道：“岂有此理，待我斟方是。”见二娘白松的手儿，可爱之极，便把他手臂捻了一下，二娘笑了一声，把酒筛了道：“吃这热的。”二官十分之喜道：“嫂嫂，我心里火热，倒是冷些的好，”只见小山上完门，走将进来。二娘早已瞧见，忙忙的走到里边去了。小山道：“你独自在，失陪。”道：“二娘，怎不出来！”答应道：“来了。”只见拿了几碗肴撰，放在盘内道：“张管家来时点一枝蜡烛与他吃酒。”小山道：“就在侧楼同吃罢。”恰好管家收了铺陈到家，上楼铺整好了，自去吃酒。小山便与二官猜拳，一连输了七个大杯，竟自醉了。呼呼的睡去。二娘出来看见，朝着二官笑了一声，叫道：“去睡罢。”便扶了小山上楼去。一会儿，下来道：“叔叔，你酒又不醉，为何不吃？”二官微微笑道：“待嫂嫂来同吃，方有兴趣。”二娘道：“我没工夫，你自己家快些吃罢。”竟走进去。二官那色胆便大了，跑上前，一把搂住道：“嫂嫂，十分爱你得紫了，没奈何，救我一救。”二娘恐怕女使张见，叫道：“三女，快煎起茶来，我来取了。”二官见他一叫，慌张起来，流水放了。

那老仆名叫张仁，也收了盆碗，下来去到厨下。见了二娘道：“多谢二娘，打搅你。”二娘道：“你老人家辛苦，多吃一杯便好。”张仁说：“多谢，够了。”乖二进：“楼上床帐完备，好去睡了。”二娘道：“叔叔再吃一杯吃饭罢。”二官道：“多谢嫂嫂，都不用了。”竟自上楼，十分之情洋洋得意而睡了。张仁也到店中打铺儿睡着。二娘收拾完了。方上楼去安寝。心下想着：“张二道此人年纪与我相同，做人有趣，慢慢的少不得要尝他的滋味哩。”吃了些酒，只好放倒头儿睡了。

到了五更，小山醒了，二娘也翻一个身道：“你如今有了银子了，着实留心置

货来挣得大大的一个人家，也待你为妻的快活几年。”小山道：“就是不去挣，也有三百两了。有甚么不快活。”二娘道：“这是别人的，除了本，趁得一百两，你止得五十两，难道就是己物了。”小山道：“我已计议定了，还要用着你。”二娘道：“怎么还要用我？”小山道：“我只因把你嗅他来的，他既来了，怎肯放你！我如今要你依先与他调着，只不许到手。待等半年之后，那时先约了我知道，你可与他欲合未合之间，我撞见了，声怒起来。要杀要告，他自然无颜在此。疏疏儿退了这三百两，岂非己物。”二娘道：“你看他两个中人都是秀才，怎么将他下这局面。他怎肯歇了。必然告起状来。难道好说出此样话来。劝你还是务本做生意，趁的银子长久。若这般骗局，恐人不容，还有天理。今年五十岁了，积得个儿子接续宗枝，也是好的。”小山道：“只是我心上放不下，筹来他要来，看上你的，多少得他些，方气得他过。”二娘道：“我倒有个计策，听不听由你。原是你教嗅他来的，他自然想着天鹅肉吃。与他在此多则三年，少则两载，其间事儿也要与他个甜头儿。那时节寻些事故，不必嚷闹，待我做好做歹，劝他丢开倒是善开交。又没有官司，又不出这丑名，此为上计。小山道，“据你说起来，要与他到手了。”二娘道：“痴货，肯不肯由我，你那里有这般长眼睛。”十分不依，我说趁银子未动，打发他去罢。我日后决不把名头出丑的。”小山道，“且慢些依你。也罢，我如今起去，要同他往杭州发货去也。”即时下楼梳洗，同了二官，取着银子，一竟买看货物。过得两日，那果品物件都挑来了，即时摆在店中，十分茂盛起来。”小山只好在门首收着铜钱银子，二官只好到侧楼称着果品、那老儿只好包裹。一日到晚，那得半刻工夫，空到得晓间辛苦，这日逐卖的银子，都是小山把二娘收着，那货流水挑来，银子不时兑去。不上一月之间，增了许多物件，那二娘日日打扮得十分俏丽，每每看着二官，二官把不得，立住了脚，两下调上儿，心忙了，不由人做主矣。

一日，二娘见二官冷落他，立在果子楼下，拿一只红鞋在手中做。只见二官忙进来取果子，二娘道：“叔叔，你果忙耶？”二官看他手中做鞋儿，道：“嫂嫂，你针忙那耶？”二娘道：“你真是果忙，我来帮你。”二官道：“嫂嫂果有真心，你来贴我。”二娘笑道：“我说的是帮字。”二官道：“帮与贴一个道理。”二娘道：“把这话且耐着些儿。”二官道：“为何？”二娘道：“岂不知《千字文》上有一句，道‘果珍李奈’？”二官道：“原来嫂嫂记得《千字文》。我如今未得工夫，待今晚把《千字文》颠倒错乱了，做出个笑话儿来与嫂嫂看看。”只见店中叫道：“快些出来。”二官连忙取了果子，竟到店中去了。果然晚上二官把《千字文》一想写在一张纸上，有一百三十四句，道：

偶说起果珍李奈，因此上画彩仙灵。

只为着交友投分，一时间悦感武丁。

议几款何遵约法，并不许甲帐对楹。  
第一要史鱼秉直，两伙计造次弗离。  
到久后信使可覆，方信道笃初诚美。  
自然的世禄侈富，方是个孔怀兄弟。  
说得好桓公匡合，两依从始制文字。  
即时的肆筵设席，未免得亦聚群英。  
便托我右通广内，巧相逢路侠槐卿。  
一见了毛施淑姿，便起心赵魏困横。  
两下里工颯妍笑，顾不得殆辱近耻。  
顿忘了坚持雅操，且丢开德建名立。  
多感得仁慈隐侧，恰千金遇这一体。  
搂住了上和下睦，脱下了乃服衣裳。  
出了些金生丽水，便把他辰宿列张。  
急忙的云腾致雨，慢慢的露结为霜。  
捧住了爱育黎首，真可爱寸阴是竞。  
委实不罔谈彼短，且幸喜四大五常。  
难说道尺璧非宝，且喜配柜野洞庭。  
弄得他恭惟鞠养，轻轻的岂敢毁伤。  
渍渍的空谷传声，两个人并皆佳妙。  
上下亲同气连枝，赛过了夫唱妇随。  
有人来属耳垣墙，说与夫顾答审详。  
便骂着图写禽兽，十分的器欲难量。  
拿一枝鸣凤在树，惊得今宇宙洪荒。  
任凭他日月盈反，只落得惊惧恐慌。  
没奈何稻颖再拜，情愿做犹子比儿。  
我如今知过必改，气得他矫手顿足。  
无计策勉其抵植；那里肯沉默寂寥。  
要送官吊民伐罪，两个人东西二京。  
忙扯到存以甘棠，跪下地背邛面洛。  
那官儿坐朝问道，并不许赖及万方。  
你犯了盖此身发，累夫做率宾归王。  
为妇的女慕贞洁，怎与人墨悲丝染。  
肯地里心动神疲，全不思守真志满。  
终目里律吕调阳，自然的骸垢想浴。  
果然的布射辽九，落得个白驹食场。  
合着伙济弱扶倾，全不想外受傅训。

你自合劳谦谨敕，人敬你似兰斯馨。  
今日里祸因恶积，再不能感谢欢诏。  
你若再寒来暑往，你便要园莽抽条。  
他家有诸姑伯叔，说与那亲戚故旧。  
都走来寓国囊箱，怎免得愚蒙等消。  
亲见在丙舍傍启，铺一张蓝荀象床。  
不防闲礼别尊卑，大着胆昼眠夕寐。  
他恨你用军最精，两人儿俯仰廊庙。  
不住的游现悬鞬，弄一个川流不息。  
不又要入奉母仪，弄得他焉哉乎也。  
那问官聆音察理，仔细的鉴貌辨色。  
打你个钩巧任钩，方与你释纷利俗。  
你若肯省躬讥诫，开汝罪临深履薄。  
你快快两疏见几，你自想解组谁逼。  
两分开节义廉退，自一身性静情邀。  
从今后索居闲处，放好夫散虑追逐。  
夫不可饥厌糟糠，还用他嫡后嗣续。  
若有了祭祀蒸尝，你方是孝当竭力。  
为妇的侍巾帷房，早晚问妾御绩纺。  
你意儿容止若思，断开时孤陋寡闻。  
那丈夫执热愿凉，拜在地臣伏戎羌。  
愿老爷忠则尽命，感爷恩得能莫忘。  
免得我逐物意移，完聚了形端表正。  
愿老爷推位让国，即便去勒碑刻铭。  
把妻儿矩步引领，到家中接杯举筋。  
莫嫌着海咸河淡，家常用菜重芥姜。  
两句活化被草木，做妻的垂拱平章。  
上床去言辞安定，再休想靡恃已长。  
我与你年矢每催，问到老天地玄黄。

写完，从头看了一遍。

次早，见二娘叫道：“嫂嫂，昨日千字文写完了。嫂嫂请看一看，笑笑儿耍子。”二娘接了，到果子楼下看罢，笑道：“这个油花，看了倒也其实好笑。”只见二官又来称果子道：“嫂嫂，看完了还我罢！”二娘道，“没得还你了，留与哥哥看，说你要盗嫂。”二官说：“这是游戏三昧，作耍而已，何必当真。”二娘道：



“既然如此，且罢，若下次再如此，二罪俱发。”二官道：“自古罪无重科。若嫂嫂肯见怜，今日便把我得罪一遭儿，如何？”正说得热闹，外边又叫，应道：“来了。”又走了出去。

只因正是中元之际，故此店中实实忙的。二官着张仁归家。打点做羹饭，接祖宗。二娘也在家，忙了一日。到晚来，小山拜了祖宗，打点一桌，请二官。二官往自己家中去，忙着来得便来。小山与二娘先吃了。小山酒又醉了，正要上楼去睡，只听得扣门响。急忙开门，见主仆二人来了，道：“等你吃酒，缘何才来，我等不得，自偏用了。如今留这一桌请你。”二官道：“我在家忙了一会，身上汗出，洗了一个浴，方来。故此衣巾都除了。”小山道：“我上楼正要洗浴，浴完就睡了，不及下来陪你。你可自吃一杯儿，得罪了。”二官道：“请便。”只见二娘着三女拿汤上去，又叫张管家吃酒。张仁道：“二娘，我吃来的。”说罢，就去自睡了。二娘把中门拴上，道：“叔叔，请吃酒。”二官道：“嫂嫂，可同来坐坐。”二娘说：“我未洗浴哩。”竟上楼去。

须臾下楼，往灶前取火煨茶。二官道：“哥哥睡未？”回道：“睡熟了，我着三女坐在地下伴他，恐他要茶吃，特下来煎哩。”二官想道：“今朝正好下手了。”轻轻的走到厨房。只见二娘弯了腰煨茶，他走到桌子边，把灯一口吹灭了。二娘想道，“又没有风，为何隐了？”二官上前一把搂住道：“恐怕嫂嫂动火，是我吹隐的。”二娘假意道：“我叫起来，你今番盗嫂了。”二官道：“满拼二罪俱发，也说不得了。”不期二娘浴过，不穿裤的。二官也是单裙，实是省力。把二娘推在一张椅儿上，将两脚搁上肩头便耸。二娘亦不推辞，便道：“你当初一见，便有许多光景，缘何在此一月，反觉冷淡，是何意思？”二官道：“心肝。非我倒不上紧。只因杭州买货转来，遇见韩母舅。他道：‘我闻王家娘子十分标致，你是后生家，不可不老成。一来本钱在彼，二来性命所系。我姊姊只生得一个人，尚未有后代。不可把千金之躯不保重。别的你不知道，只把那朱三与刘二姐故事你想想，怎么结果的。因他说了这几句，故此敢而不敢。’”二娘道：“你今晚为何忘了？”二官道：“我想他的话毕竟是头巾气的。人之生死穷通，都是前生注定的，那里怕得这许多。”二娘道：“我也说道为着甚的倒淡了。”二娘骚兴发了，把二官抱紧了，在下凑将上来，二官十分动火，着实奉承。二个人一齐丢了，二娘把裙幅揩净了道：“你且出去吃些酒，我茶煎久了，拿了上去，再下来与你说说儿去睡。”

二娘洗了手，拿了茶上楼，只见三女睡着在楼板上，小山酣声如雷，二娘忙叫：“三女，到铺里睡去。”自己又下楼来，坐在二叔身边道，“酒冷了。”又说：“天气热，便不暖也罢。”二官道：“哥哥醒未？”二娘道，“正在阳台梦里。”二官抱二娘坐在膝上，去摸他两乳，又亲着嘴儿道：“你这般青年标致，为何配着

这老哥哥？”二娘道：“也为那点宫女一节，那时只要一个人承召，便得了命一般，那里还拣得老少。”二叔又去摸着下边，湿渍渍的。二官那物又昂然起来。二娘顺脚儿凑着道：“怎生得和你常常相会，也不在人生一世。我闻他说，人人说你极乖，这些事便不乖了。”二官道：“夜间待我想个法儿起来，与你长会便是。”把二娘就放在一条春凳上，两个又干起来。正在热闹时、王小山道：“拿茶水。”二娘应道：“来了。”忙推起了二官，跑上去，将茶递与丈夫吃。小山说：“为何还不来睡？”二娘说：“今晚这许多碗盏俱要洗刮，还未曾完，你又叫了。”小山不应，又睡了。二娘下楼来，悄悄说道：“你上去睡罢。他已醒了。”他把桌上物件收拾完了，竟自下了楼去。二官取了灯，十分欢喜道：“这般一个骚妇人，真真令人死也。”便想了一会道，“有计了。”

到次日，店中生理。到晚各自睡了。到二更时分，只见二官悄悄起来，下了楼，到中门口轻轻的去开了拴，又把外边大门开了掩上，再去取了几样果品，到果楼下倾出了，只放空盘在店中。走进来，依先把中门拴了，竟上楼睡。在床中大叫道：“大门响，张仁快起来。”二娘在床上听见，吃了一惊，推丈夫醒来，说道：“店门响，二叔叫着哩。”小山一骨碌，穿了单裙，二娘穿了小衣，点起火来。二人同下楼梯，开了中门。二官方走出来道：“像店门响。”三人把灯一看。张仁起来，先把大门一看，道：“开的。”二官道：“不好了。这几盆是细果，通没了。只剩空盘在此。”二娘道：“又是好哩，若不亏二叔听得，通搬去了。”小山道：“这老人家想是耳聋了。”二娘道：“还得个正经人睡在店中方好。”二官把大门拴好了道：“不要又来。”小山道：“明日二官在此歇罢。”二娘道：“内楼也有贼的。”小山说：“我上去歇便是。”二官不言。小山说：“到明日再取。”大家依先睡了。

到次日，天晚了，小山叫张仁：“我与你抬两张春凳出去，铺在店后边，与你二叔睡；”张仁说：“有蚊子怎么办？”小山说：“且将就买一筒蚊烟烧着。明日再取。”两个人抬了一条，又抬了一条。二官悄悄与二娘说：“待他到我楼歇，你到二更时分，悄悄下了楼，开了中门出来，与你相会。”二娘道：“这倒不须你说得。早早的打点在心里了。”二官笑了一声，各人分头去睡了。那小山拴了中门，竟上了果楼下睡了。二娘把自己房门开着，脱下衣衫去睡。那里困得着，心里痒了又痒。穿件小衣，系了单裙，悄悄的摸了下来。竟至果楼之下。只听得丈夫酣呼，欢欢喜喜走至中门，去了门拴，捱身走至凳边。只见月光透人，二叔身上此物直竖，人又困着的。二娘看罢，心热如火，去了单裙，精赤扒上身去。一凑，二官惊醒了道：“你今番盗叔了也，该叫起来。”二娘笑了一笑，在月明之下，雪白两个身子，看了十分有趣。二官把手去摸他两奶，真个是：

软温新剥鸡头肉，腻滑浑如塞上酥。

一头摸，一边抽。二官道：“嫂的肉，你可曾与哥哥如此快活否？”二娘把头摇了两摇，把二官一搂道：“我下来了。”二官停住了，在那月光下看他模样，只见他四肢不举，两眼朦胧，把脸贴他一贴，只见口中冰冷一般，那鼻子掀了又掀，就如那死人一般。二官想道：“果然弄得他半死了。”轻轻的伏在他身上，须臾之间，二娘呼的一声道：“我死也。”二官道：“又是我见你丢了，故不动着。若是弄到如今，真正死矣。”二娘道：“怪不得妇人要养汉，若只守一个丈夫，那里晓得这般美趣。”二官道：“取裙幅来拭净，”二娘笑道：“昨晚做了个失群孤雁，今晚带了本钱来的。”即忙两边拭净。二官道：“今夜月望，和你穿了衣裙，在天井中一坐可好么？”二娘道：“岂不闻。世事尽从愁里过，人生几见月当头。”二娘拿一条小凳，在月下双双坐了。二官道：“昨晚那门是我开的，故意把果子藏了，只说道如此方得脱你的身子。今晚如此道，此计乖也不乖？”二娘想一想道：“哦，是了，乖乖。”乖二官道：“今晚我与你再弄一计，明日换了我在里边。连这中间不须开得，你道好么？”二娘道：“若得如此，这是天从人愿，有何不可，但不知怎样用计。”二官说：“极不难。我与你到楼下，见景生情便了。”二娘欣欣，就立起身；走到铺边，将那陈妈妈取了，悄悄的调在黑暗处，与二官到楼下，又听上边酣声不绝。二官忙去把溪边后门开了，拿了一个空果笼竟丢在溪中道：“二嫂，你少停，闭了中间，拿这核桃，倾翻在地。你便上楼闭门而睡。待我叫响。你不要起来，凭我们嚷，等他上楼叫门，取火，只做才醒模样，方可开门。自然夜夜安眠矣。”二娘道：“又乖。”二官道：“再耍一会儿如何？”二娘道：“今日太狂了些，且住，你出去罢。”

二娘把中门拴上，又去把核桃往地上一倾，那一响好不利害，只听得丈夫便叫道：“那里响？”二官又在外叫：“那里响？”二娘上了楼，拴好房门，坐在床里，忍不住的关。小山走下楼来，月光在后门内直射进来，道：“不好了，又被贼了。”慌了手脚，走到核桃内，踏着核桃，又滑上一交。连忙走起来叫：“二娘。”又不见应，开了中间。二官说：“后边好响。”小山说：“不好了，又被贼开着后门了。”忙上楼叫二娘，把房门着实敲着。二娘假作睡声道：“来了。”走下床来，开了门道：“快取火，不得了，又着贼了。”二娘说：“二官在外边歇，他是精明的，为何被贼？”小山道：“是后门来的。”拿了灯一同去看，二官道：“不知偷了多少去了。”往后门外上看，叫道：“一个果子笼还在溪里。”小山叫道：“屈也，怎么好！”二娘道：“明日烧陌黑纸，遣他一下方好。如此偷将起来，不须几时，也把这行本钱都偷完了。看你两伙计怎么开交。”小山急了道：“罢，店后边我们两个老人家睡着，着还被贼，我召二叔仍旧上楼睡。”二娘道，“果然有理。”去把后门闭上，大家收拾起核桃。张仁道：“是个蠢贼，这核桃是响的，偷了

岂不响起来。”二官道：“还亏他响，不然都挑去了。”小山叫：“二娘，你上去睡了。二叔挂了中门，我往外边去睡了。”二官笑道：“下半夜偷去的，算我的帐。”一边说，一边就把中门拴上。走到二娘身边道：“好什么？”二娘道：“我就来了。”把灯光在楼上，把房门故意开得十分响了一声，稳丈夫的心。轻轻就大开了，悄悄的覆将下来。二官见了道：“我和你楼上去睡。”两个脱下衣裙，竟上了床，搂着笑道：“想关门养贼，只当撮把戏一般，把他捉来捉去。”二娘笑道：“肉肉，搂了睡，心愿足矣。”二官道：“若只搂着睡，心愿还未足哩。”二娘把他身上摘了一把，骂道：“贼精。”二官道：“方才你偷核桃，不是贼妻？”二娘又摘了一把，二官道：“我和你到楼上也要暖一暖房。”二娘道：“忘了一件要紧的本钱。”二官道：“席下有草继。”二娘道：“那是你的本钱。”二官骂道：“骚肉，亏你这般骚，那老头儿与你怎生发作！”二娘道：“他也不喜如此，我也向来也不是这样的。”二官说：“这是

说话说与知音，有饭赠与饥人。

宝剑卖与烈士，红粉送与佳人。”

二娘道：“不是这般说：正是：

佳人有意郎君俏，红粉无情浪子村。”

两下里相爱相怜，那些景况是自然而然的了。去把二叔那物一摸，已是枪一般挺着。二娘道：“让我来做个倒浇蜡烛。”二官道：“你今日大狂了，明日罢。”二娘说：“你又说暖一暖房。”笑了一声，便又干起来。

从此夜好起，直到次年五月，二娘产下一个孩儿，与二叔面貌相似。小山说：“我去年与你此事稀，算来十个月之前，正是七月内了。我并不曾与你下种，此是你与他两个生的，我不管。”二娘说：“呆东西，有了千金家事，只少个儿子，拿了一千金子也不肯攒在你肚里。别人吃辛吃苦，你现成做个父亲，好不便宜，还要分清理白，教你要养这样孩儿，今世里不能勾了。”小山道：“我便做了个召屁大老也罢，只是为这娃子身上使费，我决不召的。”二娘道：“不消你费心，只是他外公外婆早早死了，若在，自然有的。”只因小山算小，所以不能掌着千金家事。又过了几时，那孩儿已长二岁了，小山因二官生了这个儿子，日逐与妻子相吵，要赶二官出去。从分娩时仍在妻子房中来歇，并不许二娘与他一会。

一口，恰好又是中元节了。这晚，王小山邻家招饮，二娘方得与二叔一会，道：“我有心事，一向不好和你说得。今晚和你说明了罢。王小山是我花烛夫妻，二

叔是我儿女夫妻。向日未合之时，原是他着我嗅你来的。后来合了伙计，他竟不许我和你到手。自到手之后，便要与你分开，是我不舍得，直至如今。已是两个年斗，也被你弄得够了。他如今日夜吵我，定要与你分开，你意下如何？”二官道：“实是舍你不得。”二娘道：“我有一计，久蓄于心。在丈夫，竟要你出去，要赖你的本钱。他说待他去了，我自在店中去歇。要我管货楼，三女大了，管住内楼。思量日久了。我想，你与我相好一场，岂忍如此。我日常间私房藏得五六十两银子在此，不若你将这银子悄地拿回。待我在楼上困时，你陆续夜间来取些货物，哪里查帐！便在自己门首开着店面，张仁帮你做生意。我这边家，事后不都是你儿子的！你意下如何？”二官道：“此恩难报，只是一件，后门头来取货物时，可肯与我一会？”二娘道：“倒是这件烦难。”二官道：“为何？”二娘道：“他是痴东西，把此物写封皮来封了去睡的。”二官听见了说这番话，倒快活起来。又想到：“且慢，待我明日往陈家卜一课来看，还是去的好，不去的好。”二娘笑道：“那卜卦也是假的，你去了，晚上便与你一床睡得。若在此，再不能勾了。”

正说间，只听得小山回来。张仁开了门，小山吃醉了，口里便乱骂一番，总是要打发二官主仆出门的念头。二娘不理他，竟自上楼。小山便骂个不住，直到半夜，骂得酒醒了方才住口上楼来。二娘听了，气了半夜，道：“你也不须骂了，二叔明日都要去。道：‘趁了千金银子，在店内除起三百两本钱，把利对分，还有三百五十两，共六百五十两。分开了就行。料不来踏踏你的箠，不怕你少他的。他是这般教我对你说。’”小山听了，想了一会道：“一千金，谁人见的！”二娘道：“我也曾说过。他道：‘现银子有四百两在此。其货物两下应得对分。’”小山道：“他主仆吃了我两年多，难道不是银子。”二娘说：“我也说过了，他道你与三女也是两口，对过了。只我还是他养着的哩。”小山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等他筹了一千两把了我，其余的都付与他便了。”二娘道：“他还说你骗他。原说上年六月内有一百两会钱，要作本钱的，竟不见付出来，每年出去会银，又不上帐。说当初原是一间小店面，如今有了许多，便忘记了他。说若不还我，叫娘舅告状。下课的陈先生不知又与他说了许多说话。他倒不怀着好帐在那里着哩。”王小山听见说了这番话，想道：“看不出这粉嫩嫩的小官，倒说出这般硬话来。”道：“二娘，据你的主意，怎生发付他？”二娘说：“竟还他二百两银子，二百两货物，便安稳了。省得把银子用在衙门里，仍要还他本利，人又说不是。好人，依我说的，听也由你，不听也由你。”小山说：“难道白白的把他困了两年。”二娘道：“他养个儿子在此与你了。”小山闭口无言，道：一凭你罢。”

次早，二娘抽身见了二官道：“你启坐在家中，少停来接你便下。”小山下楼道，“二叔在那里？”二娘道：“娘舅来寻他说话，不知那里去了。昨日说的，今朝做一个东道，原请了两个中人，来得明，去得明。你说不然，该奉些利钱，因被



贼盗了几文，食用又重，且货物皆是发来的客钱，尚未曾还，当日蒙他一点美情，明日倘还了，客人没了本钱，又说我不忠厚。宁可折本，不可带累他。倘是照依我说，自然罢了。家中还有此千金，岂不为妙。”小山一一依了妻子，即忙治酒，请了家人，兑了一百两银子，将货物开了帐，共成三百之数。将妻子教他的说话，陈了一遍。客人欢喜。二官还了合同，便叫脚夫把果品物件一一的发去。张仁上楼，收了铺陈，作谢了出门。二官又进内谢了二娘，又传个情儿，取了银子，各自散了。

这晚，小山自己上门，晚上在店中去睡。二娘着三女取了铺席，抱了娃子，上了侧楼，三女拴上中门，也上楼去了。那二官后门，正与那二娘后门是一条溪边住的。二官心内又痒起来，不如今晚就在外楼歇了。不知怎的，走到后边，只听得娃子哭响。二官正要敲门，又想到：“倘与丈夫同困于此，怎么好。”须臾，只见楼穿口一柄扇儿摇动。二官抬头一看，正是二娘。即便下来开门，进内拴好了上楼，双双坐定道：“亏杀你做得光天得紧。我明日就开了店，免得别人笑我。”二娘道：“要货用，你来拿。思有了这点骨肉，在此两下都是亲的。我也并不偏曲为着哪一个。银子已在此间。去时不可忘了。”二官道：“多感你美情，不知后来怎生报你。”说罢，便去求欢。二娘道：“果然有张封皮。在上面是一朵荷花。”二官笑道：“奇为何？”二娘笑道：“有藕在下面，好把你来掘。”二官笑道：“骚肉，今年从灯夜里与你偷了两次。以后防闲得紧，再也不能。无日不思，无夜不想。”二娘道：“一如今倒天长地久了，只愁你娶了妻子，忘了我也。”二官道：“你还不知道我的心事。我如今再不娶妻了。有一句古诗，我只改一个字，正切着题目，念与你听：

有子万事足，无妻一身轻。”

二娘笑道：“这妻子明日是要当官的。”二官去了衣裙，与二娘同睡。二娘说：“睡出来些，不可打醒儿子。”二官把二娘搂了。亲嘴，动了兴，扒于身上，耸起来。那晚未挂得帐子，开的楼窗，月光竟似前年七月的，正照他二人身上。二娘看了，骚兴又发。把枕头又棕起来，不多光景，二娘道：“我已来了。”一把搂住，就是那年形状。须臾，雨过云收，困到天明别了。二官将银子取了，道：“天明了，我去，你也好起来了。”

二官到家，流水的把店面开张起来，倒又齐整。那主顾见了二官，一齐走来做起生意，其门如市，那小山坐在门首。鬼又没得上门。邻舍们道：“还是张二叔的福大，你的主顾都在他那里买了。”那小山见人笑他，便气苦起来。着了些寒热，登时患了一症。医药无效，不上七个日子，一命呜呼了。二娘一时没了主意，又是

二官过来与他料理，一毫也不费他力。过了七日，便与殡葬了。

二官一心要娶二娘为妻，即时央出几个老成的邻居与他两个说合亲事。那媒人劝二娘：“不如早嫁了，也得个人照管。守他没干。”二娘说：“恐被人议论。”邻居说：“明公正气也嫁的，没人敢说。若是私房做事，倒不见妙。”二娘便将计就计，道：“一凭尊长们便了。”二官登时下了财礼，把一乘轿子接了过门。两人拜了天地，请了亲邻。次日，把两间店物件并了一处，倒做了长久夫妻。只说王小山初然把妻儿下了一个美人局，指望骗他这三百两本钱，谁知连个妻子都送与他，端然为他空辛苦这一番。正是：

一心贫看中秋月，失却盘中照乘珠。

总评：

张二乖合伙生理，不惟本利全收，又骗了一个乖老婆，生下一个乖儿子，做了谐老夫妻。可怜王小山忙了一世，竟作沟中之鬼。所谓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悲夫。

## 第十回 许玄之赚出重囚牢

艳女风流第一，秀才慕色无双。分明一本比西厢，点缀许多情状。  
欢喜冤家小说，堪为风月文章。消愁解闷笑人肠，莫比汪宣欲伤。

且说扬州府仪真县一个秀才，姓许名玄，表字玄之，年方一十八岁，父母弃世多年，室内尚无佳丽。这许玄涉猎书史，挥吐云烟。姿容俊雅，技通百家。真风月张韩，文章班马。

一日，秀才往郊外闲行，偶遇一班少妇在楼头欢笑。许玄抬起头来一看，一个个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见了许玄，都避进去了。许玄道：“好丽人也。可惜我许玄十分知趣，尚无一个得意人。见他那楼上有这许多娇艳，何不分一个与我。”心中怏怏，若有所失，走回书馆，情思不堪，赋诗一首，开解闷怀：

楼头瞥见几娇娘，不觉归来意欲狂。  
为借桃花飞面急，难禁蝶翅舞春忙。  
满怀芳兴凭谁诉，一段幽思入梦长。  
笑语多情声渐杳，可怜不管断人肠。

次早，又去久候。楼窗紧闭，并无一个影儿。心下好闷，一步步走将回来。踱到自己后园门首，猛然抬头一看，见对门楼上有一个绝色的女子，年纪像二十多岁光景，看他眉细而长，眼波而俏，不施脂粉，红白自然，飘逸若风动海棠，圆活似露旋荷盖。许玄见了，吃着一惊，想道：“这是我近邻施家。久闻他家有一女子，生得标致，果信其然。”走近楼前，把眼往上一看，那女子笑了一声，竟自去了，许玄想道：“这相思害杀我了，也罢，他之楼与我花楼侧窗紧对，不免将书籍着人移上楼去，早晚之间，再能相见。或者姻缘有分，亦未可知。”登时进了书房，将一应文房四宝，床帐衣服，随身动用之物，俱移上花楼。他便开了楼窗，焚香读书，一心等待施家女子。正是：

人间良夜静不静，天上美人来不来。

且说这施家女子，他父亲在日是个大大盐商。祖籍徽州，因在扬州支盐，随居于此。父亲亡过多年，止有母亲在堂，年已二十一岁了。说来亲事，高又不成，低又不就，蹉跎到此。生他之时，母亲梦芙蓉满院，因此取名唤作蓉浪，自小请师习学，无书不读，极其聪明。女工针指，是他本等；吟诗作赋，出自非常，生得姿容娇艳，性格风流。恍疑天上神仙，非是人间凡品。常常开了楼窗，偷看许家园内花卉。看此春事阑珊，绿肥红瘦，容娘叹曰：“正是有文遣俗，无计留春。”遂将唐律集成一首《暮春诗》儿：

每逢时节恨飘蓬，准拟今春乐事浓。  
杨柳楼头歌舞月，杏花村里酒旗风。  
独怜黄鸟啼原上，惟有青山似洛中，  
春意自知无主恺，树头树底觅残红。

集了这首诗后，竟不上楼来了。许玄见他之日，正是他送春之时。谁想许玄高高兴兴移上楼来，指望见他一面，谁知绝无影响，大失所望。无计排遣，翻着一篇《暮春》词读曰：

春暮矣，人逐马忙，序随马去。桃贪结子，莫恨晓风；柳已成阴，更怜残月。绿暗红稀，正是困人时候。日长意懒，还同送遣心魂。选遍柳腰，分明妒嫉。听残鸟语，大半催耕。百丈游丝，能系柔肠几许。一壶社酒，不知春事茫然。除是三回寒食，才减一月佳期。昨日清明，妇乞书窗之水。明朝谷雨，僧申龙井之茶。扫墓北邙，梨花白昼。送首南浦，江水绿波。人应无计能留，天若有情亦老。花来花去，自然怨落。邻家莺老莺娇，毕

竟侑谁作主。花无意绪，马有精神，芍药重开，还须来岁。辛夷初种，望到今年。池馆豪华，不管韶光已过。黎锄消息，依然东作方兴。纵然明岁再来，何似今年莫去。

看罢，称赏不已，不觉困倦起来。适逢童子进茶，津津有味，乃取壁上瑶琴，置于几上焚起香来。他道：“借此瑶琴，申我泱泱之情，舒我转转之闷。成都桃而红歌冉，清徵流而玄鹤舞。焦桐喻意，响玉传情”。

少焉，梧桐方出，月如悬镜，便弹一曲《汉宫秋》，其曲未终，只见施家楼上窗儿呀的一声，露出了娇滴滴的两个美人，正是蓉娘听得琴声清亮，与侍女秋鸿同上楼来，开窗面看。见是许生操琴，他也不避。许生见了，心上一时里欢喜起来，将指上又换了《阳春怨》，如泣如诉，如怨如慕，那蓉娘听得琴中之意，一时间遂起文君之兴，引动了芳心，恨不得身生羽翼，飞过琴边。只听得一声“老娘娘请小姐哩。”蓉娘把许生看了一眼，进楼去了。这许玄见他去了，挂起冰弦，心中欢喜。吃了些晚酒，情思迷离，便向床中和衣去睡。他想到：“这女子十分有意，此时楼窗尚开，必然还上楼来，待我再等他一等。”只见一个小使，拿了一个封筒走上楼来道：“相公，有人请你。”许生不知是谁；拆开封，往灯前一看，是一首诗道：

邻家年少鼓冰弦，漫托芳情露指尖。  
想是知音人未有，相思月下与灯前。

看罢，惊道：“是谁人送来的？”小使道：“施家秋鸿姐在下边等相公说话，”许生听说，飞也似抢下楼来。见一艳婢，立于月下道：“我姐姐在此，要同相公一话。”只见一女子，身穿丽服，两鬓堆鸦。拂翠双眉，樱唇半露，轻移莲步，近前万福。惊得许生忙还大诺，心下便想：“何一旦见爱如此，莫非鬼迷。”将信将疑道：“小生何幸，蒙爱如斯。”蓉娘掩袂笑曰：“先生不知我事，请登楼试与言之。”分付秋鸿：“你且回去，亲娘若问，道已睡多时了。”许生恭敬如宾，同上楼来，分宾主坐下。蓉娘道：“适闻君子琴中之意，便怀陌上之情。特来见君，以为百年之约，愿勿以为异疑。”许生谢曰：“小生才非于建，貌匪潘安，有何德能，敢得神仙下降。”蓉娘问曰：“君子青春几何？”许生曰：“一十八岁，八月初五未时所生。请问芳卿，妙龄几何？”蓉娘曰：“奴年二十一岁，八月二十五日未时所生。今见君子，诚宿世良缘也。”许生上前，一把抱定。两下里：

云犹雨膩，蝶舞蜂狂。一个爱倾城颜色，一个爱贯世文章。一个风情蕴藉，一个雨意徜徉。一个攘花课蜜，一个窃玉偷香。一个身儿瘦怯，一个性

子温良。

须臾，雨散高唐，云归楚岫。作诗一律曰：

漫说佳期自古难，如何一见即成欢。  
情浓始信鱼游水，意蜜方知凤得鸾。  
自讶更深孤影怯，不禁春重两眉攒。  
三生已订今宵誓，免使终身恨百年。

联诗已毕，生顾蓉娘曰：“今宵欢会，事出非常，恐见难别易相思断肠。幸勿见弃，早叶官商。”蓉娘曰：“我母亲为人偏僻错我良缘。今日幸逢君子，以终百年。恐君视为容易，使妾有白头之叹。”不觉楼头五鼓。蓉娘拔下金凤钗一只，遂提笔书《西江怨》一首：

至宝砂中炼出，良工手里熔成。芳姿美色价非轻，付与君家为证。  
可惜红颜有限，休教白首无凭。思人睹物重伤情，杜宇流红春病。

书罢，将钗付与许生。遂曰：“此钗之金，乃潘阳披砂而作。得狼荒夜雨而方奇，断之有同心之利，性之有从革之机。是乐阳之瑞雨，非大冶之妖倪。杖此良媒，万勿虚视。”许生亦从袖里取扇上玉鱼坠一个，亦授笔而书，调曰《鹧鸪天》：

着忽寻春路径迷，忽然月下遇仙姬。  
情才好处人将别，乐音浓时怨又基。  
观玉秀光实稀奇，采磨温润没暇疵。  
洪鳞不是池中物，把与嫦娥好执持。

书罢，将坠付与蓉娘，生曰：“此坠之玉，比德于君子，刻名于美人。垂棘之璧，连城之珍，六器之亨，五豹之分。曾报锦磷之见赠，曾击珠丝之并沉。胡综知如意以压气，温娇下镜台以纳婿。蓝田种之以致娶，昆同得之以遇君。润水以茂，辉山更新。万溢之价，五都之尊。尔须待价而关顺，不可无故而去身。顾后早见此物，免使小生苦心。”二人留恋不舍，遂焚香告天，设词曰：天须鉴奴与郎：

今宵会合信非常，莫使长娱歌昭阳。  
漫学乘车醉壶浆，仰视百鸟必双翔。  
时见二鸦御一梁，满堂如春焚暖香。  
须远荀实之神伤，无以冰炭置我筋。



两下相思孰主张，乞巧为员贵利方。  
 归梦不离合欢床，高烧银烛照红妆。  
 天孙为绮云锦裳，永却匹配六月霜。  
 惊回仙梦莺过墙，宁使不受处女筐。  
 水心似铁休关防，金兮与玉坚且刚。  
 勿使失手碎鸳鸯，要使此意留炎荒。  
 那时移手以相将，夫妻地久与天长。

许玄以不娶为誓，蓉娘以不嫁为盟。敢有不如此约，则骨分尸解，死无葬身之地。还要绸缪，忽然一声响亮；许玄一惊醒来，却是一梦。且惊且喜，走起身来，总然有声。把灯往床边一照，拾起一看，果梦中蓉娘所付金凤钗也，大为惊异道：“此梦非常，想曾付蓉娘一坠，而扇上则无见矣。”便道：“此必两相神合，是蓉娘魂至于此。且待明早，观其动静。”便是：

春兴悠悠不可当，夜来梦熟到高唐。  
 九天仙女云中降，五凤金钗袖里藏。  
 漫想娇烧倾国色，转成愁苦扰人肠。  
 今宵已做巫山梦，明晚还祈会楚襄。

直至四更，才方就枕。次早起来看了凤钗，坐立不安，如有所失。只听脚步响，说本县太爷有一急事请相公等着说话。许玄即忙梳洗，将金钗带在袖中往县中去了。

且说蓉娘一梦醒来，好生惊异，说：“日里果然情动，为何就做此一梦。”十分骇然。天明起来，又恹恹欲睡，题诗一首：

芭蕉叶底踏冰壶，团扇羞描彩凤图。  
 金缕有衣藏宝鸭，青鸾无情遇神巫。  
 愁萦九曲肠应断，泪迸千行眼欲枯。  
 一段风情谁著述，恹恹如醉倩人扶。

吟罢，忙唤秋鸿：“我身子为何不快，可打点我睡也。”秋鸿忙去整被，枕侧忽见白玉鱼坠二枚，以奉蓉娘曰：“不知此玉鱼从何而来？”蓉娘一见，忙取向袖中藏了。随觅金钗，失去一股。蓉娘思曰：“此生梦里姻缘，这般灵感。曾记拈香设誓，两无嫁娶。”急往楼窗一看，见书楼紧闭，不如何故，上床睡了。

秋鸿自幼随蓉娘读书，心下极其聪明，况又粗知翰墨，自想小姐平日之事，一

些也与我计议。方才见了玉鱼，忙忙袖了，况又精神恍惚，短叹长吁，未识是何意思。待我静里观之，便知其意。只见蓉娘上床，欲睡不宁，欲起又倦，想道：“我在此转展无睡，甚无思绪。不若起来梳洗，以观许生动静，再作理会。”须臾至楼前，尚尔如前。归房取笔而题：

方对菱花试晓妆，彩云何处阻襄王。  
石麟有梦空留语，青鸟无书枉断肠。  
斗帐色舍腥血润，薄罗香沁藕花凉。  
几回不信丢开去，又失金钗折凤凰。

吟罢，恹恹而坐。秋鸿探其光景，虽不能尽知其情，亦能少识其意。道曰：“小姐，今日为何神思困倦，针指不提，茶饭懒吃，莫非为阳春一曲乎？”蓉娘想道：“心事被他识破，不免对他说明。”道：“秋鸿，昨晚听琴，果然有感。夜来一梦，实是蹊跷。别样不须讲了，梦他赠我玉鱼，答以金钗。金钗果失，其玉鱼在枕，何其灵异！为此精神顿减，情思恹恹。”秋鸿说：“小姐，这是你天定姻缘了。我看许相公，人才双美，与小姐门户相当。两下芳年，一双孤寡。极早自做主意，嫁了这个丈夫。拖带秋鸿，也落好处。著凭老母简择，明日你错配了对头，嫁个庸夫俗子，一世好苦。”蓉娘说：“我梦中与他立誓，约为夫妇了。”秋鸿说：“不着待秋鸿竟造南园，见了许生，将玉鱼送去，看他意思如何，便知下落。”蓉娘说：“觉得造次了些。”秋鸿说：“梦中奇异，实是非常，不为造次。”蓉娘说：“他书窗闭上的，大分不在。”秋鸿说：“我竟到花园探听便了。”付与玉鱼，悄地位园里走进。

恰好许玄已进园来，见了秋鸿：一看正是梦中艳婢。慌忙施礼道：“何事而来？”说：“有话相商，乞于密处。”许生竟同秋鸿至假山石上极密之处坐下，秋鸿取出玉鱼付生一看：“此物是相公之坠乎？”许立一见，道：“好奇。”随往袖中取出金钗与看：“此钗是小姐之钗乎？”秋鸿道：“实是奇事。我小姐做此一梦，情思恹恹，又失金钗一股，未知果在相公处否，特着我来探取。”许生曰：“我今央媒说合如何？”秋鸿道：“我主母前番论及相公亲事，嫌你年纪小俺姐姐三年，故此不肯。说也枉然。”许玄呀了一声，“既是如此，则无望矣。”秋鸿曰：“我在小姐跟前撺掇他来就你，你将何物谢我？”许生笑曰：“若得如此，便把我身子来谢你。”秋鸿说：“只怕你没分身处。”许玄说：“小姐未必肯来，不着晚间望小娘子引我到你家，与小姐一会。”秋鸿说：“我家晚间前后门一齐上锁，虽插翅亦不能飞，怎生去得！我小姐为人爽快，说个明白，况梦中已自会过，自然肯来。须待半晚方可。太早，怕人看见。夜了，又要锁门。”许生说：“全仗小娘子一力相助。”秋鸿说：“须寻个所在相会便好。”生曰：“你来看，牡丹亭下芍药中，

天然一个卧榻，好不有趣得紧。”秋鸿说：“果然好个所在。”许玄见他娇艳，一见便留意了，因答话良久，不好为得，走到这个所在，那里就肯放他，便道：“难得小娘子到这个寂静所在，望乞开恩。”鸿曰：“我是媒人，岂可如此。”许立说：“岂不闻含花女做媒，自身难保。”近前挽住，一手去扯他下衣，秋鸿自知难免，况见生青春标致，已自动火，任凭扯下裤儿，将身仰卧。许生开其两股，恣意云雨起来，十分通泰。许玄问曰：“小娘子，花心被谁拆取？”秋鸿道：“妹今年二十岁了，家主在日，便被他偷上了。”许生初时道他是个女子，轻抽浅送，见他说出真情，便道是个知趣的妇人了，着实尽情，秋鸿叫道：“知趣的相公，果然有趣。”许玄道：“我如今先把身子谢媒了。”秋鸿说道：“谢倒谢我几次方好。”许生说：“若得小姐嫁我时，你是家常饭了，不时要用的。”说得高兴，尽力完事。许生袖中取出白纸拭净，与他整好了乱鬓，扯齐衣服送出园门。

不须几步，便到家中。见了小姐道：“事果异常，金钗一股，许相公要紧的带在袖中。他要央媒说合，我将嫌他年小之事一说，他便不乐起来，便要我晚上引他到小姐房中一会。我说晚上前后门上锁，插翅也难飞。他便无计可施，便要写书求小姐到他园中一会，有许多心事要与小姐面谈。我说不必写书，我去面达至情，强也要强小姐一会。我已许下，小姐没奈何，姻缘大事，不可惜了。”蓉娘说：“羞人答答，怎生好去。”秋鸿说：“真姬守节，快女怜才，两者俱贤，各从其志，况与他梦中又会过了，这是一生之事，岂可错了。”蓉娘说：“恐有路人看见。”秋鸿说：“这样冷僻的小巷，那有路人。那花园里常时去看他花木，是个熟路，只当在自己家中一般，有何难处。”蓉娘心下已自要行，被他狠狠的说，只得依允。把玉鱼带在身边，去换过新衣，慢慢的打扮得十二分美艳，专待天色薄暮，方好过来。

且说许玄因与秋鸿一番情事，身子困倦，上床一睡，醒来天色傍晚，慌忙整衣，走到园中，把园门大开，痴痴而等。只见秋鸿在门首一望，即忙复转去了。不移时，与小姐走了过来。许玄近前施礼，蓉娘答还，同至秋鸿的乐处坐下。秋鸿道：“我去去便来。”许玄道：“多蒙小姐辱爱，使小生感激无地，但梦中奇遇，蒙赐金钗，事属奇异，况梦中已与小姐订百年之约，此事小姐曾梦否？”蓉娘曰：“梦里曾联诗句，兄可记得乎？”许玄将邻家年少鼓冰弦之句，又将谩说佳期自古难，并后两下联句，每首读了一遍。蓉娘笑曰：“实是奇缘了”

不期天色黑将下来，许玄上前抱住蓉娘，要求欢会。蓉娘初时推拒，被许生用强，扯下小衣不能护持。早已蝶上花枝矣。蓉娘年纪大了，情事已清。况梦中已曾尝过滋味，竟不娇啼，甚为得趣。许玄把他小小金莲架于肩上，纤纤玉笋插入其中。初虽道履艰难，后已轻车熟路。津津水流出花间，吁吁的气从口出。管不得鬓乱

钗横，恣意儿鸾颠凤倒。须臾，一阵往外溶溶露滴牡丹间矣。两下云停雨住，许生将自绫帕拭干收袖中，忙与蓉娘相期后会。只见秋鸿至，速呼：“快去，主母请你讲话。”蓉娘整衣忙走，顾许生曰：“明日着秋鸿与你说话。”竟自去了。许玄送出园门，十分大快，竟上书楼。烛光已具，将白绫灯下一看，得膏红润护若宝珍。遂藏笥中，遂口言一律：

夜来频结蕊珠花，梦入巫山集彩霞。  
 爱月素娥鸾已跨，迎风萧史凤堪夸。  
 牡丹亭接蓝桥路，芍药栏通牛斗橙。  
 自喜玉鱼今得水，不须写怨抱琵琶。

次日，正在思想间，只见秋鸿走上书楼，见生喜慰曰：“好谢媒了。”许玄笑曰：“无人在此，正好。”便去扯他，秋鸿止曰：“有事相商，不可取笑。”道：“小姐归去与我计议，此间楼窗紧对，止离得一丈，上下之间，须得两株木植安定，上边铺一木板，可达我楼。到了那边，把木板安放我家楼上。待天未明，依计而过，可得长久欢娱，你道好么？”许笑道：“好计，好计。”道：“想此便是蓝桥路了。”随往楼上一看，见有板木许多，皆造屋所余之物，指谓秋鸿曰：“偷花之物尽多，且小姐房中还有女使否？”秋鸿自：“虽有几人，晚间都不在房中歇的。况且楼前面，便是小姐卧楼，不往楼下经过，愁他怎么。”许立见说，喜不自胜，起身闭上楼门道：“今日致诚谢媒了。”把秋鸿捧过脸儿亲嘴，秋鸿笑道：“人间乐事都被你占了。”脱衣相就，便自分其股，以牝就之，任生所为，生细看秋鸿，淡妆弱能，香乳纤腰，粉颈朱唇，春湾雪殷，事事可人，无一不快人意者，此乃婢中翘楚。一时魄荡魂迷，尽情而弄。秋鸿已丢要去，许立放起，见他含笑，倩即整鬓，态有余妍，十分可意。道：“晚间之约仗你玉成。”秋鸿首肯，开门送至园外，方自上楼。细想其情，得意之极。

不觉楼头鼓响，寺里钟鸣，正是人约黄昏之际。许玄把木头儿放于窗槛之上，一步步推将过去。那边秋鸿早把手来接了，放得停停当当。又取一株，依法而行。把两块板架放木上，走到桌上，一步走上板来，如趟平地。三脚两步，走过了楼。即忙把板木取了过来，闭了楼窗。许玄感秋鸿为他着力，黑地捧住要和他云雨。秋鸿说：“此时还有这样工夫！还不早去。”一把扯了许玄，竟至前楼。见蓉娘在于灯前，身穿异彩艳服向炉内添香。生近前见礼，二人坐下，秋鸿摆上一桌酒肴道：“夫妻二人吃个合盃杯儿。”蓉娘顾秋鸿曰：“母亲睡未？”道：“睡久了。”蓉娘说：“此身既已与君，生则同衾，死则同穴。况梦中之誓已自分明，不必言矣。但老母执滞不通，万一私许他人，只可以死谢君耳。”许亦曰：“但愿鱼水百年。忽然言及令堂处，待我今秋倘图得个侥幸，自然允当。倘落孙山之外，亦当再处，

决不有负初心。望毋多虑。”蓉娘曰：“昨日早闲，楼室紧闭，我往窥二次，皆然。你何事不开？”许玄曰：“昨日因县尊相唤去见他，谈了一会，所以不在那。”

“知县请你做什么？”许玄曰：“宗师发牌科考，承县尊意思，将我名字造册送府，不须县考，故此唤我面请，做个情儿。”蓉娘曰：“或者他取帘做了房考。你或者落在他房中，中了便是嫡亲座主了。”许玄说：“他已聘四川分考，目今将次起身了。”闲话之间，不觉二鼓。秋鸿道：“你二人睡罢。夜好短哩。”二人抽身脱衣就枕。许玄抱了蓉娘，金莲半启，玉体全偎，星眼乜斜，娇言低唤，十分有趣。芙蓉露滴之时，恍若梦寐中魂魄矣。事阑就枕直至鸡鸣，两人才醒。生再求会。蓉娘曰：“但得情长，不在取色。”生曰：“固非贪淫，但无此不足以取真爱耳。”阳台重上，愈觉情浓。如鱼水欢娱，无限佳趣。事完，口占一律以谢蓉娘：

巫山十二握春云，喜得芳情枕上分。  
带笑慢吹窗下火，含羞轻解月中裙。  
娇声默默情偏厚，弱态迟迟意欲醉。  
一刻千金真望外，风流反自愧东君。

正吟诗方完，秋鸿起来开了房门，走至床边道：“好去矣。”许玄与蓉娘作别，抽身披衣而起。秋鸿引到后楼，许玄椅上坐正，悄悄开窗，把那二物放好。道：“好过去了。”许玄立起身来，去把秋鸿下边一摸，却是单裙，正好凑趣。推在椅上便耸，秋鸿说：“弄了一夜，还不厌哩。”许生说：“终不然教你。

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。”

取双莲置之高阁，立而（男女男）之，兴趣不能状，情逸娇声，大张旗鼓，狠战一番，方才住手。许玄曰：“乖乖，我实然喜你貌美，而骚趣勃然，自令人三战三北矣。”秋鸿曰：“这一番真被你弄得畅快。”推起许玄，将裙幅拭净道：“过去。”许玄掇过椅来，立将上去。往上几步，到了自楼，扯过木板，两下关窗，从此无夜不会，真好快活。

其年开科取士，许玄府考取了，送道，宗师道：“试取了科举。”他日闲拟题作文，夜闲仍旧如此。自古说得好：

爽口味多终作疾，快心事过必为殃。

直到七月廿五，这五更之时，许玄完事，正走过去，不想其夜，月已上了，明亮得好。恰好有几个抬材的一众人往巷里走过，分明看见许玄，道：“是个贼了，拿他



下来。”就把抬材长扛木往上一耸，那许玄一闪，跌将下来，恰好跌在众人身上。身子却不跌坏，吃了一惊，反把众人大骂，那些抬材的俱是无赖小人，把他骂怎不生气的。大家将许玄拖拖扯扯道：“你做贼倒骂我们，送他到官去。”许玄道：“我是秀才，不可胡做。”众人说：“若是秀才，一发不可轻放，久后反受其害，律上说得好，夜深无故入人家，非奸即窃。不要管他，竟扭去见官便是。”不由分说，一齐扯了，竟至县前。

天已明了，不想堂官往四川去了，是二衙掌印。这官第一个贪脏，又要撇清，见一众人跪下禀道：“小人在巷中，只见这个人在人家楼室口搭桥走过，非奸即盗，送来老爷做主。”那官道：“什么时候拿的？”道：“五鼓。”官道：“是什么人家？”内中一个说：“施盐商家里。”，官想道，若为盗，失主还未知情。若是奸，这还是小事。又道，倘是强奸，也该重罪了。至于因奸致死也未可知。分付禁子，发入重囚牢内，监下，待施家人来，审得明白，方可定罪。许玄欲说真情，又不忍蓉娘出丑，若说出是生员，又恐前程干系，算来便不得一时放他，只得隐忍不言，随他入了牢内不提。

且说秋鸿一见，即便报小姐道：“不好了。”如此如此，说了一遍。道：“县前去了怎么好？”，蓉娘惊得魂飞天外，呆了一晌，穿衣而起，哭哭啼啼道：“秋鸿怎么好？”秋鸿说：“我闻知县官是许相公好友。”蓉娘说：“四川聘去了。”秋鸿道：“不知什么官府手理，算来也没什大事。”蓉娘说：“自然没大事，这些人晓得他到我家来做什么，毕竟知是奸情，这丑名竟露了，可不羞死我也。”秋鸿说：“许家此时决无人知。不知那窗口木板曾收去否。”一竟到窗口一看，端然在彼，忙忙取了进来，闭了楼窗。道：“小姐，他家竟不知哩。木板还在窗口，方才取得进来。”蓉娘说：“天已明了，你可到他家中寻一个老成家人，与他说知。快去看他一看，不知怎生样了。”秋鸿把头发掠了几掠，往楼下开了后门的锁，竟往许家园来。

门尚闭住，扣了两下，园公开门，“为何来得恁早？”秋鸿道：“你家有得力管家，唤一个出来，与他讲话。”园公急忙进去。走出一个家人道：“小娘子有何见谕？”秋鸿把此事一一诉知。家人大惊道：“知道了，你去，我打听了来回你话。”那人竟进到内边，取了些银子，带在身边，又同了几个僮仆往县前去了。秋鸿与蓉娘二人心如刀割，不住的打听。秋鸿紧紧的站在自己后门首，望着回音。只见那家人把手一招，秋鸿忙走去道：“怎么了？”那人说：“相公拜上你们，不须记念，只因县官不在，撞着二衙署印，竟禁狱中。已知在你家窗口走出来的，竟等你家去认了，要坐着强奸罪名审问。想夜深无故入人家，非奸即盗。我相公闻知此事，只要你家一个人竟往本官处投，明说门不曾开，并不失物，便可释放。”不然前

程干系，就是贼名也是难的，说不得图出头日了，罢了不成。”家人说完了话，又道：“县门前沸沸洋洋，都说施家女子二十多岁，不与他个丈夫，以致与许秀才通奸，人人如此说，只怕便是家投说是贼，人也不信，怎么好哩。不若你家小姐原与我相公两下情投意合，原约百年夫妇，当官认了和好，求他判为夫妻，倒是因祸致福，何苦如此贼头狗脑，这一番过是人晓得了，难道还行得这般之事。依我说，倒是十分上计。”只见里面一个小使，挑了一付盒儿道：“我送饭与相公，快同你去。”那人竟去了。

秋鸿把这事一五一十都说与蓉娘知道，蓉娘哭罢想，想罢哭，两眼红肿，又怕母亲知道，几番要去寻死。秋鸿劝蓉娘：“怎么倒要干这短见，反害了许相公。如今事已至此，若我家不认，许相公又不得归结，官也要差人来拘人去问。那时一发不便，免不过要去承认。第二来迟延着，那官万一取往南京贡院，做了外帘，把许相公误了他三年不打紧，他闷也闷死了他。”蓉娘说：“我已自想过，不去认，一发不是了。去认时，教我怎生出头露面。”秋鸿说：“小姐，你写了一纸呈状。秋鸿认做小姐，与你救出许相公可好么？”蓉娘见说：“若得你肯如此，便是大恩人了。”秋鸿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决要在今日做的。我去换了衣服，小姐快写起来。”蓉娘取了纸笔，写道：

诉为开息事：贱妾施氏，年二十一岁，系本县盐商施某之女。今年三月，节届清明。终步南园，见桃红似锦，绿柳如丝。鸳鸯效交颈之欢，蝴蝶舞翩迁之乐。梁间燕子对呢喃，枝上流莺双（目见）（目完）。嗟叹物兴无穷，遇想青春不再。三七少女，幸逢折桂之郎。二九才郎，尚诵标梅之句。每想织女，一年一度得相逢。自恨奴身，二十一年无匹配。转桃溪而登葵苑，穿柳巷以采花衢。偶遇惊心，妾相低问。乃书生托以姓名。见其唇红齿白，目秀眉青。貌果清奇，将来必达。愿托百年，遂成一笑。成亲于牡丹亭下，遮羞于芍药丛中。祈结偕老之欢，反遭难别之叹。祸因今早捉夫送台，身居螺泄何罪。而居父母官司，罪容分诉。明月尚有盈亏，江河岂无清浊。姜女初配范郎，藉柳杨而作证。韩氏始嫁于佑，凭红叶以为媒。况上古乃有私通，奴氏岂能贞洁。重夫重妇，当受罪于琴堂。一女一男，难作违条之论。荣辱总在台前，生死并由笔下。乞天台察其情，恕其罪，若得终身偕老，来生必报深恩。所诉是实。

秋鸿一看，笑将起来。“何必尽露其情。”蓉娘说：“待我改过便是。”秋鸿说：“罢了。天已暗矣。”取了，竟往后门，上了轿儿，即至县前。恰好官在堂上，他便走进去。门公入来，扯他，便叫“屈情。”二尹见了道：“着他进来。”上堂跪下道：“奴有下情，求老爷观看。”二尹接上去一看，笑道：“我那边犯了奸

的妇人，俱要枷号三日，奸夫重责三十板。罚一个十四石稻谷，方免释放。如今准了你的诉情，这枷罪不免，那奸夫待纳了谷价责他，方可释放。”只见那两边人抬了一面轻枷放在面前。秋鸿道：“既蒙老爷怜准，只合放了丈夫，回家成婚才是。怎么反要枷责！”二尹道：“判成夫妇，见你呈儿直诉，这是尽私；这枷责是尽法，一定要枷。”秋鸿见他不肯，想道：“必是赃官。”便道：“妇人也愿纳谷赎罪。”二尹听了大喜，但在公堂之上不便即允，道：“也罢，方才呈儿词语清新，你今将枷你的光景形容，做一个词儿。做得好时，准你赎罪。”秋鸿道：“借纸笔一用。”登时写完，呈上去。看词名《黄莺儿》：

妾命木星临，一人身，两截分。松杉裁剪为圆领，脂难点唇。颈交不成，低头不见弓鞋影，好羞人。出头露面，难见故乡亲。

二尹见了大笑，“好一个松杉裁剪为圆领。准你纳谷一十四石。”道“又还便宜了你，也罢，取纸笔与他，再将此景做一首上来，放你回家。”秋鸿即写道：

花发不能售，奈无罢梳鬓云，并肩人难把身相近。香腮怎温，樱桃怎亲。尽眉儿无计难帮衬，忒新文。风流邑宰，独车宴红裙。

二尹看罢大笑道：“二作俱妙，讨保发放宁家。”秋鸿谢了一声出门，许家僮仆见了，与他写纸保状，请押保人去了。秋鸿上轿回家，见了蓉娘，将事一一说了，蓉娘欢喜。只虑要保许玄，心下忧闷不提。

且说许玄家人将秋鸿代小姐，二尹判成夫妇，免枷罚谷，责奸夫三十板情由，一一说明。许玄说：“既是枷可谷赎，责亦可谷赎。明日动一呈，多罚些银子，免得打方好。若是打了三十板，性命难存，怎么进场。”家人说：“难，明日早堂，动一呈看。”只见外边说：“老爷，府尹来取进帘，明日五鼓便要动身了。”许玄听见道：“怎么好，误了事也。三年难得过，如之奈何！无计可施，也是天命。罢！罢！”

且说次日起来，那天上乌云四起，忽然倾下一阵雨来，好生大得紧。初似倾盆，后如泼水，那窗下芭蕉不管愁人自响；池边宿鸟，却教幽梦难成。那些狱里罪人好生愁闷。有一等见这般大雨，官又不在，且去困他一觉。这些禁子，也有去赌的，也有睡的，也有下棋的。这许玄好闷，恨不得身生两翅，飞到南京。又自解自叹。只见有一个乡下挑粪的人，手中拿一个勺，一步步挑到里边来。许玄往外一望，那牢门是开的，好生心痒，怎敢胡行。只见乡下人将杓儿兜满了两桶粪，那雨越大了。心下想道：“趁雨挑了走入内去便晴了。且待雨小些出去。”便到屋下，除了

笠帽，脱了粽衣，放在壁边，便去看下棋。自古下棋之人，星初临局身且忘疲；露晓临场，造昏废食。深山石室，曾闻樵客烂柯，长夏江村，颇费老妻书纸。这乡下人看一个入神，竟自忘了这担粪。许玄见了，心下一想，道：“如此如此”，便去把身上长衣、裙儿拦腰一拴，脚下鞋袜脱下去，寻一双旧凉鞋穿了，把巾儿除下，藏在袖中。取了粽衣，穿上笠帽，带在头上，走到粪桶边，寻把扁担挑了两桶，手中拿了木杓，往外挑了便走。那门上见挑粪来，把门大开了，哪个疑他是个犯人。一竟挑出县门，至僻静处歇下，丢下东西，没命儿一竟跑出了城门。竟搭船到南京应试。且喜身边带得几两银子，大着胆，竟自去了。

直至初一日到了南京，竟往贡院前来寻下处。家家歇满，无寻处。倒是贡院对门，躺着一张红纸：

内有静室，安歇状元。

许玄见了道：“为何此处尚有房室？”竟进里面。只见一个妇人间说：“是谁？”许玄说：“特来借寓的。”妇人道：“公可姓许么？”许玄道：“奇。为何晓得我的姓？”只见妇人三十岁的光景，生得淡然幽雅，眉眼媚人。一双脚，三寸金莲；两双手，十支新笋。捧了笔砚道：“主母孀居，未便相见，因有梦兆，乞将相公姓名、籍贯、年齿，一一写得。对时，房金不取，尚有许多事情。如不对，不敢相留。”许玄道：“又是梦了。好奇。”展开纸笔，写完了，那妇人向袖中取出来一对，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向内叫：“大娘，正是了。”拿了写的一张纸进去。这院大娘拿着一看，上写许玄字玄之，扬州府仪真县人，年一十八岁，八月初五日未时生，看罢，大喜，果有是事。即唤巫云：“送茶出去，吃了领先生至后边一室。”但见书床罗帐，香气袭人，室虽不广，幽雅则有佳境可爱。许玄曰：“这般妙境，缘何没有人来？”巫云说曰：“今年正月初一日，我主母得其一梦，道今年秋场时，有一姓许名玄者，方与他歇。尚有些话，容当再禀。主母恐忘了年庚八字，写起封了七个月矣。并无一个姓许的来，故此不领他看。别人那里晓得有这间好书房。”只见外边有人说话响，又来租书房。巫云道：“租去矣。”那人说：“租票还存。”巫云方才扯去了招帖，走进来。

只见许玄在那里打开纸包，要借戮子用。巫云送在房里，那许生开一张帐，自卖卷子、文房四宝，一应进场之物，共要十两银子。把那包银子一称，止得三两，不上房钱，一些不曾打帐起。长吁短叹的，沉吟呆坐。至于三餐食用，那会说起，便道：“一时里高兴，逃走了来，端然不得进场，如何是好。身上又无衣服可当，此间又无亲戚可投，这是路贫方是贫，如之奈何！”只见巫云送一壶酒，几碗嘎饭，齐齐整整摆下。许玄见了道：“不须费心，连小生在此安歇不成着哩。”巫云道

：“为何说此言语？”许玄说：“一时间来了，少了些盘费，在进退两难之间耳。”巫云将帐上一看，道：“笔墨纱巾及进场之物，我家都有的，何用去买！”许玄说：“为何你家倒有些物件？”巫云道：“我家相公在日，姓阮，是个好秀才。娶我主母，做得两年亲，便死了。”许玄说：“为何便死了？”巫云道：“只因我大娘生得面若芙蓉，腰如杨柳，两眉儿淡淡春山，双眼儿盈盈秋水，小脚儿足值千金，双手儿真成白玉，我相公见他标致，上紧了些，故此得了病死了。”许玄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你大娘多少年纪了？”巫云说：“二十有二。今年才服满的。”道：“相公，请一杯，且请宽心。”自进去了。许玄见他一说，肚中饿了，道：“不要管他，且吃了再说。”只见巫云捧了许多物件，都是用得的。至于色衣，青色海青，一应俱全。外有一封银子，道：“大娘致意，知道相公不从家里来的，盘缠缺少，我家尽有，先送十两银子在此，与相公收用。”许玄收了道：“在此打搅，已自不安。主人情重至此，何敢当之。若得侥幸报恩不难，倘若不能，有负盛意。只是一件，你主人为何知我不从家里来的？”巫云说：“此话也长，一时难告。请收了物件。”巫云又取两个拜匣与他，一床红绫被儿熏得喷香，把铺陈都打叠完了，将身上下衣又送出几套，不能尽言。许玄道：“至亲骨肉亦不能如此用心。”巫云烧了一盘浴汤，放在盆中道：“相公洗浴。”许玄不安道：“你丈去那里去了？劳你在此伏侍。”巫云道：“不须提起，专一好赌。四年前，盗去主人几十两衣饰，也不顾我，竟逃走去了。”许玄道：“这个没福的人，见了这般一个妻房，怎生丢得便去了。”巫云听见说他好处，便不做了声。

须臾，点火进房，又换热酒送来。许玄过意不去，道：“府上小使怎不见一个？”道：“上半年有两个，也偷了东西做伙走去。一个使女又被拐去，大娘心上气，也不去寻他，故此只我一个，也没什事做得。”只听楼上娇滴滴叫上一声道：“巫云，天晚了，拴好大门。”应了一声，此时许玄所见娇声，想起蓉娘之事好生烦闷。又想：“我倒来了，不知那牢中众人怎么结果。”又道：“且自丢开，完了自家正事再说。”又吃了几杯，打点上床睡觉。巫云收了出来，开门睡了。

次日早起，巫云殷勤伏侍，不必尽言。许玄换了一套衣服，取了自己那包银子，往街坊买了卷子，到应天府中纳了。许玄是初观场的，见了老试士，请教他场中规则，忙忙的直至初五日。众官在应天府中吃了进点酒，迎到贡院里来。许玄看了街坊上妇女，两边楼上不知有多少。许玄看得眼花缭乱道：“果然好一个京城。”便自回身。正到贡院门首，只听得人说：“京考来了。”许玄道：“不知是那两个翰林，”须臾迎来，又不晓得是何人。

看完了，走进中门。却好外楼走下一个少年妇人，也到中门了。许玄回避不及，也不免行着一礼，想道：“莫非是主人家？”正待要谢，又想：“或是他亲戚来



看官的，不可乱谢。”那妇人抢前进去了。许玄在后面看了道：“果是天姿国色，比蓉娘更加十倍，不知是谁人家有这般美物。”进门见桌上列下酒肴，极其丰盛，许玄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巫云说：“我大娘特为相公祝寿。”许玄想起道：“多感，多感。我也不记得了。”遂坐下道：“何须这般破费，你家何人买办？”巫云说：“我家有一个短工，挑水劈柴，走动卖办，一应是他。不来吃饭，只与工银。”许玄道：“这等才便，方才外边楼上一位女客是谁？”巫云曰：“是大娘。他出去看迎试官。”许玄道：“失礼了。我正待要谢，又恐不是，故此住口。乞小娘子为我致谢一声，容当请罪。”吃完酒饭且睡。

直至初八，巫云把一应例事，人参，油烛，安息香，进场之物送进。许玄见了道：“我也谢不得这许多。”都收了。

三更天，吃了饭，入场去了。初九三更出来。扣门，巫云应声：“来了。”巫云取出酒饭，许玄送他时钱三百文，谢一声出门去了。许玄进内便睡，直至次日午上方起。三场已毕，正是中秋。天井设酒相候。许玄洗浴已完，巫云道：“大娘请相公吃酒，”许玄想：“大娘请，莫非在下边。”穿了衣服出来，果然立在月下，许玄深深作揖道：“异乡之人，以骨肉至情相待，图怀难报。”阮氏说：“承蒙垂顾，奈荆棘非鸾凤之栖，百里岂大贤之路。茅庐草舍，不足以承君子之光也。今值中秋佳节，适逢场事已完，特具芹扈，聊申鄙意。”许玄道：“多谢。”阮氏陪于下席，许玄酒至数巡，虽见阮氏之艳美，然回他情重，不敢起私。问曰：“闻大娘新年有何良梦，顾闻其详。”阮氏曰：“妾夫阮一元，弃世四年。今年元旦，梦先夫云尊府事情，因令祖有妾阮氏，系徽州之女，与家人许吉通焉，遂窃令祖蓄银若干逃于别府。后来双亡，家事被阮家所得。先夫遂授胎于阮妾复配之。要知今之阮，即前之许吉也。先夫往秋鸿腹中投胎为君之子，妾身当为君之小星，家事数千金，尽归于府，此乃偿令祖亡金之报。故有年庚、姓氏之验。今七月中元夜，复梦亡夫云：‘足下当为魁元，为因露天奸污二女，不重天地，连乡科亦不能矣。是君家三代祖宗哀告城隍，止博一科名而已。’初一日五更，又见亡夫云：‘足下今日必至，云常把奸淫污身于三光之下来往，已遭囚狱，不能释放，又是祖宗哀告，佑得乘便而来。’故所以知足下不从府上而来。想此事必有，故而言之。”许玄听罢，不胜惊道：“原来天地这般不错，想小生之欲念，又恐触天之怒。”不敢提起，但加嗟叹而已。阮氏说，“事至此，足下酒后须不乐。然乡科高捷，行些好事，或者感动上天，端然还你进士，何须如此。”巫云说：“今晚合巹，不可如此不乐。”许玄见说：“怎好却他好意，”便喜道：“正是，且把闲事丢开。”便道：“既已事皆前定，我二人是夫妇了，何须客气。”阮氏曰：“无人为媒。”许玄把杯一举：“岂不闻酒是色媒人。”阮氏笑曰：“送亲也无。”许玄曰：“借重嫦娥一送。”阮氏不答，许玄把酒哈一口，送至阮氏口边道：“吃口和合酒儿。”阮氏也哈一

口。许玄遂坐于阮氏身边，搂搂抱抱，不觉两个情动。巫云道：“月色斜了，上楼睡罢。”巫云将灯前走，送二人进房，他自下来收拾。许玄把房中一看，十分华丽，便与他解衣。阮氏将灯一口灭了，那月色照在椅上，许玄笑道：“送亲坐久了。”阮氏笑了一声，双双上床：

人于翡翠衾中，轻试海棠娇态。鸳鸯枕上，漫飘兰桂芳香。情浓任教罗袜之纵横，兴逸那管云鬓之缭乱。带笑徐徐舒腕股，含羞怯怯展腰肢。肺腑情倾，娇声贴耳。香汗沾胸，绞绢春染红妆。虽教他娇声垢耳，从今快梦想之怀，自是偿姻缘之债。

是夜，许阮为情欲所迷，五鼓方睡，直至日红照室，犹交颈自若。巫云走响，二人方才惊觉，整衣而起，不提。

且说那日牢中，许宅家人送饭，寻觅家主，那里去寻？牢头禁子一齐慌了。乡下人不见粪桶，各处又寻，门上牢头说：“是了，被他挑桶赚去了。”一齐四下追赶，那里去寻！止寻粪具之类。许玄自此脱身，却中在榜末。报录闹闹嚷嚷来到阮家，阮姐打发喜钱，愈加欢喜。又应梦中之兆，是夜备酒相处，恩情美畅，自不必言矣。滞留两月，进京得试，不期前任知县聘入四川房考，行取进京又为会试房考，许玄落在他房，取中榜末进士。见他将蓉娘唤秋鸿代诉，父母亲不允匹配一述，知县力为执柯，说他联捷，何愁不允。说来择日成婚，蓉娘打扮齐整，同拜花烛。秋鸿收入二房，蓉娘问及出监出城之事，到省寓何主家，许玄将阮娘梦语、备酒赠金，陪席同枕同衾，十分恩爱，一一说知。蓉娘谢阮不尽，劝生力娶来家。阮娘情愿为三房，以应梦语。

后来许玄一家做了许多好事，秋鸿生了儿子，下科中了进士。后来妻妾各生男女，子孙俱遵十戒，都发科甲。果信恶人向善，便可转祸为祥。我劝世上人有八个字，极简捷，依了他自然发福：

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。

总评：

氤氲引梦，体合魂交。金凤神飞，玉鱼澡跃。使百年夫妇一见谐和，岂非天缘辐凑者乎。致蓝桥惊坠，螺纵几沉，一时计出囹圄，万里鹏程鹄荐。佳人一梦，得遇双星。虽然天相吉人，果是生成福块。十戒忏悔，黄榜随登。子孙恰遵，荣昌累世。岂非天意挽回者乎。后人当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则载福之德诚厚矣。

## 第十一回 蔡玉奴避雨撞淫僧

事到头来不自由，水流化谢两休休。  
 齐女守符沉巨浪，绿珠仗义坠危楼。  
 大美虞姬全节义，却嫌蔡琰事羌酋。  
 王嫡背弃千金体，西子倾吴一旦休。

话说关西一个经纪，唤名蔡林。到了二十岁上，方才娶得妻子，叫名玉奴。年纪恰正二十岁。生得有七八分容貌，夫妻二人十分眷恋。这玉奴为人柔顺聪明，故此蔡林得意着他。其年玉奴母亲四十岁，玉奴同丈夫往岳丈家拜寿。丈人王春留他夫妻二人陪众亲友吃酒。过了两日，蔡林作别岳父母，先自归家。留妻子再在娘家住几日来便了。玉奴道：“你自归家做生意，我过两日自己回来，不须你来接我。”蔡林去了，玉奴又在娘家耍了两日，遂别了父母，竟往家取路而回。未及行得里余，只见：

狂风急至，骤雨倾来。杏花遍野，正好农忙。水绿平堤，不妨鱼钩。是吾为政，闲中遣婢梳头。于物无妨，卧里看妻煎药。酒因病禁，诗为愁吟。黄鹏被径，双双跳入深枝。白鸳翩迁，一一独宿寒诸。隔林晓梵，稍欣寺有残僧。比屋晚炊，且喜巷无饥妇。童子支吾以烹茶，道人研殊而点易。书卷为巢，陆放翁之作记。灯光如月，鲁男子之闭门。漏添海水，滴官漏之长宵。钟响寒山，到客船而夜半。行人尽避于人家，游客忙投于酒市。

玉奴见雨来得大，连忙走入一寺中，山门里机上坐着，心下想道：“欲待转到娘家，又不能。欲待走到夫家，路尚远。又无船只可通，那有车轮到此。”闷得慌张起来，进退两难，如何是好。初时还指望天晴雨收，不想那雨倾盆一般倒将下来。那平地水深数尺，教这孤身妇女怎不愁烦。不想，一时天色晚了。玉奴无计可施。左右一看，见金刚脚下尽好安身，不免悄悄躲在此处，过了今宵，明日再行，竟自席地而坐。

须臾，只见寺里两个和尚，在伞下拿盏灯笼走出来闭山门。把山门拴了，在两边一照，玉奴无处可藏，忙走起来道个万福道：“妾乃前村蔡林妻子，因往娘家而回，偶值大雨，进退不能，求借此间权歇一夜。望二位师父方便则个。”原来这两个和尚，一个唤名印空，一个唤名觉空，是一对贪花好色的元帅。一时间见了一个标致青年的妇人，如得了珍宝，那肯放过了他。那印空便假意道：“原来是蔡官人

的令正，失敬了。那蔡官人常到小寺耍子，与我二人十分契厚的好友，不知尊嫂在此，多有得罪。如今既得知了，岂有放尊嫂在此安置的道理，况尊嫂毕竟受饥了，求到小房素饭。”玉奴道：“多承二位师父盛意，待归家与拙夫说知，来奉谢便了，只求在此权坐，余不必费心。”觉空道：“你看这地下又有水进来了。”印空道：“少顷水里如何安身，我好意接尊嫂房中一坐，不必推却了。”印空道：“师兄你拿了伞与灯笼，我把娘子抱了进去便了。”言之未已，便向前一把抱了就走。玉奴叫道：“师父，不可如此，成何体面，”他二人那里听着，抱进了个净室，推门而入。已有一个老和尚先与两个妇人在那里顽耍。觉空叫：“师父，如今一家一个，省得到晚来夺。”老和尚一见，道：“好个青年美貌的人儿，先与我师父拔个头筹。”那二空那里肯，竟把玉奴擎倒，在禅椅上，松他纽扣，退他绣鞋。觉空揪住，印空挺着小和尚往里一凑，一把抱住就弄。玉奴挣得有气无力，再三求饶，那里睬他。玉奴无奈，到此地位，动又难动，双眼干忍着含怒，揩着两泪，凭他弄了。印空拔了头筹，觉空又上，老和尚上前来争，被觉空一推，跌个四脚朝天。半日爬得起来，便叫那两个妇人道：“两个畜生不仁不义，把我推上一交，你二人也不来扶我一扶。”一个妇人道：“只怕跌坏了小和尚。”那一个道：“一交跌杀那老秃驴。”三个正在那里调情，不想玉奴被二空弄得淫水淋漓，痴痴迷迷，半晌开口不得。二空放他起来，玉奴穿了衣裙，大哭起来。

两个妇人上前劝道：“休要愁烦，你既来了，去不得了。”玉奴道：“我如今丑已出尽，只索便了，如何去不得？”二空道：“我这佛地上是没边没岸的世界，只有进来的，那里有放你出去个道理。你今日遇了我二人，是前世姻缘，从今死心塌地跟着我们。你要思想还家，今生料不能了。”玉奴道：“今晚已凭二位尊意了，明早千万放奴还家，是师父恩德。”连忙拜将下去。三个和尚笑将起来道：“今晚且完宿缘，明且再云。”忙忙打点酒食，劝他吃。玉奴敢怒而不敢言，只不肯吃。两个妇人再三劝饮，没奈何，只得吃了几杯。两个妇人又道：“奴身俱是好人家儿女，也因撞着这两个贼光头，被他藏留此处，只如死了一般。含羞忍耻，过了日子，再休想重逢父母，再见丈夫面了。”玉奴见他们这般一说，也没奈何，想道：“且看后来再说。”

且说这老和尚名叫无碍，当晚便要玉奴一睡。觉空印空各人搂了一个进房去宿，无碍扯了玉奴进房，没法说了，只得从他完事。后来三对儿每日夜捉对儿饮酒指闹儿宿。

过了几日，那蔡林不见妻子还家，往丈人家接取。见了岳父母道：“玉奴为何不来见我？”玉春夫妻道：“去已八日矣。怎生反来讨妻子。”蔡林道：“几时回来！一定是你嫌我小生意的穷人，见女儿有些姿色，多因爱人财礼，别嫁了。”玉

春骂道：“放屁，多因是你这畜生穷了，把妻子转卖与人去了，反来问我讨人。”丈母道：“你不要打死了我的女儿，反来图赖。”便呼天抢地哭将起来。两边邻舍听见，一齐来问，说起原故，都道：“果然回来了，想此事毕竟要涉讼了。”遂一把扭到县里叫起来。

太爷听见，叫将进来，王春把女婿情由一诉，太爷未决。王春邻舍上前，一口儿齐道：“果系面见，回蔡家去的。”蔡林禀道：“小的住的又不是深房儿，只得数椽小舍，就是回家。岂无邻舍所知。望老爷发签提唤小人的邻人一问，便知详细。”知县差人拘蔡家邻舍来问，不移时，四邻皆至。太爷问：“你可知蔡林妻子几时回家的？”那四邻道：“蔡林妻子因他丈人生日，夫妇同往娘家去贺喜。过了几日，见蔡林早晚在家，日间街坊生意，门是锁的，并不曾见他妻子，已有半月光景门是锁的。”王春道：“老爷，他谋死妻子，自然卖嘱邻居，故此为他遮掩。”知县道：“也难凭你一面之词。但王春告的是人命事情，不得不把蔡林下狱，待细访着再审。”登时把蔡林不由分说，竟扯到牢中去了。那两边邻舍与王春一齐在外，不时听审。这蔡林生意人，一日不趁，一日无食的了。又无亲友送饭，难道在监饿死不成。还幸喜手艺高强，不是结网挽人去卖，便是打草鞋易米度日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玉奴每日囚于静室，外边声息不闻，欲待寻个自尽，又被两个妇人劝道：“你既然到此，我你一般的人了。寻死，大夫父母也不知道，有冤难报。且是我和你在此，也是个缘分，且含忍守着，倘有个出头日子，亦未可知。倘你府上丈人、女婿寻你之时，两下推托，自然涉讼。倘你一死，终无见期，可不夫父二人终沉狱底，怎得出头！还是依奴言语为上。”玉奴听了，两眼流泪道：“多谢二位姐姐劝解，怎生忍辱偷生，便不知这个什么寺，有这般狠和尚？”一个妇人道：“奴家姓江，行二，这位是郁大娘，我是五年前到此烧香，被老和尚唤名无碍，诱人静房，把酒洒于化糕内吃了几条，便醉将起来，把我放倒床上，如此。及至醒来，已被淫污了。几次求归，只是不容。那两个徒弟，面有麻点的，叫名印空，另号明月，就是先奸你的，后边这人叫做觉空，别号清风，我来时，都有妇人的，到后来病死了一个，便埋在后面竹园内了。又有二个，也死了，也如此埋。这郁大娘也是来烧香，被明月清风二秃，推扯进来，上了路。便死也不放出去了。这寺名双塔寺，有两房和尚。东房便是这里，闻西房又是好的，如今说不得了。我们三个儿，且含忍者，或者恶贯满盈，自有个报应在后。”正说间，只见二空上前，搂搂抱抱，把三个妇人弄得没法。正是：

每日贪杯又宿娼，风流和尚岂寻常。  
袈裟常被胭脂染，直裰时闻花粉香。



按下不提。

且说觉空一日，正在殿上闲耍，只见一个孤身妇人，手持香烛，走进山门里来。觉空张了一双饿眼，仔细一看，那妇人年纪有三十五六了，一张半老脸儿，且是俏丽。衣衫雅淡，就如秋水一般清趣之极。举着一双小小脚儿，走进殿上拜佛烧香点烛。拜了几拜，起来道：“请问师父，闻知后殿有个观音圣像，却在何处？”这一问，搔着觉空痒处，便想道：“领到那边，三个又夺。付之偏僻，这一个儿也不妨。”忙道：“小娘子，待小僧引导便是。”那田寡妇只道他是好心，一步步直入烟花寨。进了七层门，到一个小房，果有圣像，那田氏深深下拜。觉空回身把七层门都上了拴，走将进来。田氏道：“多蒙指引，告辞了。”觉空道：“小娘子，里边请坐待茶。”田氏道：“不敢打搅。”觉空说：“施主，到此没有不到小房待茶的理。”田氏道：“没什布施，决不敢扰。”觉空拦住回路，那里肯放。田氏只得又走一房，极其精雅，桌上兰桂名香，床上梅花纸帐，只见觉空笑嘻嘻捧着一个点心盒儿摆下，又取了一杯香茶，连忙道请。田氏道：“我不曾打点香钱奉送，怎好无功受禄。”觉空笑道：“大娘子不必太谦，和尚家的茶、酒，都是十方施主的，就用些，也不费僧家的已钞。请问大娘子高姓？”田氏道：“奴身姓田，丈夫没了七年了，守着一个儿子，到了十五岁了，指望他大来做些事业，不想上年又死了，孤身无倚，故来求佛，赐一个好结果儿。”觉空笑道：“看大娘子这般美貌，怕没有人求娶你！”田氏不答，不期吃了几条化糕下去，那热茶在肚里发作起来，就是吃醉了的一般，立脚不住，头晕起来道：“师父，为何头晕眼花起来？”觉空道：“想是大娘子起得早了些，此是无人到来所在，便在小床一睡如何？”田氏想了道：“中了秃子计了。”然而要走，身子跌将倒来，坐立不住，只得在桌上靠直。那秃贼把他抱了，放在床上，田氏要挣，被酒力所困，那里遮护得来！只得半推半就儿，顺他做作。那秃贼解开衣扣，褪下小衣，露出一身白肉，喜杀了贼秃，他便恣意儿干将起来：

怨鹤离鸾，狗秃漂鱼，渴凤妖娆，初起半推半就，渐渐越凑越骚。初然花心蜂采，后来雨应枯苗。上下的光头齐动，东西的两奶频播。白腿架僧肩，竟似爪边两藕，光头搯主乳运如蒲撞双飘。问一声大娘子这般可好，答一声好师父手段直高。大娘子不耐烦，云停雨住。小贼秃正畅美，莫要乔妆。弄得落红满地无人扫，只怕深夜柴门带月敲。

那田氏把酒都弄醒了，道，“师父，我多年不曾如此，今日遇着你这般有趣，怪不得妇人家要想和尚。你可到我家常来走走。”觉空事完，放起田氏道：“你既孤身，何须回去，住在此处，可日夜与你如此，又何须担惊害怕。到你家来，倘然被人看出，两下羞脸难藏，如何了？”田氏道：“僧房无内外，倘被人知，这也是

一般。”觉空道：“我另有外房，这卧房，是极静的幽室，人足迹不到的所在，谁人知道！”田氏道：“如此也使得，待我家去，取了必用之物到此，方可盘桓几时。”觉空间道：“是什么必用之物？”田氏道：“梳妆之具，必不可无。”觉空开了箱子，取出几付镜子、花粉、衣服、悉是妇人必需之物，又掇出一个净桶道：“要嫁女儿，也有在此。”田氏见了一笑，把和尚照头一扇子道：“看你这般用心，是个久惯偷妇人贼秃。”觉空笑道：“大娘子也是个惯养汉婆娘。”田氏道：“胡说。”觉空道：“既不惯，为何方才将扇子打和尚。”两个调情得趣，到午上，列下酒肴二人对吃，搂抱亲嘴，高了兴便干。觉空只守了田氏，竟不去争那三个妇人了。印空知他另有一个，也不来想，他把三个轮流奸宿一夜。

该玉奴陪无碍歇，玉奴因思家心切，只是一味小心承顺，以求放归，再不敢一毫倔强，以忤僧意。这无碍见他如此，常起放他之心，然恐事露，在敢而不敢之间。到上床之际，又苦苦向无碍流泪。无碍说：“不是出家人心肠更毒，恐一放你时，倘然你说出原因，我们都是死了。”玉奴道：“若师父肯放奴家，我只说被人拐到他方，逃走还家的。若说出师父之事，奴当肉在床，骨在地以报师父。”无碍见他立誓真切，道：“放便放你，今夜把我弄个快活的，我做主放你。”玉奴喜道：“我一身淫污已久，凭师父所为便了。”无碍道：“你跨上我身，我仰趴着，你弄得我的来，见你之意。”玉奴就上身跨了，凑着花心研弄，套进套出，故意放出娇声，引得老和尚十分兴动，不觉泄了。玉奴扒下来道：“如何？”无碍道：“果是有趣。”到五更，还要这般一次儿送行。玉奴道：“当得。”玉奴倒搂了无碍，沉沉睡了。一到五更，玉奴恐他有变，把无碍推醒，又弄将起来。无碍道：“看你这般光景，果然要去了。”玉奴道：“只求师父救命。”须臾事完，玉奴抽身，穿了衣服，取了梳具，梳洗完了，叫起了无碍。无碍一时推悔不得，道：“罢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只是从有到此的，决无生还之理，万万不可泄漏。”玉奴忙拜下去：“蒙师父释放，岂敢有负盟言。”无碍便悄悄儿领玉奴，一层层的到了山门，开得一扇儿道：“你好好去罢。”玉奴认得前路，竟奔夫家。这无碍重新闭上山门，一路儿重重关上，再不把玉奴在他们面前说起。

且说玉奴走得到家，天已微亮，把门一看，见是锁的，却好一个贴邻起早往县前公干，见了玉奴，吃了一惊道：“蔡娘子，你在何处？害丈夫坐在监里。”这玉奴见说丈夫在监里，扑漱漱地吊下泪来道：“奴今要见丈夫，不知往那一条路去。”那邻居道：“我今正要往县前，可同我去。”二人取路而行，一路上，将二空之事，一一说了。不觉已到县前，领他到了牢中，蔡林见了妻子，吃了一惊道：“你在那里？害我到此地位。”玉奴将所事一一说了一遍，满狱通恨那二空。登时禁子上堂禀知，取出蔡林夫妻一问，这玉奴将前项事一一诉明。县公大怒道：“他寺中共有几房？”玉奴云：“闻有东西二房，西房是好的，实不知详细。”知县把二人

带起，唤打轿，竟往双塔寺而来，寺里鸣钟迎接，知县竟到东房，分付把房头细搜。公人一齐打进，一层层打得个透彻，拿出三个妇人，三个和尚，两个道人，三个行者。道：“内中都搜到，并无人了。”知县又着人到竹园内掘出两个妇人尸首来。县公又到西房，叫搜，只见几个青年读书的秀才，俱是便服道：“老父母，东房淫污不堪，久恨于心，今蒙洞烛，神人共喜。这西房门生们在此攻看书史，实是清净法门。门生向时有感，有俚言八句为证：

东房每夜拥红妆，西舍终宵上冷床。  
左首不闻钟磬响，西厢时打木鱼忙。  
东厨酒内腥膻气，此地花灯馥郁香。  
一座山门分彼此，西边坐也善金刚。

县公看罢道：“诸兄见教，也罢。”

忙把左右唤转回衙，竟上公堂道：“郁氏，他怎生骗你到他房内？”郁氏道：“老爷，妇人到寺烧香，被明月清风二秃蛮推紧扯，到他内房强奸了，再也不放出来了。”玉奴恐江氏说出无碍情由；便道：“老爷不须细问，都是二秃行为，与这老和尚一些无干。妇人若不是老僧怜放，就死在寺中也无人知道。”江氏会意道：“老爷，就是埋尸也是印空觉空二人。”县公问明道：“把无碍释放还俗。把两个妇人尸首着地方买棺收殓。江氏、郁氏、田氏，俱发宁家。道人，行者各归原籍。把东房产业着西房管下。出银一百两，助修城池。发放蔡林夫妻到岳丈家说明此事，以完结案。把二空各责四十板定了斩罪下狱，以待部文。”取决判曰：

得双塔寺僧觉空、印空，色中饿鬼，寺里淫狐。见红粉以垂涎，睹红颜而咽吐。假致诚而邀入内，真实意而结同心。教祖沙门，本是登岸和尚。娇藏金屋，改为人幕观音。抽玉笋合堂，禅床竟做阳台之梦。托金莲舒情，绣榻混为巫楚之场。鹤入凤巢，始合关雎之好。蛇游龙窟，岂无云雨之私。明月岂无心，照孀闺而寡居不寡。清风原有意，入朱户而孤女不孤。并其居，碎其躯，方足以尽其恨。食其心，焚其肉，犹不足以尽其辜。双塔果然一塌，两房并做一房。妇女从此不许入寺烧香，丈夫纵容，拿来一一并治罪。

判讫，秋后市曹取决。那几家受他累的，把他尸首万千碎剐，把他光头登时打得稀烂，正是：

只道伽蓝能护法，谁知天算怎生逃。

自古不秃不毒，不毒不秃，惟其头秃，一发淫毒。可笑四民，偏不近俗，呼秃为师，愚俗反目，吾不知其意云何。

总评：

天下事，人做不出的，是和尚做出。人不敢为的，是和尚敢为。最毒，最狠的，无如和尚。今缙绅富豪，刻剥小民，大斗小称，心满意足。指望礼佛，将来普施和尚。殊不知穷和尚，虽要肆毒，力量不加，或做不来，惟得了施主钱财，则饱暖思淫欲矣。又不知奸淫杀身之事，大都从烧香普施内起祸。然则普施二字，不是求福，是种祸之根。最好笑当世缙绅，所读何书，尚不知异端二字儿，今白莲、无为、天主等教是乱天下之祸根也，戒之，戒之。

## 第十二回 汪监生贪财娶寡妇

富贵从来不自由，何须妄想苦贪求。  
庸愚痴蠢朝朝乐，伶俐聪明日日忧。  
彭祖年高终是死，石崇豪富不长留。  
人生万事皆前定，勉强图谋岂到头。

话说嘉兴府秀水县，有一个监生，姓汪名尚文，又号云生，年长三十岁了。他父亲汪礼，是个财主，原住徽州，因到嘉兴开当，遂居秀水。那汪礼有了钱财，便思礼貌，千方百计要与儿子图个秀才。争奈云生学问无成，府县中使些银子，开了公折便已存案，一上道考，便扫兴了。故此汪礼便与他克买附学名色，到南京监里纳了监生，倒也与秀才们不相上下。就往南京坐监。不期这年五月间，时疫相染，这汪礼夫妻并云生妻子，一齐病起，三人相继而亡。家人们一面治棺入殓，一面飞也报到南京。云生得知这个消息，大哭起来，登时出了丁忧文书，即日起身赶到家中，抚棺痛哭，遂有诗曰：

哭罢爹来哭罢娘，妻儿哭得更悲伤。  
其间孝顺和恩爱，都在哀中见肚肠。

此时便开丧追荐，一应丧仪已毕，出棺安葬。凡事皆完，归家料理，把当中盘过，停了当业，只听取赎。

云生为人不比汪礼，是个酸涩吝嗇之人，故此银子只放进不放出，俗语叫名挟

杀鸡，放放恐飞了去。这般为人，岂能受享。那家人们一日只给白米六合，丫环小使只给半升，如此克减，那食用之间，一发不须讲起。有人背后写了四句诗儿，粘在他的大门上，云：

终朝不乐盾常皱，忍饥攒得家赀厚。  
锱铢舍命与人争，人算通时天不凑。

云生见了，大笑起来，也写四句贴在门上道：

生平不肯嫌铜臭，通宵算计牙关斗。  
杨子江潮翻酒浆，心中只是嫌不勾。

言后，人人晓得他是个涩鬼，遂取一个浑名“皮抓篱”。言其水管不漏之意。这云生一发臭吝起来。恰好一日坐在家中，此时光景，那天起一阵狂风、乌云四合，登时下起雨来：

但见云生东北，雾起东南。农人罢其耕作，旅人滞其行装。萎妻芳草，思楚国之王孙，淡淡清风，望汉桌之神女。盖已预惊蚕病，何言特为花愁。而已足不见园推，案久无招饮帖。心忘探节，闭门听断插天歌。焚云香而辟湿，烧苍术而收温。懒惰称意，行客怀愁，闭门且读闲书，安枕。恍如春梦。

这雨直落到傍晚，越觉大了。云生见天晚，雨大，自己同了两个家人出来闭门。只见门楼下歇着一乘女轿，中间坐一个穿白的妇人，又见一个后生带顶巾儿，也穿素服。又有两个家人，扛着一架食罗。那后生见了云生出来，知是主人，连忙上前施礼道：“只因避雨搅扰尊府，实为罪甚。”云生答曰：“不知尊驾在此，有失迎候，里边请坐才是。不知足下，尊姓大名。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姓王，名乔，轿里边的是舍妹。因舍妹夫华子青不幸过世，今日正是三周年。与舍妹同往坟上祭奠，不想回来遇了这般大雨，一时间路远又去不得。如今正待拿了三百文钱去寻一时空屋，借歇一夜，明早便行。不知尊府可有这样一间空房儿么？”云生想道：“有三百文钱便留他歇一夜，落得趁他的。只恐他这几个人要酒饭吃起来，倒不好了。”便道：“就有空屋，晚间炊煮未便。”王乔便道：“食罗内，酒饭都有，只要借间空所便是。明日黎明就行。”云生道：“这般大雨。不便出门去寻，若不弃草舍，不着权宿一宵如何？”王乔忙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实为阴德了。”忙取了三百文钱，送与云生。云生说：“岂有此理，兄倒俗了，决不肯受。”王乔说：“若尊处不收，小弟亦不敢相扰府上也。”云生见他如此说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权收在此。”吩



吩咐快抬了大娘子，到后厅上坐。云生同王乔到后厅，重新施礼。轿儿里走一个娇滴滴青年美色妇人。上前施了一礼，云生回揖，连忙把眼看他：一双小脚穿着一双白绫鞋儿，真如小小一瓣玉兰花儿，心下十分爱极。又把脸儿一看，生得：

芙蓉为面柳为腰，两眼秋波分外娇。

云裳轻笼身素缟，白衣大士降云霄。

那随来的家人，连忙食罗中取出一对大灯烛，着汪管家点在堂前，摆下两付酒盒，男左女右，请云生坐了。云生假意不上，王乔一把扯定不放。云生坐在下边，与王乔对饮，这王氏自己吃了几盏，将酒肴散与家人轿夫去了。云生见王氏吃完，忙吩咐打点被褥，在西边侧房与王氏歇了。这王乔与云生答话儿吃着，云生问道：“令妹丈在日作何事业？”王乔道：“说起也话长：先妹夫在日是个快活人，只因他父亲在日，挣下万顷田园与他，不期五年之间，他父母都亡了，并无枝叶。先妹夫想起家缘，年将三十尚无子嗣，又无宗枝承立，倘然无了后代，这家缘丢与何人！只为儿女心急，把这性命来弄杀了。如今只丢下舍妹，今年才得二十五岁，怎生守得到老。即使到老，这家私又无人承召，故此今朝去祭奠了先妹夫，以后，要寻一个有造化的丈夫，送他这个天大家缘。”云生听了这几句话，就是蚂蚁攢了他心一般，登时痒将起来道：“谁人做主嫁他？要用多少财礼？”王乔道：“财礼谁人受他的，也没人作主儿。是小弟倒要随舍妹去的。这些田地产业，从先妹夫去世，都是小弟收管，那人上拖欠，也须小弟催征。故此小弟也要同去。”云生笑道：“小弟失偶。尚未续弦，若是不嫌，求兄作伐如何？”王乔道：“原来未有令政，只是舍妹貌丑，恐没福消受府上这般受享，若果不弃，小弟应承是了，不须一毫费心，只要择个日辰，小弟送来便了。”云生道：“承兄金诺，不知令妹心下如何。”王乔说：“放心，都在小弟身上便是。”云生大喜，倒把酒儿劝着王乔，吃到三更方才两下安歇，各人俱睡了不提。

到了次日，王乔借出妆具，男女各各穿戴完了，正等作谢起身，只见云生连忙出来施礼留坐。王氏不肯坐，作谢上轿竟行。云生见王氏去了，道：“王兄，亲事敢是不妥么？”王乔道：“正是妥了，不好在此坐得，只求个吉日，小生自来。”云生曰：“日子已拣了，只是待慢，怎好又唐突。”王乔道：“兄倒不消如此，既是爱亲做亲，不须谦逊，吩咐那一日是了。”云生说：“三月十五是个阴阳不将黄道吉日，还是到何处迎亲？”王乔道：“往水路来，只在水西门外也，不多几步了，待小弟先来通问便了。”云生扯往，留吃早饭。王乔道：“舍妹等久了，后来正要在府上打忧，何必拘拘如此。”云生假脱手儿收了，送出大门。那两个家人抬了食篮，随着去了。

云生进到内房，想了一会：“好造化，一个铜钱也不破费，反得了三百文，又吃了他半夜酒，又送个花枝儿一般的美人，还有偌大家缘，实是难得。想我命中该是这般，那富贵便逼人来了。

看看已是三月十五日，云生想道：“今已及期，只是那王兄又不见，又不知他家住在何处。那日失算了，着一个人随他去认了住场，方有下落。如今若是不来，只好空欢喜一番。心下闷闷不乐，走进走出，心中不安。直待午后，只见王乔穿了新衣，走入门来。云生见了，就是见了宝一般，慌忙走下阶来，拱到堂上，相见坐下。云生道：“小弟正在这里自悔前番不曾着一小作送到府上，今日欲去相请，无由而来，重蒙再降，使小弟不安之甚。”王乔道：“船住水西门了，不知是那一个时辰。”云生道：“日没酉时，是金匭黄道。”即时吩咐手下，打点迎婚之事。心想诸凡要省事，到其间未免要用银子，不怕你肉割了，一时间，时辰已到，把新娘抬至堂上。下轿拜了天地神祇，化了纸马，揭去扇中，露出那花容月貌，愈加比前番娇媚了几分。

品貌婷婷裳似云，翠眉淡淡点朱唇。

一双俊眼含娇媚，三寸细莲半捻春。

云生见了，魂飞天外。须臾抬进八个皮箱，十分沉重，排在房中。云生算计，并不请着亲邻，只与王乔两夫妻合着一桌酒，就在房中坐饮，吃到二更，王乔辞了，下楼去，送在书房中宿下。新郎新妇，未免解衣就枕：

只见二人虽旧，两下重新。一个驾鹤乘鸾，一个攀龙附凤。一时间，巫雨会襄王。片刻间，彩云迷是虫。金莲高驾水津津，不怕溢蓝桥。玉笋轻抽，火急急那愁烧袄庙。口对口，舌尖儿不约而来。腿夹腿，那活儿推来又去。久已离变；今夜不能罢手，向成渴凤，何时方得能丢，虽然交浅，实是情深。

直至五更方才着枕。次日，梳洗已毕，王氏将八箱之匙，齐开与云生逐件看过。衣服首饰，金宝珠玉，满满八箱。又将田地原契，一并与云生收下。云生心暗欢喜，也将前妻箱钥交付王氏，并自己积下三千余两亦交付妻子收下。有此夫妻二人，如鱼似水，步步不离，好生恩爱，正是：

守己不求过分福，安居惟乐自然春。

这王氏嫁到汪家，将五十日，恰遇端午佳节。汪云生只是家常淡饭，并不设酒做节

。王氏只暗地一笑，便道：“闻知烟雨楼上，看龙船极是美观，我心中要去看一看，你可肯么？”云生想道：“去看未免又要破费几钱船钱，”只因心爱了，他吝嗇不得，道：“使得。”即时吃了午饭，夫妻二人，上船去看。吩咐王大舅照管家下。王氏将匙钥都付与王乔收了，一船直至烟雨楼前，上岸登楼一望，但闻金鼓之声震惊数里：

梅天歇雨，萱草舒花，画鼓当湖，相学鱼龙之戏。彩舟竞渡，咸施爵马之仪。旗影如云，浪花似雪。上下祠前，戏纸去来。湖上讴歌，于是罢市。出观皆为佩兰宝艾，登舟远泛，无非叠翠偎红。桅子榴花，并偕同心之结，香囊罗扇，相遗长命之丝。短笛横吹，相传吊古。青娥皓齿，略不避人。分曹得胜，识为西舍郎君。隔叶闻声，知是东邻女伴。杏子之衫，污洒藕丝。作揽望船，检点繁华，午日欢于上巳。殷勤寄省，昔年同是阿谁。而树里楼台，列户皆悬蒲艾。堤边罗绮，无心更去秋千。待月愿迟，听歌恨短。及时行乐，故从俗子，当多睹貌相欢；盖忘情者或寡。已乃逸兴渐闲，纤讴并起。将归绣榻之中，却望银塘之上，草烟罢绿，莲粉坠红。驴背倒骑，白酒已熏游客。渡头上火，黄昏尽送归人。载还十里香风，闲却一钩新月。于时，龙归沧海，船泊清河。可惜明朝，又是初六。

云生看罢，与王氏下楼上缆。摇到家来，已是黄昏时候。王乔早已接着，进了中堂，完了一日之事，不提。

不觉光阴似箭，看看过了中秋，又是重阳节过，十月来临。云生与王大舅云：“目今将收晚稻时间了，明日烦劳尊舅，往租户家一行，先收早米也好。”王乔云：“我已计议定了，只在早晚同妹丈一行。方好。”云生道：“使得。”王乔晚上与妹子说明此事。次日，王乔道：“妹丈他日且慢去，待小弟先去一看，若是时候，方可同去。不然何苦跋涉一番。”云生说：“有理。”王乔去了一日方回道，“明日同妹夫且去。已是将次了，遂连晚雇下一只小船，明早同行便了。”次早，王氏早早抽身做了早饭，与丈夫哥子吃了，下船一路往海盐而行。船至曹王庙，王乔道：“住了船。”与云生说：“妹丈，你且在船中略坐一坐，等我先去一看，我来按你同去便了。”云生说：“大舅，你先去，我就来便是。”王乔去了，云生上岸闲行，步到曹王庙前，只见台上演戏。云生近前一看，演的是《四大痴传奇》，正好卢至员外与妻子唱那《懒画眉》道：“

几时得奇珍异宝万斯箱，金玉煌煌映画堂。珍珠珊若垣垣墙，夜明珠百斛如拳样，七尺珊瑚一万双，一怎能勾巴清寡妇守中房，倚顿陶朱贩四方。乌孙阿保收牛羊，石崇王恺开银当，刁民豪奴千万行。”

那虞至妻子冻馁难当，唱与卢至听道：“

我笑你蝇头场上履水霜，马足尘中晓夜忙。你一生衣食两周张，妻儿老少遭磨瘡，那里有金脚银棺葬北廊。”

那卢至回唱与妻子听道：“

一生钱癖在膏盲，阿堵须教达卧床。便秤柴数米有何妨，那饥寒小事何足讲，可不道惜粪如金家始昌。”

却好里边孩子饥得哭起来，那妻子听见道：“员外听见么？”

那嗽数黄口乱饥肠，你百万陈陈贮别仓，便分升斗活儿娘，也是你前生欠下妻孽帐，今世须当剜肉偿。”

卢至回唱道：“

我岂是看财童子守钱郎，只是来路艰难不可忘。从来财命两相当，既然入手宁轻放，有日须思没日粮。”

云生看得大眼直。看完了，天色已黑。回到船中，问家人：“王大舅曾回来么？”家人道：“竟不见来。如今天色已晚了，还是怎的？”云生道：“自然住在此处等他。”一面收拾些晚饭吃了，就睡在船中。大早起来，还不见到。家人说：“大舅还不见来，船中柴米也无，怎生是好？”云生想道：“此时不来，不知是何意思，欲待要等，奈无柴米在船，不若且回去再取。”登时把船摇转，回到家中，走进里边。只见女使们报道：“大娘今早不见在房里，往四处相寻，后门都开了，不知往那里去了。”云生吃了一惊，忙上楼来，一看箱笼全无，搬一个尽情绝义，并无一物存留。云生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中了计也。”双脚一跌，扑漱漱吊下泪来道：“容易挣得这个家私，一旦付之无有，实好苦也。”家人背地皆说：“日常间半文不使，如今被妇人骗去，真真可恼。”正方只见射上一张字纸，上写道：

忆昔清明遇雨，遂尔逢君，幸结三生，永谐百岁。夫唱妇随之念宁无，时序关心，午节欣逢吝治。一厄浊酒，半文不费，竟图万顷良田。弃妻虽有七出之条，背夫岂无三尺之法。借宿一宵，奉钱三百。身赔七百，也得千金。妾为媚色绿珠，君实谋财强盗。罪系一般，法分轻重。妾学西子邀游

，君似亡羊于歧路。想君此际宁无泪寒。再休想钱过北斗，恐番成身葬南山。劝君耐烦，幸无叹息，只有香饵钓鱼，那见无饵钓鳖。大胆打番芝麻，再莫糖饼刮削。

云生看罢，自悔道：“原来我惜了钱财，逢时过节，竟不说起。若得依先还我家私，我便朝朝夜夜元宵，我也情愿了。”那街坊上人，大为痛快，又做一支《挂枝儿》唱着：“

皮抓篱水筒汲得漏，进一文积一文，着甚来由，家私积得真丰厚。犹自贪心重，惹得个女风流，指望他万顷田园也，反弄得空双手。”

总评：

自古道：得便宜处失便宜，又道：贪字是个贫字。云生吝啬成家，实为色欲所迷，终为艳妇所诱，番成苦梦，堪动一笑。

### 第十三回 两房妻暗中双错认

风景从来说古杭，青山绿水足徜徉。  
烹羹烩玉年年脆，芦桔含花处处香。  
教妓楼高春艳冶，梦儿亭古月苍茫。  
画船载得春归去，烂醉佳人锦瑟傍。

且说浙江杭州府钱塘县，有两个土财主，一个姓朱，名子贵，号芳卿，年长二十八岁，正妻早故，只有一妾、乃扬州人，唤名喻巧儿，年方二十二岁，生得天姿国色，绝世无双；一个姓龙，名天生。号天生，年长二十六岁，妻亦亡过，因往南京嫖着一个姊妹，名唤玉香，年方二十二岁，乃苏州人，那姿色不须说起，十二分的了。他两家住在浙江驿前冲繁之所，贴邻而居。他二人俱是半文半俗土财主，或巾或帽假斯文。朱子贵又爱小朋友，相与了一个标致小官，唤名张扬。年方一十七岁，生得似妇人一般，令人可爱，日逐间接了龙天生，三人做一块儿吃酒闲耍，捉空儿便做些风月事儿。龙天生也爱他貌美，几番要与他如此，因朱芳卿管紧了，不得到手。就要如此，也不难事，只因两家内不放松，故此倒也算做一桩难事。

闲话不提。且说西湖内新造一所放生池，周围数里有两层坡岸，中间起建一所放生池，甚是齐整，可与湖心寺并美。故此艳女八方丛集，游人四顾增辉，年年四月初八，乃佛浴之日，满城士民皆买一切水族，放于池中，比往日不同。张扬得知



，与芳卿道：“明日四月初八，那西湖放生有趣，何不明早唤船，湖上一游。”芳卿道：“使得。”忙唤小使往涌金门叫船，撑到长桥住候。龙天生得知这个消息道：“我也出些分资，同去耍耍。”玉香知道，说与丈夫：“我有五两银子，买些螺蛳之类同去一游。”天生道：“须接朱二娘同去方好。”玉香走到后园里，叩着角门，只见一个女使开门。巧儿闻知龙二娘到，连忙走来迎接。玉香说其原故。巧儿笑道：“承二娘携带，同去走走。奴家也买些水族，同做些好事。不枉一番胜事。”便留玉香吃了午饭。须臾别去。巧儿与丈夫说龙二娘约他之意。大家同去一游。芳卿道：“使得。”未免隔夜整办酒肴。

次日，唤下轿夫，一竟抬到长安，下了湖船。各人相见，巧儿与玉香坐下一桌，他三个男人坐在下边一桌，把船撑到放生池边，都往寺里一看，果是胜会。莲池大师有云：

人人爱命，物物贪生。杀彼躯充己口腹，心何忍焉。夫灵蠢者，性身命岂灵蠢之殊；爱憎者，性生死原爱憎之本。是以闻哀鸣而不食其肉，见戮棘则易之以举，凡具有生，莫不均感。于是择四月八日之会，留千鳞万羽之恩。个个开笼，放雪衣而归去。人人发筒，从赤尾以将来。全生起于一念，恻但由于天然。脱残生于鼎镇苏物类于刀锋。梵咀之声，腾子岩谷。香花之气，蔽于林泉。神鬼共所钦闻，贤愚齐加赞叹。而放无常期，舍无定处。车停松柏，载将连远谈禅；舟散苑蒲，乐比坡仙会客。途中肯行方便，舟中尚乏余粮。况费用不过常食，解脱实用欢欣。在天在地，咸得遂其生成。随喜随缘，畴敢资其利益。变渔猎必争之所。为飞潜不死之乡。檀越存心，咸期普津梁之会。家居作业，聊当远扈厨之冤。

又一联附后：

茹素亦茹荤，凭我山笼野味。  
不杀亦不放，任他海阔天高。

那来来往往，男男女女，络绎不绝，如行山阴道中，使人应接不暇。五人遂尔登舟，竟至湖心亭住着。上岸登楼，果是畅心悦目。朱芳卿看了玉香，频频偷眼；龙天生见了巧儿，步步留情。两个妇人暗暗领意。适见红日将西，急忙反棹。早到原所，轿夫早候。依先取路而归。自此两家内人相好，你去我来，各不避忌。

只因龙天生每每要与张扬结好，朱芳卿亦知其意。一夜，张扬宿于芳卿书馆，与玉卿勾当。芳卿说起玉香标致，爱慕之极，不能勾如此。张扬说：“这事不难，

自古道，舍得自己，赢得他人。包你上手便了。”芳卿道：“终不然把己之妾换他不成。”张扬笑道：“龙天生每每要我和他如此，我因为了你，不好又和他上手。这事只须在我身上，便好图之。”芳卿道：“你不可视为儿戏，他妇人家不比你，倘若不肯，喊叫起来，体面不像了。”张扬道：“自古色胆大如天。这般芥菜子儿大的胆，缘何干得大事。”芳卿说：“怎生在你身上便好图谋。”张扬笑道：“他管门的老李，是聋而且盲的。此事你可预先闪在龙家门首，待我叩门，叫出天生，只说你往某处吃酒，夜间不回了。我倒和他到你房中歇下。你见我进来了，你竟做天生，直进内房。房中没有灯火更好。有灯火只须将口吹灭，竟进被中。那玉香难道说你别人不成。你切莫做声，竟到手上，慢慢说也未迟。”芳卿笑道：“好计，好计，恐有差池，认出怎好？”张扬道：“认出怕他怎的，他无非是个妓女，倒也不放你在心上，又不是贞节的妇女，就是认出，他一发快活了。”芳卿道：“这样我今晚倒要在巧儿面前说谎，只说和你在书房歇了。”张扬说：“这也做我不着了。”

计议端正，芳卿除巾脱服，等到黄昏时候，同张扬到龙家大门上叩了几下。老李问是何人，张扬道：“是我，要见你主人。”老李道：“大爷睡了。”张扬道：“有要紧的说儿见他。你进去说便了。”老李开了大门，进去一会说道：“来了。”芳卿闪在边，天生出来，见了张扬。张扬扯到前边，附耳说了，大生欢喜之极。张扬道：“你可悄悄的竟进书房叫我。老李栓门便了。”天生进了朱家大门，张扬推了芳卿进龙家，叫老李关上大门。老李应了一声，把门闭上。

芳卿一竟走到后轩，见一个女使持灯出来照着。芳卿把袖口掩注下边口脸，竟住内走。见房中也有一灯，把眼一看，床帐分明，连忙把灯灭了，闭上房门去睡。玉香道：“我只说那小东西叫你出去干那讨勾当，缘何倒肯进来了。”芳卿冷笑一声，便一把搂住去做那买卖，玉香那里知道是朱子贵，连忙分散金莲，轻偎玉体，在芳卿喜出望外，更加几倍工夫。在玉香见他不与张扬如此，却来和他留连，分外添许多娇意。果是两情欢畅，须臾，雨散云收，沉沉而睡直至五鼓，重上阳台。将及微光，芳卿抽身而起。玉香道：“天早，还好睡哩。”芳卿低道：“有事便来。”竟出了门，一路开门出去，到了街上，见自己大门还是闭的，倒走了开去。须臾开门，那天生也恐芳卿回来撞见，赶早的出了朱家，竟往家中去了。芳卿走进书房，见了张扬，各道夜来之事，二人暗暗欢喜。

且说龙天生恐玉香问及，不好回后，竟到书房梳洗。玉香见了天生，并无一言，天生大喜。此后常常暗渡陈仓，竟个知情。

后来天生倒与张扬情厚，三回五次在张扬面上说巧儿标致，怎生得个法儿，睡

得一夜，便死甘心。张扬笑了一笑，暗地想了一会道：“不难，如今芳卿常往外边去歇，竟不归家。只须待他出门，你竟假做芳卿，竟进内房去睡，二娘问你怎生进来了，你只说和我言语起来，决无疑事。”天生大喜。

次日，待等得芳卿出门，天生捱入书房。张扬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好进去了。倘然停灯，必须吹灭，方可上床。”天生道：“倘巧娘认出，叫将起来，如何？”张扬笑道：“也是个不即溜的东西，你一时进去，他怎生知你是龙天生，就是做出来，不过是朋友的妾，也无甚大事。只管放心进去。”天生依了张扬之言，大了胆，直至里边。见了佛前灯火，依路悄悄而入。到于内房灯尚未灭，忙闭房门吹灭脱衣，巧儿说：“今夜恭喜，为何撇了心爱的人，倒肯房里来睡？”天生假笑一声，一把搂住，便去亲嘴。巧儿啐住舌尖，两个云雨起来。但见：

深抽浅送，轻叫低声，说不尽万般亲爱，描不出一段恩情。写意儿，伸伸缩缩，真爱惜，款款轻轻。一个柳腰乱摆，一个筒掘齐根，一个水流不住，一个火发难停。只有人间如此景，才求仙笔画难成。

两个人完了事，双双搂住睡了。直至鸡鸣，重赴巫山之约，须臾天亮，天生抽身穿衣竟出，会了张扬，悉言其事。竟回家去了。张扬心下想道：“这两个妇人，都错认了丈夫，就是做出来，不过是兑换姻缘，只是瞒他两个便了。”那芳卿却也怕天生，贼头狗脑的回来；这天生又怕撞见芳卿，遮遮掩掩藏躲，两下该是缘法，再也不做出来。又这两个妇人，一些也不知道。

不期过了两月，只因朱子贵完愿，家中演戏，请着亲友，玉香也来吃酒，上得戏，将完半本，这时玉香到巧娘楼上小解。芳卿无心上楼，走到床前，恰好玉香未及系裤。芳卿上前抱住玉香，玉香抵死不肯，芳卿笑道：“好了两个月，今朝，倒不肯起来，”玉香道：“还不要乱话，我养你廉耻，不叫起来，好好放我下去。”芳卿想道：“且放他下去，慢慢省问他便了。”放他穿好衣服。玉香飞也似跑下楼去了。

不期过了几日，家中忙完了，天生想着巧儿，芳卿思着玉香，未免又是张扬线索。芳卿见玉香睡在床上，他竟脱衣就寝，有心把玉香便干，弄得酣美之际，芳卿叫道：“可好么？”玉香道：“好。”芳卿道：“今夜这般亲热，为何前番在我家楼上，死也不肯？”玉香心下吃了一惊：“此事并不吐露一些，缘何丈夫知道？又说有我家楼上，莫非朱芳卿了？”灯尚未灭，把眼仔细一看，惊道：“你原来这般大胆，倘遇见我良人，怎样开交！”芳卿道：“你尚在梦里。也因你夫主要想勾引张扬，我从前月那日，如此如此，直到如今，只我再不提，所以你不猜疑。”玉

香笑道：“这样奇事，如此和你扯个直了。”芳卿道：“为何？”玉香笑道：“你的令正也差认了尊兄，亦被良人冒名宿歇了。”芳卿听见大怒道：“有这般奇事！了不得，我决不干休。”玉香笑道：“好没道理。我把你睡了两月。你妻子又难道我丈夫睡不得的。这是你不仁，不是他不义，还是谁先做此事？”芳卿默然无言。又道：“我妻子怎样与他睡？”玉香笑道：“此时天生也在你家，恨着你哩，这是天理昭彰，一报还你一报，还要气甚的。下次肯换，两下交易几次，如不肯，各自守了地方，竟自歇了。”倒说得芳卿笑将起来道：“不要便宜了他。”便又弄将起来。这玉香初时，只说是丈夫不在意上。后来这番晓得芳卿，自然又发出一段媚人的光景。芳卿十分爱极，便道：“玉娘，我与你十分恩爱，不若两下换转了，可使得么？”玉香道：“活该死的。只好暗里做此丑事，闻知于人，岂不羞死。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把人骂了乌电忘八。看你如何做人！想你二娘还不知是天生，你明晚归家，与二娘说明，看他心事如何。”言之未已，天色微明，穿衣别去。

竟到书房，见了张扬，便怒冲冲的说着前事。张扬穿衣起来，笑道：“这是颠倒姻缘的小说一样了，你不淫人妇，人不淫你妻，你家嫂嫂，还不知道此事。倘然知道，乱将起来，外人知道，便不好了。只好隐然灭丑，方是高人。若是播扬起来，外边路上行人口似碑，一个传两，两人传三，登时传将起来，那卖新文的巴不得有此新事，刊了本儿。待坊一卖，天下都知道了。那时就将一万银子去买他不做声也难了，不若静忍，方是上策。”芳卿道：“我想起来，都是你做成此事。”张扬道：“干我甚事。你自想玉娘标致，做起的勾当，与我何干。”

芳卿进去，见了巧儿，巧儿道：“好流洗了，只管松头散发的。”芳卿扯了巧儿，低低道：“我昨夜失陪了，你不要怪我。”巧儿笑道：“这样昨夜睡在床上的是一只狗！”芳卿道：“我晚上与你说知。”巧儿满肚皮疑心起来。欲待再问，见芳卿又走了出去，暗暗干思万想，摸摸情由，比丈夫身子轻巧“莫非被人盗了？”嗟嗟呀呀，叹息到晚。芳卿与张扬吃了晚饭，竟至房中，与巧儿睡了。巧儿忙问早上情由。芳卿将偷玉香缘故，从头一说。巧儿叹息道：“夫人必自侮，然后人侮之，原是你不是起的。如今切不可再蹈前辙了。”芳卿道，“那玉香是个妓女出身，极会勾人，昨夜说出原由，知是我了，反发出许多怜爱之情，一时难舍，必须再与他睡睡，方肯住手。”巧儿笑道：“倘龙天生到来，我也变不得脸了。”芳卿道：“且看下回分解。”两夫妻未免有一番儿事情。

次日，恰好龙天生往亲戚家拜寿，芳卿知道，竟至后园，开了后门。竟到玉香房内，玉香看见，吃了一惊，忙走到后边冷房内，住了脚步，芳卿随他同到房中，玉香道：“此事只好暗地里还好做做，怎青天白日，走将过来。倘被他人看见，还是教我叫喊起来，还是隐藏得过，以后切不可如此。”芳卿笑道：“只因爱卿，一

时见天生出去，起了念头，望你恕我之罪。”芳卿细把玉香一看，果是十分爱人，搂抱求欢。玉香难推，就在椅上云雨起来，两人愈加恩爱，直至事完，玉香要出外净手，道：“你且坐着，我出去了，再来与你讲话。”竟至房中净手，并看女使俱在外堂间耍，将轩门反闭，又到房中，笑道：“我昨晚把你情由，说与天生，他也没奈何道：“这是天使其然。只索罢了，只是难舍巧儿，如之奈何。”我便取笑他道：‘两下换转了如何？’他说：‘却使不得。纵然你阅人多矣，他是个小妻，两下些混帐儿罢了。我想他肯如此，我怎生作难，不若与张小官说明，着他中间帮衬，摆席通家酒儿，大家各无禁忌如何？”芳卿笑道：“总是愧花净手，白不来了，依你这般说便了。”芳卿同玉香到园中角门首，芳卿推门。那门锁紧了，忙叩两下，巧儿开门，见他两个便笑道：“倒好得紧，明公正气的来往了。”玉香脸儿红将起来。巧儿忙道：“二家取笑，如此认真，大家一般般的，有甚羞涩。”一把扯了他到自己房中，唤女使便整些便物，留玉香吃酒。芳卿到书房说与张扬道：“玉香说天生原故。”张扬道：“等我与你两下打一个和局罢。”

次日，张扬走到天生家，就是撮合山一般，花言巧语，说了一番。龙天生已依允了，又与芳卿说了一遍，两下都应承了，每边出银二两，做一本戏文，不请一个外客，就摆在花厅后面，就做一本南北两京奇遇的颠倒姻缘戏文，两下自此明明白白交易了。不期那些左右邻舍闻知此事，传将起来，笑个不住。有那好事的，登时做下一首《西江月》词儿道：

相交酒肉兄弟，兑换柴米夫妻。暗中巧换世应稀，喜是小星娼妓。  
倘是生儿生女，不知谁父谁爷。其中关系岂轻微，为甚逢场做戏。

满杭城传得热闹，朱龙二家也觉得不雅，想要挪移开了，又不便；欲要嫁了妇人，又难割舍。遂自拈了四句诗，回着诸人道：

这段奇缘难自由，暗中谁识巧机谋。  
皆因天遣偿花债，没甚高低有甚羞。

后众人见了他四句，又题他四句：

张郎之妇李郎骑，李妇重为张氏妻。  
你不羞时我要笑，从来没有这般奇。

朱龙二家见了，又复四句道：



两家交好又何妨，何苦劳君笔砚忙。  
自己儿孙如似我，那时回覆怎生当。

自此各人猛省道：“果是，倘若儿孙不争气，妻子白白养汉的也有，还不如他小阿妈兑换的好哩。”内中又有人道：“小阿妈换了，也无此事。”内中又有人一说：“此乃世间常事，岂不闻爱妾换马，筵前赠妾的故事。”内中有个王小二，是个单身光棍，无赖小人，其日吃醉了，便道：“这朱龙两个都是无耻乌龟，所以做这样事。”朱子贵恰好出门，听见他骂得毒，打个溜凤巴掌。龙天生听见，也走出来帮打。一众邻舍都来劝息，把王小二怨畅一番道：“小小年纪，也不该如此轻薄。”王小二自知不是，到夜深跳入江中死了。大家都不知道。过了几日，那尸首飘将起来，浮于江面，渔父捞上岸来，大家一认，方知是王小二投江死了。那地方里长，见有对头的，不肯买材盛贮。恰好这一钱塘县太爷到浙江驿迎接上司，地方将此事从头至尾一禀，太爷一根签把三个人一齐拿到，跪在地下。大爷道：“你二人为何纵妾浑淫，又打死王小二？”朱子贵道：“老爷在上，纵妾浑淫罪当甘受。王小二辱骂，只打得几个巴掌，自知无理，投江身死。于小人何干。”太爷道：“果是投江，岂著你偿命不成。速追烧埋银两。”将张扬、龙天生、朱子贵各责三十板，以正纵淫之法。二妇不知不坐，地方免供逐出。登时下审道：

审得朱、龙二犯世上双奸，纵妾浑淫偷生禽兽，自取罪名人敢骂，甘心忍辱辱其身。王小二酗酒凶徒，只作江流之鬼。朱子贵不思有法，妄加风流之拳，龙天生一力帮扶，同拟不应之罪。限张扬两家撮合，岂堪警杖之偏。速取烧埋，已完罪案，三人同罪一体，二妇另择良人，各取正妻，可免宗支之沾。待生亲子，方无讶父之疑，谅责三十，前件速行。如违申报上台，理合从重究遣。

那朱、龙、张三人，一跷一步，出了邮亭，到了家门，完其所事。没奈何，断除恩爱，将二妇各嫁良人，各娶妻房，重偕伉俪。一个移在吴山，一个迁于越地。自此无人再生活了。正是：

一时巧计成侥幸，千古传扬作话头。

总评：

扬州艳女，南阮名姬。两皆国色天姿，四下自成心许。张杨诡计，调虎离山，两妇乘机，养鱼换水，朱、龙各有移风换月之奸。天意征于覆雨翻云之报。王小二捏造《西江月》，命殒东流水，大理丝毫不错，人心在自安排。鉴此以为后戒。

## 第十四回 一宵缘约赴两情人

和尚偷花元帅，见色钉血蚂蝗。钻头觅缝骗娇娘，露出佛牙本相。  
净土变成欲海，袈裟伴着霓裳。不思地狱苦难当，那怕阎王算帐。

且说柳州明通寺一个和尚，法名了然。素有戒行，开口便是阿弥陀佛，闭门只是烧香诵经，那晓得这都是和尚哄人的套子。忽一日有个财主，携带艳妓李秀英来寺闲耍，那秀英是柳州出色的名妓，娇姿艳态，更善琵琶，常于清风明月之下，一弹再鼓，听见的无不动情。了然素闻其名，那日，走进寺来，了然不知，劈面一撞，李秀英便忽然一叹，了然见一笑，便尔留情，便想道：“人家良妇，实在是难图。红楼妓女，这有何难。”须臾，见秀英同那人去了，了然把眼远远送他，到夜来好似没饭吃的饿鬼一般，恨不得到手。自此，无心念佛，只念着救命王菩萨，也懒去烧香，就去烧的香，也只求的观音来活现，整日相思，一日，走到西廊下，将一枝笔儿写道：

但愿生从极乐国，免教今夜苦相思。

一日一日害起相思来。非病非醉，不痒不痛，因而想曰：“今晚换了道袍，包上幅巾，竟到他家一宿，有何不可。”恰好金乌西坠，玉兔东升，晚将下来。往房中取了五两银子，锁上房门，竟往李家而来。

这和尚是该凑巧姻缘，却好这一晚还不曾有嫖客。秀英见了，就接进房坐下问道：“贵府何处？尊姓大名？”了然道：“本处人氏。小字了然。”秀英道：“尊字好似法名。”了然笑道：“小僧乃如来弟子，因慕芳姿，特来求宿。”秀英心下想道：“我正要尝那和尚滋味，今夜造化，只恐妓铺往来人多，恐人知道，便连累师父。今晚权为，料亦无事，当图后会，必须议一静处方好。”了然道：“且过今宵，明日再取。”连忙取出那五两银子送与秀英，秀英欢喜道：“为何领这许多银子。”了然道：“正要相亲，休得见怪。”须臾灯下摆出酒肴，二人闭门对饮。和尚抱秀英于怀中，亲亲摸摸，坐下十分高兴，吃得醉醉的，收拾脱衣就寝。那了然见了妇人雪白身子，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下去，便一把搂紧，叫声活菩萨，便急头急脑的乱搦。秀英笑道：“有个门路的，为何乱撞。”把手相扶到了花门，抽将起来。自然与俗人不同，分外有兴：

一个贪花贼秃，一个卖色淫根，和尚色中饿鬼，妓女花里妖精。一个兴起

云兵雨将，一个备着月貌花神，烟花寨里夫人，这番受敌。寂寞房中色鬼，果是遭擒。叫一声，和尚心肝，真快活。答一句，亲娘乖肉，实消魂。大光头，小光头，一齐都动。上花唇，下花心，两处齐亲。上阵时黄昏时候，罢战候恰好三更。可怜数点菩提水，倾入红莲两片中。

睡至五更，重新又起。至鸡鸣住手道：“我要别去了。”秀英道：“我阅人多矣，并无一个如你这般兴趣，望师父寻一所在，同你耍了几时。”了然道：“不须别处，我那僧家密室，都是房里房，还有床里床，人迹不到之处。只要姐姐留心，把轿抬到明通寺西首尽处这一房，你进来便是。”秀英道：“你先去，我梳洗一完就来。不然被人接了去，又道我失信。”了然大喜，先别归寺。

恰好已牌时分，了然在山门外望见一乘小轿，知是秀英，连忙抬到房头，打发轿夫，领进密室坐下，果然洁净清幽，但见：

曲曲湾湾，清流斜绕。芬芬馥馥，花片横飞。半破蒲团，铺在莲台座下；一床布被，罩于竹榻之中。木鱼石磬，休静不劳。独影香烟，心清无睡。暮鼓绕青松，响声清明。霜钟传翠藑，音韵幽微。盆中种四季奇花，窗畔栽千竿异竹。池鱼浮水面，自成活泼之机。仙鹤舞松前，竟有翱翔之势。一声清磬，心中万虑皆空。数字梵音，头顶千魔尽伏。几句弥陀清净地，数声啼鸟落花天。果然曲径通幽处，始信禅房花木深。自来足迹无人到，谁料今朝有丽人。

秀英羡慕不已。了然带笑，又扯了入一洞天，非人间世之可比。须臾，摆下酒肴，十分丰洁。般般稀世之珍，不是寻常之物。两相笑谑，四目含情。虽延暮雨，遂作朝云。自此朝夕，竟无别意。

倏忽半年光景，了然衣钵荡尽，秀英见僧舍无聊，遂想红楼有兴。脱故要回，了然无计留春，竟从其去。

鸨儿见秀英回了，重暖久冷之青楼，再展向寒之翠被。门前车马重喧，房内旧交都聚。不提秀英兴头，且说了然冷落，每想再整鸾俦。争奈竟无宝钞。恰好一日有当铺徽人送银五两，助装罗汉。了然接了，遂起淫心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且莫提装罗汉，先须接我娇娥。”遂使徒弟梵空，将银去约秀英一会。秀英接了银子，十分欢喜道：“拜上你师，我还有几日官身，着一空再来会你师父，不须再来相接。”梵空将前言复着了然，了然欢喜，每日摩拳擦掌，重待玉人来至。

过了两日，恰好有一个陈百户上京应袭，回来路经柳州，下了客店。闻得秀英之名，遂到其家，两下相见，十分爱恋。正待整东取乐，失忘了带银钱，遂道：“少停，屈至敝寓一谈可乎？”秀英道：“使得。”遂出了门。那陈百户竟回寓所，着小使取了二两银子，随即送到秀英家中。鴛儿接了道：“有客在此整东，一时不得脱身，晚上进来便了。”小使复了百户。

且说秀英上轿，一路里想道，此去正往明通寺过，不若去先会了然，免他悬念，再到客店，亦为不迟。连忙与轿夫说了，竟到了然房头。且喜无人知觉。了然一见，满面堆下笑来，引进前房，着梵空打发了轿夫，摆下酒肴，两人对饮。了然叙述别后相思之苦，秀英心上，只为还要去陈家去宿，无意留连，忙推了然如此。了然只说他来宿歇，教他脱衣就寝，准知秀英要去，和他带衣而行。了然见他说出其事，心下大不快活起来，只得草草完事。秀英起身竟别，了然料亦难留，醋将起来，心中忿忿，送出房来唤轿，梵空说：“想他在此宿的，打发去了。”秀英道：“那客店须知在西市街中，一时独行不便，此时黄昏人静，料少行人，烦你送我到彼则好。”了然只得勉强送着，问道：“你记得旧年初遇，叫我和尚心肝否？”秀英道：“有钱时，和尚便是心肝，你无了钱，心肝便不对和尚了”。了然大怒道：“我为你半年光景，费尽千金，不为薄汝。为何一旦说出这般绝义话来。”秀英道：“师父莫说小娘情薄，你出家人嫖妓，自然要陪用些的，也难怪我哩。”了然道：“今送你五两银子，难道就如此消受不成。”秀英道：“我与你还是旧交，遂你意思，若是别个和尚，不来，怕你取讨不成。”了然大怒，手拿石块，照他顶门一下，打得呜呼哀哉死了。恰好在陈百户客店门首，了然见他死了，慌忙走回寺中。连梵空也不与说知。

天明惊动地方邻里，恰好在客店门首。鴛儿闻知，具状赴告。府主差人将陈百户、客店主人吕小山一齐拿到府上问：“尔为朝廷命臣，饮酒宿娼，律有所禁。那店中有几人与你争妒，委是何人打死？”陈龙道：“并不曾接他店中来。也不与人争妒，不知何故打死在门首。”府主道：“天下百户也多，你不过在此经过，怎么鴛儿就知你是百户？”陈龙道：“只因久闻秀英之名，日间曾闯其门是实，并不曾接他来。”府主道：“是了，你既闻知他名，也蓄心已久，岂肯白放了他。”鴛儿向前又道：“他朝晨进我家门念念不舍，到午后去的。”府主疑心道：“他去了，可曾又来？”鴛儿道：“他去了，着一小使，送二两银子，还在此。”府主道：“一银子在此，还要抵赖。”陈龙道：“银子是我送的。你女儿还是步来的，轿来的，谁送来的？”府主道：“你女儿怎生去的？”鴛儿道：“因接他二两银子，恐怕失约，门首雇一乘遇路轿儿抬去的。”百户道：“明明见鬼了。”店主吕小山禀道：“客店里人甚是嘈杂、店外尚有十余人同宿，岂无一人看见，况陈百户送他银子要嫖他，是点爱念之心，怎忍又打死了他，其中还有缘故。”府主问鴛儿道：“那轿

夫可认得的么？”鶺儿道：“是过路的，其实不知。”府主疑心，把百户责了二十板收监，遂成疑狱。

过了两月，巡按苏院出巡柳州，提起这件公案来审，不期瞌睡起来，吩咐带起，便退私衙安息。睡至五更，得其一梦，到一寺中，见壁上贴着八个字：

一目了然，何苦相思。

苏院醒来，恰是一梦。想道：“昨日正问陈百户这件疑狱，瞌睡起来，为何做此一梦！道一目了然，何苦相思，明明是实情了。”次日，将陈龙带出，遂判道：“百户不合宿娼，又不合妒杀，拟成死罪。”百户有口难分，只得守死而已。苏院巡历事情已完，将要发牌，外府有一个同年王进士来拜，相见叙礼已毕，忙问寓所，云暂寓明通寺了然房内。苏院听见了然二字，心下怀疑起来。同年别去，随即打轿往明通寺回拜。就置酒明通寺大殿上等候。苏院轿过，见西廊壁上题两行字，看道：

但愿生从极乐国，免教今夜苦相思。

见了吃着一惊，心下沉吟半晌道：“僧名了然，莫非李秀英之死，是了然打死的么。”到了房头，王进士出迎，分宾主坐下。适了然进来，苏院见了问道：“和尚什么名字？”王进士道：“这僧家便是了然，素有戒行，吟得好诗。”苏院听得吟得好诗，便道：“西廊壁上之诗，可是你做的么？”了然叩头叫声不敢。苏院假意道：“原来是个诗僧，倒失敬了。明日相请敝衙一谈，”了然道：“不敢。”门子禀道：“酒席已完，请二位老爷赴席。”苏院同了王进士，走到殿上。两房奏乐，送了上席，呈过戏文，王进士道：“成本的不过内中几出有趣，倒不若拣几出杂剧一演可好？”苏院道：“绝好。”王进士遂择了几出苏东坡游赤壁的故事，一来取苏字与苏院姓同，二来取佛印禅师与东坡共乐，欲要了然明日到苏院衙中去，好生看待之意，须臾演了一番，完了，副未复把戏目与王进士拣，王进士逊道：“这番该年兄拣了。”苏院取过一看，拣了那《翠屏山》内海阁黎奸潘巧云的故事，与王进士拣的大不相合。天色傍晚，酒席人散，送苏院上轿，苏院又逊王年兄先归寓所。两下不题。

次日，王进士着人将谢酒帖送到当堂。苏院道：“你家爷几时起请？”家人禀道：“明日准行。”苏院道：“明日当面送。”家人应了一声去了。苏院想道：“今日若拿了然，王年兄必然要讲分上，且待他去后拿他。”次日面送，王进士下船，回到衙中，又想道：“若就去拿，这些和尚惯会钻营，且待王年兄去远些也不妨。”又想道：“若去一拿，恐公人露风，被他走了，如何是好，不免着承差下个请



帖，骗他到此，万无一失。”

过了两日，取一个友生帖儿，着承差去明通寺西首了然房，请了然师父一会。承差领命，竟往寺中，见了梵空云：“按院苏爷有帖在此，请了然师父一谈。”了然听得，连忙相迎，慌忙治酒管待院差。自己换了偏衫僧帽，上下光鲜打扮，同了承差，竟到按院，传鼓升堂。苏爷坐在上面，了然朝上跪下，苏院不理。了然见他沒有礼貌，心下有些着忙起来。苏院问道：“李秀英在此告你。”了然慌道：“小僧不晓得什么李秀英。”苏院道：“不用刑法，你不肯招。”叫左右“与我夹起来！”两边答应如雷，把了然去了鞋袜，夹将起来。那了然杀猪的一般叫将起来道：“屈情！爷爷，没有此事。”苏院见他招，又敲上一百，抵死相赖。苏院想道：“莫非屈了他。”分付带往县中稽候，过日再审。退入衙，私想道：“明明一目了然，何若相思八个字，已是真了，况寺壁这一联无疑了，怎生抵死不招。”

想了半夜方睡。只见过了两日，那徒弟梵空写了一纸保状，来保了然。苏院想了一会，道：“如此如此，便知分晓。”便道：“梵空，本不该准你保状。看你僧人是三宝分上，准了你保。明日早间去取，今日你可先回。”梵空叩头道：“愿爷爷万代公候。”去了。

苏院随著健步去唤李秀英鸨儿来，健步应了一声，飞跑到李家，叫了鸨儿就走，竟到堂上跪下。苏院屏退左右，唤鸨儿跪在面前道：“你可想院中妓女有似李秀英模样的可有么？”鸨儿禀道：“有一个云奴，与女孩儿面貌身体一般无二。”苏院道：“今晚可着他扮做秀英鬼魂伏于明通寺外，待了然走过，一把扯住，叫道：“了然还我命来。”看他回何言语。他若有吐露，我着人登时拿了，人命事大，小心不可漏泄，如违重究。”鸨儿叩头道：“不敢有违。”出了衙门，竟到家下，与云奴说出此事，如此如此，云奴领意，妆扮停当，只等天晚，做弄狗秃。

苏院见天晚了，差两个健步，扯一技签去县牢里，取出了然，押到寺，交与健步说明云奴之事，果是即可带来回话。那健步答应道：“小人俱理会得。”出了衙门，到得县前，黄昏时候传梆进县衙，说知要取了然。知县叫提牢吏分付，登时把了然取出，交付与院差。了然道：“公差阿爹，不知老爷此时取我何事？”健步道：“你徒弟梵空日间到院下保状，老爷怜你是佛门弟子，故此准了他的，待差我二人押你到寺，差使酒饭一些未有，还是怎的？”了然道：“蒙二位扶持，一到敝寺，自然奉谢，决不少的。”健步道：“将二更了，快来走。我们肚中肌了，天上虽然有月，又是云笼的，况有数里远。”一边说，上到了陈百户门首过，了然心下胆寒，又走上几步，只见照头一个沙泥撒来，了然吃一大惊。两差人故意慌道：“不好了，这砂泥是鬼撒的，怎生是好。”又听得鬼哭之声渐近，三个慌将起来，了然

道：“不如回到饭店中歇了，明早到敝寺内去罢。”承差上待回言，只见黑暗里一个披发妇人，一把扯住了然骂道：“好狠心秃子，我秀英有何负你，把我打死了。我在阎王面前，已告准了，今有差人在此拿你，快快同我去见阴司大王。”了然发寒起来，战得声也做不得。两公人假作怕的形状，俱已前后避开。须臾，了然叫：“姐姐，实是我负你的。你放舍慈悲，我做道场超度你。”云奴道：“你这样毒秃，料没甚至诚，道场追荐着我，只是我同你去。”了然道：“姐姐，我与你情已不薄，岂无一念之恩，亏你不得。”云奴道：“我有什么不好，便将我打死？”了然道：“那时只因你要到陈百户处宿歇，一时醋恨起来，打得一下，谁想就死了。”院差、鸨儿人等、俱听见说出情由，遂上前一把扭住，取铁索锁了。依先捉到察院门首而来，恰正天明。

少刻，苏院升堂，一起人把了然带进，把那云奴对答言语，一一讲了。苏院大怒道：“有这等一个狠秃。”一面差人到县取出陈百户到来审问。苏院又问了然，有何说话，了然低头无语，画了供招，上了长板。把鸨儿陈龙逐出，赏云奴二两银子，把了然打四十板收监伺候，把笔判曰：

审得了然，佛口蛇心，淫人兽面。不遵佛戒，颠狂敢托春心污法界，偶逢艳妓，色眼高张。一卷无心，三魂我顿，熬不注欲心似火。遂妆浪蝶偷香。当不得色胆如天，更起迷花圈套。幽关闭色，全然不畏三光。净室藏春，顷刻便忘五戒。衲衣作被，应难报道好姻缘。薄团当席，可不羞杀骚和尚。久吹黄养，还不惯醋酸滋味。戒贪青眯，浑忘却醉打娇娘。海棠未惯风和雨，花阵才推粉蝶忙。不守禅规看梵语，难辞杀罪入刑场。

苏院刘完，连夜写本申奏。过了两日，票拟到部，将了然定绞。待到秋后，把了然正法。场上看的人，那口里念着：

漫说僧家快乐，僧家实是强梁。披辘削发乍光光，妆出恁般模样。上秃牵连下秃，下光赛过上光。秃光光，秃秃光，光才是两头和尚。

总评：

袈裟常被胭脂染，直裰时闻腻粉香，好色可知矣！和尚色中饿鬼，婆娘钱可通神。有钱和尚便是心肝，无钱心肝不对和尚。秀英实言也。醋葫芦陡发无名，粉骷髏须臾没命。若非苏代巡立心任事，则陈百户终为欢喜冤家。云奴不装假鬼，了然怎出真心。秃毒一诛，方能消恨。

## 第十五回 马玉贞汲水遇情郎

休将别事苦相关，且把闲书仔细看。  
楚岫无缘云怎至，桃源有路便相攀。  
桑间野合三生定，陌上相逢一语难。  
固是奸淫人所恶，无缘魂梦不相干。

浙江温州府永嘉县，一人姓王，名文，年纪三十多岁。在县做令甲首，别名公人。合一个伙计，名唤周全，同在县中跟随正堂。遇着差使，两小弟便出面皮赚人钱钞。这做差人，插号叫做神仙老虎狗。行着一张好差使，走到人家便居上位。人家十分恭敬，便是神仙一般快活。及至要人银子，一钱不够，二钱不休，开口便要十钱百钱，苏汪便是十两百两，就是老虎一般。遇了不公之事，他倒在地打了板子，问成罪名，比狗也不值了。所以跟官人役，易荣易辱的生涯。不想两伙计，一日捻了一张人命事的飞票，走到凶手家里去行。那凶身是个大财主，那里肯走出来！央人请着公文，讲下了盘子，送出前后手来一百多两纹银，方才宽他面分上做事情，了结公案。二人分了这主银子到手，周全就出些银子，买三牲献利市。王文已出分资，自己买辨安排。周全烧火，两个人忙了半日，方能完事。二人对吃着酒，周全道：“伙计，一生亲事，倒也相应。劝你成了，你今半中年纪，厨下无人，甚为不便。我对门一个寡妇，唤名马玉贞，今年廿三岁了。前年死了丈夫，又无公婆，又无父母，止生一个女儿，前月又死了，丈夫存日又无十两半斤丢下，亏他守了两年，目今要嫁。只要丈夫家里包笼过来，没有人接财礼的，那一付面孔不须说起，那狮子向火，酥了半边。那一双丢套脚儿，张生说得好，足值一千两碎金了。”王文道：“据兄所言，十分的好，不知缘法如何？”周全道：“有个媒婆，是我寒族，别日著他与你说合便了。”两个吃了一会，天色已晚，周全别去。

次日，王文正家中打算，只见伙计同一个女媒到来，见了王文，就取出个八字儿递与道：“你去合个婚，如看好就取。”王文道：“夫妇前生定的，何用要合。多少银子财礼，送去便了。”媒人道：“别处铺排长短，我老实说，财礼有无不论，如有衣饰几件，拿包宠过来，如无，拿些银子与我，做了穿来便了。媒人钱银是轻不得的。”王文取历日一看，道：“十一是个吉日。”就取六两银子递与伙计道：“十钱时银在这里，劳你送去。”周全笑道：“娶妻子也说出苏意话来。”取了银子，问媒去了。上文到了十一晚了，邻舍家中，男男女女，打点整酒成亲，不免忙了一日。到晚，新人到了，拜了天地，宗亲、邻友、眷属，坐席吃了。直至三更方散。有几位亲戚俱在楼下安置。两个新人登楼去睡。王文虽然是个俗子，见了这般一个艳妇，不伯你不动情起来。但见：

芙蓉娇貌世间稀，两眼盈盈曲曲眉。  
背立灯前羞不语，待郎解扣把灯吹。

王文叫道：“娘了，和你睡罢。”玉贞不答。自知不免，除下冠髻。脱了上衣，把灯吹隐了，竟往被里和衣睡了。王文忙忙入被，摸着玉贞上下穿衣的，笑道：“免不得要脱的，何苦如此。”便去解他上下小衣。玉贞将计就计，竟自精赤。王文把身子一摸，滑腻得可爱，将手去探他妙处。玉贞把手掩注道：“且过一日，待熟了面貌再取。”王文笑道：“急急风撞了你这慢郎中。”将他两手推开，上去便凑。二婚妇人那滑得有趣：

一个孀居少妇，一个老练新郎。一个打熬许久，如文君初遇相如。一个向没山妻，如必正和谐陈女。一个眼色横斜，气喘芦娇，好似莺穿柳影。一个淫心荡漾，言娇语巧，浑如蝶戏花阴，新人枕上低低叫，只为云情雨意。二人耳畔般般道，都是海誓山盟。正是洞房花烛夜，胜如金榜挂名时。

两夫妻如鱼得水，十分如意。过了半年光景，王文忙去走差，去着便是十日半月方回，就是在家时，也不像初婚时节那般上紧。况王文一来半中年纪的人了，二来那件事，也不十分肯用工夫。因此云稀雨薄，玉贞心上也觉意兴无聊。况王文生性凶暴，与前夫大不相同，吃醉了便撒酒风，好无端便把玉贞骂将起来。若与分辨，便挥拳起掌，全不知温柔乡里的路径。因此玉贞便想前夫好处，心中未免冷落了几分。

一日，王文又同周全出差去了，玉贞无水取汲，这井在后门外，五家合的，只因十指纤纤拿那吊桶不起。一个手懒，把吊桶连绳落在井中，无计可施。不想后门内有个浪子宋仁，年纪与玉贞同年，单身过活，偶到后园，见玉贞徘徊无处，捱到身边道：“娘子为何在此望井内咨嗟？”玉贞知他是宋仁，道：“宋叔叔，只因汲水，一时失手，吊下了吊桶，无计取起，在此沉吟。”宋仁道：“待我与你钩起来。”忙到自己家中，取了一个弯钩，缚了长竿之上，往井中捞起，便与玉贞打满了水桶，自己去了长竿竟回。玉贞千恩万谢，感激着宋仁。玉贞去提那一桶水，莫说提起，连动也动不得，倒把面色红涨起来。宋仁又到后门一看，见玉贞还在那里站着，一桶水端然在地。宋仁道：“看你这般娇怯，原何提得起，待我来与你提去罢。”玉贞笑道：“怎敢重劳得。”宋仁道：“邻舍家边，水火相连才是。休说劳动。”宋仁把那一桶水与他倾在缸内，一时间竟与他打满一缸。玉贞谢之不已，道：“叔叔请坐，待我烧一杯清茶你吃。”宋仁道：“不消。”竟自去了。玉贞心下想道：“这样一个好人，偏又知趣，像我们这样一个酒儿，全没些温柔性格，怎生与

他到得百年。”

过了两日，宋仁一心要勾搭玉贞，就取了自己水具，把手打了一桶，扣着后门，叫道：“大娘子，开门，我送水来了。”玉贞听了，慌忙开门。满面堆下笑道：“难得叔叔这般留心，教我怎生报你。”又道：“府上还有何人？”宋仁道：“家中早年父母亡过，尚未有妻，止我一人在家。”玉贞道：“叔叔为何还不娶一个妻室？”宋仁道：“我慢慢的要寻一个中意的，方好同他过世。”玉贞道：“自古讨老婆不着，是一世的事。”宋仁道：“像王文有此大嫂，这等一个绝色的，还不知前世怎样修来的，只是王哥对嫂嫂不过些儿。这正是：

骏马每驮村汉走，巧妻常伴拙夫眠。”

玉贞听说，无言可答，慌忙去烧茶。宋仁又与他打了一缸水，满满贮下。王贞捧了茶道：“叔叔请茶。”宋仁道：“多谢嫂嫂。哥哥去几日还不归家？”王贞道：“他的去住，是无定的，或今日便来，或再几时，俱不可知。”宋仁道：“秋风起了，恐嫂嫂孤眠冷静些。”玉贞道：“他在家也不见甚亲热，倒是不在家清静些。”正在那里闲讲，只听得叩门声，宋仁谢茶出后门去了。玉贞放过茶杯，方出去看，是一个同县公人来问王文回来么，玉贞回报去了。自此两下都留了意。

一日，天色傍晚时候，只见宋仁往王家后门首，见玉贞晚炊，问：“嫂嫂，可要水么？”玉贞道：“我下午把吊桶儿取了些在此，有了，多谢叔叔。”宋仁道：“我这几日往乡间公干，方才回来，记念嫂嫂，特来相问，哥哥回也未曾？”玉贞道：“才归来两日，下午又差往仙居乡提人去了。”宋仁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正待要回，只听得一阵雨下，似石块一般，打将下来，滑辣辣倒一个不住。玉贞道：“大雨得紧，你与我关上后门，不可湿了地下，里边来坐坐。哥哥有酒放在此间，我已暖了，将就吃一杯儿。”宋仁道：“多谢嫂嫂盛情。”玉贞拿了一壶酒，取了几样菜儿，放在桌上道：“叔叔自饮。”宋仁道：“嫂嫂同坐，那有独享之理。”玉贞道：“隔壁人家看见不像了。”宋仁道：“右首是墙垣，左间壁是营兵，已在汛地多时了，嫂嫂还不知！”玉贞道：“我竟不知道。”宋仁立起身，往厨头取了一对杯，排摆在桌上，连忙斟在杯内送玉贞。玉贞就老老气气对着，两儿坐下。那雨声越大，玉贞道：“这般风雨，夜间害怕人。”宋仁道：“嫂嫂害怕，留我相陪嫂嫂如何？”玉贞道：“那话怎生好说。”宋仁道：“难得哥哥又出去了。这雨落天留客，难道落到明朝，嫂嫂忍得推我出门，还是坐到天明，毕竟在此过夜。这是天从人愿。嫂嫂不要违了天意。”玉贞笑道：“这天那里管这样事。”宋仁见他故意的了，假把灯来一挑，那火息了。宋仁上前一把握住，玉贞道：“不可如此，像甚模样。”宋仁已把裤儿扯下，就擎倒凳上，凑了进去。依依呀呀弄将起来：



浪子寻花，铗头秃脑。婆娘想汉，挂肚牵肠。为着水，言堪色笑。为着雨，就做文章。一个佯推不可，一个紧抱成双。假托手，凭他脱卸。放下身，蝶浪蜂忙。成就了鸾交凤友，便做了地久天长。耳朵畔，低呼声细，口儿中，舌下吐香。枕猗斜，云鬓压乱。汗珠儿，渍透鸦黄。弄出了，金生丽水。方才肯，玉出昆冈。抱起王娥，轻说与，偷香情兴倍寻常。

二人暗中净手，重点油膏。坐在一堆，浅斟慢饮，恩恩爱爱，就是夫妻一般。

须臾收拾。两人上楼安置。一对青年，正堪作对，从此夜夜同床，时时共笑。把王文做个局外闲人，把宋仁做个家中夫妇，日复一日。不期王文回家，又这般烦恼烦恼，惹得寻思，玉贞只不理他，心下想道：“当时误听媒人，做了百年姻眷，如今想起他情，一毫不如我心上。我方此花容月貌，怎随着俗子庸流，不如跟了宋仁，竟往他方，了我终身，有何不可。”

过了月余，宋仁见王文又差出去，就过来与玉贞安歇。玉贞说：“王文十分庸俗，待他回时，好过再与他过几时，不好过，我跟随你往他方躲避了。”宋仁道：“我如今正要到杭州去寻些生意做着，以了终身。只为着你，不忍抛弃，故此迟迟。苦是你心下果然，我便收拾行装，同你倒去注下，可不两下欢娱，到老做个长久夫妻。”玉贞道：“我心果然一意跟你，又无父母羁绊，又无儿女牵留，要去趁早。”宋仁见他如此有心，一意已决，将家中粗硬家伙，尽数卖去，收拾了盘缠，先把玉贞领在一尼庵寄下，自己假意在邻居家边，说王家为何两日不见开门，邻舍怀疑，一齐来看，止有什物俱在，不见人影，互各猜疑，都说玉贞见丈夫与他不睦，必然背夫走矣。丢下不提。

且说宋仁庵中领了玉贞，水陆兼行，不过十日，到了杭州。他也竟不进城，雇人挑了行李，往万松岭。竟到长桥，唤了船，一竟往昭庆而来。玉贞见了西湖好景，十分快乐，怎见得，有《望海潮》词：

一春常费买花钱，日日醉湖边。玉骢惯识西湖路，娇儿过活酒楼前。  
红杏丛中箫鼓，绿杨衫里秋千，暖风十里丽人天，花压鬓云偏。  
画船载得春归去，余情湖水湖烟，明日重扶残醉，来寻陌上花妍。

又云：

万户烟清一镜空，水光山色画图中。

琼楼燕子家家雨，浪馆桃花岸岸风。  
画舫舞衣凝暮紫，绣帘歌扇露春红。  
苏公堤上垂杨柳，尚想重来试玉骢。

又云：

万顷湖西水贴天，芙蓉杨柳乱秋烟。  
湖边为问山多少，每个峰头住一年。

一船竟至昭庆，上了岸，将行李搬入人家，且与玉贞往岸上闲耍。游不尽许多景致，看不尽万种娇娆。宋仁唤玉贞出了山门，往石塔头吃了点心，二人又走到湖边，顺步儿又到大佛寺湾里，见一间草舍，贴着招赁二字。宋仁见了，与玉贞说：“这间房子倒招人租，外面精雅，不知里面如何。”间壁一个妇人道：“你们要看房子，待我开来你看。”二人竟进一看，虽然小巧，实是精雅。另有一间楼房，正对西湖，果然畅目，床桌都有。宋仁便问道：“大娘子，这房主是何人？”妇人答：“是城里大户人家的，每年要租银四两，如看得中意，可秤下房银，我们与你做主便了。”宋仁道：“房子你可中意么？”玉贞道：“十分有趣，快快租了。”宋仁向袖中取出银子，秤了一两，并四钱小租银，借了一张纸，写了租契，就与这妇人道：“我们远远而来，今日便要来住了。”妇人说：“有了银子，是你房子了，凭你主意。”宋仁着玉贞楼上坐下，自己去取行李。须臾，到湖口，取了前物，又唤小船摇至寺湾而来。相帮移上了岸，又向隔邻借了锅灶，须臾，往寺前买办东西，玉贞烧煮，献了神抵，请了几家邻居，尽欢而散。

不说二人住得安逸，且说王文回到家中，见门是闭的，吃了一惊。向邻家去问，都说：“你娘子不知何处去了，早晚间我们替你照管这几时。”王文见说，吃了一惊，连忙推门进内，一看，家伙什物，一毫不失。上楼检点衣服，止有玉贞用的一件也无，箱中银两一毫不动。王文想道：“他又无父母亲戚可去，若是随了人走，怎么银子都留在此。”心下疑惑不止。这番想将起来，好生气恼道：“要这般一个妇人，做梦也没了。”便气气苦苦上床睡了。

且说那城中有一光棍，专一无风起浪，诈人银子，陷害无辜，姓杨，名禄，人就取他一个混名，叫做杨棘刺。打听得王文失了妻子，匣中银两尚存，他心中动火，不免弄他几两银子使用，有何不可。装了一个腔儿，竟到王家叫道：“有人么？”王文因心下不乐，还睡着，听见叫响，忙起穿衣，下楼开看。王文不认得，道：“尊姓？有何见教？这般早来？”杨棘刺道：“我姓杨，我表侄女马王贞闻道嫁在你家。我在京中初回，闻道你们把他凌辱，日逐痛打，我因怜他本分幼小，特来看

他，叫他出来，见我表叔。”王文见他这个入门诀，知道寻他口面的。道：“他几日正去寻那表叔，至今未回，我如今正向各处寻他。既是尊亲引来，快快着他回来。”杨棘刺道：“胡说，王文，是你，把我玉贞打死了，倒反说出这般话来。”两下争个不止，邻舍都来相劝，杨禄道：“今日不与我侄女，明日就告你。”一竟去了。各人散讫。

王文气个不住，方梳洗完，只见又有人扣门，又是不识面的，道：“尊姓？到此何干？”那人便道：“小子孔怀，因见杨令亲说起令正一事，他本身原因一向住京中，令正嫁尊兄之时，他不曾做得些盒礼，如今令正又不知去向，他方才忿忿要告，我想涉起讼来，一时间令正回来便好，万一难见，免不得官府怀疑，其间之事，与小子无干。我想何苦劝人打官司，不若兄多少与他个盒礼之情，这事便息了。”王文是衙门里人，那里一时间就肯出这一桩银子，便道：“承孔先生见爱，盒礼小事，还我妻子，我便尽他礼便了。”那人见他不如法，便作别去了。那杨棘刺想道：“我的计策，百发百中的，难道被他强过了，下次也做不起来，不免告他一状，才信老杨手段。”遂提笔来写下一纸状词曰：

告状人杨禄，本县人氏，告为杀妻大变事：侄女马玉贞，嫁与宪台役虎棍王文为妻。贼性不良，终日酗酒，将妻百般毒打。禄往京回，昨特探访侄女，尸迹无存，切思妻非七出之条，律文难弃；恶将三尺藐视，宪典安容。夫妇人伦大典，岂忍平碎花容！人命罪极关天，肯漏兽心贼首。叩宪台怜准，正法典刑，死者瞑目九泉，生者感恩千载，上告。

次早投文，将词投上。知县见是他手下杀死妻子，罪极浩天，把王文取到，先责三十板，竟下了狱，待后再审。那伙计周全来牢中望他，到家中取了银子，与他使用。还喜是同衙人役中人，凡事不同。周全遂上心各处与他访寻，那里有半毫消息。过了几时，官差周全往都院下公文，周全闻知这个消息，连忙到牢中别了王文，把王文之事，托付了衙中朋发；党往杭州进发不提。

且说宋仁与玉贞一时高兴，没些主意，走了出来。那堪坐吃箱空，又无生计可守，真个床头金尽，壮士无颜起来，长吁短叹个不注，正是：

上天天无路，入地地无门。

进退两难，如何是好，宋仁好闷，一竟便走到城中去了。只见玉贞倚门而立，恰好一个带巾的少年吃得酒熏熏的，往沿湖而来。早已看见玉贞，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几时移这个美妓在此！”竟自往玉贞身边走来。玉贞见他是斯文，连忙避进。这少

年认定他是个妓女；竟自大踏步进了来，玉贞慌了，连忙上楼。那人也跟上楼，朝着玉贞拜揖。玉贞无奈，只得答礼。那人道：“好位姐姐。”玉贞道：“妾是良家之妻，君休认差了。”那人听他说话是外方人声音，一心想道：“他见我有酒的，假意托故。”便向袖中取出一锭银子道：“我不是来闯寡门的，你若肯见怜，我便送了你买果子吃。”玉贞心下见了银子，巴不得要奈何他，只管认做烟花，倒笑了一笑，那少年见他一笑，只道他肯留他歇了，上前一把抱定，便去脱衣。玉贞倒慌了手脚，欲要叫起来，又想他那锭银子，欲待顺从，又怕丈夫撞着。踌躇未定，被他到手了也。玉贞虽然受注，道：“妾非青楼，实系良家。见君青年，养君廉耻，不忍高叫，从君所愿。幸勿外扬，感君之德。”那人见他如此言语，喜道：“既承一枕之私，亦是三生之幸，尚图后会，以报高情。”玉贞道：“快快完事，恐丈夫撞见，如之奈何。”那人听见，急急忙忙完了，整衣下楼，说与玉贞道：“我再来看你。”玉贞点头。那人竟自去了。玉贞掩上大门，上楼想着，笑了又笑道：“杭州原来有这样的书呆，一年遇这般几个，不愁没饭吃了。”又想到：“怎生对宋郎说出情由广道：“也好，我身原是他拐来的，怕他吃醋不成。实实说了，看他怎么。”正在想问，宋仁推门而入，上楼见了玉贞，便满面愁烦，玉贞道：“哪里去一会，有什么好生意可做么？”宋仁道：“我看城中，都是上有本钱铺子，就是有小生意，我也不惯，就是晓得做时。那讨本钱！我方才往石塔上问，见了他小姊家的姐妹，个个穿红着绿，与那些少年子弟调笑自如。倒是一桩好生意。”玉贞听了，笑道：“倒去寻得这个乌龟头的生意回来羡慕。”宋仁叹一口气，玉贞道：“你若有点念头，我便从你心愿如何？”宋仁听罢，连忙跪将下去：“若得我的娘救命，生死不忘。”玉贞扶起宋仁笑道：“招牌也不曾挂，一个人来发市去了。”拿着那锭银子，递与宋仁。宋仁一见，吃了一惊：“此银何来？”玉贞把那个人光景，如此如此一说，宋仁大笑起来，便道：“这番我宋宋仁夫妇二人，不怕饿死了。”宋仁忙去买了些酒肴与妻子畅饮而睡。

次日，那玉贞更加打扮，穿一件大袖衫儿，在门前晃了又晃。但见有人走过，他便笑脸相迎。这些书呆子一时间传闻起来，大佛寺前有一个私窠子，十分标致，又不做腔，全无色相。一时间嫖客纷纷，车马不绝。这宋仁倒做了一个长官，落得些残盘残酒受用不提。

且说周全竟至部堂下了公文，未及领文，下午余闲，步出清波门道：“闻知杭州西湖景致天下无双，到此不走一番，也是痴了。”遂搭小船撑出港口。他一见了青山绿水，赞叹不已，道：“昔闻日本国倭人住此游湖，他也题了四句诗：

昔年曾见此湖图，不信人间有此湖。  
今日往从湖上过，画工犹自欠工夫。

看此倭诗，果是有理。”正叹赏间，只见那船已撑到岳坟。周全上岸，往岳坟看了，遂至苏堤。见一只湖船，内有三桌酒，都是读书人光景。旁边一个艳色妓女。周全仔细一看，正是玉贞，心下着实的一惊。怕认错了，坐在一桥上，把眼不住去看。恰好那一船的客同了妓女走上岸来，周全看见，闪在一旁，见他走到身边，上下一看，一些也不差，又尾在后边。听他说话，正是温州声气。心中想道：“这个娼妇，你在此快活，害丈夫受得好苦哩。”又想到：“不知他住在何处，好去跟寻。”道：“这也不难，我跟了他这只湖船去，少不得有个下落。”自己上了酒楼吃了一壶酒。正会钞完，那船往里湖撑去。周全到了湖，慢慢跟着，那船撑在湾里便住了。周全上前一问，却见宋仁出来相帮打扶手，携了玉贞就到了家去，随后酒客都进去了，周全十分稳了，又到大佛寺前。见一个长老出来，近前一问，那长老把宋仁几时移来做起此事，一五一十，说得明白。周全别了，竟进钱塘县里，取路回寓。次日，领了回文，竟至本州投下。忙去望着王文道：“恭喜，妻子有实信了。”这般这般一说，王文道：“原来被宋仁这光棍拐去，害我受这般苦楚。”周全登时上堂，保出了王文。太爷签牌捉获，又移文与钱塘县正堂，添差捉送，周全同了一个伙计，别了王文，往杭州走了十二日方到。下了移文，钱塘县着地方同捉获。又添了两个公人，一齐的出了涌金门，过了昭庆寺，竟到湾内，只见玉贞正要上轿，被周全唬住。宋仁看见二人，惊得面如土色。众差人取出牌，交与宋仁一看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不须讲起，且摆酒吃。”众人坐下，玉贞上楼，收拾银两，倒也有二百余两，把些零碎的与宋仁打发差度，其余放在身边。细软衣服，打做二包，家伙什物，自置的，送与房主作租钱。宋仁打发了钱塘二差，叫只小船，竟至涌金门进发。玉贞坐在船中掉泪，遂占四句以别西湖道：

自从初到见西湖，每感湖光照顾奴。  
今日别伊无物赠，频将红泪洒清波。

又有见玉贞去后，到楼边观者，莫不咨嗟，竟自望楼不舍。也有几句题着即事：

王孙拟约在明朝，载酒招朋竟尔邀。  
凤去楼空静悄悄，一番清兴变成焦。

须臾，到岸，一众人竟至钱塘县起解。夜往晓行，饥食喝饮，不止一日，到了永嘉，竟与众人投到。县主把王文、杨禄，一齐拘到听审，先唤玉贞道：“你是妇人家，嫁鸡随鸡才是，怎生随了宋仁逃到杭城，做这般下流之事，害丈夫被杨绿告在我处，把你丈夫禁责，还是怎生讲？”玉贞道：“爷爷，妇人非不能，但丈夫心性急烈难当，奴心惧怕，适值宋仁欲往杭城生意，也是妇人在这段宿业还债，遂自



一时没了主意，犹如鬼使神差，竟自随他去了。若是欺了丈夫，把房中银钱之类也拿去了。”县主忙问王文：“此时你可曾失些物件么？”王文道：“一毫也不曾失。”县主又问玉贞道：“宋仁这个奴才，五年满徒不必言了，你今律该官卖，不然，又随风尘了。”玉贞道：“求大爷做主，奴身该卖，恳恩情愿自赎其身，向空门落发，以了此生。是爷爷恩德。”县主叫杨禄：“你不若与你侄女另寻一婿，以了他终身，如何？”杨禄上前道：“蒙太爷分付，小人不敢有违。”玉贞仔细把杨禄一看，道：“我哪里认得你，什么叔子在此，把我丈夫诬告。”杨禄道：“侄女，也难怪你，不认得我，你五岁时，我便京里做生意，今年才回的。”玉贞道：“且住，我问你，我爹爹是何姓名？作何生理？家中三代如何出身？母亲面貌长短？说个明白出来。”杨禄一时被他盘倒，一句也说不出，县主大怒道：“世上有这般无耻光棍枉言，必定闻知王文不见妻子，生心认了表叔，指望诈些银子，一定王文不与，他诈心不遂，将情捏出杀妻情由，告在我处。”王文上前道：“爷爷青天，着人来打合，要小人的盒礼钱，小人妻子也没了，倒出盒礼，不肯，他生情屈害小人。”县主抽签，先把宋仁打了三十板，又将杨禄重责四十，着禁子收监道，“待我申报了三院，活活打死这光棍，若留在世，贻害后人。”宋仁流富春当徒五年，满期释放。玉贞情愿出家，姑免究，县主只为这玉贞标致，不忍加刑，亦是怜念之意。王文禀道：“妻子虽然犯罪，然有好心待着小人。一来不取一文而去，方才质证杨禄，句句为着小人，一时不忍，求大爷做主。”县主道：“为官的把人夫妇止有断合，没有断离的，但此事律应官卖，若不与他，一到空门，这是法度没了。如今待他暂入尼庵，待后再来陈告，那时情法两尽，庶不被人物议。”当把审单写定，后题玉贞出家八句于后，道：

脱却罗衫换布衣，别离情种受孤凄。  
 西湖不复观红叶，道院从教种紫芝。  
 闲处无心勾八字，静中有念去三尸。  
 梦魂飞绕杭州去，留恋湖头忆故知。

判毕，把一众人赶出，止将宋仁讨保还家，打点起身。

玉贞随了王文回家，到了家下，取出男衣还了宋仁，把上好女衣付与王文收了。身边取出那二百银子，称了五十两，付与宋仁道：“我也亏你一番辛苦，将去富春娶房妻子度日。切不可再到温州来了。”剩下一百五十两银子，付与王文道：“妻子虽然不该撇你而去，今日趁的银子，依先送你，另娶一房好妻室到老，那生性还要耐些。著是你没有那行凶之事，我怎生舍你。”将手上金银戒指除下，并几件首饰尽付王文。身边还有几两碎银，看着周全道：“这几两银子，烦劳周伯伯与奴寻一清静尼庵，送他作斋，待奴也好过日。”王文见妻子这般好情，一时不忍相舍

，便放声大哭起来。玉贞也哭起来。连周全也流下泪来道：“你二人既如此情状，我亦不忍相看，不若将些银子往他州外县，做些生意，保可度日。把屋宇待我与你卖了，共有三百现银，怕没生意做。小小铜钱当儿也彀偏了。离了此地，怕什么人来刁你不成。”王文道：“如此甚好，只求大兄留心。”周全道：“自然在心。”王文连忙买了酒物，献了家先神抵，就请周全同饮，夫妻二人重新恩爱。这也是玉贞欠了这些人的风流债，宋仁引去还了，重完夫妻之情。后来周全兑了银子，与王文就在城南开一木器铺子，夫妻二人挣了若干家当，一连生了三个儿子。王文因出了衙门，那吃酒就有了节度，再也不撒酒风。故此两下酒色皆不着紧，那杨禄被知县活活打死了，后人把他几个人名字写出，倒也凑巧道：

因为王文不文，故使玉贞不贞。  
 恶人杨禄不禄，施恩宋仁不仁。  
 止有周全，果尔周全，完成其美矣夫。

总评：

书生错认章台柳，谁知弄假却成真。玉贞合欠风流债，又得西湖两袖春。  
 撒酒风的下场头，不可不勉。

## 第十六回 费人龙避难逢豪恶

万般由命不由人，命不差池半未分。  
 命坐玉堂清要职，若逢华盖是高真。  
 红鸾照着贪花柳，驿氏推时道路人。  
 命有许多说不尽，且将算命表缘因。

且说湖州府德清县。有一饱学秀才，名唤费人龙，就进在本县学中。娶妻姚彩云，十分娇媚，夫妻二人都是二十三岁了。只因彩云身怀六甲，人龙往命馆中，与他推算年命。“无妨么。说出八字。”先生写了道：“好个夫人八字，今年定生令郎，将来运不见好。”“是怎生样说？”人龙听先生口中不静的，连忙又把自己八字说出，先生排得不差，道：“是一位大贵人八字，也是运限不好，目今有大难临身。若是避不过，这番死也死得的，休小看了。既不来算，我也不知。既是知了，怎么不说。”人龙见他说得真切，心下着忙，忙问道：“先生曾闻趋吉避凶之语，果然避得过么？”先生说：“先贤之语，怎么假得，趁早寻在百里之外地方，避过百日，便无事了。”人龙道：“房下可也要去？”先生说：“看来还是夫人面上起的，怎么不要带去。”人龙送了命钱，竟至家中，与彩云悉言其事。彩云道：“

如之奈何？”人龙说：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又道：“祸出师人口，倘然不信，一时间祸及于身，悔之迟矣。不若只带一房男女服侍你我，其余待他各守田业，往他处避过百日，依旧回家便了。”夫妻二人计议已定，带了数十两银子，数千文铜钱，柴米小菜之类，唤下一房家人费才，乃老成夫妻，唤了一只浪船，一齐上船。梢子问：“还到那一方去？”费人龙道：“没主意。”姚彩云道：“往东去罢。”人龙道：“为何要往东？”彩云道：“难道往西方去不成？”人龙点头道：“快往东方，”那船摇到塘西住了，次早又到崇德交界。

远远望见一簇人家，人龙问船户：“来多少路了？”回道：“船行三十里了。”人龙道：“且住着。”忙令家人上岸道：“你看那一搭人家，住得幽雅，看左近有空房，赁他一间，暂住三月。有无即来回报。”家人竟往前边一问，恰好问着一个农夫，答道：“这里是冯吉员外住宅。四周都是他的屋宇，空屋极多，只是员外为人有些利害，我这一乡村人民，个个怕他的。你若要租他房住，也要小心”。家人道：“住他一月，与他一月房金，有什么小心。”农夫道：“这也说得有理。”恰好冯家管帐的管家走过，农夫指引道：“你要租房，须问这位冯阿爹。”这费家人顺口儿叫道：“冯阿爹，我们一位相公要在此暂住几时，敢问府上有空房求租一间，未知有否？”冯管家说道：“有，有，你随我来。你可看得中意的，随你要便罢。”二人近前一看，却有一所书房，十分精雅，道：“便是这间罢了。不知多少房金？”管家道：“一两一月，按月取租。只是小房钱要一两二钱，倒少不得。”费家人道：“这是旧例，断不有亏。”竟自到泊舟之所，见了主人，把上头一一说了。人龙道：“既如此，便称一两房钱，又是一两二钱小房钱。”写了一纸祖契，交付家人，先去租了。自己放船撑进港中，不多一会到了，家人道：“房已租下了，请相公娘娘上来。”人龙扶了彩云上岸，夫妻二人竟进书房。看了住场，实然可爱。但见小小园亭：

乐意相间禽对话，生香不断树交花。

十分羡慕，好个所在。登时把船中动用之物，移了上来。打发船家回去。着夫妻二人把房中现成竹床张了罗帐，竟自安然乐意住下。镇日无事，随便作些诗赋消遣。

却好一日，人龙把风为题，写在纸上：

和薰金朔递相催，岁月韶华去复回。  
忽尔摧残千木谢，一时吹得百花开。  
阳台每送朝云上，楚峡尝携暮雨来。  
浩瀚逞威山岳动，却疑孝德播仁才。

又咏月一联：

蝉娟千里共佳期，照彻悲欢与合离。  
十五碧霄悬宝镜，初三银汉吐娥眉。  
唐王驱驭尝游处，李白擎杯仰问时。  
堪比贤良全节义，清光千古鉴纲维。

彩云看见，笑道：“你男儿家做的诗，也是风月的。”人龙道：“虽怀风月，实存节义。贤妻无事，也做一联消遣如何？”彩云道：“你题风月，我题节义，休得见笑。”先把节字为题，一联云：

西窗剪烛理清篇，一阅贞风起唯然。  
断臂割容真可爱，易睛毁鼻方堪怜。  
猗倚绿竹凌霜操，郁郁苍松做雪坚。  
珍重老梅谐益友，冰清玉洁古今传。

又咏义一联：

孔孟惟推仁义长，良金奇豸美君彰。  
云霄鸿雁无时弃，水涸鸳鸯且暂忘。  
黄犬临焚能展草，白驹同井解垂缰。  
宋宏不是真君子，那得糟糠妻上堂。

人龙见道：“贤妻出口，句句含藏节义，那李易安、谢道温甘拜下风矣。”正语笑间，一阵朔风透体，人龙道：“想此时天气严寒，早晚必有雪了。你看花枝那几树红梅绽蕊，绿萼舒芳，倘有雪来，少助诗兴。”彩云见说，随取一幅笺纸，画出一树梅花，竟是活的一般。人龙见了，赞称不已，遂题四句：

冰肌玉骨绝尘埃，亲见嫦娥把手栽。  
想是蜡宫丹桂姊，天香不放一些来。

彩云笑道：“那嫦娥倒不愿做，他争似我夫妻欢笑，将来儿女牵情，要那冷清月宫，守他做什！”人龙道：“嫦娥也羨着世人哩。”彩云说：“你何以知之？”人龙道：“岂不闻月里嫦娥爱少年，”二人大笑。彩云道：“我们将笔一枝，画梅为题，集唐八句可好么？”人龙道：“集诗最难对得工，况非二酉五车，孰敢为此

。”彩云说：“一时儿高兴，各集四句以成一首，并要记作者之名。如差罚酒三杯。我夫先请。”人龙虽然是个饱学，一时间倒也思索不就，把那唐诗不住地想道：“有了。”每句下边写出来道：

姑射仙人浅淡妆，刘承      写真今喜遇莹光。杜甫  
一枝临照月无影，李郢      数点有花春不香。李从

彩云随韵，也集四句：

颜色肯教霜雪改，傅生      画图空惹蝶蜂忙。吴云  
江南早得春消息，吴会      驿使归来好寄将。黄清著

夫妻二人交相叹一回，各喝一杯，以消清兴。正在欢娱之际，那天真真凑趣，一片片飘将下来。初如鹅羽轻飘，后似杨花乱坠，只可惜天色晚了。夫妻二人道：“明日起来，有许多景趣了。”竟自安置，一夜无文。

次日起来一看，那雪足有三寸，真是千山叠玉，万瓦铺银。夫妻二人梳洗已毕，吃了早饭道：“我们今日再集唐句作笑。”人龙道：“雪映红梅为题，各集四句便了。”人龙曰：

六花飞舞乱交加，刘芳翠      雪里红梅趣更嘉。赵紫芝  
瑶圃晚晴飞紫水，何应龙      玉炉春暖仗丹砂。刘支芳

彩云把笔烘得暖暖的，写道：

梁园学士春酣酒，罗红      姑射仙人脸亲霞。白玉蟾  
笑杀城东小儿女，秦少游      月明来看海棠花。孙良玉

二人相加爱慕。彩云说：“如今把这白梅花各人也集一联，省得等你。”人龙坐下，独自去写，彩云进房另取笔砚而书。人龙完了，道：“娘子，你可成了不曾？”彩云道：“写完了，在此拱手着哩。”须臾，先取人龙的过来看：

问讯江南第一枝，陶谊      相依金谷几多时。韩中村  
想应东阁一时兴，施钧      番作西湖百咏诗。中峰  
翠鸟倚香春遍野，潘纯      霜禽偷眼影参差。宋郊  
只因误识林和靖，志南      宾主相忘似旧知。危清山



彩云看了，道：“我的不中你意，不要看罢。”人龙道：“你还似初婚的时节那般做作。”彩云笑道：“书呆不要取笑。”

家住梅花第一村，徐远夫	诛茅缚屋傍梅根。关甫颜
暗香掩映雪几点，宋子虚	疏影横斜月半痕。贾从举
正好巡檐须索笑，杨载	不须檀板共金樽。林莆
众芳已许巢由辈，郎士元	桃李纷纷未足论。王元章

人龙看罢，道：“娘子，你到我家登堂七载，从来未见你剪雪裁云，吟风弄月，谁知你这般才思，我好侥幸也。”彩云道：“妾幼时熟习女工，粗知翰墨。自到君家，操持箕帚，夜侍衿绸。无暇及此。如今在此，尽有余闲。深惭献丑，幸勿见晒。”

且说冯吉闻知费人龙是个饱学秀才，又探知妻儿十分美貌，但不知何故住在我家，正在疑想间，有一个密骗，名叫凤城东，走将进来。见了冯员外，见他面有愁思之态，不免问及。冯吉把费家一事说知。大凡做密骗的，一心只要奉承东家，那管世上之事做得做不得的。就说出拿云捉月的手段，便就三言两语，耸动冯吉道：“他妻子有这样美貌，员外这样家私，难道消受不起这般一个妇人。自古佳人难再得，如今住在我家，是瓮中鳖耳，何愁做事不成。”冯吉被他说得一副心腹如火滚一般热将起来。便问老凤：“此事怎样做起，方可如意？”凤成东道：“不难，他如今只夫妻二人居住，又无亲戚往来，况没邻朋交厚，不若先去请他到家，挽以诗词，饵以杯酒，日逐厚将起来，我有心，他无意，寻些事故。小则风流罪过，缠住他身不放回家，重则做下人命大大罪名，监禁狱中。其妻无主，员外将恩结之，要短，做些风月事儿，自然着手。若要长久夫妻，便将那大的罪名，坐他监中弄死。不过费些钱财，有何难哉。”冯吉道：“妙计，妙计，人世上有了钱财，不用些儿做快活事，真是个守财虏耳。”即时写了一个名帖，着一小使拿到费家，请费相公来讲话。那小使应一声去了。

到费家门外，那小使先从门缝里将望里边，只见他夫妻二人好生快乐。把门敲了两下，人龙忙看，只见一个小使，手拿帖子道：“我家员外请相公说话。”人龙道：“敢是房主翁么？”小使道：“上写眷侍教生冯吉顿首拜。”人龙道：“烦劳就来了。”彩云道：“房主未曾识面，他来接你怎的？”人龙道：“毕竟有事商量，待我去去便来。”

叫了家人，取了原帖，竟到冯家。只见那冯吉头戴方巾，身穿绒装，有四十多

岁的光景。连忙迎接，叙了礼坐下。人龙道：“学生到此，幸借华居。未及趋拜，又辱宠召，这尊帖决不敢领。”冯吉道：“先生乃当今名士，幸降寒家，不然还不知道。因早间检取租部，方见大名，故尔屈驾请教，这贱刺何必拘拘不受。”正在吃茶，只见里头又走出一个带唐巾的人来，连忙上前施礼。人龙问及，那人道：“小子名唤凤成东，在冯先生宅上早晚效劳。”人龙便晓得是个密骗了。冯吉道：“不是学生斗胆，便敢相烦，只因县尊挽学生做一架围屏，都是雪景，今日见了此雪，便想起此事，尚乏诗章。足下山斗高才，敢烦金玉，使此屏八面光辉，千年华美，皆足下之使然也。”人龙道：“既承重托，不敢推辞。只是学浅才疏，有辜盛意。”须臾，列下山肴海味，异果奇珍，请人龙于上坐，冯吉主陪。凤成东傍坐。酒至半酣，人龙索笔，冯吉令人速备文房四宝。人龙离席前坐，取纸笔之曰：

雪月风花，赏心居首。冬春秋夏，乐事相联。铸岩岫而如银，覆井栏而饰玉，飘残柳絮，总无乌雀衔飞。点遍棕衣，惟有渔翁下钓。径路池边莫辨，茶烟酒力难消。四境尽浮，混涡却同无地。千山已著，茫茫沮复见天。若乃穿帘误作梅花。照室浑疑皓月。孤烟旷野，惟闻毕速之声。小钓断桥，致有”灞陵之兴。马鸣熟道，犬吠归人。门外五更，朝上应愁踏冻。林中三尺，村农齐乐丰年。于是低唱浅斟，半醉销金之帐。徘徊白面，相邀连壁之人。用功制作山桥，呵手推为狮象。谁能受命，更复旧寒。难加兽炭推红，只受鹅毛一白，亦有寒墟少酒，破屋无烟。斧冻为麈而相呼，映光辨字而读，船窗皎洁。分布被之黄花。阶破鲜妍，结茅檐之未桂。山疑西域，水比洞庭。至于耳目全虚，心魂寒旷。玉洁冰清，霜凌雪劲。寒颐冷面，铁胆铜肝。信是王京瑶岛客，将为铁面柏台臣。

写罢，冯一连声称赞，密骗道：“奇才。”把酒斟在金瓯道：“受冷了，快饮此杯以敌寒。”冯吉重新换席，秉烛而饮道：“一客不烦二主。明日还求大笔，可称其美。”人龙道：“当厚效劳。”盘恒至黄昏而散。

人龙归见彩云道：“有偏了，冯家唤我作雪景赋，以送崇德县尊，故此招饮。明日还要我为他书写。”彩云道：“惜乎，手冷些。”道罢睡了。一夜无文。

次早，方梳洗毕，夫妻二人正对面看梅花欢笑，只见冯吉在外头早已窥见彩云，十分艳色，动了心火。按捺不住，推开了门，竟直进里面来。彩云急避，人龙按见。冯吉施礼道：“昨承佳作，竟来造谢，兼请大笔，只是斗胆。”人龙道：“昨日厚扰，正欲登堂叩谢，又蒙辱临，感戴不尽。”茶罢作别，冯吉扯了人龙到家坐下，吃了早饭。人龙索文房四宝，把金笺纸裁成八幅，写成前赋，不觉未牌时分。那密骗巴不得写完，好上酒，又办下许多肴撰。吃酒之间，冯吉看着人龙，堂堂一

貌，终非落魄之人。想起他浑家世间少有，此时只该息了念头，方是忠厚长者。恰又二心三意，故后来招许多不妙之处。正是：

人情若是初相识，到老终无怨恨心。

是日尽欢而散。

自此，冯吉依了凤成东之言，无日不接人龙饮酒。过了几日，冯吉将围屏端正了，自己备下许多礼物，送到县里。知县大喜，而归到家中，只是想着彩云，眠思梦想，无计可施。恰是凤成东又到，冯吉把心事与他商议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他原说年终要回，倘若一去，何由再来？”密骗道：“员外方才说着年终二字，使我吃了一惊。寒家百无一有，荆妻啼哭，儿女凄凉，一桩若大的事又到了。”冯吉见他如此说，道：“你只要为我图成此事，家中之事，在我身上。不必忧心。”密骗见说，笑道：“是这般毕竟要行的了。”想了一会道：“如此如此，方可图之。”冯吉见说，道：“就是今日。”即时唤家人道：“请了费相公同来。”

须臾接见，相见礼毕。冯吉道：“连日送锦屏与县尊，不得接见，今日特地请兄来痛饮一番。”人龙道，“屡扰宅上，不能酬答，待告辞归舍，尚容尽心耳。”三人进了后面，一间书房里极其齐齐整整，皆是奇珍宝玩，不必言之。见傍边挂一美人睡起图，竟无题咏。他提笔在手，题出集唐八句，除下来，放开桌上道：“斗胆了。”诗曰：

美人南国翠蛾愁，	武元衡	睡起恹恹底事羞。	郭古
八字懒钩眉锁黛，	丁瑞	双鬟情整玉搔头。	袁伯访
香闺月冷捻绸薄，	辛中	深夜风清枕章秋。	许浑
可惜春光不相见，	杜甫	眼穿肠断为牵牛。	宋邑

写罢依先挂起。二人称赏道：“写作皆精，有光美人多矣。为牵牛缩了郎字，何等俏丽。”密骗道：“这等分明为郎了。”写罢列上酒肴果品，这番吃法，与前不同。大碗送来，歪扭扯灌，灌得个人龙吐了又吐，人事也不知，推摇不动，预先备了船只，竟开后园门，着家人扶下了船，连夜摇到崇德县。

次日早，冯吉穿了行衣。竟往县中进状。告为乘醉打死人命事，竟把半月前一个家人，名唤进禄，因上楼失脚活跌死的，因凤成东设计，俱是陷他的恶计。见县尊说了，就呈上状词。县尊送出，即时出牌捉拿。差人见了冯吉，折了酒饭，送了差使的钱，竟往船中。见是沉醉的，差人吆吆喝喝，扶起跌倒，只得众家人搀了，

竟到堂上来。人龙还在梦里，不知人事。知县见这般光景，想道：“乘醉打人，这是常事。若昨日打死了人，缘何今日尚然未醒？打死人之后，终不然又劝他饮酒不成。衣衫犹然在身，不像打凶光景。事有可疑。”便道：“报告凤成东，你且外面候候。且把费人龙一面收监，待他酒醒再审。”恰是打听人役报道：“按院巡到嘉兴行事、老爷即刻起身公务。”知县听罢，挂一面牌，在县门首：本县公出，凡一应投文人役，候回日投递。毋违。冯吉见了挂牌，道：“此去少也十日，如何等得。”密骗道：“你原为着那人做事，只须同去停当了前件，看景生情便了。”冯吉一千人，原船复了回来。

谁知这日彩云腹中疼痛起来，忙着家人去寻人龙，不期这晚冯家众仆因家主不在，各自出外吃酒去了。问管门老子，竟回得不明白。费家人直进里面响叫，只见走出两个妇人道：“你是何人？在此怎么？”费才道：“我是湖州费相公家人，大娘要分娩了，来寻相公。”那家人不知缘故，去问主母。这主母唐氏，年纪三十六岁了，一心向着，见丈夫豪恶，苦劝不听，他便立了个主意，分了净床，吃了长斋，每日向佛堂念佛，看些经儿，一毫外事也不管。这日，听见说费家娘子分娩，来寻主人，他又不知和他们那里去了，便道：“分娩大事，家主公不在怎好。”便道：“这是生死之际，客边在此，若有些差池，如何是好。”便分付妇人家走几个来，一面着一个小使去请稳婆，自家同了费才，跟随三个妇人，竟到费家，只听得费娘子坐在床前正叫疼叫痛。唐氏也不施礼，忙着妇人伏侍。恰好收生婆已到，此时烧汤的去烧汤，抱腰的抱腰，唐氏又问费家管家婆：“可曾有小衣服？”回道：“未曾。”唐氏急令一妇人归办，衣袖，酒食，药饵一齐都备。真真亏了这唐院君。只见彩云攒眉捧腹，犹如西子心疼一般。有歌一首，正是：

慈母生儿日，五脏尽开张。  
心身俱闷绝，流血似屠羊。  
生下问男女，是儿喜倍常。  
喜罢悲还至，痛苦彻心肠。

一时间生下一个孩儿。稳婆断脐沐浴，唐氏亲与童便、姜醋吃罢，彩云心中感激不尽。只不知丈夫何处去不回。唐氏令妇人摆出酒肴。请稳婆，打发稳婆，都是唐氏。不想他丈夫要害彩云的丈夫，妻子又尽心救他妻子，也是各人好恶不同。

天色傍晚，稳婆去了。唐氏留一妇人，名唤素梅道：“他的丈夫随员外出去，你可在，夜里伏侍费娘子。倘要汤水之时，不可迟误。”素梅随了唐氏，到了房中，拿着铺盖，就在彩云床前铺下。倒也小心服侍，递汤送水，不用彩云分付。正是：

惟有感恩并积恨，千年万载不成尘。

且说冯吉到次日到家，闻知费娘子分娩，大失所望。所喜身子还健。密骗道：“我想产后妇人是虚怯的，其夫之事，不可与他闻知。一时若死，把什么来弄。只说别人请他苏州游虎丘去了。安着他的心，待他健了，把甜言蜜语哄他，一家住着，朝夕送些酒食，先去结他的心，那时网中之鱼，待事成了云云再娶。”冯吉道：“这话说得有理。”明日，着人送酒送食，彩云感激他夫妻二人道：“幸喜得好人相逢，只不知丈夫苏州几时回来。”

且说素梅丈夫叫名阿魁，极嘴尖的。一日，素梅问阿魁：“费相公不知道几时回来，他娘子日夜挂念。”阿魁道：“若要回来，这一世不能够了。”素梅惊问，他就一五一十把前后事情尽言说了。又道：“明日晚间，还要抢他妻子进来，云云着哩。”正是：

夫妻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

这素梅因伏侍彩云好了，彩云感他好情，私下与他一套衣服，又有几件首饰。素梅又喜彩云为人温柔，倒十分心里喜欢他的。听见丈夫说出此事，如冷水淋头一般，吃惊非小。阿魁叮咛，不可泄漏，素梅道，“自然。”自己心下十分不乐，他想到：“我如今欲通知费娘子，他是女流，一时干出余事，岂不害他，欲待不说，倘员外明晚用强，这费娘子不像个肯从的，一时间死节亦未可知。可惜这般一个好人，终不然看他落局。看我院君十分怜他，不免把此事一一的说与他知道，救他一命，有何不可。”便三脚两步进了院君佛堂，把前事尽情说出，惊得面如土色，话都说不出了，停了一会道：“素梅，自古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我有理会了。你悄地里通知费娘子，只说，员外明晚抢你，进来一事，那费官人在监之事，且瞒着他，恐他一时知道，生死难料。你的哥子在江内摇船，可去唤他来，连夜送了费娘子还德清。到他家中，此事再与他道，未为迟也。”素梅别了院君，急到费家，悄悄与彩云说了这一番话。彩云吃了一惊：“缘何有这般奇事。”便哭将起来。素梅忙止住道：“院君叫船连夜送你归去。你可快快收拾，若员外一知，插翅也难飞了。”彩云道：“一时间那得船来？”素梅说：“我哥子在此摇船生意，待我去河口看他在否，如不在，只须你管家另雇便是。”素梅忙去河口一看，恰遇正好回来。素梅忙叫哥哥：“院君着我唤你的船，连夜到德清送一亲眷去，与你船钱。”那船户道：“这等，待我收拾到来便了。”这边彩云忙忙收拾，已傍黑了。船一到岸，费才夫妻并素梅一齐相帮搬运，收拾得更尽。彩云着素梅上覆院君，千恩万谢。着素梅道：“我官人来，且不可说什的，一时竟气起来，未知凶吉。只说我身子不



健回的。我自慢慢着人来酬谢你。”两下流落泪来，唐氏又唤素梅，送些下情酒肴道：“欲来亲送，恐员外得知道不好了，改日着人来望便是。”两下别了，正是：

鳌鱼脱却金钩钩，摆尾摇头再也不来。

那船连夜往德清进发，彩云到家不题。

且说冯吉次日打点抢着彩云，那凤成东早早已来了。各人打点做事，只有唐氏与素梅两人在佛堂中暗笑。那冯吉抓耳揉腮，心火不安。巴不得到晚，心中等不得，先去看看着。只见门是掩的，推门一看，净悄悄的，便一步步踱将进去。并无人影、又走进内室，只见桌椅床灶而已。吃了一个惊，回身便走。恰好撞着密骗，道：“走了，走了，事不谐矣。”密骗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何人走了消息？”冯齐叫齐使唤家人，忙问：“何人走我消息？”各人目定口呆。连阿魁也赖，不曾对人。说来正是：

空施万丈深潭计，那得骊龙颌下珠。

冯吉道：“怎了，怎了，空着了，害费生如何了结！”凤城东也没理会处，只见家人说：“县里差人催审，在外边坐着哩。”冯吉怨着密骗，事又不成，打这样天大官司，如今怎了。密骗道：“事不干差，只是走了雌儿。有心如此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一边往牢里用些银子摆布死了老费，一边告着他妻子，说赁屋为名，偷我资财，连夜运回，那时少不得出来对理，再施计策谋来便了。”冯吉道：“如今差人，你去回他，再迟几日来听审。”免不得吃些酒食，送个包儿，竟自去了。密骗又与冯吉道：“事下宜迟，拿些银子到狱官处使用，着他动张病呈，弄死了他，再好谋娶。”登时冯吉叫阿魁带了银子，随了凤城东到狱里使用。

且说费人龙，那日醉里睡在监中，直到黄昏时候，方才有些醒意。此日禁子虽然收监，然见是个斯文醉汉，又不知何等样人，狱官先分付放他在官厅上傍睡着。这一时醒来，也不知天晓夜暗，只听得耳边厢喝号提铃，好生惊恐。把手去摸，又不在床上，又无衾枕，寒冷起来。又不知在何所在，竟不知身陷狱中。吆吆喝喝，直至天明。坐起一看，还只说在冯家厅上，他整衣立起。

须臾，厅后走出一个人来，头上戴着一顶四角方巾，身上穿一领旧褐子道袍，脚下穿一双秋子蒲鞋。人龙一见，未免整衣上前施礼。那狱官姓卜，名昌，乃北京顺天府宛平县人。年将半百，只生一女，年二十岁了。因随任来了四年，尚未有亲。妻子早已亡过，只带一房家人媳妇四口儿，到崇德县来做官。为人耿直，他一见

人龙上前施礼，他已知道是个有名的秀才，乃逊他大首拜揖。人龙回礼就座，便开口动问：“老先生此处敢是府上么？”卜昌见他还不知是牢狱，倒一时不好便说：“先生还不知道，请到里边书房再讲。”把人龙引进了书房，坐下道：“且请梳洗了再说。”忙分付家人送水洗面，又拿了自己梳具与他梳头。又分付女儿秀香打点早饭。秀香见说，道：“爹爹，是个犯人，为何如此待他？”卜昌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这人是个秀才，我方才仔细看他，是个贵相，不是犯法的人。况又未曾经审，未知怎的，那里不是施恩的所在。你依着我，三餐茶饭，不可怠慢他。”秀香听了这几句话，便齐齐整整的打点，请他饭罢，卜昌方说：“先生，想你虽在牢狱之中，非其罪也。”人龙听罢，吃了一惊道：“正欲动问，念小生素昧平生，极蒙垂爱，不知老丈尊姓高名，力何学生到此取扰？”卜昌笑了一笑，道：“先生，在下草芥，前程是本县狱官，兄被人告在县堂，昨日闯下来的。”人龙听了几句话，正是：

两腿不摇身已动，面皮不染色先青。

有半个时辰发抖，那牙儿哈哈的响个不住，那里说得出来。须臾，又施礼道：“不知得罪何人？”又问：“不知学生是何人告发？是何事情致于下狱？”卜昌道：“这般不知，待在下往陈房里查与先生看。”他便去了。人龙想着，好生利害，竟不知何事关在此间，又想妻子不知可晓得否，正想间，卜昌取了原状，递与人龙看。未看之时还好，看罢了，一时手脚恣将起来，那身子软将下去，一气便倒在椅上。秀香看见，泡一碗姜汤，着人送出来，勉强呷了两口便道：“冯员外与学生交浅情深，初时请做《雪景赋》送本县的。次早又唤我写，便言以后相好往来，前日邀至后居，与一个密骗成东，二人将我灌得十分沉醉，后竟不知几时到了此处，哪有打死人的道理！又不知为什害我至此，不知怎生样审问的？”卜昌道：“不曾审，太爷府里去了。若是审过，不知怎样吃苦。那里遣放你坐在此间。据你说来。醉酒是实的，醉了四肢已软，那有气力打人，况又斯文人，料不动手打人。不若且在我处食饭，待太爷回来，告一纸诉状。如问得不妥，着人往上司去告。”人龙道：“县尊与他交好，恐听下面之词，如何是好？”卜昌道：“为何你知他与县尊交厚？”人龙道：“因送围屏赋雪，是我做的。”卜昌道：“诉状上倒要写出来，便不能为他一边，待我与你出力便了。”人龙道：“多感恩台用情，若有出头日子，犬马报德，决不相负。只是记念寒荆，不知怎样，想今又将分娩，实是放心不下，不知老恩台可放得学生一去否？”卜昌笑将起来，“书生不知法度，不要说这人命关天重罪，就是些须小事，也私放不得的。设或有大分上，也直待太爷回。有的当保人，方使得的。那有私放得的！”人龙听罢，流下泪来。卜昌道：“兄且放心，自古牢狱之灾，命中犯着，一日也少做不得的。”又说：“官司多一日不拘，少一日不吃。准准的该晦气，脱了自然消释。”人龙想着道：“算命的果然说道我身有大

难，死也死得的，往百里外躲避，过了百日适好。如今正在百日内，遭此大难，可见有命。”卜昌道：“算你后来如何？”人龙道：“据他说，后来功名显达，不足信也。”卜昌道：“目今应，后来必应。自古说得好：

万事不由人计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

这只得没奈何。晚上，卜昌拿自己铺陈与他同睡。

且说次早，秀香与父亲说道：“昨夜间梦见姓费的坐在房里，须臾头脸变一龙头。正在害怕之间，又有风雷大作，那费生腾身一晃，竟是一条青龙，把身飞上去了。那身上一摆，把我也带在空中，害怕得紧。惊醒来，听得县堂上正是三下鼓。”卜昌听罢道：“不可做声。我有道理。”

过了数日，只见一个禁子在那里叫响，卜昌听见出来，他使附耳说了些话。卜昌同禁子出去讲话去了。人龙独自一人，没奈何取纸笔改着诉状，只见卜昌走了进来，竟往女儿房中讲话去了。有两个时辰，方才出来。人龙也不敢动问。卜昌把人龙细看，又看了一会道：“先生，这冯吉是个豪恶，我这监中十分之中的犯人，倒有三分是他的对头。原来先生这宗事，为着令正姿色上起来。”人龙惊问道：“老恩人何以知之？”卜昌道：“方才冯生着两个人送我二十两银子，又与那王禁子五两，要我谋死了你。”人龙见他说罢，这番真惊死了。救了一个时辰，方才转醒道：“恩人仔细与我一言。”卜昌道：“你不可吃惊。我已有放你之策矣。”人龙下拜，卜昌忙扶起道：“令正已分娩了。恭喜生得一位令郎。冯吉竟要抢令正进去，不知何人走了消息，倒被令正逃回了。他无可奈何，如今要谋死了你，要告陷令正窃取资财罪名，定要图他到家。我今一事同你商量，我想他陷你打死人命，料难对审，故此着我先动病呈，再后绝呈。不若先动一纸病呈，捱到年，封印之时，动了绝呈，他那时忙急之际，必定不来相验，便好活你了。只是难于出去，怎么办？这事瞒不得王禁子的，待我与他商量。”又出去找寻禁子去了。人龙听了这番话，好生惊恐，心中十分感激狱官。只见王禁子同了卜昌走进书房，作揖坐下道：“所事不必言矣，我二人做得干净，决不犯出来的。但只要你自小心要紧。想冯家干这等没天理的事，报应也只在两三年内了。他干的恶事，多得紧哩，卜老爷有救你的心，没放你的路，想来也其事难成。看你相貌堂堂，后来是个发达的。今卜老爷年老无子，正得一位小姐，年纪也正相当，我做媒与你，做个二姑娘。这番是他的亲女婿，到捱年同了小姐叫船，竟回德清，同了大娘竟上京去，到岳丈家住下，带些银子，到北京纳了监，科举起来。靠天若得出身，报仇有日。得了官时，不可忘我的情。”人龙忙谢道：“岂敢。这活命之恩，岂敢有忘。但小生萍水相逢，蒙卜恩人如此厚德，也当不起，怎好又望着小姐这般事来。”王禁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因小姐

梦了一个吉梦，我再三说合，故此应承的。若不如此，我们都不管。”人龙道：“既如此，恩如山斗。稍有寸进，犬马相酬。”王禁道：“前日进监，只有我见。若是次日，也做不来。非惟死中得活，又得了个老婆，这叫做逢凶化吉，遇难生祥，后来必定好的。”卜昌取通书一看，“今日是个吉日，诸凶皆避，就今晚成亲便了。”即时分付家人，整备应用之物。俱停当了。人龙道：“蒙岳翁大恩，顶戴不浅。但小婿并无一丝为聘，何处以之？”往袖中取出扇子，上有白玉鸳鸯坠二枚，解下道：“微物表情，尚容补聘。”卜昌收了进房，与秀香藏下。到晚上悄悄的完了亲事，留王禁吃酒。卜昌送一封花红礼与了媒人。

恰好次日知县回衙，投文时递了病呈。至二十日封印，卜昌恐堂上疑心，自己上堂，递了绝呈。知县看道：“果然死了。”卜昌道：“是。”知县道：“会有亲人领尸么？”“亲人有了，未。曾具领呈，不敢发出。”县官道：“年毕了，待他领去罢。”卜昌点了一头出来了。到了衙中，十分快活道：“事不宜迟。”着家人叫下船只，发了行李，先放在船中，叫了王禁，唤下两乘女轿，傍晚开了狱门，一竟抬出衙门，一道烟去了。卜昌送到船中，把到北京亲友的几封书札，又道：“明年大科，贤婿切不可错了场期。老夫明年三月已满，可与我往吏部里见一书办，已有书在这里了。”分付完，两下别了。他分付开船。往德清进发。

且说彩云，朝日望着丈夫，求神问卜，展转心疑道：“傍年了，为何还不回来？”十分烦恼，直至除夜，他苦苦咽咽，在房中吊泪。只听得费才叫声：“大娘，相公回了。”欢喜得彩云拾得宝贝的一般，忙走出来。两下一见，都哽咽起来。这边走过，秀香朝上见礼。彩云忙问：“这是何人？”人龙说：“一言难尽。这是我救命的恩人。说起话长。”道：“停会与你讲罢了。”登时打发了船家。到晚来分岁之时，把酒醉到监事情，一件件说得明白。彩云立起身来，把秀香请在大首施礼：“原来恩人之女，奴家情愿让做姐姐。”秀香说：“岂有此理。爹爹原命奴为小星，焉敢越礼。”人龙道：“你二人性格温柔，料后没什醋意，姊妹称呼便了。”秀香小三年，以妹子称之。次早，家人使唤妇女一般叩首贺节，没甚大小。人龙说：“事不宜迟。冯吉为人狠毒，趁早雇船北行。倘若迟延，祸生不测，悔之晚矣。”彩云说：“正是。”着费才雇船，直到京师，仍带费才夫妻并奶娘，共夫妻与儿子七口起身，家中分付管家料理，所有金珠细软，尽付箱中。新年初三日，烧纸开船，七个人一竟去了。自古：

清酒红人面，财帛动人心。

不期下行李之时，早被强盗见了。那盗乃江湖大盗，浑名水里龙，有一身本事，千斤力气。凡遇一只船内有十余个客商。他独自个一把刀立在面前，这些客就送

与他了。江湖上说起他，也都害怕。这日不小心，被他见了，能得几个人，他那里放在心上。恰好船行到崇德，过去石门地方，是未牌时分，夫妻们正在那里吃酒，彩云说及唐氏与素梅前后好处，船是离岸有三四尺的，只听得船头上一声响，那船侧了几下。人龙开出舱门一看，好一个大汉，满肚皮疑是冯家使来的刺客，便深深打躬道：“请舱里坐。”水里龙见他这边一个斯文待他，把刀也不拿出来，就进中舱。其余男妇，惊得后稍躲避。费秀才斟了一杯酒，深深作揖奉去。强盗笑一声，接来吃了，他又斟上一杯，如前送上。强盗接了酒道：“书生莫要如此待我，有酒待我自吃罢。”便坐下大杯吃，并无话说。人龙取酒，他又吃。将至半酣道：“秀才，我前日见你箱中有物，随你已是两日了。你好不小心，我今日不拿你的，前边去还有人取你的，这头还留下牢哩。我问你，因什要紧新年里赶船赴京？”人龙见问他，方知道不是冯家使的，便坐下又送酒与他吃着，便将算命的直说到为此往京逃避。强盗听罢，大怒道：“冯吉豪奴，这般可恨，有日撞着我，休想饶他！”道罢，立起身来，拱拱一手道，“去了。”人龙一把扯住，跪下道：“壮士，你方才有意而来，今竟自空去，岂不怪我，前边性命难保，可怜我夫妻都是含冤负屈的，若前边死了，做鬼也不瞑目。求壮士取了金珠，怎生留得记号，得前途无事便好。”强盗扯起了秀才道，“几乎忘了。”忙取纸笔画了一条青龙在水盘旋之势道，“你可贴在头舱门上，日司便无事了。如黑夜不见之时，你说水里龙贴在舱门上的。他自然去了。”道罢。竟上船头，把身子一跳，大踏步往岸上去了，夫妻重新走来道，“胆都破了，又是这强盗好哩。遇了恶的，如何是好。”一路上去，果然平安。

到三月内，方到京中。人龙雇了牲口，问秀香说：“你家住在何处？”秀香一一说明，随上岸去寻了宗族。有了住宅，把家眷什物俱进了城住下，往吏部各处下了书札，速央人往国子监纳了监，便挣坐书房勤读。不觉秋闱将至，纳卷入场。到八月廿六揭晓之时，已中九十一名。三夫妻快乐，不必言之。恰好到九月，卜昌已离任回京，大家欢喜，摆下一桌团圆酒，欢喜不尽，不觉春场又近，人龙又猛读多时，会试中式，殿了三甲进士。吏部观政三月，选在镇江府丹徒知县。他有了凭，接了卜昌一同赴任，一路上满心欢喜，他想到，“几年之间，有同年到浙江做巡按，冯吉强恶一定难饶了。那凤城东活活打死他，只是唐氏，素梅二人大恩要报，王禁子着实报他。”

一路行来，又是丹阳地方。一县人役早已接着，择日上任。免不得参谒上司，答拜乡绅，忙了月余，方得理事。把上司未完事件并前任旧卷一一的问断明白，百姓无不感恩。

一日，前任未结的一桩事，乃是杀人强盗于上年八月内在扬子江内杀人，当时



即被官兵捉获，送到本县尚未成招的。分付提牢吏即时取来，见一个强盗出来，跪在地下。问道：“你叫什名字？”强盗说：“名王立。”问说：“你杀人可有对头么？”“有。”“可有刀么？”答道：“有的。”问，“你一人怎么为盗？可有余党么？”答曰：“只得一人。小的那日原不为劫财杀的。”问曰：“为何？”答曰：“小人上年正月初五，在石门镇上，欲劫一个秀才金帛，上他船时，秀才十分恭敬。小人怜他怯书生，吃了他几杯酒，他把一胸的冤恨，细诉与小人知道，此时也要为秀才出不平之气，故此打听得仇人出入，直随他到了扬子江上船杀的。只得小人一身是实。”知县又问他：“仇人往于何处？姓甚名谁？”答曰：“住在崇德乡间，叫名冯吉。”人龙早已晓得了，大堂上怎好认得强盗。又说：“你这些为盗的，都有混名，你可有否？”答曰：“小人混名水里龙。”知县道：“为人报仇，乃是侠客，又不得财，又无对证，况一人怎生为盗。”又问：“你可知那日秀才的名姓么？”答曰：“小人一时起意，不曾问得姓名。但初三日下船，所在是德清县城外，小人认得。”知县道：“既有在处便好查访。如果真情，后来放你。那日冯吉身伴有人跟随么？”答曰：“有一人，小的一上船，他已先跳在江里去。死活不知道。”知县分付带起，依先坐在牢里去了。

退堂进衙，请了丈人，并二位夫人一齐坐下。把水里龙一事，从头至尾一说，三人一齐快活道：“为你杀死仇人，明日快快放他。”人龙道：“且再迟些，恐一时放去，上司知道，说我纵盗。我已有出他审语。再迟一月，方可放他。”

光阴迅速，又过了一个多月，分付提牢吏，把强盗王立取出来。须臾，跪在下面。知县便道：“你上来，那德清秀才，我已着人查访，果有仇人冯吉。他还讲有个凤城东，倒是个主谋，为何放过了他？”答曰：“老爷青天，小人直说。小人故虽为盗，实有侠肠一般。一般见孤苦的小人，肯怜借他。因那秀才受冤，心实不平。小人也与同伙人于上年二月已分付过，遇此二人代我杀他。后至五月端阳，那凤城东他在冯吉家吃酒，至黄昏出门，被伙计先杀了。不瞒老爷说，那冯吉家中九月间，已知冯吉杀灭了。他妻子唐氏，又是善人，不管闲事，先被家人偷盗，后来这些占田产的人被害的，共有数百家，竟大家约日会齐，把内囊抢得精光。房屋放火烧了，田地都被占去了，家人尽数走完。那唐氏后来没住处，投入前村尼姑庵修道。只得一个家人媳妇，随他出家。”知县道：“我闻知冯吉豪恶如虎，今已报应，倒也亏了你。如今放你，为人除害，是个好人。但放你去，恐又为非，则上司罪我纵盗，亦肯指天为誓，放你去罢。”答曰：“小人心直口快，断不敢负老爷释放之恩，敢累老爷哩。小人家货也不少，断断不为盗矣。立誓倒不足取信。”县官道：“料你直人不敢为非矣，去罢。”水里龙当堂磕四个头，竟自去了。

人龙退入私衙，把水里龙说杀密骗，散家缘，唐氏出家，一番话说与丈人妻子

说了。喜的是冯凤二人杀死，苦的是唐氏没有住场。知县说：“这个不难。”次日升堂，讨一只浪船，差一名甲首付五两银子，“可到崇德冯家前村尼姑庵中，接取唐氏院君，再问素梅消息。他问你何人差的，你说德清费夫人，感当年你看顾分婉情由。一定要他起身同来。”甲首应承去了。不须半月，唐氏同素梅已到了，报进衙去，即开门请进。两位夫人迎接，各各施礼，彼此感谢一番，整酒相待。次日，着就原差甲首，复到崇德县中牢里，寻禁子王元到来。不期王禁死已半年，有一子王一，甲首请了他来，到时通报，开衙接进，卜昌说道：“可惜你爹死了，不然费爷正要看重着他。”遂设席相待。住了几日，不想正是唐院君齐头四十岁，人龙设上寿。次日，送王一官俸五十两而别。

其年，钦取人龙补户部主班，渐升至兵部侍郎，儿子费廉已发高科矣。忽一口，坐堂，见一个把总手拿手本进来参谒，上写着新授直隶松江府沙州把总王立稟参，侍郎把他一看，正是水里龙，道：“你认得我么？”王立道：“似有面熟，一时想不起。”侍郎道：“丹阳知县放你的，就是我。”王立抬头细认，叩头下地，“那日若非老爷释放，焉有今日。”侍郎道：“那船中秀才亦是我，若不是我，谁肯放你杀人罪犯。快请起。”置酒私宅请他，岳丈兼儿子一同陪酒。后累荐王立，官至总关总兵。费廉中了进士，秀香生二子，俱登高第。卜昌寿九十，后本宗立嗣一子，侍郎加厚待之，俱昌盛累世了。

总评：

冯吉起意非良，密骗怀心太毒。思图艳质，谋害鸿儒，非狱主之提携，竟沉沦牢狱。二凶授首绿林，万贯销熔红焰。水里龙巧遇苏鳞，唐院君施恩得报。恩怨皆酬，祸福有命。

## 第十七回 孔良宗负义薄东翁

先生失馆诗

紫燕衔泥二月时，先生失馆竟何为。  
仲尼有道终归鲁，孟子无心肯事齐。  
卖剑只因嫌价少，弹琴应为识音稀。  
鸾凤暂出丹山外，要借高梧第一枝。

世上万般生意，惟为人师者尊重无比。就是人家朝夕焚香礼拜的，止得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这五个字。至于人家一请先生进门，就是朝夕供养，犹如敬重父母一

般致意，那一个敢怠慢着他。所以为师者当尽自己的学力，尽心教训，方不有负东家一片致诚的真心。如今先生未到得六个月中旬，便思量钻谋下年的书馆。一闻某处是个好东翁，供奉极盛，馆谷极肥，便心里梦里想着，务必央人去讲。略有一面之熟，便去捩面皮，求荐书，谋得到手。初然坐馆，便勤勤谨谨讲书讲文，不辞辛苦。待其下人，极其宽厚，叫小使小官，阿哥，大哥，下人无不欢喜。待学生就是帮闲的奉承大老官一般举动，无不逢迎之意，直至过了端阳，半年束修到手，下半年便又不同了，诸般都懒散起来，这山望见那山高，终月往街坊打听某处有好馆又去钻谋了。所以有恒业而无恒心，把人家子弟弄得不尴不尬，误人之事，最为可恨。

如今且说个请先生乡绅，这官宦住在浙江嘉兴府秀水县，姓江，名字五常，官居侍郎，只因无子，半百之年，便告了致仕。大夫人无得生长，连娶了六个美妾，越着紧越没影响了。又曰花多不得子，寡欲多生子。有了六七个妻妾，一夜一房，尚且轮流来也是疏懒的了，还经得空了几夜不成。大夫人又道：“你年过半百，也算是老年的人矣。看了这般光景，子息不能数了，还须查看同房该应继立嗣子一个，免得一有差，这万万家财被人抢去。又无后代，悔之晚矣。”江公道：“夫人之言有理。”遂将胞弟次子江文，择日请亲，承继过来。

这江文方得九岁，正要紧读书之际，江公遂将要请先生一事对亲友说知，那荐书雪片一般来了。江公为难，听分上一个也不成，遂着家人往余姚打听，近时宗师考在优等生员请一个来。家人领了主人之命，竟到余姚，往学里去查，有一个孔良宗，乃提学岁考批首，也有馆的，因东家止得一个学生，是独请的，不期学生得病而亡，正失了一个肥馆，在家叹息。却好遇着江家差人来请，十分快活，厚款来人。次日收拾起身，同了家人一路而来。才下得江船开得几丈路儿，却遇潮来，满船之人都道：“顺流利市。”来到江家，见了主人，相见甚欢。

大凡做先生的果然有不乐之处。妻子在家守有夫之寡，自身在馆坐无罪之牢。守了一年，才得释放归家，一似囚人遇赦的一般，好生快活。未及一月，又要分离，正是才得相逢又别离。

且说江公，见先生笃卖沉静，便已放心。打听得浙江按院乃是同门同年学道，又是相知，他心中要到西湖游玩，因便要回来，带了几个家人，两个小使，动用之物，无所不有。别了妻妾，到书房别了先生，一竟而去了。这些家人媳妇并同小使丫头，一见主人出门，一似开笼放雀的光景，都往门楼下顽耍去了。连书房中茶也没个人拿。大夫人着那服侍扬州姨娘的使女素梅拿茶，送到书房中来。先生看见道：“有劳姐姐送来。”素梅道：“这些小使，但是老爷一出门，他们都去白地了

，无人在内，着我送来。”先生道：“多劳你了。”去不多时，只听得里边一路儿欢笑出来，都往前厅去了。先生听见，便问江文：“是什么人？这般欢喜。”江文立起身来，往外去看。连学生也不进来了。先生见江文不来，要去叫他进房读书。走出房门，往厅后张看，这一张，弄得一个老实先生反做了虚花浪子，一时轻浮起来。只见六个美人生得：

媚若吴宫西子，美如塞北王嫱。  
云英借忤捣玄霜。疑是飞琼偷降。  
肥似杨妃丰臆，瘦怜飞燕轻扬。  
群仙何事谪遐方，金谷园中遗像。

先生虽年年坐馆，各处乡绅人家处过，自不曾见有一家六个都是国色天姿的俏丽，人人美貌。看了裙边之下，弓鞋各有长短，大小不同，止得一人穿玄色绿纱衫袄的美人，那一双小脚，实是小巧，令人爱极。正在张望间，只见门公报道：“许相公来望大夫人。”那一个美人跌身就转，往内一跑。先生慌了，急回身一走。忘记后轩门槛，一交绊倒，跌个合扑。一众美人见了，都忍不住的咯咯之声。有一个笑字谜儿，说得有理：

说价千金可贵，能开两道愁眉。  
或时扯破口唇皮，一会欢天喜地。  
见者哄堂绝倒，佳人捧腹揉脐，  
儿童拍手乐嘻嘻，老少一团和气。

先生跌倒不起，江文来扶，那一众美人都掩了嘴儿，并进去了。先生归房坐下，与江文说曰：“因你去久不来，出来唤你，不期女客进来，急欲回避，忘了门槛，一绊跌倒。被这些女客笑了。”江文道：“是许家表兄来望家母，这些姨娘们要避，走得快了，倒把先生累了一跌。”先生说：“我这一跌，足值六千银子。”江文说：“怎生解说？”曰：“岂不闻美人一笑值千金，如今六个美人一笑，岂不值六千银子。”江文说：“想先生这一跌，连屁也跌出几个来。”先生说：“为何？”江文说：“我见六个姨娘，都是掩着鼻子的。”先生说：“这般一跌，倒是个及第先声。”又问学生道：“那穿玄色纱袄，小小脚儿的，叫做第几位姨娘？”江文道：“这是前年到扬州娶的新姨娘，李姓，他琴棋书画，诗词歌赋，女工裁剪，件件会的。我父母都喜欢他，把内库金银皆托他掌管。方才送茶来的素梅，是伏侍新姨娘的。”先生道：“天虽未晚，我因跌了，不耐烦久坐，对课进去罢。”出课曰：

南国佳人，腻玉容颜真可爱。

江文对久不就，先生说：“你方才说，新姨聪明得紧，何不拿进去央他对看。”江文立起身便走，先生叫转来，“此课只好与新姨一人知道，若被别人晓得，非惟说你资质不好，连我也有失教之名了。”江文说：“不须分付。”竟往新姨房内，取出课来，要他对就，新姨看了，笑道：“这跌不杀的麦栖包，还要油嘴。”便写道：

西斋学究，谦恭着地假斯文、

江文拿了来见；先生笑曰：“他来讥俏我跌了，故曰‘谦恭着地假斯文’，倒也是个作家。”又想到：“我虽然不该挑他，他也不须消我，不免再改一对将进去与他，看他怎么。”

东墙秀士，偷香手段最高强。

写罢，呼江文说：“新姨取笑我，如今我改过了，你拿进去与他看，可改得好么。”江文拿了，到新姨房里。新姨道：“这蛮子可恶得紧，且留在此耍他一耍，看他如何。”叫：“公子，你去回他，说此课对得好，留与老爷回来请教，只是东墙高，看跌坏了。”江文直道其事，先生慌了，“若真与东翁看，成何体面。”便又着江文进去讨了出来，新姨故意不与，叫小使送夜饭出来，那里吃得下去。长嗟短叹，无限忧愁。直至更深，一些不用。小使依先收了进去，新姨看了，忍不住笑道：“我原作耍蛮子，却认了真，害了食不下咽。明早着素梅还他罢了。”次早起来，把前对批在后面道：

恁般胆小，不算高强。

即着素梅拿了还他。那素梅口角极会尖酸，见了先生道：“先生对得好课，倒恰是杨修的挠对。昨日跌坏了，晚间正好用些酒儿活血。缘何反不要吃？岂不闻有酒食，先生撰！我晓得先生的心事，只为着偷香手段。我再三与新姨说了，拿来还你。把什么来谢我？”老孔见了对联就是得了性命一般、好生欢喜道：“好姐姐，我明日投在你腹中，生个梅子补报。”素梅晓得取笑他小名，便回道：“这等是个酸胎养的，还吐酸子。”先生道：“我这梅子拌白糖，名为细酸，极有甜头儿的。”素梅道：“细酸我嘉兴极贱之物，连姜丝昨日价钱都跌倒了，只好与麦栖包一样看成。”先生暗想道：“好个利口丫头。”只得回道：“你嘉兴人惯喜扯这般臭蛋。”两下各笑起来。老孔正要把那对的字纸来扯坏，只见后边批了二句，看道“恁般胆



小，不算高强”便又一时胡想起来。正是：

一时造下风流孽，千古传扬轻薄名。

只见江文出来读书，见了先生施礼。与素梅道：“新姨唤你进去。”素梅去了。这老孔道：“他批此八字，说我胆小，做不来事，明教我放胆大些，才是手段。我如今不免吟几句情诗送去与他，著有意必有回头话，又似留作对联的光景，我看他亲笔批语在此了，怕他怎的！”把江文早间功课完了，取笔写曰：

风流雅致卓文君，借此权为司马琴。  
今世有缘前世种，忍教咫尺不相亲。

又曰：

蓝田双玉已栽根，才得相逢便记心。  
海内易求无价宝，世间难得有情人。

写毕封好了，下午素梅又拿茶来。先生道：“梅姐，今日又有一对，烦姐姐送与新姨一看。”素梅笑道：“明日不要又急，今番不与你讨人情了。”先生道：“我如今有了新姨年庚在此，是一宗姻缘公案，还有什么急！”素梅忙问道：“什么年庚？”先生笑道：“这批的八字，岂不是年庚。”素梅只得拿了进去递了，新姨拆开来看道：“这麦糟包渐渐无礼了，存下在此，必定要与老爷看了，赶他回去。”素梅说：“他且是不怕，道姨娘批的八字，当作年庚与老爷看，反惹是非，不要理他罢了。”

且说江衙里娶的第三个妾姓王，是苏州人，家中唤他做苏姨。脚虽大于新姨，然而容貌各有许多媚处。他小名楚楚，也是个粗通文墨的女子。他与新姨两个比众分外过得相厚。这时候恰好走到新姨房里。见了桌上诗儿，新姨把昨日的对谈其原故，“他今日又将此诗来轻薄，本要说与主翁，奈何对后批了八个字儿，恐惹猜疑，只索置之不理，便宜了他。”楚楚道：“昨日偷观我们，已遭一跌，已不成先生体格。今又如此，是一个浪子了。”一边说，把两首诗拈齐了，笼在袖里，归房想着：“我家主翁有十万家私，用此少得一个亲生儿子。如今我移花接木，把些情儿结了书生，一点好心，到了田地，黑暗里认做新姨，倘侥幸度得一个种儿，是我终身受用不尽的了。不宜错过机会。正是：

慷他人之慨，风自己之流。

有何不可，”即时拣了一盒儿沉香速，着使女春香，悄悄拿去道：“是新姨着我送上先生，多多致意。素梅计决，以后有话不拘大小，一概勿与他言。待我出来传言方可。”一竟往书房里来。

恰好江文又往外边去了，春香把香盒送与了他，把楚楚分付言语，一字不差传与老孔。那先生欢喜得顿足拍手的笑道：“姐姐在此坐着，写一字儿，代我送与新姨。”写道：

荷蒙嘉情隆重，赐我名香。虽鸡舌龙涎，莫过于此。再拜领入。香烟透骨，恩已铭心。谨奉数言，聊申鄙意：

仙娥赐下广寒宫，透我衣裙褰我床。  
情似文君爱司马，意如贾氏赠韩郎。  
木桃愧乏琼瑶报，衔结须歌坏草章。  
且把笑尖深致意，斗山恩爱敢相忘。

封好了，递与春香：“多多致意新姨。满怀心事，尽在不言而已。”春香拿了，递与楚楚，看罢笑了，正是：

李代桃僵，指鹿为马。

楚楚存了私心，每每着春香送些香的花儿，或香的袋儿，谨谨密密，别个一些也不知道。

一日，老孔偶出书房，恰遇新姨出来。便笑吟吟上前作揖。新姨见了，回身竟走。老孔立得身起，人已不见矣，遂想道：“这几时怎生相爱，缘何今日不理了。我左猜右料，他还是恐被人见，怕看破机关，故此避去。倒是个老到的妇人。也罢，不免再寄一首情词与他，要他回音，看他怎么。”诗曰：

朝思暮想俊佳人，想得终宵好梦频。  
梦里许多恩与爱。醒来不得祖沾身。

又曰：

忘餐废寝害相思，短叹长吁只自知。

求恳多情通一线，胜如获得夜明珠。

封好了，恰好春香送一枝茉莉来，先生笑道：“果然我料得不差。”悄悄将词儿付与春香去了。楚楚拆开一看道：“事不宜迟，趁此要讨回音之际，答他两句，成全美事，有何不可。”写曰：

明珠温棖敛光芒，不比寻常懒护藏。  
念汝渴龙思吸水，送些云雨赴高唐。

又写贱妾扬州李氏拜。封完与春香说：“教他今夜掩门而睡，勿留灯火，夜深来也。”春香把楚楚之言，悉对先生一一说了。老孔喜不自胜道：“春香姐，你与我拜上新娘道，小生开门相待，万万不可失约。”春香去了，老孔心里便如虫钻一般，那里坐立得住。巴不得就是黄昏，也亏他捱到晚了，他将酒吃得干尽，便和衣睡了。楚楚着春香，把几重门先自轻轻开了，将近黄昏时候，衙中俱已睡静，便同了春香，悄悄儿走出重门，竟到书房门首。春香竟自向内去了。楚楚捱到床边，摸着先生，犹如梦里，把他推了一下，先生失惊，急走起来，贴着楚楚，便一把搂住，叫声：“亲亲，好妙人。”遂去与他解衣就枕。登时云雨起来：

一线春风透海棠，满身香汗湿罗裳。  
个中美趣惟心想，体态惺松意味长。

又曰：

形体虽殊气味同，天然好合自然同。  
相怜相爱相亲处，尽在津津一点中。

须臾云停雨止，先生问曰：“那日初见你之时，我见六位娇娘，惟你的脚儿最小；六般容貌，惟你面庞最好。我如今把你的小小脚儿，待我捏上一会，以消我初时想头。”楚楚脚是大的，恐怕识出，便道：“我的脚怕疼，捏他怎的。明晚带一只旧鞋儿与你，闲时消遣，岂不是好。”先生笑道：“如此足见盛情。”先生把前事细问，楚楚妆新姨体态而回之。在先生竟为新姨，十分快活。不觉金鸡三唱。楚楚恐怕略有天光，露出不便，遂起身穿衣而别。先生送至后厅，楚楚把门一重重仍先拴好，进房睡了直至晌午，方起梳洗。忙忙里想起鞋儿一事，竟往新姨房里走来，恰好新姨料理午饭，楚楚乘他匆忙之际，到他床头捡得一只风头红鞋，笼在袖里，走出房门，归到自房。想此番认定新姨断无疑了。晚间拿了红鞋，仍如昨夜做作，夜至明还，已有十徐次了。

先生一夜间问曰：“前日学生说你掌管金银之库，何不以此须赠与知己，胜如坐此寒毡，守得几何？”楚楚说：“这且少待，自然有赠。”次日，楚楚自想道：“他只把我当作新姨，希图厚赠。若与他，只我实无私蓄。若不与他，犹恐不像新姨。”自此往新姨房中，失于收藏之物，而即携归，只新姨房中累失酒器衣饰等，楚楚竟付与先生矣。老孔十分欢喜。

不期一日，江公杭州已回，出来望了先生，并督江文工课。一日也不见缺，好生欢喜，心下想道，“这个才是先生。”便十分恩爱。楚楚此时十日之中，便只好二三夜会合了。

先生坐到十二月中旬，将择日解馆，进去拜见江公，欲言其事。江公出见，说及此事，江公道：“老夫正有一言奉告，新正初二日，乃是寒荆五旬，未免有几日事忙，老夫明日把束修奉了，屈老先生在此过年，明年就好借重。不知尊意如何？”先生心下一想道：“有了束修，寄到家中与父母妻子，自会料理，在此过年，明年馆已稳了，况新姨恩情正美，惟恐失了此馆。今既有此机会，岂宜推托。”便道：“谨领尊命，既有所赐，待晚生明日托一乡里，早寄回家便可安心了。”江公说：“极感，极感。”

次日，老孔往六里街打听，看有得托的乡里，寻一个寄回。恰好撞着一个邻居，也是余姚学秀才，叫做于时，在宜公桥王家处相见了孔良宗，道：“兄今年在那里设帐？”良宗竟说：“在江公府上。止得一个学生。束修也有二十四两，还有许多好处，恰好新正初二，乃大夫人五旬，恐有贺启酬答，老先生留我过年，有些些束修，特觅一个相知，托他寄回家下。幸遇仁兄，敢尔相烦，望毋拒却。”于时见说道：“这是顺带公文，有何不可。明日小弟到东翁处来领便是。”良宗别了于时，回到馆中。晚间又与楚楚耍了一夜，还在床上睡着。江公着人为一礼帖，送了二十四两修仪，外有礼仪二两，送与良宗。家人见他睡着，故意弄他醒了，送与先生。良宗道：“多谢多劳。”随谢了三百文钱，以作劳金，回一谢帖去了。尚未梳洗，又见于时已到书房。良宗一见，忙道：“得罪，请坐。小弟因清晨身子不快，因此才起，有失迎接。”着小使取茶相待，自己一面梳洗，一面修书，并修仪节礼，共二十六两，俱各封起。不想于时于文具中，取梳子梳发，见下格有红色之物，鲜妍可爱，掇起上格一看，是一只红鞋。鞋儿内有一封字纸，见良宗不管，他忙取了笼在袖中，急把梳具放了坐下。良宗忙完，穿了道袍，重新施礼，将银子家书一一交付明白，便拉了于时往酒店少谈。于时初然推辞，想红鞋一事，必然有因，坐谈之际，问他明白，倒也有趣。

一时列下酒肴果品，上下坐定，两饮三杯。于时欲要问起红鞋之事，恐开口时，他又隐讳，我如今不免无中生有，假出一个情人逗他，那时自然吐出真情。便道：“孔兄，你我做先生的人有荣无辱，乃是世间一个自在仙人。”孔良宗道：“何以见之？”于时道：“前年我在徐杭一个富家处馆，他家有一位妹子，是个青年寡妇，回娘家守制，且是聪明。我其时在馆，把自己心事写一首诗，粘于壁上道：

一锋唤醒千古梦，五经凿破半生心。  
三冬事业图书府，十载生涯翰墨林。

一日出外访友，他走入书房，把我四句歪诗，圈得弥漫。我回来看见，问道：“何人到此，把我胡言这等滥圈？”他便着使女悄地出来道：“是我家姑娘圈的，道先生的字字珠玉，实是爱极，故此言实。”此时被我把文君夜奔相如的故事，做诗一首，寄将进去。他便把崔张月下佳期的诗儿，送将出来。到晚来遂成凤友鸾交。况有许多私赠，就是做十年的馆谷也不能有他这许多珍宝。那边是一个白衣人家，今兄处这般富贵之家，姬妾婢仆，也须寻见一个，以消遣寂方好。”良宗笑而下答，于时见漏他不出。道：“说话多而吃酒少，来，我与你猜拳。”良宗一连呵了五杯，已满怀酒意。于时又去激他道：“想世间露水夫妻，也要有福人承当。那无福小人，连梦一世不能做得一个。”良宗道：“这些人家常事，何必提他。”于时大笑起来：“据兄此言，毕竟也曾遇着些趣事而来。”那时老孔酒罩了脸，又被于时奚落他，比着无福小人，一时间便没了主意，把新姨娘之事，从头尽底说一个畅快。于时道：“我说这般大人家，岂无一个爱风月的。”把酒肴吃罢，会钞而别。

于时十五日解馆，十六日下午回至书馆。又到江衙里来别良宗。老孔送他出门，竟进来了。于时心下不乐道：“严冬之际，干干系系与你带了一封银子，盘缠也不送我几钱，送也不送几步，竟自踱了进去，好生轻薄。且过了残年，和他讲话。”在船中把他束修拆开，将自己逼火冲头，换了好的，上得二十两，落下四两，并礼仪二两，送至孔家道：“束修廿四两，临时取出四两，道要辨江夫人寿礼，故此留的。”孔家父母自然信了，千恩万谢送他出门。

且说老孔在江公宅上，过了残冬，好生厚待。一到初二，一家忙将起来，连日戏文，直至初十方闲。不觉又是十三，乃上灯之夜。这日下午大雨倾盆，直至十五未牌，方才雨住。那嘉兴城里，十分好灯：

天放晚晴，人逢元夜。锦屏已挂，铁锁初开、灯连璧月之光，月让彩灯之胜。往来似电，惊将云母琉璃；倚叠如山，制就火齐水碧。费数金而不惜，工一月而后成。纤巧穷焉，繁华极矣。尔乃冶女倾城，游人出户。闺中



妆好，宝钗不借盈头，道上肩摩，团扇轻持障面。鉴百肢而色皎，临九陌而态娇。丝管留人，满市春声细细。绮罗弄影，一庭香月娟娟。虽五女门前，贫无灯火，三家村里，富有梅花。莫不阵阵风流，从俗竞迎厕妇。纷纷语笑，当场宁怕金吾。怜珠果之轻抛，喜菱花之再合。金贻条脱，玉笑步摇。愿留真怕颜羞，欲去番愁意断。谁能闲坐，亦复相思。大惹芳心，虽向此中命酒。无边乐事，强从此夜看灯。倚醉玉而生春，步香街而似画。花芒牵袂，笙歌闹市忘归。烛焰成灰，断送情痴欲海。灯开不夜之天，人赏长春之景。

至十七日方才灯罢。十八日江文重新上学。先生又是一种教法：每早诵读时文程墨，午前做两个破题，午后讲“通鉴”诸子百家。忙碌碌，一日并不曾闲。

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去年六月，楚楚思量侥幸怀胎，与先生做下此事，不期天从人愿，遂尔怀孕。交得三月初一午时之候，生下一个儿子。不要说江公心下大喜，他家中若大若小，谁不欢笑。孔先生道：“到得六岁，又是一个小学生。”楚楚十分快活，那邻居家家无不称美。三朝满月，未免作庆开筵。不想楚楚产后劳烦，遂成产怯。忙雇了乳母，早晚乳哺小儿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于时去年气恼良宗不过，一心要将红鞋儿做成个红老鼠，使他坐馆不成。偏生又在杭州湖市教书，无人往来，只得停住，一日，合当有事，恰好门前闲走，抬头忽见上年王东翁管家往北而行，于时连忙叫：“王家阿哥，你到哪里去？”王管家回头，看见是于先生，慌忙走将转来叫道：“于相公，在此何干？”于时道：“此间是东翁家里，你进来请坐，我有便信劳你，寄与江御史。”王管家道：“决写便了。”于时进了书房，提笔在手，思思索索，不便写书。沉吟一会，道：浑着写一词儿，那做官的自能会意，况又不知是那一个的，又怪我不着，十分上计写道：“

新姨娇养古扬州，绣得红鞋双凤头。  
只合兰房双厮守，何缘偷度越溪流。

将当日楚楚回诗，并一只红鞋，自己四句，对作一处，外把封筒封好，上写江老爷，书付与王管家道：“你递与江衙门上人，传了进去便回，不必等复。”又送一百文铜钱，以作酒资。王管家收了作谢而去。

次日，到了嘉兴，往江衙门首经过，忙向顺袋取出于时之书，付与门上人，竟自去了。门上人忙问姓名不答应，他竟去远了。门公只得投进，江公见书，忙问：

“那一家送来的？”门公说：“递了即去，问他不答应，竟自去了。”江公到房中坐下，拆开不见副启，又没有名帖，却是大大纸包。夫人笑道：“这封书倒也改样，怎生这般一个妆束。”江公又拆开看，却是一只红鞋与两张字纸。夫妻二人吃了一惊，连忙屏去一众男女。江公把一张字纸拿起来看，上写着：

明珠温棣敛光芒，不比寻常懒护藏。  
念汝渴龙思吸水，送些云雨赴高唐。

贱妾扬州李氏拜。

江公满面通红，又去取那一张去看：

新姨娇养占扬州，绣得红鞋双凤头。  
只合兰房双厮守，何缘偷度越溪流。

江公看罢，登时大怒道：“这贱婢敢私通孔良宗，辱我门户，二人决要置之死地。”夫人劝曰：“相公，且请息怒，奴有一言容启。这小小鞋儿，果是李家的了。这诗竟不似他的口气。且字迹一发丑得不像，竟似楚楚笔迹无二。事有可疑，未可泄漏。待明日先把先生哄了出去，把他房中一搜，如果有私，必然还有别物。那时再处，不可造次才是。”

江公次早，着人约了许表侄，与他三钱银子作东，请先生出城外耍了一日。至晚方许放他归来。老许登时到姑夫家里，见了姑娘，夫人只说：“你扯了先生出去使了，至晚放他归来。”老许把先生扯了道：“陪我去城外耍耍。”不容放转，一把扯了就走。孔良宗门也不曾关得，竟自去了。江文又同去耍了。江公自己同了夫人，走到书房一看，见一只皮箱封固紧密。江公闭上房门，把刀锥撬开了，取出物件，皆是新姨房中物件。江公大怒：“夫人，你说不是，如今物件俱是贱婢房中物，难道差了！”夫人道：“一发疑心了。他这些酒器衣饰，是几次失的，在里边着实寻讨，连素梅也拶了几次。”江公道：“他自暗地送与情人，恐防一时寻起，先自作此故态，以掩人耳目。”夫人道：“他自己的衣饰，那里查他。再送些也没人知道，何苦反自昭彰。”江公默然自想道：“拿素梅来问他。”

须臾，素梅来到。夫人道：“箱中的物件，你可认得？”素梅一看，便哭将起来。”为此物件，新姨拶我几次，打了许多，怎生到此间！”江公骂道：“贱婢，做得好事，李氏几时与孔良宗私通起的？”素梅说：“此话那里说起，新姨为人，贞洁自许，并不妄发一言，凛凛冷面，何人敢犯，怎生说起这般活来。”这话传到

新姨耳内，倒吃了一惊，竟自走到书房，江公怒道：“这些物件，怎生到此间，快快实说！若有虚言，送官尽法。”新姨看罢了，又惊又气，那里说得出口；江公袖中摸出红鞋，并那二诗，放在桌上。新姨看罢，说道：“这几句歪诗，先已好笑，这笔迹难道认不出的！”素梅立起，上前把楚楚诗儿一看，是苏姨笔迹，道：“是了。”随附新姨之耳，悄悄说了一番。夫人忙问：“怎么？”素梅又在夫人耳说如此，江公怒道：“有话实说，装什么鬼腔。”夫人道：“且收拾这些物件进去。吩咐一众家人，孔生回来，问取物件，竟说不知是了。”道：“相公要明此事，叫春香到后园审问，便知端的。”江公听了夫人之言，遂一齐进去，把房门拿锁出来锁上，竟到后园。

素梅悄悄唤了春香，直至后园厅上。江公道：“拿拶子来。”春香年纪不上十四岁，登时慌了，哭将起来。夫人道：“不许哭。问你新姨这一只红鞋，你几时偷去的？”春香道：“是旧年六月内，苏姨偷与孔相公的，不干我事。”新姨笑一笑，道：“你如今直说，我房中衣饰金银酒器、还是你偷的，还是别人偷的？”春香道：“偷盗之事我不知道，苏姨着我做几次送去与先生的，这酒杯是苏姨晚上自己带去的，我不知道。”江公怒冲冲问道：“这桩事怎生起的？”春香道：“一日，苏姨坐在房中道老爷巨万家私上少一个儿子，孔相公青年美质，与他作些勾当，倘留得一个种儿，也等老爷欢喜。料没人知道。”新姨道：“为何写去诗儿把我出名？”春香道：“孔相公原属意于你，故此苏姨将机就计，认做新姨。见了孔相公，便打扬州官话。”新姨骂道：“没廉耻，你倒养汉，反把我的名头污了。怎生气得他过，我去打他的嘴巴。”夫人一把扯住道：“不可，他作事十分可恨，奈他病势沉重，只在早晚了。他若死了，这是现报你了。如好起来，自然定要处他，与你出气便了。”江公道：“这禽兽定要处他。”夫人道：“你且慢着，且权时耐住，待至端阳，止得十日光景。到五月初，送了半年束修，好好开交。十分气他不过，学道与你相好，或放或黜，俱由得你，何必此时昭彰。这个儿子大来，怎生做人。况你官箴有砧，连李娘反污了清白。依了我说话处法极妥。”江公叹一口气，出外边拜否去了。

新姨辗转思量，心中好恼，亏了夫人十分解劝。这几位姬妾，一些也不知道，家中男妇，瞒得铁桶一般，所知者，江公夫人李姨娘、素梅、春香五人而已。况夫人发狠分付两个丫头，若泄漏风声，活活打死，那一个敢提一个字儿。

且说孔良宗至晚回家，吃得大醉，小使开了房门，至床和衣睡了。直至次日傍午方走起来梳洗，尚不知失去前物。江公因心中着恼，竟到庄上住下，却又病将起来。夫人只得带了伏侍男妇，自去看管。家中都托新姨料理。

到了五月初一日，新姨封了十二两修仪，一两程仪，写一名帖，着一个家人拿了道：“家老爷拜上个，修仪在此，请相公暂回，待家老爷病痊之日，再来奉请。”家人送到房里，见先生一一说了。老孔一时间不悦起来道：“东翁虽然有病，新姨也该留我，为何两个月不见出来，就这般恩义绝了。”打发了管家，十分烦闷，只见新姨着家人送一桌饯行酒，摆在厅前。着江文出来陪坐。老孔大失所望，只得把酒来吸，又叫斟酒：“小使，你与我到新姨娘房里叫了春香姐出来。”那小使道：“新姨娘房里只有素梅，那春香是苏州姨娘房里的，相公醉了。”老孔说：“我倒不醉，敢是你醉了。”小使说：“我家中事体，怎生道我醉了。我如今叫出春香来，你自问他。”小使进来，见了新姨，说：“先生浑帐，教我到新姨房里来，叫春香出来。我说春香是苏姨的人，他还道我醉了。”新姨心下明白道：“你叫春香出去，我随后出去，耍这蛮子一耍。”只见春香到了席前道：“相公有何分付？”老孔道：“我要见新姨娘。你与我请出来一见。”春香道：“我是苏姨房里人，不便去请。况新姨自来，再不见你的，怎生说得这般容易。”老孔道：“春香，你怎生忘了，新姨着你先送香，或袋，或花，或送长短，在我房里也不知走了几百次了，怎生说起白赖话来。”新姨在屏风背后大嚷道：“胡说，敢是见了鬼，敢是失心疯了，我几时着他送什么与你，好嘴脸，这般轻薄：素梅快出去唤大的家人进来，他乱话了，快快打他几个巴掌。”只见走了五六个家人道：“先生醉了，不要乱话，不要说老爷的内室，把你胡言乱语，就是我们的妇女，也没得把你轻薄。”老孔一时脸通红了道：“难道我向来做梦？”新姨恐怕他到外边传坏了他的名头，忙道：“我家中常有狐狸出入，变男变女，已非一日。莫非被他迷了？他又能把金银首饰，摄来摄去，神出鬼没，专一迷人，莫非着了狐狸？”先生见说，把金银能摄来摄去，忙忙到房内箱中一看，竟是空的。叫道：“不好了，果然着了精怪。我箱中许多物件，不知几时摄去了。”新姨道：“我房中物件，失了将有一年，前月夜间，都摄来还了，这一只红绣鞋。也成了对。”老孔道：“快快叫船，我即要去。”家人们见他着急，也不知真的假的，止有新姨与素梅、春香，俱在屏风后暗暗的笑得肚皮生疼。新姨道：“你们快唤一只大浪船，到北新关上去的，快送他起身。果然着了邪。”老孔惊得缩头的抖做一堆，家人取了行李等物，扶他下落船中。江文送至外边，撑开船只不提。

新姨与两丫头讲：“今日若不如此说明，一世名头，都被蛮子沾污了。”只是里边说苏姨发晕，新姨分付门上快到庄上与老爷夫人说知：“先生回去，苏姨将已断气，特来报知庄上。”夫人一闻，与主翁道：“苏姨将死，你可回去一看。”江公道：“等他死后，我气落返回。如今你去料理就是。”夫人道：“他生了儿子！也不可轻薄。”江公道：“那里是我儿子，借他怎的。”夫人道：“你又差了，上年六月，你也在他房里歇来，安知不是你的。况三朝满月，亲友皆知，难道如今再与亲友说不是我的，也不像样。如今的人，有了几两家事，便是花子养的儿子，抱

到家中认为己出，实实自己生的，还要胡说此言，奴身不取也。”江公道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悉恁尊意罢。”夫人到得家，苏姨已是没了，夫人进内，走到房中，见了死尸，哭了一场。分付取板合材，各族去报。三朝首七，皆是僧人诵忏超度亡魂。到了三七举殡，极其齐整。

且说苏姨一灵，早已赶上孔先生，在他船中出没。夜间入梦，仍旧认是新姨，弄得十死九生，到了北新关抬在轿上，往湖市经过。却好撞着于时在河口看划龙船，孔良宗落轿，叫：“于老哥，在里做啥？”于时回头，见是孔良宗，便叙些寒温。楚楚灵魂已知红鞋二事，是他谋害，以致我病中急死了我，便在暗中照于时脸上一掌。于时登时立不住脚，便道：“请了。”就往主人家里面竟走。良宗上轿，直至江口，楚楚灵魂随他到家。父母妻子相见，好生欢喜。恰好正是端阳，大家一块儿坐下吃酒。孔先生多吃了些硬东西，晚上也要尽个久别之意，那病初时鬼浑，渐渐弄得真了，一日重加一日，未到归家几个日子，便呜呼哀哉了。

一灵已赴冥府，一灵守住死尸，一灵恰被楚楚勾住，良宗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楚楚曰：“我乃江家新姨，为何忘了？”良宗曰：“非也，容颜非似，脚也长了。”楚楚方实诉其因。“为此我来等你，明白要赴松江李王殿下听审。”孔良宗曰：“原来你是苏姨，冒了新姨之名，结成夙世冤业。未识松江李王是何名也？”楚楚曰：“他是华亭秀士，为人耿直，一丝不苟。上帝敬重厚德，授以冥府君王之职，掌管一切亡魂，我与你兔不得要一番审问，听彼发落，就此去罢。”良宗收了冥财，悠悠荡荡，两个魂灵已过钱塘，早来湖市。只见于时病在主翁床上，楚楚道：“他去年冬盗了红鞋，又寄四句无情诗，激恼主人，以致波及于我，为他急死，此恨难消，须带他往李王处告理。”把他一魂先出，一阵鬼头风，”早已吹至松江。

这李秀士日间攻书，夜里为王，凡人世世种种恶业深重。神人共愤，使差鬼卒勾京，在速报司管理。如该杀、剐、挫、磨，重刑，把他三魂七魄聚于一个形躯，决不待时之意，谓之速报。如人在世为善，戒杀，放生，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，竟送上金桥河内莲花座上任意而为。或愿清净世界，便托生如今莲池大师、雪关师父之辈；如愿洪福，只是托生富贵之家，锦衣玉食，肥马轻裘，娇妻美妾，种种受用，如此富贵之时，又昔修桥砌路，济弱扶危，不特前生，死后竟上西方，登极乐世界。又如洪福一道，有少年登科，早巍黄甲，与皇家出力，尽忠报国。在皇家，则图画凌烟，名标青史。死后冥府十王如宾恭敬，一灵则入功臣太庙，享万世祭祀。如孔良宗与楚楚于时这般不善，亦不大恶，莫非为起一时不良之心，就是地府如前边坐馆先生的诗句一般，无锁无枷，自在之囚，少不得无常摄去三魂，逐散七魄。只把他一灵儿送入鬼门关，免不得有东岳大王十起五起文书发到冥府。鬼魂毋分善恶，总要见阎君。这些无拘束的亡灵，未免到冥府殿前去看挂牌。某起于某日听，



如阳间官府，并无二理。这日孔良宗往冥府殿前一看，见一面金字纸牌，上书阴司三戒：

第一戒，房上洗脚下靴鞋。

第二戒，背剪双手足行走。

第三戒，安桌不可令四脚朝天。

孔良宗暗忖：此乃背理之事，故此戒止。方看毕，里面传叫王楚楚、孔良宗二人。楚楚扯了于时同进，李王先叫孔良宗跪下，又把文书一看，道：“你在江侍御家为西宾，也不该窥视他侍妾了，当时地上把你绊倒一跌，就该回心方是。怎生出对，又起邪念。其间李氏这也罢了，王楚楚你不该寄名隐讳，行此勾当。又不该盗窃绣鞋等物，以累无辜。”又看于时，问王楚楚：“这是你什么人？为何扯他。”王氏道：“妇人在生，那寄诗与鞋之人，心虽仇恨，未识其人。向后灵魂往杭州经过，他在湖市，被妇人打了一下，去余姚同了孔生来候听审，被妇人扯了他一灵到此。”李王曰：“这人未该就死，也没来文，难据你一面之词。”叫判官把于时半生之事呈上，把李王看了道：“他去年央你寄银，先不该盗取红鞋，后又于酒肆之中，无中生有，起一平地波澜，引诱他说出奸情，空污了李氏清白。十六日，又不该抵换低银，于中又拿出四两，把二两礼仪又收下了。你不该四月间寄那诗鞋一事，情理可恨。你死后之罪不小矣，但未奉勾取，未便深究。先把他双目挖出，待他还转阳间，受双瞎报。寿终之日，量罪施行。”先把于时双眼挖出，血淋淋的。鬼使鞭上，推他出了鬼门关，还魂去了。李玉道：“王楚楚虽系贪淫，是怀生子之心，以接宗桃，其情可原。孔良宗人尊为师，轻薄主妾，希图锚铗，又败人之行，传与于时，致生小怨，而险把无辜有沾，其罪莫大焉。”令鬼卒重责二十，送转轮王，着令往江侍御家为犬。三年后，被穿箭药死，再转轮回。王楚楚免责，送转轮王，着令往江侍御家为一雌猫。为李氏捕鼠，以报受沾清名。每年产生数猫，存留好种，世报江门。五年后再转轮回。”批讫。

且说江公后病好回家，独待新姨最厚。每夜间未免携云握雨，新姨怀了身孕。正是：

着意种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

至次年二月，也是一个儿子。大夫人见了，欢喜之极。着人报与老爷知道。江公正买得一只雪里拖抢日月眼的小猫抱了进来。又闻新姨生子，快活之极。竟到房中来看。那猫一跳，在新姨床边，伏在地下，动不也不动。犹如养熟的一般。江公私谓夫人曰：“这个儿子是也，不须疑心得的。”夫人笑曰：“这是真正老狗养的。”

过三朝将及满月，算来正是楚楚生的大儿子周年。却是一日双喜。那诸亲百眷不待邀请，俱摆贺礼庆贺，许表侄称贺已毕，道：“禀上姑夫，侄儿有一奇事。三月前间，运粮船上，买得一只金丝哈巴狗儿到家。只是不住的叫，食也不吃，已饥瘦了。昨日邻家召仙，侄儿往叩功名，蒙许大发。因又说起狗之一事，仙乱批道：

昨日金丝狗，去岁孔良宗。  
只为心轻薄，投胎报主翁，  
雪猫日月眼，前伏产房中。  
王姨王楚楚。意与狗相同。

侄儿归家说与众人，一齐叫他孔良宗，他便摆尾摇头，似有欲言不能之状。呼他道：“如果是孔先生，快快吃饭，明日送你江衙里去。”他登时把饭吃了，再也不叫。如今特特送来。”一众亲友称奇。江公亦讶，只见素梅抱出猫来，大家一齐欢喜。便叫：“苏姨娘。”那猫应了一声，连叫连应。连江公笑得不住。猫犬俱交素梅收了。吹打送席。做一本新戏名为《万事足》。

正在半本之际，报人一声锣响，抢将进来。报道：“老爷新起福建巡按御史，敕上专为科举。伊选着江五常，闻报即时起马，毋负朕意。”抄部文的打发了报人，诸亲一齐把酒称贺道：“一日三喜，亦是罕闻。”许侄曰：“一日三报，亦是奇事。”江公说：“什么三报？”许侄曰：“狗报，猫报，方才官报。”亲友哄堂大笑。江公道：“老夫正欲堂前写一对联，曰：

无官一身轻，有子万事足。

如今起了官；这对儿不能对下。许侄曰：“姑爷略改过几个字儿，也还贴得的。”江公道：“怎么改？”许侄曰：

“为官一味清，有子万事足。”

江公大笑：“改得好。”登时取一幅朱砂红纸，写完贴了。做完下本戏文。

次日，打点到任，亲友饯于西水驿。江公笑曰：“我今应着关帝筮诗二句：

五十功名心已灰，那知富贵逼人来。”

亲友续曰：“

更行好事存方好，寿比冈陵位鼎台。”

亲友大笑而别。

须臾道尊、府县乡绅，举、监、生员一齐奉钱。江公道：“治生有何德能，劳大公祖、太父母，老先生齐来赐顾；何敢当之。”一众官员道：“还有唐诗集句，奉为祖钱：

治教休明泰运开，何中  
乘骋今向闽南来。杨铎  
绣衣春暖神仙府，刘宗选  
翠伯双飞御史台。  
忧国正操言事毕，施钧  
观风须展济川才。窦年  
谁知草偃风行处，陆放  
文化如今遍九垓。条苦令

江公深谢，欢然而散，随掌号开船。三十名纤夫，把那座船似行云流水一般，风也似快，登时拉到陆门。

天色晚了，江公辛苦，船上初更，便自睡了。约摸二更时分，那船已到皂林。见一个妇人呈一纸状子。跪在江公床前。口内叫：“老爷，一纸下情在此。”江公接来看了，把那妇人一看，正是王楚楚。道：“我知道了，去罢。”醒来已是三更。江公道：“原来有这般奇事。”未到天明，已过崇德。那县令差人赶送下程，江公分付，再添十名纤夫船索，一扯到杭州。有司见是按院分付，敢不遵令，时到了塘栖。

未到申刻，船已到关了，分付取一名帖拜关主，就要开关，把船傍在马头上。正待上轿，听见屈声高叫，江公叫过来道：“为何事叫屈？”那人跪下道：“老爷，小的住在湖市。姓梁，家中接待客商度日。止生得两个儿子，旧年偶然有一个余姚秀才，叫做于时，在此寻馆。邻居家边一齐撺掇小的，我们各家也有一二十学生，我们出了束修，要小的供他酒饭。上年二月坐馆，五月初就病在小的家下，只得请医调治。后来到半月，双眼瞎了，病到脱体。小的见他书已教不成了，众邻居各送半载馆谷，学生早已散了。小的再出些盘缠，着人要送他归去，他又死不肯归，又要小的一年束修。直捱到年，又不肯去。白赖在家，前日他家中来寻，小的忍着

气，只出了一年学钱，待他好回。他仍旧又住在小的家里，动不动便道：‘凌辱斯文。’小的情极，只得奔告老爷。”江公道：“我非本地方官，也不便问得，但此一椿事，我也知道。快叫他来，与你赶他去罢。”只见他扶了一个瞎子先生到了船头，一齐跪下。江公道：“于时，怎么说。”于时道：“老夫人在上，听生员跪禀。生员上年二月到他家教书，五月间偶得小恙，他家中大小人等，嗅怪在他家养病，把生员乘着病里，竟把两只眼睛都弄瞎了。生员教书为业，一生止靠两眼，如今瞎了，教生员怎样教书来。老大人把生员一身，判在他家养膳便罢了。”江公道：“胡说，你前年冬底在嘉兴宜公桥王家教书，有一乡里孔良宗，托你寄银二十六两到家下，你暗中窃取一只红鞋，并诗一首，又到酒肆引诱他短处，到船中又换了低银，又落了他六两银子。到上年只合丢开罢了，你又忍心害人，把红鞋做诗一首，央人寄到江家，害他闺阁参商，以致激死王氏。他拿你一灵至松江李王处听审，李王命取汝眼珠，放你还魂。你今仍复作陷良民，罪愈深重矣。”向他家中寻来的人道：“快快领回，如违重究。”于时见江公说出心事，一毫不差，吓得毛骨悚然。唯唯而退。那姓梁的主人，把头叩个响亮，叫：“神明老爷，若不遇着老爷，被他累死了也。江公又差皂隶二名，押他到余姚本县讨了收管。那于时好生没趣，只得收拾，叫乘轿子，抬了而去。

江公穿城过了，竟到浙江驿起夫进发。他坐在船中想道：“这于时一节，若非楚楚梦中呈得明白，只我何由知之。”正是：

梦中言语记来真，莫道无神又有神。  
万事劝人休碌碌，近时报应不差分。

江公未及一月，到了隔界。那官员人役涌来迎接。到任行香放告，料理秋闱，三场任事谨慎，揭晓得了九十名门生，就如得了九十个儿子一般，人人孝敬。将次完了武场，差人进京复命，自往家中快活。见了夫人、新姨、四个姬妾，又不愿做官了。后来江文先进了学，两个小儿子后来同入了伴，三子并皆登第，官居台省。夫人累封，子孙奕世金貂，至今为秀水名家焉。

总评：

孔良宗诱奸主妾，王楚楚借便风流。惩于夭折，报于猫犬，气亦平矣。而于时心存胞毒，险害贞姬。抵换低银，生机巧窃，殊为痛恨。李王云彼双珠，绝彼恶业，是莫大功德也。不遇江巡，尽吐其隐，而犹然逞狠，焉有南归那。新姨孕子，皆因贞处生来；夫人累赠，亦是贤德之报。

## 第十八回 王有道疑心弃妻子

鹤梦易醒鸾胶香，李嘉佑	溪头仙子遇裴航。李林
已成数代异时重，李项	白云一声春思长。许谈
寻春再至阻心鹤，钱起	酒倾玄露醉瑶筋。木巨
等闲花里送归事，秦滔年	牵惹春风断客肠。韦庄

昔有一裴航，过蓝桥，遇一绝色女子，名唤云英，欲聘为妻。其母曰：“必得玉杵臼乃许之。”其后，裴航寻得玉杵臼，为捣玄霜，遂娶云英。又有刘晨、阮肇采药，入天台遇二女子，院于溪中，遂留伉俪。及至归家，已数世矣。二人复往天台，路迷不得复入。彼三人所遇者，皆仙女也，可见色欲二字，仙人亦所不免，在人之迷与不迷耳。有词一首云：

燕尔新婚，宿世之缘已定。妻子好合，仙凡之偶莫逃。弹破纸窗，不隔双娥之宅。溪流麻饭，能留二士之踪。既伸缱绻之情，复订流连之约。而彩云易散，紫府难留。乍动乡心，正花落乌啼之会。苦无仙分，忽云晴雨霎之时。涧水无心，不阻来时之路。天台有泪，还留别去之衣，自此之鹤梦已醒，鸾胶难续。亲朋故友，已无一人。城郭丘墟，倏成数代。异时仙子，尚思采药重来；昔日刘郎，安有寻春再至。阻心子之焚香，怨风灯之若焰。早知如此，等闲花里送归。悔不当初，只合山中偕老。

又如郭汾阳之红线，董延平之仙姬，织女牛郎，皆是仙姬缘分。如此者书载极多，俱免不得这点色心。若人世幽期，密约月下灯前，钻穴越墙，私奔暗想，恨不得一时间吞在肚内，那那有佳人，送上门的。反推三阻四，怀着一点阴德，恐欺上天，见色不迷，安得不为上天所佑乎。正是：

弹破纸窗犹可补。损人阴德最难修。

我朝如阳明先生。父亲王华，少年时，在一富家歇宿。其家富有十万，并无子嗣。姬妾甚多。他见王华青年美貌，将一妾私奔欲他度种。故意留饮，留宿，至夜静，富翁令一美貌爱妾，去陪他歇宿，其妾郝容，恐不好启齿。富翁写几个字儿与妾带去，他若问时，将与他看，自然留汝宿也。妾领其命，欣然而直至房前，灯残未灭。妾将指头弹门，王华问道：“是谁？”妾曰：“主人有事相求，开门便知。”王华披衣而起，挑亮残灯，开门一看，只见一个青年妇人，往内而走；王华抬头一看，好一个国色佳人。那妇人进房，坐在床上，那一双小脚，真令人消魂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

灌罢兰汤云欲飘，横担膝上束蛟俏。  
起来王笋尖尖嫩，放下金莲步步娇。  
馐罢春风飞彩燕，步残明月听琼箫。  
几回宿向鸳衾下，勾到王宫去早朝。

就是那点点红鞋，也有诗为证：

几日深闺绣得成，看来便觉可人情。  
一湾暖玉凌波小，两瓣红莲落地轻。  
南陌踏青春有迹，东厢步月夜无声。  
春花又湿苍苔露，晒向西窗趁晚晴。

王华见他坐在床沿上，自己便坐在灯前问道：“小娘子，主人有何事见教，令娘子夜深到来？”那妾道：“请君猜之。”王华想了一会道：“小娘子有话直说，小生实是难猜。”那妾道：“主人着我求你一件东西，”王华道：“什么物件？”那妾向袖中取出那几个字儿，走过来送与王华。他向灯下一看，写的五个字是，“欲觅人间种”。王华会意道：“岂有此理。”即时取笔，写于未后道：“难欺天上神。”道“小娘子，已有回字了。请回罢。”那妾起了此心，欲火难禁。况见他青年美质，又是主人着他如此，大了胆，走到身边搂抱。王华恐乱了主意，往外厢一跑。其妾将灯四照，那里见他，便睡在他床中。半夜，眼也不合，那里等得他来！至五鼓，叹一口气，竟自回了主人。王华次早不别而行。后来再不在人家歇宿，一意读书。后来秋闱得意，至成化十六年。辛丑科，圣上修斋设醮，道士伏地朝天，许久不起来。至未牌方醒。圣上问道士为何许久方起，道士奏曰：“臣往天门经过，见迎新状元，故此迟留。”圣上问：“状元姓甚名谁？”道士奏曰：“姓名不知，只见马前二面红旗，上写一联曰：

欲觅人间种，难欺天上神。

圣上置之不问。后殿试传胪，王华第一。圣上试之，写“欲觅人间种。”道：“此一对，卿可对之。”状元对曰：“难欺天上神。”圣上大悦道：“此二句有何缘故？”王华把富翁妾事，一一奏闻。圣上嘉之。后子王守仁，登二甲进士，为宁王之事，封为新建伯，子孙世袭。其时一点阴骘，积成万世荣华。

后来一个吏员，唤作徐希，是直隶江阴人，就参在本县兵房，忽一日，一个穷人唤名史温，是江阴县廿三都当差的。本都有一个史官童，为二丁抽一的事，在金

山卫充军。在籍已绝，行原籍急补。史温与史官童同姓不亲的。里长要去诈些银子使用，他是穷人，那里有。里长便卸过来动了呈子，批在兵房。是徐希承应。那史温急了，来见徐希，要他周全。徐希见他相求，道：“既是同姓不亲，与你何干？自当据理动呈，自然帮衬。”史温谢了归家，见了妻子道：“好个徐外郎，承他好意，再少也得二两送他。还须一个东道方好。一时间那里有这主银子。”妻子道：“我还有几件冬衣，且将去解当，也有二三钱，只好整酒。这送他二两实是没有。”史温看了妻子道：“做你不着，除非如此如此，若还把我夫妻二人解到金山卫中，性命也是难逃。”妻子应承。到次早，到县里动了呈子。接徐希到家坐下，妻子整治已完，摆将出来。二人对饮，徐希已醉辞归。史温道：“徐相公，我有薄意送你，在一朋友处借的，约我如今去拿，一来一去，有十里路程。你宽心一坐，好歹等我回来。”说罢把门反扣上，竟自去了。不移时，走出一个妇人来，年纪未上三十岁，且自生得标致。上前道个万福，惊得徐希慌忙答礼，那妇人笑吟吟走到身边道：“相公莫怪，我丈夫不是借银子，因无处措办，着奴家陪宿一宵，尽一个礼，丈夫避去，今晚不回了。”徐希听罢，心中不忍闻，立起身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没有得与我罢了，怎生干这样的事。”竟去扯门，见是反扣的，尽力扯脱了扣，开门一竟去了。次早，史温归家道：“徐相公去了未曾？”妻子道：“昨晚你转身，我随即出来，言语挑他，不肯干着此事。竟自扯脱了门去了。”史温顿足道：“怎好，今番定要起解了。”忙赶到兵房，他见徐希道：“兄的文书，今早已签押了，已自绝去了，放心。”再不答话，竟往县外去了。只因他一点念头，后来进京，在工部当差，着实能干，恰值着九卿举荐人材，大堂上荐了他，就授了兵部武库司主事。任部数年，转至郎中，实心任事，暗练边防。宣德十九年朝议会推，推他为兵部右侍郎、都察院右签都御史，巡抚甘肃等处地方，从来三考出身，那有这般显耀。只因不犯邪色，直做到二品。有一个对联：

徐希登二品，商格中三元。

天下第一件阴鹭，是不奸淫妇女的事大。

如今且说浙江杭州府钱塘县本学一个秀才，姓王名有道，年纪二十五岁了。十五岁入学，二十岁上帮补，学业充足，人有期望的饱学，娶妻孟月华，小他两岁，又是才貌全兼的一个妇人。他父亲孟明时，一个大财主，独养女儿，十分爱惜，如同掌上明珠。夫妻二人，十分相得。此时三月初的，清明节近，孟明时住在湖市新河坝边，是日清明，着人进城接了女婿女儿，往玉泉上坟祭扫。湖船住在昭庆寺前，两边都到齐，下了船，撑至徐大河头。上岸，竟至坟上。列下祭礼，男男女女，拜拜扶扶，忙了一会。只见那日南来北往，祭扫的人络绎不绝。有赋一篇。单为清明而作：

匆匆时晚，更消风雨几番。寂寂寒食，惟见梨花数树。醉易忘老，醒难别春。闲愁不为吹除，佳节岂宜抛掷。尔乃单衣初试，新火乍分。野老壶筋，逐队也能上冢；农人荷笠，乘时且复烧金。翁仲解言，见兴亡之有数；铜驼有恨，识岁序之不居。纸灰随蛛蝶而飞，麦菊为乌鸟所啄。长秋广陌，喧传就鞠之郎。绿树红楼，困打秋千之女。村村插柳，在在闻莺。非凭花下之歌，酬送杯中之物。儿童借问，不知几个护头。糕胜相遗，自是三家村里。宿雨林香难舍，豪气鸟语犹娇。刺夫荒婿，何曾愉哭能开。拂面红尘，尽是寻芳归去。正是：

棠梨花底哭声闻，纸作钱灰伴蝶群。  
间却蓝溪先垄在，年年看吊过山坟。

那孟家一班人，吃了午饭，依先往徐大河头下了船，撑到岳坟湖口住了。男男女女一班儿，走到岳王殿上，朝王施礼。前殿穿到后殿，东廊绕过西廊，出了环洞门，又至坟园里。看了尽忠报国四大字，分尸桧树两边开。又到坟前，看那生铁铸成的秦桧，长舌妻跪在地。又往祠堂内看鳌山走马灯。出了祠外，涂徐的步下船来，重新出了跨红桥，傍着苏堤缓缓而行。说不尽游人似蚁，车马如云，穿红着绿，觅柳寻花，十分有趣。正是：

娇红掩映，嫩绿交加。如西子之浓妆，似张郎之年少。两边笑脸，总是媚人。数尺柔枝，已堪藏鸟。步步怜香不去，时时带月来看。院落深沉，闭平阳之舞杖。楼台彩画，宴少室之仙妹。而净不染尘，恍疑出俗。暖风迟日，若税子之精神。娇鸟游蜂，似留秒之欢笑。巧思引来吹笛，曼声闻是踏歌。固知白昼易消，惟肯坐闲半日。青春最好，决胜千金来降。人意忽逢马上，坠钗去恋香魂。更就花间秉烛，若待世吉无事。难应夏复为春，扑蝶多情。绿树更听黄鸟啭、看花不语；白头非是翠娥怜。

游之不已，难舍难去。那夕阳西下，眉月东生，未免归家。须臾到了昭庆寺前。这月华母亲张氏，要同女儿回家去住，与女婿说了。王有道说：“去耍了几日，便回来是了。”王有道进了钱塘门，独自归家。孟家一班，竟由松木场到了家。

这孟月华在父母家，生生快活，住了十余日，不觉三月十五了。天气闷热起来，他便想丈夫在家热闷，单衣在家箱中，钥匙又在我处，恐怕要穿，一时焦燥起来，未免怨畅着我。忙与母亲言着此事，急欲回家。留他不住，张氏说：“你既要回，待我着人叫轿子，抬你回去。”那里这般样说，心下舍他不得，非他不去唤人，

故意把家人小使呼唤出去，一个也不在家。指望留他再住一日，那月华等得好不耐烦，走进走出，心火不安。他家门口，是个船坞，只见空船回到北关门去的尽多。月华心里想道：“我便船里回去，到得门头，天色已将晚矣。我到家中，进城不过一箭之路。悄悄走到家里，有何难事。哪里定要轿抬。”主意定了，自己走出门首，叫了一只空船，计他五十文船钱，进内与母亲说了。张氏要留，再三要去，此日父亲又不在家，又无人送，月华只取钥匙带在身边，衣箱留在娘处，明日拿来便了。张氏只得送了女儿出门，只见船中早有两个人女人坐在里面，他要钱塘门去的，顺路搭船。月华见是女人，只得容他在内，别了母亲开船来了。

那新河塘两岸景致，且是好看，他与那两个女人说些话儿，那船已过了圣堂隘，只见天上乌云四起，将有雨意。看看乌将起来，把船急急就撑，那雨已是撮得着的了。月华见天色沉重得紧，船已将到桥边，月华想道：“船已到了，此时天色未晚，路上遇着亲戚，体面何存。倘然路上着雨，一发不好意思，算来这雨已在头上的了。此花园门首，尽好避雨。待他落过一阵，料然晴的。想来天黑些也无碍于事。”便交了船钱，别了妇女，竟上岸走至里边，花园门首坐下。

那花园还未造定的，里边都是木置假山，恐被人窃取封锁的。门外有一间亭子，以便行人居住，也未有门。他走在亭子之下一看，甚是洁净，地下铺的都是石板。便在阶沿坐着。只听得一声响，那雨来得好大，扑面吹来，月华把前窗子闭上，好生害怕。事有凑巧，只见一个年少的书生，也因雨大，一径跑将进来躲避。原把袖子遮着头的，一进亭子放下手来，见了，两下各吃一惊。急欲退出，那雨倾盆一般，进退两难，只得施了一礼道：“娘子亦是避雨的么？”月华答曰：“便是。”那人姓柳名生春，乃仁和县学秀才，年已二十四岁了，虽然进学，然而学业浅薄，自料不能期望，是日因往湖市探亲，见天有雨色，急赶来。见雨已大，不能走得上前，见人家有一亭子，一直跑了进来。见有女人在此，心下不安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在阶沿上坐下。此时两个人双双坐着，好似土地和夫人，等人祭祀的一般，也觉好笑。

孟月华见天色黑下来了，那雨一阵阵越大得紧，至于风雷闪电，霹雳交加，十分怕人，懊恼之极。早知依了母亲，明日回来也罢。如今家下又没人知，怎生是好？又恐雨再不住，闭了城门，如之奈何。又想到，“这个避雨的人，倘怀着不良之心，一下里用起强来，喊叫也没人知道，怎脱得身。”又想到：“他是柳下惠转身，就可保全我了。”心中只是生疑。又想着拾黄金于道途，逢佳人于幽室，焉有不起心的道理。此时心里就像是打鼓的一般念念不忘。道罢，或者前世与他有一宿之缘，也索完他罢了。只是不可与他说出真实姓名便是。等那雨住越发大了，十二分着急，没奈何稳着心儿坐着。那柳生春把自己道袍脱下，铺在石板上坐着，便问：

“娘子府上住在那里？”月华见他问及，心下道：“此人举意了。”故意说：“在城里，远得紧哩。”生春道：“城门再停一会将闭了，怎生是好？”月华道：“便是。”

那雨渐渐的小了，一时云开见月。生春把窗子开了，雪亮起来，就听得河口有人走过。口中道：“又是走得快，略迟一步，也被关在城里了。”月华与生春俱听得，道：“怎么好。”月华道：“再早晴一刻，也好进城，如今没奈何，只得捱到开门，方好进去。”柳生春心下怎不起意，他看过《太上感应篇》的，奸人妻女第一种恶，什么要紧，为贪一时之乐，坏了平生心术，便按住了。往亭子外一看，地下虽湿，也好走得。他竟走至河口小解，又想这妇人必然也要解手，我且走到前边桥上，略坐一坐，待他好着方便。月华见他走了出去，果然十分要解，东张西望，走出亭子，就到地上，喷将出来。有一首词儿，单为就地小遗景像曰：

缘杨深锁谁家院，佳人急走行方便。揭起绮罗裙，露出花心现。冲破绿苔痕，灌地珍珠溅。管不得墙儿外，马儿上人窥见。

解完了，立将起来，自觉松爽了许多。又进内靠着南窗愁怨，想道：“这人不见到来，想是去了。见衣服在地，想他必然要来，若得他至诚到底方好。”只见那人蹑将进来道：“娘子，好了，地下已花乾，到开城之时，竟好走了。方才桥边豆腐店内起来磨豆，我叩门进去，与他十文钱，浼他家烧了两碗茶，我已偏用了。小娘子可用了这一杯。”月华谢之不已，生春放在阶沿上。月华取来吃了，把碗仍放在地下。生春取了，拿去还他。月华自言自语：“好一个至诚人，又这般用情，好生感念。”去了一会，叫道：“小娘子，城门开了，陪你进城去罢。”月华应了一声，生春取了衣服，穿着好了，“请小娘子先行，小生在后奉陪。”竟像《拜月亭·旷野奇逢》光景。

二人进了城门，月华道：“先生高居何地？”答曰：“登云桥边。娘子尊居于何所？”答曰：“一亩田头。”生春道：“既然，待小生奉陪到门首便了。”月华道：“恐不是路，不敢劳。”柳生道：“不妨，娘子夜间单身行走，忽然而去，也不放心。”二人过了仓桥，不觉已到门首。月华道：“这边是也。”连忙叩门，似有人答应一般。生春道：“小娘子告别了。”月华道：“先生且住，待开了门，请到舍下奉茶。”生春道：“不劳了。”一竟走了去。

只见里边答应的，是王有道的妹子，年纪一十八岁，唤名淑英，尚未有亲的。那时节家人小使俱睡熟的，他自出来，听看是何人叩门。只见月华又叩两下，淑英又问：“是谁？”月华说：“姑娘是我。”淑英问：“是嫂嫂么？”月华道：“正



是。”淑英起拴，开了道：“嫂嫂为何连夜至此？”月华进门，在灯下与姑娘施礼道：“一言难尽。”又问：“哥哥可在家否？”答曰：“他在馆中。”月华拴了门，拿了灯进内坐下道：“小使们为何不起来，倒劳动姑娘。”淑英说：“想都睡熟的，奴听见叩门起来相问，若是别人，自然他要去开。见是嫂嫂，故此不叫他们了。嫂嫂果是为何这般时候，独自你回来？必有缘故。”月华说：“有一个人同我来的。我一夜不睡，身子倦极，待我去睡一睡，明日起来，与你细说。”二人各自回房。

月华展开床帐，一骨碌扒上床去，放倒就睡去了。他一灵儿，又梦在亭子中。见本坊土地与手下从人说：“柳生见色不迷；莫大阴鹭：快申文书到城隍司去。”醒来却是一梦。想曰：“分明说是柳生，不知那人姓柳也不姓柳，也不知是我这一椿事，还是别家的事。”天明走了起来，姑娘进房，叫：“嫂嫂起身了，昨夜回来，毕竟为何？”月华道：“姑娘说来好笑，那日天气热闹，我恐哥哥在家要换衣服，一时便要回家。小使叫轿许久不来，我心焦不过，随唤船来，满拟到城门边上岸，走回家罢。船到门头，天色尚早，走进城来，恐遇亲邻不像体面，不如在亭子上少坐，待天色傍晚回家，也不打紧。即时上岸，一进亭子，天雨如注。恰好一个少年撞将进来，见他欲待出去，雨似倾盆，只得上前施礼。初然我还不慌，向后来天黑将起来，十分烦恼。又恐少年轻薄，急也急得死的。向后天晴时节，城门已闭，这番心里跳将起来十分，又恐那人欲行歹事。谁知一个柳下惠，一毫不苟轻觑。他倒走了出去，直至四更，往做豆腐的人家，又去将钱买茶请我。他把那茶杯至至诚诚，放在地下。后来开了城门，他又送我到门首方去。”淑英道：“这个人那里人氏？”答道：“问他说住居登云桥。”淑英又问：“姓名可知么？”月华道：“说也可笑，方才梦睡里，又在亭子上。见一老者，自称本坊土地，分付手下道：‘柳生见色不迷，莫大阴鹭，快申文书往城隍司去。’”淑英道：“这样。姓柳了，莫非是柳下惠的子孙。”二人正在相笑，只见孟家一个小使，拿了一只皮箱，一个果品肴馔道：“娘亲昨晚正要赶来，倒是娘说此时想已到家了，明日早些去罢。故此五鼓就起来，到得亲娘这里，正要进来，见亲娘和姑娘在此说话，我听见说完了，方敢进来。”月华道：“方才这些话，作可听得全么。”小使道：“亲娘上岸，往亭子里坐。遇见姓柳的，都记得的。娘道：‘出月十五，娘四十岁，亲娘晓得的，要接姑娘同去看看戏文。叫我与亲娘先说几声。’”淑英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待我做一双寿鞋送来。”月华道：“你往厨下吃了水饭回去，拜上爹娘，不须记挂。”小使应声，厨下去了。月华治妆已毕，叫人分付些肴果，送与丈夫书馆中。又作一书云：“母亲寿日，可先撰了寿文，好去裱褙，恐临期误事。”王有道见书，方才记得道：“也是不免之事。”晚间就回来宿歇。并不知避雨之事，过了两日，又到书馆坐下。月华一日见天下雨，触目凉心，做诗一首，以记其事：

前宵云雨正掀天，拼赶阳台了宿缘。  
深感重生柳下惠，此身幸比玉贞坚。

写罢，放在房里，不曾收拾，却被淑英看见，袖了回房不题。

不期过了两日，又是四月中旬到来。王有道回家，打点贺寿礼物，料理齐备，一到十五，夫妻二人清早起来，着小使先将寿礼送去。轿子到了，二人别了淑英上轿。淑英笑道：“嫂嫂，这次不可夜里回来，恐再不能撞着柳下惠了。”王有道听见，心下生疑，这话头十分古怪，欲待要说明白了起身，又恐路远，暗想道：“也罢，回来问妹子便了。”一竟抬到孟家。一进门，有这许多婆婆妈妈伺候，为他家收礼，写回帖子，上帐，忙到下午，方才上席。散只是半夜，在丈人家歇了，次日清早，只别了丈人，竟自回了家。见了淑英道：“妹子，昨日何说嫂嫂这次不可夜里回来，恐再不能撞着柳下惠了，这话怎么说起？”淑英说：“原来哥哥还不知道，就是三月十五夜里避雨回家这一件事。”有道说：“妹子，嫂嫂不曾与我说来，你可仔细为我言之。”淑英道：“那日嫂嫂急欲回来，没有轿子，雇船未的。到了门头，天色尚早，恐撞见熟人；坏了体面。上岸在花园门外亭子上坐。不期天雨得紧，有一男人也到亭中避雨。嫂嫂急欲进城，雨又不住，城门又闭，不得已，权在亭中。原来那人是个好人，须臾天晴，他往别处去了，后来五更嫂嫂回来，上床去睡，又梦见往亭子上去，见土地说他见色不迷，申文往城隍司去，道他姓柳，住在登云桥。”王有道不听这一番话也罢，见说：

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

骂道：“不贤淫妇，原来如此无耻，我怎生容得。焉有孤男寡女，共于幽室，况黑夜之中，不起奸淫的道理。”道：“罢了，罢了”，除非休了，免他一死。”淑英道：“哥哥，不要差了主意。嫂嫂实不曾有此事。不信之时，嫂嫂有诗一首，现写着心事。”即时往房里取了出来，递与哥哥。有道看罢，道：“他在你面上说出心事，恐你疑心，故意做这等洗心诗儿，你看看，拼赴阳台了宿缘，还是自己要他如此，丑露尽矣。不须为他遮盖。我决要休他。”淑英下泪：“哥哥不可造次，你改日再问嫂嫂，说个明白，便知泾渭。”有道怒冲冲竟到馆中去了。

到次日，写了一封书，着家人拿了，送与孟老爹亲手开拆。家人一自拿到孟家，送与孟鸣时亲手拆开，也不说些别话，只有四句诗，写道：

瓜田李下自坐嫌，拼向邮亭一夜眠。  
七出之条难漏网，另恁改嫁别无言。

后写：王有道休妻孟月华。某年四月十六日离照，又画一个花押。鸣时一看，不知其意，女儿为何有离书。月华流泪不言，张氏道：“就是三月十五冒雨回去这一节事，不知为何女婿作此薄情之事。孟鸣时道：“原来为此，又无暇玷，何必如此。”道：“儿，你不须愁闷，想历久事明，再冷落几日，待我与他讲个明白罢了。”正是：

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

且说柳生春自从那日回家，埋头窗下，其年正当大比。宗师发牌科考，县中取了，送在府间。倒也摸了一名。六月间，又得宗师录取一名科举，意出望外。从此准备进场之事。不移时，头场将近，因丧了妻子，无人料理，止得一房家人媳妇，又不在行，只得自己备下进场之物，到初八日黄昏，正要进贡院唱名搜简，不想家人天吉一时沙子发起来，业已死了。生春两难之间道：“且把他权放在床，待我出场来殡葬他罢。”媳妇只得从命。恰好到得贡院中，先点杭州府。柳生春初进科场，家中死了天吉，心下慌忙之际、一块墨已失了。心慌撩乱，寻了一回，那里追寻。只得回到号房坐下。闷闷不已。忽见前墨已在面前，心下惊异。天明，题目有了，他初然又难下手。须臾，若有神助，信笔而写，草草完了。到三鼓放出贡院，到家扣门，只见天吉在床上一骨碌扒将起来开门，惊得妻子喊叫。生春一见天吉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活了么？”天吉道：“小人原不曾死，是在先老相公来唤我进场。说相公今年三月十五夜，不犯女色，土地申文到城隍司，即时上表于玉帝之前。玉帝即唤杭州夜游神问道果有其事。现今王有道妻子孟月华夫妻离异。玉帝闻奏，即查乡榜中有海宁孙秀才，前月奸一寡妇，理当革削，将相公补中上去。是第七十一名。相公的墨失在明远楼下，是小人寻来与相公的。还有许多说话，那今科该中的，祖宗执红旗进场，上书第几名帖。出场的是黑旗，先插在举子屋上。插白旗的都是副榜，徐者没有旗的。”生春听罢，不犯女色，满心欢喜，恐文章不得意，又未知怎的。打发了监军，次日往一亩田一访，果然叫做王有道，妻子名孟月华。嗟叹几声，且再处着走了回来。

刚刚三场已毕，那柳生春卷子是一张字十一房，落在易一房，是湖广聘来的。推官名唤申高，他逐卷细心认取，恐有遗珠。三复看阅，柳生春卷子早落孙山之外矣。四百名卷子，取得三十六卷。将三十六卷，又加意细看。存下二十四卷，仔细穷研，取定十四卷。正待封送，只见张字十一号一卷，是不取的，不知怎生浑在十四卷内。推官看见，吃了一惊道：“自不小心，怎生把落卷都浑在此间。”亲手丢在地下道：“再仔细一看，不要还有差错。”一卷一卷重新看过，数来又是十五卷。这张字十一号又在里边。想道：“我方才亲丢在地，怎生又在其间。冥冥之中，必

有鬼神。展开再看，实是难以圈批。不得已；淡淡加些评语，送到京考房去，然后二三房未免也要批圈。送去时后放榜，张字十一号竟中了第七十一名。王有道也是易一房的门生，中第十一名。

那报子往各家报过，未免搜寻亲戚人家。孟鸣时家里报得好不闹热，不知孟月华看见，反在房中痛哭。怨怅那日不回家去也罢，着甚来由，一个夫人送与别人做了。便提毫笔写曰：

新红染袖啼痕溜，忆昔年时奉箕帚。  
 如荼衣垢同苦卒，富贵贫穷期白首。  
 朱颜只为穷愁枯，破忧作笑为君娱。  
 无端忽作莫须有，将我番然暗地休。  
 散同覆水那足道，有眉翠结那堪扫。  
 自悔当年嫁薄情，今日番成难自保。  
 水流落花雨纷纷，不敢怨君还祝君。  
 今日洋洋初得意，未知还念旧钗裙。

又曰：

去燕有归期，去妇长别离。  
 妾有堂堂夫，夫心竟尔疑。  
 撇弃归娘家，在家欲何之。  
 有声空呜咽，有泪空涟面：  
 百病皆有药，此病谅难医。  
 丈夫心反覆，曾不记当时。  
 山盟并海誓，瞬息且推移。  
 吁嗟一女子，方寸有天知。

且说那些新中的举人旧规，先要见房师。即时参谒，申推官的门子写了七个举人的名姓，在那边寻来寻去，这般问。一时间问着了柳家天吉。那门子领到三司厅里，同年各各相认，内中杭州两名，嘉兴两名，湖州一句，绍兴一名，金华一名，齐齐七个举人。门子引进至公堂。再到易一房，一齐进来参拜。申嵩留他坐下道：“好七位贤契，俱有抱负，都是皇家柱石。内中那一位是柳贤契？”柳生春打躬道：“是门生，”申嵩把他仔细一看，道：“贤契，你有何阴鹭之事，可为我言之。”柳生春心下已知王有道中了，要使他夫妻完聚，故意妆点孟月华许多好处：“念门生德薄才庸，蒙老师山斗之恩提挈孤寒，并没一点阴鹭。”申嵩道“不瞒贤契说

，佳卷已失亲于子矣。不知怎么又在面前，如此者三次，著无莫大阴鹭，焉有鬼神如此郑重乎。”生春道，“门生自小奉尊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内中如淫渔色是第一件罪过。门生凛凛遵从。今春三月十五晚，避雨于武林门外亭子中间。不期进去、先有一妇在内。彼时门生欲出，则大雨倾盆，欲进，则妇人悲惋。那雨又大，加以风雷之猛，后来略住而城门已闭。妇人乘湿欲行，彼时门生想道：他是个女流，因门生有碍，故此趁湿而行，心实不安。其时门生去了。后不知其妇如何。”王有道忙向柳生春道：“年兄知他姓甚名谁？”柳生道：“男女之间不便启齿，怎好问得。”王有道忙对申嵩道：“老师，避雨之妇，正是门生之妻。”众人愕然道：“若果有此事，在柳年兄这也难行。”王有道说：“后来门生知道，疑为莫须有，四月间弃了。”申嵩听见，“贤契差矣，方才柳生之言，出于无心，话是实的。何辜屈陷贞姬，令人闻之酸鼻。”柳生道：“不知就是年嫂，多有得罪了。在弟原无意欲为之心，莫须有三字何能服天下。”那五位同年道：“年兄快整鸾凤，速速请回。真有负荆之罪了。”柳生道：“年兄赴过鹿鸣，弟当同往迎取年嫂完聚。”申嵩道：“王生，你得意之时，不宜休弃贞洁糟糠。速宜请归。”王有道说：“老师与年兄见教，领命是了。”只听得按院着承差催请各举子，簪花赴宴。申嵩拱一拱手，各人齐上明伦堂挂红吃酒。怎见得？有集诗一首为证：

天香分下殿西头，华元旦  
 独许君家孰与俦。万得躬  
 月里仙妹光皎皎，李郢  
 人间清影夜悠悠。刘基  
 九霄香泌金茎露，于武陵  
 八月凉生玉字秋。黄潜  
 约我广寒探兔窟，汪水云  
 凌云高步上瀛洲。杜常

只见这九十名新举人，上马拔靴，扬眉吐气，一个个往大街迎到布政司赴鹿鸣宴。王有道与柳生春二人敬了两主考并察院房师的酒，竟自先回了。同出武陵门外，往新河坝。二人并辔而行。竟到孟家。鸣时吃了一惊，见是女婿，道声：“恭喜了，只是屈害小女。”柳生春道：“老先生，不须说，令爱之事，已与令婿讲明了。同避雨的，就是学生，今特奉迎令爱。”孟鸣时见说，忙忙进内，与月华说知。月华见说，“既是那生在此，正好覩面讲明，免玷清白。”竟走出来。柳生上前作揖，“年嫂不必提起。”王有道上前施礼道：“我一时狐疑，未免如此。已见心迹，特尔亲迎。”月华便不开言。张氏劝女儿同去。于是孟鸣时夫妻两口，并女儿三乘轿子同行。两举人依先迎进城来。到了王家下马进去时，亲友摆下酒筵作贺。柳生告回，有道说：“年兄同饮三杯。意欲留此尽欢，恐年嫂等久。”柳生道：“小



弟寒荆，弃世久矣。”有道惊问：“几时续弦？”柳生道：“尚无媒妁。”有道说：“小弟有妹淑英，今年十八，年兄不弃，以奉箕帚如何？”孟鸣时见说道：“好得紧，小弟为媒。”月华听见，说：“今日黄道，酒席亲友俱在，待我与姑娘穿戴。”亲友一齐欢喜。柳生春一点阴鹭，报他一日双喜。须臾宾相赞礼，夫妻二人真个郎才女貌，正是：

晚上洞房花烛夜，早间金榜挂名时。  
还亏久旱逢甘雨，方得他乡遇故知。

《太上感应篇》益德盛矣乎，柳生著不信心，则避雨之亭，已作行云之台。天使王有道弃不日，无辜柳生春求名，安能有报。破镜重圆，断弦喜续，若非阴鹭，乌能有此大美哉。所谓阴鹭关天，事非菲细。若行数善，容颜改变，则阴鹭之纹，现于面也。有云：“钱可通神。虽钱可通神，谋事而成事，全在天也。阴鹭钱财，相为表里。有钱财而无阴鹭，作事似舟无水，行而不能通达。有阴鹭而无钱财，谋为则若有神助，无往不利。余演二十四传，非导欲宣淫，实引邪归正，普存阴鹭，受福无量。凡人一切事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乃天地间宁尊活佛也。其福岂浅鲜哉。

总评：

天下最易动人者，莫如色。然败人德行，损己福命者，亦莫如色。奈世人见色迷心，日逐贪淫，而不知省。孰知祸淫福善，天神其鉴。故王华逢娟不惑，遂登雁塔之首，徐希见色疾避，屡擢乌台之尊。柳生逢娇不乱，卒补科名之录。若彼奸淫无状者，其败亡惨毒之祸，又易可胜道哉。古云：诸恶淫为首，百行孝为先。观者宜自警焉。

## 第十九回 木知日真托妻寄子

居必择邻交择友，贤圣格言当遵守。  
堪恨世多轻薄儿，容貌堂堂心内丑。  
交财财尽两开交，倚势势无各自走。  
急难之中无一人，酒肉兄弟千个有。

处友的，如雷陈管鲍、自不必言，这是友中之圣矣。人生五伦中，有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。如君臣际会，受于君王奉禄，忠事于君，后来封妻荫子，

显祖荣宗，皆是君王赐的厚恩。为臣的时刻怀着，定与王家出力，分所当然之事也，父子有天性之恩，兄弟有手足之爱，夫妇恩深爱重，俱是自然的亲热。至于朋友一节，又非亲支骨肉，缘何就得同心合意？原取得信字。孔圣人道：“朋友信之。”朋友若不相信，将什么来亲热！如范张鸡黍也只为信。后来世多轻薄，所以刘孝标做下一篇《广绝交论》传于后世。

如今说个托妻寄子朋友，在直隶徽州府，休宁县人氏，姓木名知日，他这个姓，《千家姓》上有的。号曰子白，以贩生药为业。年纪三十岁，取下妻房。丁氏止得二十一岁，生得一貌如花，温柔窈窕。夫妻二人如鱼似水，十分恩爱。生了两个儿子，大的六岁，乳名关孙。次的三岁，乳名辛郎。父母十分爱惜。木子自为人，骨肉六亲，不与交往，至于嫡亲侄儿，意待淡然。止得一个朋友，姓江名仁，乃同邑人氏，其为人丰襟雅饰，纯谨温柔，与子白财交丝毫不苟。子白常以家事暂托。则点点周全无一不办。稔密数年，愈胜初交。子白以江仁为天下忠厚人也。正是：

人情若彼初相识，到底终无怨恨心。

子白遂有寄妻托子之心。是于择日置酒相邀。正在初夏暮春之际，把江仁接到家中，着妻子出来相见。置酒后园，一桌同坐，夫妻朋友。两个娃儿，共是五个，大家吃酒。举目园中，绿肥红瘦。但是：

东园桃李，倏已辞春。北渚楼台，凄然入夏。麦候青黄未接，梅天冷暖无常。阁阁池蛙，一部移来鼓吹。劳劳布谷，数声催动犁锄。窗里人孤，数到黄菊之雨。樽前病起，吹残花信之风。藕发新荷，才如钱大。芦抽细笋，未及锥长，画纸为棋，鸚鵡尚能乱局。敲针作钓，杨柳偏喜垂丝。不杀不斋，也能留客。既耕既种，还爱吾庐。鹭为窥鱼，拳足眠依河渚。雀缘捕蝶，番身暗动阶尘。葵花香入笔床，榴火笑凭衣衍。探支未登之谷，厌弃读了之书。旦起修斋，寺里看供千佛。宵来治具，湖中邀满十人。箭石而数龙孙，拾花以弹燕子。浓阴松下，毋妨漫望科头、雨溪南，报道先生反棹。

木知日令家中仆从妇女数人，悉至园中，当面言曰：“吾年三十，已挣千金。目下再欲往川广收买药材，到各处去卖。家中妻娇子幼，虽手足甥侄，无人可托。今江官人青年老练，忠厚有余，累试不苟。我所钦服。今将千金家事，幼子娇妻，尽托管理。在妻只以亲叔待之，尔童仆妇女一听处分。生意交易，每置二薄，出货入财，亦皆江弟掌管，汝母子勿以异姓有违。”即进酒一杯，再拜道：“吾弟金石为心，冰霜为节，吾无所言。倘儿幼痴顽，当念吾一面，幸勿含意。”江仁推却，

再三不肯承领。子白怒曰：“吾弟交情欲于此绝那？”江仁变色，踉曰：“兄长勿怒，小弟领命便了。”又令丁氏下拜，江仁忙答，痛饮尽欢而罢。次日收拾长行，儿女牵衣，只得洒泪而别。

江仁就外厢歇宿，足迹不履中庭寸步。应酬往来，交易生意，无不得人之欢心。童仆大小无人不得施恩惠。其机深谋密，人不能知。岂料入洞放刺。一日，假意忙忙，竟入内室。丁氏一见道：“叔叔有何说话至此？”江仁笑曰：“我见嫂嫂凄凉，特来奉陪。”“我夫托妻寄子，要叔叔照管，缘何言出非礼！”江仁笑曰：“嫂嫂，我今照管嫂嫂，故此进来陪你。”丁氏往内房径走，江仁随后便跟。丁氏回身闭门。江仁一手搂住，丁氏忙呼小使。江仁恐被看破，飞也似跑出外厢。心下十分懊恼，想道：“此妇止可智取，不可力擒。且再过两日，一定到我手里。”

正是：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丁氏自此把中庭之门紧闭，小使出入，着令随手关门。丁氏把他日用三餐，比前竟淡泊了。江仁愈加恼恨，道：“凭你怎生贞洁，少不得落吾彀中。”

托妻寄子敬如神，一旦番为狼虎心。  
羨杀雷陈和管鲍，如今安得这般人。

木知日一去三月，到了广东，收买各色药材，将次又往四川去买。他把家中事务，竟托了江仁信为停妥，竟自放心在意。

这江仁一日归家，着了几个童仆道：“某日夜间，你可往木知花园，将器撬入园门，过了轩子，两边厢房内尽有所蓄，尽情取到家里，不可有违。”童仆会意，江仁又到木家料理生意。只见一日报道，后边着贼。江仁假意道：“好不小心，为何后边失于防守。”丁氏气得面如土色，深责童仆。江仁道：“嫂嫂，哥哥托付千金，今去十分之三，若再不防，恐又失所。不如待我每夜坐房在于后面，以杜将来，可使得么？”丁氏想道：“此人心怀不良，若移后边落彼局矣。”道：“叔叔，不须移动，我自着安童防守。”江仁见计不成，想：“这妇人这般做作，且喜三百金资囊已入吾手。”即时回到家中，童仆一一交明。江仁各赏二钱银子，又往木家而来，早晚伺候下手行好。

却好一晚，安童吃了夜饭，竟往后边安歇。江仁正出小解，见安童往内竟走，悄悄尾后。后边安童推门进去，正是合当有事，门竟忘关，被江仁已入内边，见丁氏还在内边照看，江仁竟扒于了氏床下，席地而睡。丁氏到房中，闭上房门，吹灯

脱衣而睡。须臾之间，只听得丁氏微有酣声。他悄悄的扒将出来，坐在丁氏床上，彼时正在伏天，暄热之极。丁氏赤身，不盖睡的，倒被江仁一毫力气也不消费，早已抽动矣。丁氏朦胧之中，惊醒道：“不好了，着人手也。”欲待要叫，已被他直捣黄龙矣。没奈何只得顺从侮弄。道：“你怎生进来的？哥哥万一知道，看你怎生见他。”江仁道：“嫂嫂放心，决做得干净。断不与哥哥得知。”他又想丁氏前番光景，心下原要出气，便放出分外工夫，又把丁氏捧了嘴亲嘴。丁氏兴发起来，便如柳腰轻摆，凤眼含斜，酥胸紧贴，玉脸斜偎，犹如戏水鸳鸯，却似穿花峡蝶，彼此多情，不觉漏下三鼓矣。丁氏说：“妾本坚贞，被君有瑕，恐后如此，被人知觉。”“又不隔街穿巷，门内做事，鬼神难知。只是哥哥回来之时，未免与你抛撒，如之奈何？”了氏道：“你为人真不知足。”江仁欲求再会，丁氏曰：“但得情长，不在取色。”江仁曰：“因非贪淫，但非此不能尽真爱也。”阳台重赴，倍觉情浓。如此欢娱，肯嫌更永。丁氏端端正正一个贞节妇人，被这奸棍败了名头。

托妻妻子已遭奸，浼玷家门暗窃钱。  
如此良朋添一位，木兄性命也难全。

丁氏自此中门不闭，任从出入家中。童仆俱已阴知。木家甥侄六亲，悉知其事，所恨木知日一时不到耳。”

一日，后园又失于盗。丁氏深责安僮，江仁在傍不劝。安僮怀恨，私谓仆从辈，“官人去不多时，娘子便与江官人通奸，无日不为。昨日江官人回家，就失了盗，事有可疑，今娘子痛责于我，江官人任他打我，口也不开，做我不着，我逃到广东，见了官人，说破此事，方消我恨。”众人道：“只怕官人早晚回来，自然晓得。何必奔走。”安僮立定主意，一心要到广东，便自瞒了众人，出门去了。晓行夜住，宿水餐风，不止一日。到得广东，访了两日，得到主人家里问信，方知木知日四川去了。从新又走起来，正是：

历尽风霜苦、方知行路难。

饥餐渴饮，戴月披星，走了几时，方得到四川。重新访问，得见主人，跪下叩头，具言前事，道：“初时江官人倒也还好，后来用计奸了娘子，竟穿房入户，甚不像样。后园连遭三窃，大分是江官人之所使也。主人速回，若再不返，恐又坠落计中。”木子白听他言语，大喝曰：“大胆狂奴，无故发此狂言，以辱主母，汝失防门户，以致被盗，主母责汝，乃家法也。汝恨其责，故生事端，妄言害主。江官人他是仁厚君子，背地谤他，可恨之极。”盛怒而答。安僮力行川广，辛劳已极，又获重责，痛苦在心。欲待回归，又无盘费。倘是归家，必遭逃走之刑。情极计生，走

到川河口，纵身一跃，死于川河。已入水去，一灵不散，游游荡荡，回复休宁。凡木知日亲友人家，无不托梦，哭诉前事。又道江仁窃取三次，今某物现在某处，某货卖在某家，其木家甥侄、亲友，随往彼处探听，果然不差。故此乡邻亲族，悉知江仁兽心人面，只待木知日归家，方可通知。

且说木知日货物收齐，收拾打点归家，正是暮秋天气，取路前进。则见暮愁光景：

凄然心动者，惟秋之暮焉，树始叶黄，人将头白。云飞日淡，天高气清。蝉千声而一鸣，木万叶而俱下。登山临水，还同宋玉之悲。追昔抚今，不减杜陵之兴。柏叶村如卖杏，菊花天似熟梅。郭外青霜，已凋蔓草。庭前白露，暗湿木樨。紫蟹初肥，致自新安贾客，红英酒熟，买从旧岁人家。禾黍油油似戴花，桔袖累累垂实。清砧辰野，预愁边地烟霜。旅雁脚芦，正苦异乡菰米，酿酒多收晚（禾祭：糜子），衰年先授寒衣。络纬善啼。织愁人之鬓发。芙蓉多恨，写怨士之文章。研水易枯，琴弦转暗。意懒不题玉字，手闲试鼓霜钟。月解生愁，王夫人一时之秀。花应把瘦，李易安千古之辞。已伤枯树江潭，何况飘蓬寒士。

木知日到得家中，已是隆冬之际。到了徽州，药材发在店家，次日归家。

路次，忽见亲侄木阳和，乃府学秀才，遂挽叔手归家。屏去妻奴，含泪而语曰：“吾婶本心贞洁，被江仁几次谋奸，丑事彰露已久。何受江奴之欺乎。”知日怒曰：“我平日不厚宗族，汝故乘机讪谤，欲绝我金兰之友，拆我贤淑之妻。”拂衣而出。正欲举步，却被安僮举手一推，跌入门内，僵仆于地。阳和慌忙扶救，半日方苏，拭泪叹曰：“梦耶，鬼耶。”阳和命妻儿进茶，仍屏去妻房，跪而言曰：“老叔若寻常之辈，侄非骨肉，亦断不敢言，今老叔堂堂丈夫，侄为骨肉，辱门败户之事，安得不言。但婶婶坚贞不许，闻江仁施谋巧计，坠彼术中，无奈相从。此是小侄至言，惟老叔察之。”子白扶起侄儿道，“我知之矣。待我归家，阴觑情宗，察其动静，相机而行便了。”遂别了阳和，竟回家中。

江仁一见，吃了一惊。施礼已久，方能开口。亦有负重托，羞见知日，心怯情虚，故有如此光景。知日进去，丁氏接见，万千欢喜。闻孙学内攻书，辛郎见了，走到身边，自有依依光景。家中大小男女，未免得依次序相见。丁氏摆下接风酒，为丈夫洗尘。知日着小使接江官人进内吃酒。小使去了进来道：“江官人着了邪祟，口中言颠语倒的，管门的扶他回去了。”知日想道：“必是安僮作祟，我方才在侄子家，分明见安僮把我一推，故此跌倒。我进门时，见江仁有个呆的光景了。”



丁氏请丈夫坐下，吃了三杯，知日便问丁氏：“我一去后，江叔叔待你如何？”丁氏见说，流下泪来道：“是你自己不识好歹，把家事一旦托之。从君去后，未及三月，竟进内室，我即正色而言，他反许多轻薄。彼时欲鸣亲族，逐彼出去。我又想你托他家中生意，他若一去，无人料理。你归家必要怨我。只得含忍，叫起小使，方才出去。忍着待他改过罢了。只把中庭之门时时紧闭。他无能而入，绝他念头。未及几日，后园被盗。彼又生情，说后面不谨慎，乃无人歇宿之故，又要进来安歇。我坚执不容。我自着安僮照管便了。我心甚恼，供他三餐茶饭，比前淡薄了许多。便使他无颜然后辞去。谁知他计深心阴，六月初九日夜间天热，赤身睡着，房门闭的，他预先伏于床下，后知我睡熟，被他奸了。彼时要叫起来，此身已被他玷污了。当时就该寻死方是，我想两个儿子无人管他，一死之后，家资必然偷尽。含羞忍耻等待你归。今已放心，这一杯是永诀酒了。”知日听罢，大怒，骂道：“这个狼禽兽，我何等待你，歪行此心。我怎肯干休，前八月间，安僮奔到川中，把此事细细说了。我心不信，反痛责一番。他忿怒不过，投江川河死了。我今日回来，侄儿阳和，扯我到家，说及此事，与安僮之言无二，方知害了安僮。今据汝言，想来也是实的。论理俱该杀死，然这奸情出彼牢笼，实非你意。你今也不可短见，我自有的。”正说之之间，只见关孙进来，一见父亲，慌忙作揖。知日欢喜道：“儿，你记念我么？”关孙说：“日日念着记挂你的。”就坐下吃酒。至晚，丁氏道：“你辛苦了，进房安歇。我今不得相陪了。”知日道：“为何？”丁氏道：“有何颜再陪枕席。”知民说：“不妨，就是此事，还要鸣于亲邻，讼于官府，怎肯干休。比如两人一处行奸，双双杀死，再有何言。如今撒手，焉有杀的道理。我气不平，毕竟告他，正要你把本心质他，使他无辞，自甘伏罪。你若一时寻死，他便死无对证，一毫赖得没有。可不到便宜了他。且待我出了他的气，然后再处。”丁氏只得伏侍丈夫睡了。

且说江仁，一见木知日回来，他于理歉然，辞穷理屈，连口也开不得。又被安僮灵魂附在他身上作怪，回家见了妻子，便勃然怒道：“今日你与木知日两个通情，我定要杀你。”他妻子方氏，年方十八，标致非常，极其贤慧。一见丈夫说及此话，道：“你想是心疯了，如何胡言乱语，是何道理。”童仆一齐笑将起来。江仁大怒：“你笑什么？连你这些奴才合伙做事，都要杀的。”家人们私谓方氏曰：“官人真是颠了，倘然真个拿刀弄杖起来，倒也要防他。”言之未已，只见他明晃晃拿一把刀，向内抢来。方氏急了，就住房内一跑。把门拴上，家人执棍将他手内刀赶丢一下，那刀早已坠地。一个家人上前，抢了便走。两个人捉他抱住，方氏道：“你们如今抱他在后边空房里坐着，把门反锁了再处。”家人把他抱了进去，依计锁了出来。方氏道：“如今怎么处？”一个家人叫名阿顺，日常间有些论头，他道：“小人们是些粗人，就是官人行凶，还好防避。在娘子怎生惊吓得起。此病身上那得就好，如今还是避他是个上策。这疯的人那里知道好歹？万一失手，悔之晚矣

。”方氏道：“我父母亡过，又无手足在，官人面上止得一个伯父，又是孤身，又无甥侄，何处可避？”阿顺道：“如今把家中细软衣服，金银首饰，待小人一件件登了账，上起封了再处，然后把家中动用棹椅床帐，放在三间楼上，登了帐目，封锁好了，缀去楼梯藏好。免他打坏了。其余铜锡器皿，玩器书画，已登记明白，把箱笼去收拾贮好了，也再处，然后出空房子，把前后门关锁好了，任凭他在内跳打。直等好了，然后回来，如何？”方氏道：“肚饥不饿死了？”阿顺道：“晓得肚饥，倒不疯了。”方氏道：“万一差池，如何是好？”

正在那里计议，只听江仁在隔墙乱骂，把那反锁的门乱推乱扯，又如擂鼓的一搬，打上几阵。吓得方氏立身不住道：“思量一个安身所在方好。”阿顺想了一会，“止有木官人，他前起身时将家园妻子托付我家官人，不知官人是何主意，使我们连偷二次。然木官人尚未归家，况丁氏娘子一人在家也好安身。但恐衣饰之中，扛去暂寄倘然不密，露出本家一件东西，干系重大，所以不好去得。”方氏道：“封锁好的，怎生得知，倒是他家十分有理。”计议已定，方氏收拾内房金银细软，阿顺登记，其房头男女人收拾自己东西，往木家移去。又将木制动用一应家伙封锁楼上，酒米柴房尽行锁好。阿顺着人挑了两担吃米，随着方氏轿子而去。其余箱笼序次扛去寄囤。

方氏无奈，只得抬到木家而来。家人报与丁氏知道，丁氏想道：“不知有何缘故。”连忙出外迎接。进了中堂，两下施礼坐下，方氏道：“拙夫深蒙大娘看管，奴家常常感激，不知昨日归家，一时疯颠起来，家下十分怕人，自内胡言乱语，拿刀杀人，惊吓不已。敢借府上暂住几时，不知见许否？”丁氏见说，心下暗惊道：“怎么这般发狂。”道：“娘娘在此，只是简慢勿责。”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却是木知日。见了方氏施礼，忙问妻子：“江娘子为何而来？”丁氏把疯狂之病言之，“娘子害怕，借居我家。”知日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外厢他丈夫的卧房，端然可住着。令到彼住下。其余手下各自有房居住。”丁氏整治酒肴，尽他客礼，一边扯了丈夫道：“他丈夫用计陷我，他妻子上门来凑，岂不是个报应公案。”知日红了脸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他丈夫行得苟且之事，我乃堂堂正气之人，怎么去得。”正是：

宁使他不仁，莫叫我不义。

故此丁氏独陪方娘子，知日又往各处拜客不题。

且说江仁被安僮附体，弄得他家中七零八落，一心要报川河之恨。江仁起初要杀人放火，赶散了一家之人。心下便想往街坊上来。他左顾右盼，不得出来，好生

作吵。不期到了次日，方氏着人看他怎生动静，四个家人一齐同往，开了前门，一直进去。走到后房，并不听见一些动静，大家到墙门口，往内张看，并无影响。阿顺取了锁匙，轻轻开门一看，不防开得门，江仁一扑，把四个人吓得都跌倒在地。江仁往外飞跑去了。大家扒得起来，不见了家主，一竟寻出门来。并不见影。邻居道：“往那边跑去了。”又见那边来的路上行人道：“一个披发的，往南门去了。”阿顺忙锁上大门，一齐赶到南门。又道：“在城外。”四个人出了城门，见主人立在下汶溪桥上，手舞足蹈的，那里大呼小叫。众人赶上桥来，江仁看见，向溪下一跳。家人慌了，一齐下溪急救。那里去救，那溪流急得紧，人已不知那里去了。阿顺料难救取，便着两个一路，往下游去看。阿顺回到木家，报与娘子得知，道：“娘子不好了。”方氏惊问：“为何？”阿顺说：“官人跳在下汶溪淹死了。”方氏哭将起来。木知日见说，同丁氏出来细问，阿顺把从前去开门，他由南门下汶溪桥上跳下水光景，一一说了。知日与丁氏暗暗叹息。一面劝着方氏不要啼哭。“是他命该如此，强不得的。”一面着阿顺再去探听尸首所在，速来回报，方氏道：“棺木衣衾之类，还须伯伯料理。”知日道：“不必你言，我自周备他便了。”直至次日，阿顺来报：“我们不知道，只管把下流之处打捞，谁知端然在下汶溪桥边。”知日着人抬了棺木衣衾，唤了方氏，轿子抬去，同往桥边入殓。正是：

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。

方氏啼啼哭哭，送了入棺。知日唤人抬至江家祖莹权放，方氏与知日送到坟边，办下祭礼，方氏哭告事毕，一竟回来，方氏着人在自己家中，设立灵位，次日移回。

阿顺等四人归家歇宿，睡到半夜，听得神号鬼哭，撒着沙泥，惊得四个人一齐呐喊，巴不得天明，一溜风往木家来。四个人一路商量，“夜间如此惊怕，倘大娘子又要我们来歇，如之奈何？”阿顺说：“再说得利害些，连他不敢回来方好。你们倒不要七差八缠，待我一个开口。你们只要赞助些儿，自然不着我们来了。”说话之间，不觉已到。见了方氏道：“夜来实是怕死人也。一更无事，二更悄然，一到三更时候，一把泥沙，那鬼四下里哭哭啼啼，把楼上桌椅打得好响。隐隐之中，有数十个披头散发的跑来打去，直至鸡鸣。方才无事。今日死也不回去了。”方氏见说，自也害怕，把那回去心肠，丢得冰冷。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回去又不好，只管在此混扰，又没得处设个灵位供他，就要做功果，也没个所在。”阿顺说：“不难。官人没在下汶溪中，在那桥边人家，租他一间房屋，做些功果，把自家的住宅租与别人，将那边的租钱，还了木官人。把灵位就设在大娘子房中，岂不是好。”方氏说道：“话说得近理，只不知木官人与娘子心下如何。”阿顺道：“我看木大官人，胸襟洒落，气宇轩昂，必然肯的。”方氏走进去，正要开口，丁氏道：“方才阿顺之言，我与官人俱听得了。你安心住下，只是我官人把你官人照管，你官

人薄行得紧，论理起来，不该管这般闲事方好，但此事与你无干，如今倒是我官人照管你了。”方氏称谢不尽，那些追修功果，俱是阿顺料理，把家中什物，都移到木家。那房子已有人租去了。

且说木知日过了新年，前账尽情取讫，便自己在家生意，竟不出去了。不期安童一灵不散，他又去迷着丁氏，一时间见神见鬼，发寒发热起来。医生下药，石上浇水，求签买卜，都说不妥。只病得七个日子，呜呼哀哉。可怜丢下两个小儿子，一个八岁，小的五岁，哭哭啼啼，好不伤心。木知日因他失节于人，这死还是便宜。想起结发之情，丢下两个儿子，心下十分苦楚，免不得又是一番未足之事。这内里之事，倒亏了方氏。又管着两个娃儿与他梳头洗面，冷暖衣裳。木知日十分感激着他。

不期又是丁氏周年，一时将到，未免诵经追荐，下帖子，接取本宗五服之人。是日都来会聚。木阳和见众亲俱在，他便说出两句话来，道：“今日宗亲俱在，老叔服已阕了。奈何内室无人年余，全亏了江娘子内外照管。今江娘子又没了丈夫，不若在下为媒，成了这段姻缘。列位意下如何？”众人见说，一齐说道：“好，还是读书见识高妙。如今就两下里说将起来。”先与知日说了。起初不肯，见侄儿再三再四，亲友赞助许多，“你再不成全此事，这番叫江娘子瓜李之嫌，倒不便住在家里了。”木知日已觉心肯。木阳和又到里边与方氏说了一番，方氏只说没福，不能当得。一众诸亲都来称赞，方氏不做了声。已是肯的，木阳和把通书一看，道：“今日是黄道直星，十分上吉。”登时把素斋又换了成亲席面，一边僧人撤座，连江仁牌位同化，两边准备做亲，到晚来，拜了和合，见了诸亲各人，就筵欢饮。直吃得东到西歪，只见木阳和道：“老叔与诸亲在此，小侄口拈八句，以污高贤之耳。”念道：

托妻寄子友之常，宁料江朗太不良。  
反窃财货图富贵，巧奸妇女乐心肠。  
安童为尔川河殒，下汶溪中足可偿。  
货殖归原加厚利，山妻从木已亡江。

诸亲大笑。“看将起来，分明是一部颠倒姻缘小说。”又说道：“还像王三巧珍珠衫样子一般。”又说道：“都是我不淫人妇，人不淫我妻的题目。”木阳和笑道：“你出了这般题目，我便做一篇现世报应文章。”大家哄然而笑散讫。后来知日与方氏到老，两小儿读书俱已成名，各有官家婚配，昌盛累世。皆因木知日不依丁氏行奸；上苍默佑，以享此全福。

总评：

托妻寄子，信古有之。而木知日以小托而见信，谅大委而不负。岂料江仁不仁，腹栽荆棘，暗窃其财，巧奸其妇。安僮忿激，命歿川河。不泯一灵，遂速一溪之报。奸渠妻子，妻子归渠。冥冥之中，报应不爽。

## 第二十回 杨玉京假恤孤怜寡

《集唐》

江上云亭景色鲜，李郢	浣花春水赋鱼钱。羊王谓
且看欲尽花经眼，杜甫	愁破方知酒有权。郑谷
官满例寻垂钓侣，李鹏	家贫休种汾阳田。李沧
凭君莫问封侯事，曹松	安乐窝中兴澹然。陆景龙

万历辛卯科，其年乡试。有金陆王谓，积金巨万，妻房商氏，容貌温柔，生得一子，还是幼年。内房止用一个使女，外厢止用一人管家，两个小使而已。一家儿止得六七个人，恐人多使费太重，粗衣淡饭，俭啬非常。其厅堂高敞，房舍深广。后有花园极精，书室每科租与乡试举子，常收厚利。但积蓄累世，再不生放。惟收丝囤米，至于丝价贵高，发出卖了。米价腾涌，卖去又收。真是守钱虏耳。不期春初，王谓一病而亡，丢下巨万资财，可惜不曾受享。这寡妇止得三十一岁，靠着家货度日。

其年四月中旬，忽有两个仆从，衣服罗绮，去看住房，候科举的。管家引他进内，看见书房精洁，便道：“此处中我家公子的意，要多少房金？”管家问：“尊处要几间？”两人道：“一起通租我公子读书，免得人搅。房金不妨多些。”管家说：“每科多几位，各自取租，共有二十余两。今通去也只要廿金。”两人道：“我公子大量人也，就是二十两。闲人一个不许进来。”随即取出银子，尽行缴付。这两人出门，引了公子进内。衣服十分华丽，又带四仆并一小厮，五六担行李，皆精美物件。一到，即以土仪送之。皆值钱美品，王寡妇十分欢喜，命仆置酒相待。公子独席，管家二桌。大家吃至二鼓，欢喜而散。

次早，公子着小使进谢寡妇道：“我公子致意娘子，深谢之极。欲待今日回答，奈无好酒，容到家下取美酒来，才请娘子哩。”寡妇道：“简慢公子，我这边水酒不中你公子意，多得罪了。”那小使道：“我公子怜你孤寡，着实要看取你哩。”自此，公子只是看书，又着令止存一个小使，一个家人在此服侍，余者回家再来



。那些家人去的去了，止留得主仆三人在此居住。

过了二十余日，乃是端阳佳节，玉寡妇齐齐整整的摆了一桌酒，送与公子。又令管家请他仆从。那公子见了，自己走到外厢。王寡妇看见，忙忙立起。公子上前施礼道：“打搅娘子，已自不安，又蒙娘子如此错爱，使小生感激无地，报情有日。”王寡妇笑吟吟儿答礼道：“家寒不知大家体统，多有得罪处。望公子海函。”两下眉眼留情。公子辞了进内，过了午，公子和家人小使三个儿出来，又与寡妇说：“我们往书铺耍耍回来，园门开的，望娘子着人不住的看管儿。”一竟出门去了。王寡妇见无人在内，他便一步步儿走将进去。见书房内摆得十分精致，那香炉花瓶、瑶琴、古剑，无所不有。抬头一看见，四壁都是楷书。仔细一看，上写着：

### 书画金汤善趣

赏鉴家。精舍。净几。明窗。名僧。风日清美。水山间。幽亭。名香。修竹。考证。天下无事。主人不矜庄。睡起。与奇石翺相傍。病余。茶笋桔菊时。瓶花漫展缓收。拂晒。雪。女校书收贮，米面果饼作清供。风月韵人在坐。

### 恶魔

黄梅天。指甲痕。胡乱题。屋漏水。收藏印多。油污手。恶装缮。研池污。市井谈。裁剪折蹙。灯下。酒后。鼠啮。临摹污损。市井搅。喷嚏。轻借。夺妻。视傍客催逼。蠢鱼。硬索。巧赚。酒迹。童仆林立。代枕。问价。无拣料拴次。

### 落劫

入村汉手。水火厄。质钱。资钱献豪门，一剪作练裙袜材，不肖子，不读书人强题评。殉情。

### 宣称十二事

净几名香展对。韵士宴会赏鉴，名饮揭置座右。野老晴雨较量。同心登眺提携。空谷时当足音。良辰美景称说。可见锦囊怀袖。佳人知趣把玩。驯仆拂晒收藏。装制妙手整齐。趣人珍获送还。

## 屈辱十八事

俗子妄肆丹黄，违者一览便掷，俭夫怀为已有。拘儒涂抹更改。游闲手卷作筒。学究破句点读，材沙强为敷陈。恶客豪奴强俏。憨人狼藉作贱。市井聚谈扰混。仕途包封书帕，巷内路傍粘帖。窗下障风代枕。酒肆茶坊脍炙，措大裱褙里书。内人挟册裁剪，酒肆书头上账。佣书胡写乱抄，聚画藏书，良匪易事。善观书者，澄神端虑，净几焚香，勿卷脑，勿折角，勿以瓜侵字，勿以唾揭幅，勿以作枕，勿以挟刺，随损随修，随开随掩，得吾书者，并奉赠此。

## 闲人忙事

戒杀放生，临池，看鸟度技，夜春声，轱辘声，焚香煮茗，踞石，看鱼跃藻，煎茶声。刀尺声，仇方校石。看蚁移穴。展画，效乃声，击磬声，拂拭几筵。呼鱼。看蝶戏丛。木鱼声。捣练声。浇花种竹。步月。看蛛布网。夜虫声。采菱剥茨，向火，看鸡引子。黄鹤声。远笛声。抄艺花书。焙茶。看剑引杯。风吹壁琴声。简书烧烛。喂芋。看日移砖。子规弄晴声。爆竹。杖纬孤往。看云归纳。远村鸡大声，击筑长吟。洗竹，看度风帆。自摘畦蔬。风送采莲声。洗药。看水下溪。种兰。雨滴空阶声。自收；日书、看鸟打食。隔水鼓吹声。奇文自赏。锄园，鸟声，看鸟反哺。月下歌声，忻中仅袒，隐几，看鹊争巢，鸽带铃声。鹤声。习鞋从事，扞虱，看鸟学飞。月下萧声。竹声。盛席得辞。澡身。看人割蜜。雪洒窗声。松声。喧浊得免。按摩。看虫变化。夜读书声，蛇声。参悟因缘。吟成。看妇挑锦。水落涧声，棋声。

## 得人惜二十六事

谈对明敏。不习贱劣事，佳山佳水能考对。闲事不传。避他人讳忌，幽花奇石能吟玩。密事机藏，不忘自逞能。弹丝品行。能工解。临事学悟，初学行孩儿。书画能收藏赏鉴。立性有守。善歌舞小妓；处世能轻语商量。知机达变。穷不干外事。驯仆能领略风月，高论快心，不始洁终污。女校书品题诗卷，孩儿学语，新妇睦姑狸。富贵儿女不骄矜，和而不流，处事有分别，诙谐中节解人颐。

## 败人意九十事

大暑赴宴。请贵客不来遇佳味。婢仆不和，树阴遮景。大暑逢恶客：被醉人缠住不放。游山遇雨。对粗人久坐。把酒犯令不受罚，花时卧病，村汉着新衣。恶客不请自来席，花时无酒。明月夜早睡，终夜欢饮酒樽空。筑墙遮山。醉后闻醉语。暑月背风排筵席；犯人忌讳。出门逢债主。三头两面趋奉人，钝刀切物。向唱妇吟诗。方谒上官忽背痒。流汗施礼，参官被虱噬。赏花闻邻家哭声。美妾妒妻。不解饮弟子。观棋被禁不许教。恶俗同僚。酒尽伶人来，患腹泄寻厕不着，村汉呼鸡。与村伶合曲。新女婿初来辄病。仇人对坐。病起人忌口，不饮酒人伴醉汉，舟中雨阻。老翁进妓馆。被忌不来强入门，村伶打诨，冬月饮冷酒。急如厮说葛藤话。大雨送殡。行着穿鞋。吏臂遇廉明官长。夸妓有情。暑月对生客，强学时样装束。玩月云遮。赴尊官筵席。小儿初入学塾，医人有病，村奴长长调。妒妻头白相守。入试酷暑。为妻骂爱宠。酒筵品物归家登记。醉后相骂。暑月赴成服。馈送冲冲往来；中馈不理。屡起身辞酒。筵上醉念普庵咒。酒尊磕破。个男女混席。年少人叹老嗟贫。主客不韵，肴品无次席。筵上学僧道朝请，狠打喷嚏，秽手拭酒。村汉紫衣华阳巾。村婿峨冠，撩羹污客衣。村汉歌头曲尾同。捉人别字，村庸道字眼。客未散托故先归。妄议建置。市井着红鞋，仆被人诱去夜宿。奴仆厌主责望。不答席。赴席迟酒器窳。谋陪势要。陪堂代主。稳婆来已生产。

#### 杀风景四十八事

花间喝道。对大僚食咽，妇女出街上骂，斫却垂阳。孝子说歌曲，有美味中藏臭腐。果园种菜。骂他人奴婢，好妾驱使粗重事，苔上铺席。筵上乱叫唤奴家。筵上说俗事，看花下泪。仆妾换言语。花架下养鸡鸭。背山起楼。处子犯物议，作客撞番台桌。游春重载，口吃人相骂。新女婿混身新。花下晒裤。重镌石铜器。落弟举子骂主师。衣裹坠马。行奸被窘辱。恶扎人爱使笺纸。尼姑怀胎。赏花处赌棋，问人及第何年叨幸。玉器失手，盛衣冠人厕，坐上遗大小二便。对客泄气。代势豪饮酒，赏花逢债主索道。驴吃其丹。作清态举止，玩月闭户张灯。鹤吃金鱼、醉吟道学诗。赏花处欢算货殖。沥酒作咒。醉客坠泥中。居乡摆执事看马。歌妓被决，长官撒酒风。花棚说俗事强办。

这王寡妇看罢道：“这个人粘贴这些韵语清谈，果然是个趣品。”又走在他的坐几上一看，见有花笺，上写着《阳日有感》：

素质天成分外奇，临风袅娜影迟迟。

孤多寂寞情无限，一种幽香付与谁。

商氏看罢，吃了一惊，“他写着端阳有感，是今日之事，诗句分明说我寡居寂寞之意了。原来一见留情，教我怎生发付。”正想间，只那公子飘飘然走进房来道：“娘子可见我两个小使回了么？”商氏道：“不曾见。”公子道：“这般措大。”商氏道：“为何？”公子说：“我因戏耍人多，捱挤不过，着他各自走罢，我倒回了，不知他两个还在那里耍了。”商氏道：“今日这一日容他们还要也罢。”公子忙向桌上寻那诗儿，已不见了。便向商氏笑道：“有几个字儿在此，娘子可见么？”商氏道：“这字我已见了。我那在这边思，这样吟咏。该你读书人做的！明日拿往学院出首。”那公子见他撩拨，想已春心飘荡，故意往袖里搜看。商氏笑将起来。公子乘势一把搂将过来亲嘴。商氏假意推却，已被他脱下小衣，放倒床上，云雨起来。有诗为证：

水月精神冰雪肤，连城美蟹夜光珠。  
玉颜俱是书中有，国色应知世上无。  
翡翠裳深春窈窕，芙蓉褥稳椅模糊。  
若能吟起王摩诘，写作和鸣鸾凤图。

商氏也因赏节吃了几杯酒，性已乱了。又见公子风流。心也有了。又进来见此诗，春心荡了，说是个青年旷，那里按捺得住，公子略略偎香，商氏洋洋倚玉。容容易把一个寡妇做了失节妇人。这也是美缘偶凑，还恐是欢喜冤家。

商氏事已做下，也说不得了。忙问公子道：“前时问你管家姓名居址，但是我们还不知道，是个没来由着哩。含糊答应不曾问得真实，今蒙错爱，可说姓名家乡，后来好寄书信。”公子道：“我姓杨，名玉京。父亲杨尚书，母封一品夫人，扬州人氏。”商氏道：“失敬了，原来尚书之子。念奴野草得伴芝兰，是为侥幸多矣。”言罢出了园门。两个大小管家回了，玉京取了五两银子，着小使送与商氏：“你道公子说，你寡妇之人，怎生今日要你破费。特送些须薄仪，与娘子小官买果子儿吃。”商氏一面笑，“怎么好收这厚礼。”小使道：“这是公子恤孤怜寡送来的，我公子生性不要拗他，不收倒要怪的。”商氏千恩万谢，假托手收了。送了小使二百铜钱，自此商氏见玉京独在书房，便进去与他如此，一日，玉京道：“与你日间做些勾当，恐小使一时撞见，不好意思。今晚到你房里相陪可好？”商氏道：“我房里止得小小孩儿伴睡，又不知甚么事儿。今晚留门等你便了。”以后无日不同床而睡，他两个

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

且是相亲相爱，眷恋绸缪。

到了五月尽边，只见去的四个家人，又添几个，担些酒菜之类，走进门来。见了玉京道：“酒到了。”忙叫厨下整四桌酒起来，傍晚整治端正了，公子摆下一桌在书房内自陪商氏，余外三桌摆在外厢，着家人等接王管家、两个小使、一个使女，尽情而吃。玉京陪商氏，傍边坐着小小儿子，把上好露酒，只顾自己斟着劝他。吃至四更，外厢王家大小俱被酒醉，困得东倒西歪。那些杨家的人，在外厢忙个不住，玉京把商氏灌了两杯，把自己铺陈卷起，把他睡在床上，将小儿也睡在脚后。自己除下巾儿，脱下丽服，忙将书房玩器，收拾停当，去看外厢内房，收得干净，俱扛去了。这些强盗将所有铺陈玩器，一齐尽挑了去。又往商氏头上取了金簪玉珥。一件布衣也不留，一竟往水西关去了，并无人知。

王家吃了蒙汗药酒，直至次日未牌方起。管家一看，见门是重重开的，疑是杨家仆从出入，往里边来一看，内房里箱笼一个也没有了。吃了一惊，口内叫道：“不好了。”商氏惊将醒来，一直往外竟走，问道：“为何？”管家道：“你看。”商氏到自己房里一看，惊得目定口呆，还认是外边来的小贼，“不要把公子物件偷去怎了。”又往书房一看，连人一个也不见了，方知公子明是强盗，行计善取他的家私。一家大小懊悔之极。商氏头发松了，去摸簪子也不见了，耳上金环已被除去。骂道：“好狠心强盗。”心下又想：“白白被他弄了几时，心中好恨。那里去缉得他出。”那些邻舍家背地里笑着：“王谓在生，苦挣苦守，白白的替强盗看了一世钱财，轻轻的被他做几担挑去了。”后有人笑着他道：

读书为盗未曾经，巧骗孤孀计又精。  
王谓空为守钱虏，陪了夫人又陪兵。

又曰：

斯文强盗好机谋，扮做官家贵客流。  
假意怜孤还恤寡，腰缠十万上扬州。

又曰：

果然奇计十分新，谁道豪家是绿林。  
贪得一杯蒙汗酒，家私巨万化为尘。



向后来，那班强盗又在外省行术，被捕人捉获，有了失子，狠做对头，问成死罪，半毙于狱，半赴极刑。正是：

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中亡。

总评：

绮罗仆从，锦绣王孙，四壁清供，午时情句，谁不信为风流贵客乎。而孤妻雅子，能御防之！好深爱厚，知己倾筋，内外相交，酬劝东西，已入彀中。醒来追悔徒然，暗地凄然，嗟何及乎。

## 第二十一回 朱公子贪淫中毒计

《满江红》

胶扰劳生，待足后何时是足。据见定随家丰俭，便堪龟缩得意浓。时休进步，须知世事多翻覆，漫教人白了少年头。徒碌碌，是谁不爱黄金屋，谁不羨千钟粟，奈五行不是这般题目，枉费心神空计较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又不须设药访蓬莱，但寡欲。

这寡欲二字，有许多受用，非但却病延年，且免奸淫之祸，如今且说个好色伤身的故事。这个乃嘉靖三十一年生，此人二十八岁矣，名唤朱道明。父亲乃当朝极品，母亲一品夫人，生在浙江杭州府永嘉县人氏。娶了兵部王尚书之女，自是金谷娇姿，兰闺艳质，十分标致的了。夫妻二人十分恩爱。只是这朱公子自小曾读嫖经，那嫖经上说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不如妓，妓不如偷。把这个偷字看得十分有趣。他把家中妾婢，俱已用过。这妓不必言之，把这偷之一字，便心心念念的做着，也被他偷了许多。他是一个贵公子，那偷妇人，自然比别人不同，容易上手。他倚仗容易，把这椿事看得不打要紧了，到处着脚，都畏他威势，不敢不从。各处奸淫无度，庄家村户的妇女，略有几分颜色，无不到手。就是邻近人家租他家屋住，也定然不肯饶他。有几句公子生性歌曰：

翩翩公子游，骏马控高头。  
前呼后拥，赫赫如王侯。  
骄奢公子性，言出如军令。  
稍稍不遂心，唯唯求饶命。  
欣欣公子心，父母爱如金。

生长荣华地，安知人世贫。  
公子爱女色，巍巍势相逼。  
强奸烈性人，那管萧何律。

按下朱公子。

且说永嘉县一个良人家，姓伍，名星，年纪三十岁了，娶了一妻室，年纪二十余岁。其母梦莲而娠，取名莲姑，果然有羞花闭月之容，落雁沉鱼之貌。夫妻两口做些小生意度日。伍星还有一个同胞兄弟伍云，已廿五岁了。未有妻室。生得一身气力，胆大心粗，就充在温州为民兵。他独自一人在营伍中庄下，常常过一月或两月来见兄嫂一次。不期一日，那伍星去营中望伍云，一时未回，日色将午，莲姑在家无水炊饭，乃自提小桶向井边汲水。那水井离他家门首四五家门面，正汲了提回，劈面撞着朱公子，莲姑急急提了，往家中闭门进去。公子一见道：“好一个标致妇人，原来住我家房屋的，怎生一向并不知道。”

芙蓉娇面翠眉颦，秋水含波低溜人。  
云鬓轻笼时样挽。金莲细映井边痕。

朱公子急急还家，叫家人来问：“井边过去几间，那房子里住的人家，姓甚名谁，作何生理？是那一个家人管租？”向来是朱吉管的，忙唤朱吉到来道：“你管的怎一向有这样一美妇人，为何不通报我？”朱吉道：“这人家姓伍，是上年移来的。因他兄弟是个粗人，在营中当兵，动不动杀人放火的，恐公子为着此事招他妻子，所以不敢说知，”朱公子道：“我巍巍势焰，赫赫威名，我不寻他罢了，他怎敢来寻我。你不知道，我有一诗读与你听：

幸今喜在繁华地，全出永嘉人秀丽。  
此生此世岂徒然，好景情怀乐所天。  
金银过北斗，此世不求岭。  
万岁虚生耳，纵有钱财亦虚死。  
世问万事非所图，惟慕妖娆而已矣。  
君不见古卓文君，芳名至今千载传。  
古人今人同一梦，有能逢之亦如是。  
人生少年不再来，人生少年且开怀。  
黄金买笑何须交，白璧偷期休更猜。  
我身本是风流客，懒向金门献长策。  
脚跟踏遍海天涯，久慕倾城求未得；

东邻有貌倾长城，实在深闺十八龄。  
 意性芳心真敏慧，玉颜花貌最娉婷。  
 春山远远秋波浅，嫩笋纤纤红玉软。  
 上追能字卫夫人，下视工诗朱玉真。  
 柳絮才华应绝世，梅花标格更超群。  
 云闺雾间深深处，罗帏锦帐重重时。  
 艳似嫦娥住广寒，世人有眼无能顾。  
 徐徐思后更思前，回首自觉免迫迟。  
 应是前生曾种福，今生富贵是前缘。

朱吉说：“我想大相公真是前生注定的，若福薄，那里消受得起。”公子道：“伍家妻子须为我谋之，这样标致妇人，怎肯放下罢了。”朱吉道：“伍云虽然粗莽，他的哥哥伍星为人极是本分，想他的些须生意，夫妻二人那里度得！日来不如先待小人去诱他到衙里来，与他说出情由，如妥当，大相公借他三五两本钱，饶他房租；若不肯，赶他出屋，再寻他事故，把利害言之，他自妥当也。”公子说：“银子小事，只要事成，应承到手，重重赏你。”说了，朱吉欣然竟往伍家。

恰好伍星已归，朱吉挽了伍星的手，一头说一头走，看看踏到朱衙门首，竟到朱吉房里坐下。朱吉方才说道：“我家公子为人，极是个风流慷慨的汉子，只是忒风流了些。见了人家一个标致妇人，就是苍蝇见血的一般，死也不放，定要到手才住。一相好了，十两半斤也肯周济，若还逆了他的意，便弄得那个人家人亡家破，还不饶他，直待那妇人到手方住，可笑那班妇人，好好的依头顺脑，趁他些银子不要，定要讨他恶性发。弄得死里逃生，端然定要遂他心事才饶。”伍星道：“也是个财势通天。所以干得这般买卖。若是我们这般人，做梦也还轮不着哩。”朱吉道：“今日我有一椿事，我有些疑心，我故特来问你。今日我公子午前在你门外井边见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妇人汲水，不想被他见了，他又蚂蝗见血的一般叮注，查访众兄弟们。说是伍家。我想井边只有你姓伍，你停会归家问你令正，今日曾出门汲水么？若不是他还好，若是你的时节，又是一椿疑难事了。”伍星呆了一会道：“哥，十分是了。我早晨不曾汲得水，便去望兄弟才来，他午上做饭，见没有水，只得自去汲了。如今怎么求得一个计较，方可免得这事？”朱吉道：“若果是怎生免得？”伍星道：“哥，做你不着，我连晚移在兄弟处罢。”朱吉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，连我也活不成。连你兄弟也吃不成粮了。”伍星说：“不信怎生利害。”朱吉道：“我方才说的，倘若不依从他，便生毒害你。若要移去与兄弟住了，他便把我一状告在府里，说我与你妻子通奸，将他金银若干盗在你家藏。恐一时知觉事发，暗地移住兄弟某人家窝囤。那时我被他分付的，上些小小刑法，自然招去，你却如何？”伍星见说，目定口呆道：“这事怎了？”朱吉道：“依了他便公安婆乐，得他

些银子做本钱。况妻子还是你的，神不知鬼不闻，只我四人知道，有何难事。”伍星说：“恐我莲姑心下未肯。”朱吉笑道：“人家妇女瞒了丈夫，千方百计去偷人，一个丈夫明明要他如此，那里有个不肯的。他口内装腔不允，心中乐不可言。你今回去，把我这番说话，细细与嫂嫂说知，我黄昏时从你后门来接他。明日早早送他回来。少也有几两银子哩”。伍星说：“想来实难，这忘八要被人骂了。”朱吉道：“他人怎生知道，难道我来骂你。这露水夫妻，也是前世种的。自古三世修来同一宿，又曰千里姻缘使线牵。我和你是强不得的，若是得他喜欢之时，后来享用不尽。”

伍星起身作别，回到家中，见了妻子问曰：“你今日午上可往井边汲水么？”莲姑道：“因做饭汲水，我去汲的，正汲完了，提水归家，不想正撞着朱公子。他便立定了脚，直看我，闭上门方去。有这般样一个书呆，你道真可笑么？”伍星叹了一口气，不说。莲姑见丈夫不乐，便问为何着恼，伍星把朱吉利害之言，前前后后一一说了。莲姑道：“这般事如何做得。自古道，欲人不知，除非莫为。一被人知，怎样做人？”伍星说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此事今晚从他，性命可保。待我悄悄去到杭州海宁，租下一间住房，家伙什物，早先移去，安顿定妥了，与兄弟说知，一溜风去了，方可免祸。若不如此，恐萧墙祸起矣。”莲姑道：“羞人答答，怎生干着这般事来。”伍星道：“不然，自己浑家肯送与别人睡的！只是保守你我性命之计，只索从此罢了。”

夫妻二人正商议间，天色看看晚将下来，只见朱吉推门进来，笑吟吟道：“恭喜，公子说道，你是忠厚人，着我送十两白银，红绿纱二匹，与嫂做衣服穿。”伍星道：“精精晦气，汲出一桶水儿，做出这般大事。”一边说话，把这银纱收了进去，连忙将钱买些酒肴请朱吉吃着。说说道道，不觉黄昏。朱吉催了莲姑，往后门从私路而去。进了朱衙后门，领他到公子外书房坐下。只见书房里面，果见朱公子来，笑嘻嘻上前作揖。莲姑还礼，朱吉捧出酒盒，放在灯前，朱吉出门去了。公子拴上房门，便斟了酒一杯，送与莲姑，自己吃了一杯坐下，叫伍娘子请，莲姑只是假意不吃，公子再三劝他，略哈一口儿放下。公子自吃了几杯，走到身边劝他，只是不吃。被公子抱至床沿，扯下小衣，推倒床上，云雨起来。

洞房幽，平径绝。拂袖出门，踏破花心月。钟鼓楼中声未歇，欢娱佳境，佳人何曾怯。拥香衾，情两结。握雨携云，暗把春偷设。苦短良宵容易别，试听紫燕深深说。玉漏声沉人影绝，素手相携，转过花阴月。莲步轻移娇又歇，怕人瞧见，欲进羞还怯。口脂香，罗带结，誓海盟山，尽向枕边设。可恨鸡声催晓别，临时犹自低低说。

须臾，雨住云停，脱衣就枕。到五更，重整余情。天明起身，公子自送莲姑归家。自此，或时来接，或时间隔几日，两下做起，算来也有一个月了。

莲姑一日与丈夫说：“你如今作速往杭州租下房屋，快快回来，与你商议。”伍星取些盘缠银子，往杭州不提。

且说朱公子一日自来要接莲姑到家，莲姑道：“我那丈夫嗔我与你做了勾常，朱吉管家原说公子抬举我们一场富贵，如今弄得衣食反艰难了，我便说公子是个贵人，他怎生肯食言，只是我不曾开口，说他忘怀了。如今你打听外边有什么好做的生意，我与公子借百十两银子，与你做本钱，趁将出来，只要准准还他便了。他今日欢欢喜喜，往宁波间做鲞鱼的生意去了。若是回来，要公子扶持他一番，也是抬举我一场。”公子笑道：“这百把银了，极是小事。今晚你到我家下去睡。”莲姑道：“今晚家下无人，你寻别人去罢。”公子道：“我想着你，要与你睡哩。”莲姑道：“我这边房屋虽小。且是精洁，只没有好铺陈。你着朱吉另取一副被褥来到我家睡了罢。”公子进房一看道：“果然精洁。”随到家中，忙着朱吉取了被褥酒肴，摆在伍家。莲姑故意放出许多妖娆体态，媚语甜言，奉承他这一百两银子。朱公子十分着迷，莲姑又去取了他头上一枝金挖耳，到晚来二人做事比每常大不相同。公子问道：“与你相好月余，并不曾见你如此有趣。缘何今晚这般有兴？”莲姑道：“在你家书房做事，恐隔墙有耳，故不放胆。今在我家，两边又无近邻，止得你我两个，还怕谁人，拘束怎的！”公子道：“原来为此。”从此再不到家中去也，自此，把这朱公子弄得火热，无日不来。

且说伍星一到杭州，他道此处乃省会之地，若居于此，恐乡试秀才或衙门人役往来，看见反为不妙。不如往海宁县中住下，那个寻得我着！竟搭了船，往海宁县北寺前，凭下一问住房，交了房银，遂往温州归来，不只一日到家，见了妻子，把海宁租房一事，说与妻子得知。莲姑把借他一百两银子，并假说宁波做鲞之事一一说了道：“银子已拿来，我已载在箱中，你快去接了二叔，与他一别，我们便可去了。”伍星去营中。寻着兄弟到家，把朱公子之事，从头至尾，说得明明白白。“如今嫂嫂着我来请你回家作别。”说得话完，早已到了。见了嫂嫂，莲姑预先办下酒肴，摆将出来，三人坐下。伍云一边吃了，一边想，怒其冲冲，控不住一腔恶气。他道：“哥嫂在，那厮势大，当他不起，你今得了一百两银子，竟自逃去，他一时怎肯十休。他必然要来寻我，那时我必杀他，断然偿命。倘是不致相杀，竟告了我，要我招成哥嫂那里去了，我怎肯说出，动起刑法来，又要吃苦。我已定下一计在此，但事未成，不可先说，恐机不密，祸先至耳。到明日，我先到把总名下告病，退了兵粮。哥哥明日先雇下船，把要紧之物，俱搬放船中，临期空身下船，竟去便了。”当日酒散。



伍云竟逃了粮，伍星雇了船只，把动用家伙一应器皿尽搬在船中，叫兄弟只待下船，伍云道：“且慢着，待五鼓出城可矣。嫂嫂可自走去，约了朱道明来家，只说哥哥往宁波去了，今夜接他来歇。多备些酒，只管劝他吃得十分沉醉，待他不知人事之际，嫂嫂先往船中安歇。我与哥哥归结一件公案，五鼓出城，开船便了。”就罢，兄弟工人竟往街坊去了。莲姑正出后门，见朱公子半醉不醒的，撞将过来。莲姑接着笑道：“我特来接你，我丈夫拿了银子方才往宁波去来。”公子堆下笑来道：“姐姐，如今同你往家去也。”一步步同到伍家，莲姑把酒大碗送去与他吃，一块儿坐下，搂搂亲亲，两个调得火滚。公子带酒，又行了些房事，莲姑重新又灌他十来碗，酒至黄昏时候，果然人事也不知了。伍云兄弟已进了门，伍星忙送妻子下了船，连忙进城赶到家中。兄弟二人把朱公子抬在地下，将上下大小衣服脱得精赤，巾结金簪，尽情取了。把铺陈卷起，衣服之类打做一捆放下。伍云预备下五色笔墨，把公子画上一个天蓝鬼脸，红眼睛，红嘴唇，浑身五彩，画了一个活鬼，就似那迎神会的千里眼、顺风耳一般模样。又把沥青火上熬烱，用了禾梳把他头发梳通，蘸苏了沥青于木梳之上，又梳他头发，那发见了沥青，都直矗起来，就是那吕纯阳收的柳树精一般，十分怕人，装点得完，已是五鼓，城门已是开了。着伍星拿了石块，到朱衙大门上擂鼓一般乱打，那门公报入里边，一众管家想道，这门打得古怪，唤起了二十余人，各执枪棍在手，方才开门。伍星听见开门，竟上楼上驼了铺盖出城。这伍云手执青柴，一把提起朱公子，直到街上，着实嘴上打来，朱公子还是半醒的，叫声呵哟，便往家中走来，恰撞着朱家正开大门，火光之中见一活鬼往内抢入，众家人都吃一吓。呐一声喊，乱打乱搠，公子口中叫说：“是我。”人多乱嚷，那里听得出，直赶到公子书房中。朱道明急了，竟往自己床下扒进去躲。一众家人道：“好了，大家一齐乱搠。”弄得血腥气臭得甚紧，想到一定死了，天已大明。众人把钩镰枪钩将出来，仔细一看，见身上画的一般，把水去拨在身上，一冲见肉是白的，许多枪孔；又将水把脸上一泼，雪白一副好脸。众人上前仔细一认，叫声“不好了，不知被何人用此恶计，如何是好？”他父母在朝，妻妾俱在家的，听见丈夫被人谋害，看了尸首，便冲天插地一般哭将起来。家中男妇大小一齐大哭。止有朱吉说：“昨夜相公在伍家去歇，一定是他家谋害。”一齐去看，止留得一张桌子，两张竹椅，一张凉床，其余寸草也无。大家齐说是他谋害，不必言矣。竟往军营来寻伍云，众行伍道：“他告退钱粮，已五日矣。”众人只得归家，说伍家逃去，一时那里寻他。须臾，诸亲各眷一齐闻说而来，一面调停入殓，一面赴府告理。

那太守见是当朝公子，自然准理，差捕究竟起来。“人是你家家人搠死的，与他何干，况又无证见，乃捕风捉影之事，那里究得。”只索慢慢拖缓放了。这伍家船只，竟往海宁住下。莲姑取出前银，兄弟二人贩些染崇生意，已发千金。

不想莲姑向与朱公子爱极之时，身已受孕。后来十月满足，生下一个儿子，眉清目秀，俨如朱道明一般。伍云道：“哥嫂在上，此子不是亲骨肉，仍是朱家孽种。我兄弟二人辛勤苦力挣了家私，终不然又还仇人之子。拿来溺死了罢。”伍星见说，“贤弟见教极是。”莲姑急止曰：“不可，虽非丈夫所生，实是妾身所育。怎忍一旦弃之，如今叔叔年已长大，尚无婶婶，妾身年幼，必然还有生育。存下此子，待断哺乳，倘后生了子侄，将此子付还朱家，使他不绝宗嗣，亦是一点阴鹭。朱家虽是谋奸，原系明求，亦非强占。这死亦惨，况得他百有余金，亦不为薄。理合将此子断乳送还，使朱家不幸中之幸也。”伍氏兄弟连声道好。

其年，伍云娶下一房妻室，就是海宁东门外人，次年就生一个儿子，莲姑生的已是三岁。那疮痘已出完了，遂断了乳。莲姑次年又生一子，与伍星道：“如今子侄都有，可将朱子送还。”伍星道：“怎好送去？”莲姑道：“谁着你上门送去，但须我写数字，付与朱吉，直道其事。待至夜间，把字缚在朱儿身上，天明开门，他家便知分晓了。”伍云道：“嫂嫂，你写下书来，待我与你做个窠老，送他去罢。”莲姑次日写了一封字儿，又把向时取公子头上的金挖耳，一总封了，缚在朱儿身上，炒了干粮糕饼之类，伍云取了盘费，别了兄嫂妻子，竟往永嘉而来。

不只一日，到了永嘉，进得城来，已是上更时分。投了酒肆，吃了酒饭，睡到天色微明，抱了小儿竟至朱家门首，轻轻放下，他即时避去。只见朱家开门，正是朱吉往街上来，听得小儿哭响，连忙回头，一个三四岁的娃子哭响。朱吉一见，吃了一惊，往下一看，那娃子面貌竟与亡过的公子容颜一般。又见胸前衣带上缚着一封书，上写温州府永嘉县朱府管家开拆。朱吉想道：“不知什么原故。”正在那里思量，不想朱尚书已告致仕，归家半年多了。终日为着无有子孙，十分烦恼。其夜三更时分，他与夫人皆得一梦，梦见道明儿子说与爹娘：“不须烦恼，你的孙子今日到了。”醒来，夫妻二人正在说梦，两下一般言语。只见朱吉抱了娃儿进内，传与王尚书小姐得知。那公子妻房听见，慌忙传与公婆。老两口儿都在堂上，先把娃儿一看，两老人家见他面貌俨如儿子一般，暗暗称奇，就把字儿拆开。见一枝金挖耳，媳妇上前认道：“此挖乃媳妇之物，上面有字，四年前丈夫取去挖耳，遂戴于髻上，后来媳妇取讨，云已被伍家莲姑要了。缘何在此，书中必有缘故。快将书看。”上写着：“

君家公子逞豪强，奸淫人妻人洞房。

幸尔朱门生饿浮，阴功培植可绵长。

后又写此子生于嘉靖三十二年，癸丑岁，正月十七日卯时，其间事故，问朱吉悉知

。”朱吉便道：“是了。小公子是伍家妻子所生，实大公子亲骨肉也。”众人齐问，把那年汲水情由，后来谋害之事，一一说知。媳妇道：“向来无处寻获，想他必有人在此，快着人四下跟寻，送官究罪。”朱尚书道：“不可，当日这事，乃是不肖子自取其祸。况人之生死，亦是未生之前注定，岂能改易。如今蒙他送还此子，极大恩德。遇着不明之人，恨已入骨，早早送命死矣。况寄来诗上，还劝积阴功培植，岂可恩将仇报乎。今日我们正是不幸中之幸，无孙竟有孙。”即时分付管家，把娃儿沐浴更衣，接取诸亲，各自齐来吃酒，悉道其详，就席上取名朱再辉。尚书自此放生戒杀，斋僧布施，修桥砌路，爱老施贫，装修佛像，贵余贱崇，饶租免利，持斋念佛，惜字敬书，一应家人，不许生事害人，足迹不履公门。极恶一个人家，竟变为清凉世界。王小姐一心看管再辉，直至二十一岁进学，其年万历癸酉，登了乡榜。次年甲戌，中了进士。后来知觉伍家莲姑是他母亲，差人遍处寻访，竟无踪迹。伍氏兄弟已极富矣。子侄进了学，俱昌隆于后。在朱氏日行阴德，再辉贵矣；在莲姑存心还子，不绝朱氏之后，伍氏富矣。岂非天之不错乎。

总评：

井边乍见村姑，席上便思眠妇。豪奴一说，愚懦便从，喜巧妇谋成百金，令亲夫远避千里。伍云鬼计，胜比神谋。朱子蒙凶，惨于国法。百金买得千金子，一世传流万世宗。莲姑一片仁心，天意十分厚报。朱门日行阴德，子孙世代昌隆。

## 第二十二回 黄焕之慕色受官刑

《吴歌·咏尼僧》：

尼姑生来头皮光，  
拖了和尚夜夜忙。  
三个光头好似师弟师兄拜师父，  
只是饶钹缘何在里床。

元朝杭州临平镇上有一尼姑梵林，曰明因寺。层峦耸翠，烟雾横斜，飞阁流丹，琉璃鳞次，幢幢飘舞，宝盖飞扬，瓶插山花，炉焚降檀，正是：

琪树行行开白社，香云蔼蔼透青香。

寺中一个老尼，年三十二岁，法名本空。有一少尼，年二十四岁，法名玄空。

其年万历己丑岁，有一宦家，姓田，住于长安，因事被逮。小姐年方二八，因而避入明因寺，投师受戒，法名性空。本空见他性格幽闲，态度清雅，况几席间自多吟咏，丰姿异常，使彼为知客。但是宦家夫人小姐到寺烧香，随喜，都是知客陪伴。此寺向灵，游客光棍因而生事，本空具呈本府，求禁游客。太守将宋朝仁烈皇后手书三十二字与尼贴于本寺云：

众生自度，佛不能度，欲正其心，先诚其意。  
无视无听，抱神以静，罪从心生，还从心灭。

于是门禁甚严，人罕得进。惟每年六月十九日，观音成道良辰，是日，大开寺门。二三女尼集于殿上诵经，人可直抵寢室。

次年庚寅六月十九，满镇男女集聚在寺，但见知客颜色殊丽，体态妖烧，见者无不啧啧垂涎。适值镇上典当铺内，徽州黄廷者，名金色，字焕之，乃当中银主。美貌少年，俊雅超群，慷慨风流，美哉蕴藉。因慕西湖山水，在临平镇上当中读书，便往西湖游玩。也不期十九日观音胜会，他闻知即往随喜一番。一到殿前，偶见知客，如醉如痴，在殿角头踱来踱去，哪里肯回。本空每因缺乏，往当典钱，见他常在当中，与徽人谑笑，有些面识，因此拿一杯香茶叫道：“相公过来请茶。”那焕之听见，满心欢喜，过来与本空玄空二尼施礼。见了知客，分外深深作揖道：“多谢师父美情，小生正渴；如得琼浆。念小生何敢当之。”老尼道：“清茶何劳致谢。”那焕之口里喃喃答应，眼睛不住的一眼看了知客。性空也动心情，见他不经的一眼看着，恐旁人看觉，托事进去。焕之见去，如失珍宝一般怏怏不乐。不觉天色将晚下来，道场已散，再望不见出来，再住也不象样，只得别了本空玄空，取道归去。

到得当中，一心想念，次日复去，寺门紧闭无人，求开不得复观矣。到了七月中旬，本空持衣一件，到当中典钱，恰好焕之突出，见了本空，笑容可掬道：“日前重蒙赐茶，请师父到里边待茶。”本空只得进到书房坐下，命仆烹茶相待道：“师父，你出家人，典钱何用？”本空道：“乃知客命来典的。因他父母是显宦，一时被权臣潜害进京，后来俱故在京师。今乃中元令节，是目莲救母升天之日，各家追荐亡魂，知客思念父母，无钱使用，故着我来典钱。”焕之笑道：“原来知客这般孝顺，不枉缙绅之家。我有钱一千，烦送使用，此衣送还。”本空再三恳留，焕之立意送与。归与知客言及高情，知客已知十九日留茶之人，惟笑而已。未免将钱使用。过得几日，一宦家夫人欲诵《法华经》道场一昼夜，受得衬银二两，知客挽本空加利送还黄生。本空送去，黄生留坐于房。焕之笑曰：“师父差矣，我因功名蹭蹬，方将捐资助修殿宇，些须微物要还，前日何不留衣为质。”留吃了茶，坚辞

不收而别，本空回，以黄生之言语之。知客曰：“黄郎何如人，乃能喜舍如是那。”于时欲标隐情，遂手制点心数百枚，浼本空持去。焕之见说知客手制送他，喜出望外道：“师父，喜杀小生也。”便留他到后房，着童子炊煮，同与师父享之。于是二人对坐，各以眉目传情。黄郎想到，若不先制此人，终难做事。其时四顾无人，上前搂住。本空尚在青年，心火难按，顺从其意。须臾事毕。厚赠本空道：“我有金簪一枝，乞转送知客。”本空曰：“郎君得陇望蜀乎？”焕之笑曰：“真我知心人也。”辞去到寺，见了知客道：“黄郎着我送你一只金簪。”知客曰：“此物奚为至哉。”掷于地下。本空讶曰：“彼以喜舍我们，何得怪乎。”知客曰：“此非师所知也。”本空说：“何所见而知之？”知客曰：“黄家当开几年矣？”尼曰：“我务小时开的，想有三十余年矣”，知客说：“黄郎几年上来的？”尼曰：“我已见他三年矣。”知客曰：“三年间曾有喜舍否？”尼曰：“嘻舍出一时善心，向来曾未有也。”知客曰：“据师之言，黄郎实有他意，非喜舍也。”尼曰：“如今此簪何以应之？”知客曰：“这事不难，师可即持簪去说与黄郎檀越，既以善心喜舍，合寺并皆感德。今擅越且收贮此簪，待鼎新殿宇，一时来领白金耳。他若无他言，师且严之。如有他意，必然另有一番说话，师悉记取归来，说与我知。”尼只得又去，焕之笑曰：“师父来何速也。”本空取出金簪。送还，又将知客所言，一一说之。焕之曰：“此语我已知之。有书数行，幸为我致意知客，乞师万勿见阻。”尼曰：“事成之后，何以谢我？”焕之曰：“成事之后，当出入空门耳。”尼曰：“快写”。焕之援笔写曰：

自谒仙姿，徒深企想。缘慳分浅，不获再睹丰仪。欲求西域金身，见怜下士，愧非汉武帝，莫降仙姬。切切痛肠，摇摇昼夜。聊具金饵，以作赞仪。不过谓裴航之玉杵白，他日一大奇事耳，奈何不概存也。

本空得书持归，送与知客。性空拆而视之，笑而不言。次日，取纸笔复书云：

操凜冰霜，披缁削发。空门禅定，倏尔将期。忽承金簪宠颁。如纳清蓝之内。虽深感佩，不敢稽留。谨蹈不恭，负荆异日。

浼本空送去。焕之一见读之，愈增思慕。于是留尼云雨，私赠金帛，要图方便。尼许以乘机遣会，通你消息。焕之叮嘱再三。辞归，见知客微露其机，说：“书呆见回书，称赞不已，一心想着天鹅肉吃哩。”知客笑曰：“年少无知，人人皆如此，不要理他便了。”口内虽与本空如此说着硬语，心中早已软了。时时在念，每每形于纸笔。有一首诗书完，放于砚匣之下，诗云：

断俗入禅林，身清心不清。



夜来风雨过，疑是叩门声。

且说黄焕之自后朝思暮想，废寝忘食，欲见无能，欲去不舍，一日，踱至前村云净庵，信步走到庵中。恰好这日老尼姑道人一个也不在庵，止有小尼姑年长廿一岁，名唤了凡，生得肌如白雪，脸似夭桃，两眼含秋，双眉敛翠。忽见了黄焕之道：“相公何来？”焕之慌忙答礼道：“特来随喜。”仔细把了凡一看，生得不下于知客。道：“贤尼共有几位上人？”了凡曰：“止得一个老师，一个烧火老道人，仅三人而已。”焕之见说：“请令师相见。”曰：“家师去买办果品香烛去了。有失迎候，请相公少坐。待小尼烹茶奉贡”。焕之道：“宝庵自有道人，何劳亲去煮茶。”了凡道：“随家师挑着素品之类，因此不在。”焕之听见。止得他独自一个，心下又想起念头道：“明因寺杳无音信往来，若得他与我如此，做一帮手，必妥当矣”。便笑道：“小师父，明因寺知客师父曾会过么？”了凡曰：“极相知的。”又曰：“师父可认字否？”曰：“经典上朝夕诵读，虽不广博，略略晓得几个。”焕之曰：“师父可曾见《玉簪记》么？”了凡知他挑他，故意说实不曾见。焕之笑曰：“可晓得潘必正与陈妙常的故事否？”了凡说：“他二人如今在阴司地狱里坐。”焕之说：“这不过小小风流，怎生便得下狱。”了凡道：“事虽然小，不知怎生得这般重罪。”焕之笑曰：“小师父，你可晓得情轻法重么？如今我与师父奈合要知法犯法了，”小尼说：“相公，我是没发的，说也没用。”焕之见他甚有情兴，便上前抱住要去亲嘴。小尼再三推阻道：“叫将起来，看你怎么。”焕之笑道：“你跷将起来，我便直入进去”。放出气力，抱至幽室，扯下小衣，直抵其处。原来是半路出家的，且是熟溜得好。小尼道：“可恨你这恶少年，见了妇人便要如此。”焕之曰：“谁叫你生此好容之态。一时情兴勃然便要如此”。两下津津有味，情不能舍。“约你明日可来得么”？了凡说：“明日王衙夫人在此诵经，后日初十也不能得，直至中秋二鼓，我掩上山门，你可悄地进来，我俟你便了。”焕之大喜道：“我如期有事与你商量，不可失约。”了凡曰：“不劳分付。”两下辞别，焕之洋洋得意而归，即思面谋知客之计。

等得到了中秋当中，管理人等请他赏月，但见：

关山一点，风月双清，碧海结其愁容，青天明其心事。华非蜡烛，方正可中庭。朗中明楼，五夜浑同间气。春秋异惑，夷夏同看。吃瓜子于桥头，劈莲房于水底。童唱新声之曲，婢传长恨之歌。俯仰松林，如行水藻。徘徊江槛，似沼冰壶。桂魄长生，梭女应态比色；巍楼高峙，嫦娥若不胜寒。未识古时，几经兴废。何知此后，照许悲欢。玉人歌舞，嘻残树稍之光。妾妇嗟夫，漫顾楼西之影。别怜儿女，会忆瑟樽。欲将丝络挽回，岂许槐阴障隔。自上弦而至生魄，未尝一夕废游。或畅饮而与清谈，何片时无

友，守拙几同待兔，分身愿化为峪。襟怀寂寞，几忘流连暮旦。酬酌酪叮，直欲稳睡中宵。

焕之其意不在酒，便托辞曰：“前村有约赏月，必不可辞。诸兄尽兴待我，领彼盛情便来。”遂出了当中，一步步走到庵中。

约莫二更时分，四顾无人，把门一推，是挂上的。心下不然。只听得起拴响，那门已扯开半扇。焕之捱身进去，随手拴上。见了凡素袂相迎，焕之在月光之下看他，比前日越加娇媚。做出许多爱慕之情。问：“二老人家可安寝了么？”了凡说：“他们心无挂念，此时熟睡之矣。看此月色，未忍撇他，与你月下谈心如何？”焕之曰：“最好。”了凡曰：“君年几何，那方人氏，姓甚名谁，有无妻室？”焕之曰：“我姓黄，名金色，别字焕之。年已二十一岁。徽州休宁人氏。聘妻左氏，尚未成婚。先收妾林苑花在家。十八岁上到本镇当内攻书。”了凡曰：“观君襟怀潇洒，态度风流，我欲从你为第三室，心下如何？”焕之大喜道：“难得爱卿一点真心，令我何福消受。当此月明之下，交拜立誓，慢慢蓄发归家，永为夫妇。”正是：

乃今已订闺中妇，自后休敲月下门。

二人立誓已毕，了凡曰：“以月为题，聊诗一首，以纪其事。”诗云：

碧天云净展琉璃，三五良宵月色奇。  
轮满已过千世界，明宵尤讶一痕亏。  
向劳玉斧修轮影，愿借金风长桂枝。  
人对嫦娥同设誓，赏心端不负佳期。

了凡持此诗到知客房，以说他，知客起身不语。久之曰：“何偶有私，心原无染。”了凡曰：“倘有知心客，我愿为君图。”知客起索前诗，了凡据袖不与。固问其人，矢矐客附耳细说其故。了凡曰：“莫非黄郎乎？”知客点首曰：“然。”了凡曰：“黄郎温柔如玉，尔真谓得所配矣。遂出珍珠同心结二物，诗一首，奉与知客。诗曰：

累累珍珠结，相将到大罗。  
知音频怅望，莫掷谢鲲梭。

知客曰：“此从何来？”了凡曰：“尔心上人托我致意，向蒙慨允，愿结同心，得

叙佳期，粉身以谢。”知客郝然笑曰：“某落发空门，何能为黄郎作儿女态那。”了凡曰：“尔未识人道之乐耳。倘饱其味，日拥黄郎不令归矣。”知客曰：“黄郎何足牵我方寸。”了凡累促回音，知客不肯。又促再三，知客拂笺写曰：

郎情温似玉，妾意坚如金。  
金玉两相契，百年同此心。

了凡辞出明因寺，就道往黄家。当中焕之接见，引入内房，出知客回诗，诵之大喜，拴上房门与之谗浪良久而别。

且说黄金色聘妻左氏，年已及弃。见夫家未有迎娶之期，郁郁不乐，久之成病，名医妙药，石上浇水。父母知其心病，令媒的往黄家催娶。黄家即时修书，差人到临平投下，焕之看了进退两难，蜘蹰未决。即往云净庵，挽了凡转知客。了凡只得为黄郎投明因寺而来，与知客相见，言黄郎想切，求促会晤，知客泣下曰：“我非草木，不尽人情。第人遥见阻，黄郎能飞渡乎。”了凡曰：“只要你订一佳期，我导引尔室如何？”知客俯首不言。了凡曰：“业已许之，迟疑何益。”促之再四，知客启笥取白绫帕题诗于上，诗曰：

妾年方入弃，那知月下期。  
今宵郎共枕，桃瓣点春衣。

那了凡持去，密地送与焕之。见帕上之诗，十分大喜，不意果然犹处子也。喜跃过望，巴不得到天晚，共了凡同去。

且说临平镇上，有光棍五六人，专在本地闯祸。若寻出事来，内中做歪做好，假意赞助，诈得银子，大家平分，以诈人为业，终日在街坊觉察。人家有事，幸灾乐祸，一有些须小事，便捕风吹火，弄得老大起来，这是他们的主意上头了。他这些人，每每见黄焕之在明因寺前，云净庵里走着，心下怀疑。初然见他是个财主，又是读书之人，不敢惹他。后来见本空、了凡绸缪日甚，便是勾尼姑，乃是人人可捉之事，况是有钱之人。小小雏儿，若不捉他，却不当面错过一椿好买卖也。于是暗埋机局，分头缉探。这一番，焕之留了凡吃了夜饭，至黄昏悄悄而来。将近明因寺，远远望见有人探望，似有心捉获之状，不敢近前，只得退回避去，如是两次。见前面人如把守者，遂归当中，留了凡同寝。但心中大失所望，夜来知客久埃，直到四更不至，深自悔恨，题诗怨曰：

嫩暮未经风雨润，柔条先被雪霜催。

从今不学闲花草，总是春来也不回。

和衣就寝。

天明，了凡突至，曰：“夜来有五六人同守寺门，不能前进，我同黄郎直至四鼓方回，特令我早来请罪，并结佳期。”知客忧形于色，以诗赠了凡。了凡曰：“汝恨黄郎，莫饮冰水。”知客曰：“谁似你登门觅汉，惯品玉箫。”了凡曰：“汝未见黄郎，便知玉箫好品那？今晚始尝之如何？”知客曰：“寺外有人，莫要如此，再待后看。必须无觉察者，方可再图。”了凡曰：“若是有人伺候，必不进来。毋劳嘱我。”别去。

且说这班光棍聚语曰：“昨晚分明见有二人隐隐约约投寺而来，后来徘徊遁去，如之奈何？”内一人唤名王七，原是田副使家中走狗的人，他明知寺内知客是仕人小姐，不好在众人面前说得原故，道：“你们做事真真莽撞，比如捉贼见贼，捉奸见双，奸夫不曾进内，反把守了寺门，何由而入？必须放他进内，从从容容，慢慢为之方可，”众人一齐笑道：“王七哥之言极是。”遂皆散去。

至晚，了凡约了焕之，慢慢走至明因寺。见四顾无人，把门轻轻扣了几下，只见本空出来开门。放了二人进内，引至知客内房相见，欢喜至极，玄空摆出酒肴，五人坐在一桌，姿情畅饮。了凡斟酒一杯，奉黄郎曰：“郎饮合欢杯，娇花醉后开。”复斟酒一杯，奉知客曰：“相逢成夜宿，檀越雨云来。”五人大笑。焕之曰：“日前家父有书来云，聘妻左氏病势危迫，促我归娶。我内恋爱芳卿，不忍归家。不期今早讣音已至，呜咽不已。今芳卿宦室娇姿，向云门权避，今蒙不弃，以结三生。借了凡为媒，本空主婚，对天盟誓，以图偕老。”大家一齐道好，玄空列香烛于佛前，促二人对天交拜，各执一卮称庆，知客吟曰：

旋蓄香云学戴花，从今不着旧袈裟。  
宁操井臼供甘旨，分理连枝弃法华。  
越宿顿知鸳被暖，乍妆殊谓凤钗奢。  
禅心匪为春心赋，女子生而愿有家。

欢至三鼓，各皆就寝，焕之抱知客而睡，知客谓黄曰：“平生未识灯花开，倏到花开骨尽寒。愿郎爱护勿恁颠狂”。黄以白浣帕取红，知客娇啼不胜。黄取灯下一看，曰：“桃瓣验矣。”知客留注黄郎在寺读书，勿许出来，恐被人捉获着。往来取办，俱是了凡，自到待发长后，同到黄门。这班光棍久察不见，只疑外未及内，不知在内而不出外也。在己年余，知客发已成妆矣，黄郎回当中理治备于归，竟日放

心出入。早已有人算计。

一夕，黄有急事要到当中，方启寺门，一个光棍把焕之缚注，连了凡扯了道：“好个修行清净法门，敢为着这般污事。我们如今捉他。二人到官，凭官正法。”焕之讨饶，情愿出银求免。在于光棍本欲诈钱到手，便假意要放了。谁知哄动了里甲，便要执定送官。将二人竟自捉了下船，直至杭州。次早，送府投首。大守见众口一词，况黄尼二人皆无言辩，竟每人责了廿板，枷号于府门之外，看者排山塞海而来，内有好事者，作诗八句，以嘲了凡，诗曰：

五更三点寺门开，多少豪华俊秀来。  
佛殿化为延婿馆，钟楼竟似望夫台。  
去年弟子曾怀孕，今岁尼姑又带胎。  
可惜后园三宝地，一年埋了许多孩。

竟书成大字，贴于府壁。见者无不相笑。

且说明因寺里因出门捉去之时，里边并不知道，在黄家当里，只说黄焕之在寺中，并不来寻；云净庵只疑了凡在明因寺里，又不在意；知客日夜盼望，黄郎不见到来，只说当中料理，竟不知枷于杭州府前也。一日，知客正痴想间，忽闻叩门甚急，疑为黄郎至矣。玄空启门，见一少年云：“求见知客”。玄空只得报将进去。知客因为蓄发，不便见人，又着玄空间道：“姓甚名谁，有何事故到来？”那少年答道：“我乃知客兄弟，田元便是。”知客早已听见，忙出相见，悲喜两生。便问：“兄弟；闻你在徽州躲避，一向可好么？”田元道：“蒙姐姐垂念，小弟一到徽州，恰好遇王家兄弟为媒，把小弟赘在黄家为婿，故此身安。今权奸已被直臣苦谏，冰山一解，势皆倒矣。圣上把从前避害之家，有无罪罚一应赦免，今我家亦赦回籍，田产依先给还。小弟先来报姐姐，即往府衙，一面具呈领给去也。”知客见说，满面欢喜道：“谢天谢地，不期也有今日。”说：“弟妇几时得会么？”田元道：“他父亲随后同他来，今即去，待弟一回同姐姐一齐往家中去住，重整家园。”说了出门。

次早，已到杭州。一到府前，只见许多人拥着看那尼姑。少年田元上前一，见枷条上写着枷号，好骗尼僧犯人一名黄金色，只听见一人说道：“这个后生快快活活一个人，恰在这里吃这般样苦。”田元问道：“兄知他是什么样人？”那人说道：“他是徽州府人，家中开一当铺，在于临平镇上，因结识了尼姑，家中妻子死了，也不回去。他在家中十分快活，今日反受这般苦楚。”田元待要再问，恰好响了三梆，即时换了衣中，进了衙门，上堂行礼。太守看见手本，方知乃同年田副使



之子，留至后堂吃茶。田元稟称：“小侄蒙老伯覆庇，蒙圣上给还田产等物，求老伯推爱先人，求示给领。”太守道：“领教。”又说：“贤侄还有别事见教么？”

田元稟道：“适见府门外枷号好骗僧尼黄金色，小侄实见不平。向因在临平当内攻书，偶尔闲步往尼庵经过，恰遇尼姑出门别干，凑着一班光棍，一时起意活捉前来。止望将钱解赎，谁知当内尚未知之，那有银子，只得送府。今黄生又无人寄信，连这三餐不给，死在旦夕，可恨这班光棍，老伯还该细审重处才是。”太守道：“领教。”遂至堂上，一面取犯人开枷，一面差人拿临平镇上光棍重责。须臾，二犯开枷释放，道：“黄金色回家，尼姑了凡还俗听嫁。”不题。

且说田元归来，见了姐姐。向时逃散家人听见物归原主，一齐都走拢来，到庵相见，叩头求收。田元回道：“你各人且回，待我调停端正，你须再来。于是遂同向日管帐之人清还产业，及原先一应所失物件，有无之间，依先成一宦门规矩，即请了田小姐到长安归家居住。本空、玄空二尼随侍，把明因寺暂时封锁。恰好徽州黄家，送着女儿，到田衙完聚。田元接进丈人住下，整酒以待，即日着人往临平镇上寻儿子黄金色到来相会。入到当中寻取，当中诸人曰：“一向在明因寺读书，久不来了。”着人陪往明因寺，只见封锁好了，竟无下落，正在疑想之间，只见焕之同着了凡投寺而来。两边见之，各吃一惊，焕之见寺门封锁，好生惊恐。及问两边的人，皆不知细的，只得同了来人忙到长安来见父亲。一见田元出接，并不知来意，延进内厅，见了父亲。拜见岳父，妹子同了知客出来，心下惊喜不定。知客细说始末，方知妹夫即妻子之弟田元也。焕之稟过父亲：“妹夫之姐，即媳妇也。”于是开闻喜筵，团圆欢庆。焕之密令了凡蓄发，以报同他受罪之情。又过年徐，一妻一妾随到徽州拜见父母。那林苑花多年不见丈夫，如得珍宝一般，后奋志攻书，进了徽州府学。后复往杭州，厚赠明因寺本空、玄空，并云净庵老尼。好事者作《金簪传奇》行于世，予今录之，与《玉簪记》并传，可为双美乎。

## 第二十三回 梦花生媚引凤鸾交

### 《百字箴》

欲寡精神爽，思多血气衰。  
 少杯不乱性，忍气免伤财。  
 贵自勤中得，富从俭里来。  
 温柔终有益，强暴必招灾。  
 善处真君子，教唆是祸胎。  
 称德须修省，欺心枉吃斋。

暗中休使箭，乖里放些呆。  
官司休出入，乡党要和谐。  
守分心常乐，闲非口莫开。  
世人知此理，灾退富星来。

话说正德年间，浙江绍兴府山阴县有一个世家，姓王，乃是有名盛族。有一枝生在城西，名唤王国卿。娶妻邢氏，后因生产而亡，尚未续弦。其父王尚礼，见儿子虽然进了泮宫，未能秋风得意，道：“我儿，你趁无媳妇，正好用工，以遂平生之志。”遂移于南庄书院。果是清幽，正好读书。偶集唐句四季读书之乐：

### 春日读书乐

春风动帘春草芳，	渴沫	柳花缀雪沾琴床。	鲍防
山屏泼翠晴亦雨，	刘文良	燕泥落纸风还香。	苏廷
沉酣六籍心千古，	达兼善	要使文风变齐鲁。	李子慎
读书之乐趣生，	吴漳	枝上流莺三四声。	扬诚斋

### 夏日读书乐

莲池遇雨黛风香，	施均	闲时我爱夏日长。	江子宾
推琴枕石玩羲画，	钱起	凉生玉辇凝寒霜。	练高
自去自来梁上燕，	杜甫	点点飞花落砚台。	成沼竹
读书之乐趣长，	吴漳	梦回春莫五池塘。	徐逸

### 秋日读书乐

新凉飒飒生郊墟，	凌敬存	涧边正好读我书。	度云汉
眼明俱下五行字，	刘子房	年少今开万卷徐。	杜甫
萧萧林籁生阴壑，	宋好问	风月双清动寥廓。	孟益
读书之乐趣清，	吴漳	树间渐沥来秋声。	达兼善

### 冬日读书乐

古人文史足三冬，	张暇	此时下帷好用工。	李子扬
小窗映雪拥虚白，	姚揆	圣贤心事吾从容。	车端
青毡坐逼霜风冷，	秦天花	弱弱初添檐日影。	武元衡

读书之乐乐趣浓，吴漳 啾唔声送梅花风，邵业

王国卿埋头苦读，自知学富三冬；笃志文章，果是胸藏二酉。其年又是乡试，天下开科取士，国卿未免往杭州科中，因此归家与父母说知其事，王尚礼道：“我儿，我正有事与汝商量。昨夜三更时分，梦一天神道：‘女子今当在草上’，遂付宜男草一枝与我，倏而惊醒。我想也不知是功名疑难，也不知今科是汝得意之秋，故赐宜男之梦”。国卿曰：“父亲之言固是，又恐说孩儿浙场不利，或论移南就监也未可知。”尚礼曰：“将此情祷之关帝，自有辨矣。”父子即时沐浴更衣，诣庙焚香暗记，求得第六十三签，诗曰：

囊时贬北且图南，筋力虽衰尚一般。  
欲识生前君大数，前三三与后三三。

父子认定要往南京纳监，二人拜辞出朝，打点南行，就往学中动了文书。学道出了批回，因诗中有三三之句，择了三月初三日起行，唤下一只小船带六百两银子，缎匹衣服，打点得端端正正。带一老仆王年，又与他使费银二十两，又带小使阿定，一路向南方而来。次早正渡钱塘江。

万里西兴浦口潮，浪花真似海门高。  
谁将一夜山中雨，换作三江八月潮。

须臾，过了钱塘江，上岸雇人挑着行李，直至长桥下船。正在西湖之中，国卿四望，应接不暇。有诗纪之：

澄湖湛湛浸长空，淑气薰人尽物同。  
一镜湖光十余里，两山倒影百千重。  
清虚底晰深和浅，荡漾沙分淡与浓。  
此景谁云都寂寞，滨涯几处庄芙蓉。

到了昭广寺前上岸，过了圣堂桥，下了城河，船到了新河坝。王年去雇了一只大浪船，撑到新河坝北岸，把行李搬过了塘，一齐下船，往北新关进发。一路上，南来北往，啾啾哑哑，俱是船只。说不尽途中新景，道不尽满路花香。那船漫漫的行到百家洪，将次晚了，傍着邻船而住。王年置酒船头，请国卿夜饮。国卿举酒向天一看，只见一湾新月斜挂柳梢，遂将初月一词，朗吟于口曰：

举头正看行云，斜眼突然见月。光回破镜，影上疲弦。淡淡池边，未能照

字；依依水际，尚浅明楼。鱼骇网而深藏，雁畏弓而高逝。几人相忆，万里同看。旋窥窗纸，弄梅影之横斜；才顾屋棱，挂客愁而掩映。高楼笛已频吹，曲槛砧无暗捣。女儿学拜，解惜清光；少妇穿针，独嫌斜照。河汉骤能改色，关山不觉增寒。而试比蛾眉，淡扫芙蓉之面，若令依帐，始孕珊瑚之钩。旋看桂复生根，不虑花落满面。天朦胧而若晓，夜迢迢而始长。毋俟三五全明，已喜一痕浸白，是使闲人荡子，能关千里相思；舞榭歌台，准拟二句游戏。当一帘之际，照高枕之人。吟侧华阳角巾，徒遍湘文竹箨。天无风雨，长开北海之樽；人有精矜，渐秉西窗之烛。

国卿自吟自酌、须臾，痕月沉西，明晕拱北，觉已半薰，下舱而寝。

次早，船已齐开，直至塘栖住船。王年上岸买办肴品，国卿独坐舱中，只听得耳边厢叫一声：“相公，带我前进去也”。国卿抬头一看，见一个十六七岁标致小官，生得一貌如花，十分堪爱，便问：“小友，你要我带你哪一边去。”那小官便一脚走上船来答道：“相公，小可乃吴县人，因初一日与同伙伴在天竺进香，人多拥挤脱了，直走到松木场，船多认不出，过了，并不见影。大分等不见我，先自回了，盘缠，衣被俱在船中，如今身无钱钞，恳求相公附携到舍，船钱饭钱加厚奉还。”国卿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到苏州正是便路，送你回去不妨。小友姓甚名谁，青春几多了？”小官答道：“梦花生，长十七岁，因幼年多病，不曾读得几年书，便抛弃了。还未有终身艺业。”国卿道：“小友青春年少，还该读书才是。”花生道：“不幸父母双亡，上得一个家姐，今年他二十二岁，姐夫又没了。家下无人，姐妹胡乱度日，读书一事，说不起。”只见王年买办已完，下船看见，心下想道：“那里来这一个标致小官？”问：“阿定，他来做什么的？”阿定说：“烧香失了伴，要搭我们的船到苏州去的。相公已许他带去，要请他吃着酒饭哩。”稍公已解缆开船，看看离堂博，一路上说说笑笑。国卿正是寂寞难过，有了这个小官，就有许多兴趣起来。

到得崇德，天又晚了，王年分付住船，把夜酒摆在船头上。二人对坐而饮。初四的月，比初三的又满亮些，二人正说笑高兴，只听得前边高楼上吹起笛来，自觉有趣。生花听了一回道：“是的，还未纯熟。”便往里边衣带解下一管笛来，拿在手中吹响。国卿一见，道：“妙人，这人果是趣品。”称赞不已。花生吹得响亮，邻船上俱立出来静听，无不称好。国卿大喜，把酒自斟两匝，与花生同吃。此时国卿恨不得一口水把花生吞下肚里去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

二人猜拳豁指，吃得十分沉醉。将至月色沉西，下舱脱衣而睡。在梦花生，酒虽醉矣，尤恐国卿要摸手摸脚，留心而待。国卿果然有酒，便有心于此也不便，因听见船中寂静，起身小解，上床时，便往花生身边捱下。花生只做睡的，国卿渴凤鳏鱼，幸逢得意，恰如渴龙遇水，便轻轻凑着，润些津唾，一步步直入佳境，不住的动将起来。梦花假意惊醒，待回身，已被国卿搂紧的，只得恁他像意。有一只曲子名为《江儿水》，单指后庭情趣：

玉貌雪为肤，且休夸冯子都。前开后耸强如妇。情投意孚。交神体酥，六龙飞辔何原尔，耳边呼：这般滋味，胜却似醍醐。

须臾事毕，各自拭净，搂抱而睡。直至五鼓重到阳台，两意相投。国卿此时便有心要花生同到南京去，与花生说知。花生说：“蒙你好意，你不要我去，我也要陪你同行，怎生舍得，好好的便忽撇开了。”自此，二人行则并坐，坐则交膝，胜似夫妇一般。

直至初八日，到了苏州。梦花生道：“舍下离此不远，把船摇到河口上岸。到舍下盘桓几日，等到十五月色明，好上虎邱山上一耍，再去未迟。”说话之间，已到梦家拆边，花生携了国卿之手，至拆叩门，只听得里边娇滴滴声音问：“是谁？”花生道：“兄弟回了。”巫娘一面开门，一面说：“他们初六已自归家，把些衣被送将来了，你在哪里耽搁，此时才来？”开门一看，与国卿打个照面。连忙作揖，巫姑回礼，避了进去。国卿一见，魂不在身；想到兄弟标致十分了，怎生姐姐又高几分，真是天姿国色。我是孤男，他是寡妇，这个姻缘岂肯轻轻放过。举目一看，他房屋虽然极是低小，自是收拾得十分精细。苏州人极会装点的，两边壁子上边，斗方贴满，上边挂一幅姜大公钓鱼的图画，花瓶内插的桃李、木笔、粉团、海棠几种名花，十分精雅。细看姜公图画。写着周诗集句一首：

渭水西来日夜流，子牙曾此独垂钩。  
 钓头应兆先书日，受命于姬晚遇周。  
 同载后车尊尚父，封齐列土定诸侯。  
 人生济遇何迟速，八十年来已白头。

正在称赞，花生送出一杯萝茶来，奉上国卿道：“今晚舍下小的就在后房安歇，把行李拿了上来，好放心吃酒。”国卿见说道：“怎好相搅，还在船里罢。”花生道：“苏州小菜酒，莫要相消。”国卿忙叫王年与阿定：“把皮箱铺盖取了上来，先与船家酒吃，由他自睡，你且上来。”王年把箱子等物都拿到卧房去了，花生着阿定捧出许多精品，摆在桌上请国卿。王年斟起三杯酒来，二人对酌。此番吃酒，不



比船上，便觉放心快乐。酒已半醉，国卿取笑道：“贤弟美矣，令姐更美，贤弟就矣，令姐肯就否？”花生笑曰：“说这般话该打。”国卿道：“果然该打，我说几种该打的替我罢。”

白日过街老鼠，顽童懒读诗书。狸猫厨下盗鲜鱼，丫环堂前对舞。  
猛虎来伤存孝，耕牛懒拽耙犁。前厅拷问杀人囚，春日土牛粉碎。

花生道：“真都该打的，说得好，要吃一杯。”国卿道：“我如今说几种不该打的，你也吃一杯如何？”花生道：“你说得好，我也吃一杯。”国卿道：

日出楼头更鼓，渔翁卷网归家。铁铺改艺作生涯，弹弩无弦高挂。  
皂隶修行办道，油坊改卖芝麻。囚人遇赦放还家，夜静秋千空架。

花生大笑道：“果然都不打的。我吃一杯。”国卿道：“我醉了，要睡矣，可安置我。”花生又灌他两杯，扶他进到后房上床，脱衣而睡。花生着阿定收了，与巫娘料理，二人吃酒完时，着他二人下船去了。国卿夜间，仍与花生干着风流事儿。花生低语道：“轻些，我姐姐卧房贴着此壁，恐他听见不像。”国卿道：“他听见高兴起来，无人搭救么，怎好？”花生道：“却不道心痒难挠。”国卿道：“你姐姐寡居，我亦无妇，你与我做媒如何？”花生道：“你自己与他说。”国卿笑曰：“叫我怎样启齿？”花生说：“教我亦难开口。”国卿道：“实是你姐姐标致，怎生娶得填房方好，你须为我商量。”花生道：“也罢。我教你一个法儿，你明日只做到要买些物件，着我同了王年、阿定摇船到阊门，待我故意担搁些时辰，你在家用些功夫，看是如何？”国卿道：“事虽如此，倘然变起脸来，怎么是好？”花生道：“他为人柔顺温雅，不是那撒泼妇人，就是不谐，必不致于高叫，放心去了。”两人计议已定。

不觉天明起来，梳洗吃完早饭，国卿道：“王年你们同梦大舍往阊门买些物件回来，我在此静坐，看一日书，可雇了船去。”应一声同去了，国卿拴上了门，仍在后房坐下把书本来揭。巫娘亲送一杯香茶，放在桌上。国卿一见，连忙起身作揖道：“大娘子，在此厚扰，何以克当。”巫娘道：“舍弟多亏携带，谢之不尽。”国卿说：“前闻令弟说大娘子青年守寡，甚是难得，只是那冷雨凄风之际，花前月下之时，安得不动情乎。”巫娘笑道：“奴身是个俗品，并无此意。”国卿道：“昨夜令弟言，有一敝友丧偶，尚未续弦，在下为媒，大娘子可肯否？”巫娘道：“何等样人家？”国卿道：“与在下差不多儿。”巫娘说：“恐无福承当。”国卿道：“好说。若是在下，得大娘子这般国色，入金屋之中，朝夕礼拜。”巫娘笑道：“折杀奴家。”遂自回身进房去了。国卿心火按捺不住，道：“看他意思像个肯的

，不免放大了胆，进房里去，看他怎么。”巫娘正走出门，国卿捱身进去，两下被撞了一个满怀。国卿随势搂住，巫娘道：“不宜如此，快放了。”国卿便抱放床上，用起强来，巫娘只得半推半就，成了凤友鸾交，十分恩爱。巫娘说：“我定要嫁你。”国卿说：“一定要娶你。”足足将午，二人方罢。

巫娘下厨炊煮，花生恰好又回扣门。国卿忙问，道：“买了几柄时扇，两件玉器，馀真虎口细席，一把时壶，”摆上许多于桌上。王年说：“大相公，午后好去了。”国卿说：“我今日身子倦了，过日且看。”两人坐下，又吃酒作乐。花生笑曰：“可曾妥当了么？”国卿摇头。花生道：“要立誓了。”国卿道：“神那管这般小事。”花生笑曰：“你实对我说，我今晚让你二人快活一夜。你若哄我，我只不睡着，看你怎过去。”国卿戏骂道：“小刮毒，望你周全。”两人传杯弄盏，花生假意妆醉先去床上睡了，王年、阿定下了船，国卿一留风，竟到巫娘床上睡着。巫娘道：“你且在那边睡去，我掩门等你，恐兄弟知道不像意思。”国卿不听他说，竟脱衣睡了。巫娘无奈，只得上床就寝。一时间云雨起来，津津声响，花生听见，那物直矗起来，不免五姑娘一齐动手。这一番，国卿无限欢娱，想着老父做得好梦，被我得了双美，中与不中，回来一定娶他为妻。到次早抽身，船催逼起身。国卿再三不许，又与他伍钱船银，要过了十五，到虎邱耍子，次日方行。船上人没奈何，等到十五已牌时分，一时大雨倾盆，至晚越大得紧了。正是：

万事不如杯在手，人生几见月当头。

将游虎邱的酒肴摆在家中吃了。王年见雨大，同阿定先到船中安歇。花生闭上大门接了姐姐三人共席。巫娘也就出来同坐。三人欢乐无穷，欣然有趣，就与席上调情。花生谑笑说：“止今晚与令姐姐欢娱，明朝止好我与你在船里盘桓。”到夜尽力欢娱，尽情舞弄了。

大清晨早，雨大晴了。王年起船，发了行李，国卿与巫娘轻轻话别。只见巫娘叫肚痛得紧，双手按住肚腹，簇着眉尖，哼的叫个不注。大家别了巫娘，下船去了。花生又拿了笛儿吹吹唱唱，喜喜欢欢一路去了。这日，行了三十余里路，只见后边岸上有个汉子赶来，口中叫道：“梦二舍慢慢的去。”梦花生听见，倚着舱门看道：“呀，许老伯赶来何事？”那许老道：“不好了，你那姐姐肚痛得紧，要死着，我特来赶你，快转到家里。”花生听说道：“家姐临危，不得不去，我回家一看，不妨，我即赶来陪你。如有长短，过了首七，出殡安葬后，竟到承恩寺相会便了。”国卿道：“一同转去如何？”花生道：“功名大事，那有回头之理，你放心前去，决来便了。”梢公摆了船，花生跳上岸与国卿别，兀自眼睁睁的不忍相别。国卿站在船头上回顾，梦花生十步九回，两下直待不见踪影，方才下船。

国卿呆呆而想，又喜又苦，喜的是突然得了双艳，苦的是巫娘不知生死，花生又不在面前。把花生笛儿在口边吹了又吹，那里吹得响，去上床睡了。又梦见与巫娘嬉笑，醒来又是一梦。至二十方到南京，在承恩寺里租了一间僧房住下。山门首贴一张红纸，上写着：“浙江王寓本寺西房，知梦花生来竟进。”

次日，国卿到国子监打听旧例，又请了承差到户部查照旧规，一应端正。次早上纳，把皮箱抬到主人家，将钥匙开了箱子，把天平摆在面前。国卿取出一封五十两的银子，拆开一看，竟是一对鹅卵石。一齐大惊道：“奇了，”连忙又拆了封，也是鹅卵石。国卿惊得脸上铁青，拆到底是石头。主人家收了天平，王年道：“我莫非起身匆忙，差拿来了？”国卿道：“岂有此理。”阿定说：“莫非是梦家暗地里换了？”国卿道：“想他是一个好好人家，怎生会干这般的事。”只得别了回寓。王年又说：“梦家事可疑，那日他姐姐明明好的，一时间便肚痛起来，又着人赶了梦小官回去。大分他弄手脚了。”国卿想了一会道：“这也有因，他故意设的圈套，如今趁早赶回未迟。”王年说：“若果是他，此时不知在那里去躲了。他等你来拿他不成。”国卿道：“如今怎么好回去，见父母不得，不如死休。”王年道：“相公差矣，你是个好秀才，有期望的。况撞着强盗的也有千千万万。”国卿道：“如今他们又不是强盗。”王年大笑起来。“相公，你又差了。定要持刀弄斧，放火杀人的，才是强盗？他比恶的略略善些儿，要银子心肠与强盗一般儿的。这是美人之计，被他作弄，还算是个欢喜破财。如今纳不成监，文书还在，只要到杭州见提学，动一张被盗失银呈子，备准附学，连忙赶回补考，若得遗才，录得一名科举，中了回家，见老主人直言其事，不中只应在南京应试，下第回的，有何大事，便叫轻生。”国卿深感其言，遂送了些房金，到水西门下了船只，一竞回来。到了苏州，先着王年访问梦家消息。王年间了真信，下船复回主人，他道：“日前间房子，是一个姓巫的私窝子。正月间租了移来，住的他兄弟叫巫二官，原在南京做吹唱的。十六晚间搬移别处去了。”王国卿叹道：“正是：

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

阿定说：“假意叫做梦花生，我家老相公倒前日梦草生哩。”国卿道：“是也，想是六百两银子该是他的。父亲见宜男草，谁知倒被梦花生骗了去，只是关圣帝君也这般帮衬着他。”王年说：“不要说六百两银子，便是六个铜钱，也是定数。”行又数日，又到了北新关上。王年还了船钱，叫上一乘轿子，把铺盖搁在轿子上，空皮箱阿定拿了，王年挑了些须行李，一直抬到道前。租了一间楼房寓下。绍兴府考遗才，又考过了，好生烦闷。幸喜王年身边，盘费尚自充裕，捱到八月初头，宗师下了演武场，大收十一府生员。至期，面禀其事，方得收考。初七日黄昏，方才出

案。不意录得一名，连晚买了卷子，往布政司前纳下了。一直寻往贡院东桥河下小寓安歇。忙忙打叠进场，三场文字，颇皆称意。至八月廿九日方才开榜，一连跑过了许多报人。国卿不见响动，十分烦恼，只见一声报响道：“绍兴王国卿相公中了举人。榜上中在八十一名。”王年看了榜文，欢欢喜喜来说道：“中了，中了，八十一名。”主人家各皆欢喜。国卿往贡院防问房师姓名，披红簪花，游街迎宴，忙忙不题。

且说报子飞马跑到绍兴，投王家，开锣放炮。王尚礼只说是南京报子，满心欢喜。不期挂出红纸上写着：贡生相公王高中浙江第八十一名。王尚礼不信，道：“胡说，我小儿是监生，在南京应试。这班走空的光棍敢是赚我么。”那些报子一齐说将起来，只见取出刊的《题名录》来，上边写得明明白白：“第八十一名王国卿绍兴府山阴县附学习易经”。还在在半疑半信之间，只得安排酒饭，请着报人。一面着人到杭州打听去了。国卿恐父母怀疑，着王年急回报知，再来伏侍。王年到了家中，见了老主人，备言其事。王尚礼一闻，忧中变喜，即时又打发两个家人拿了几十两银子，同王年到杭州去了。国卿在省城忙了一个月，方得回家。拜了父母诸亲百眷，上坟祭社，择日斋沐，诣关帝庙焚香拜谢。那日签诗：“欲识生前君大数，前三三与后三三。”方信三三见九，九九八十一，果然中了诗数，其神灵应如此。

有一豪门，送年庚，情愿续弦。王尚礼聘而未娶，待春试之后再娶未迟。一到仲冬，国卿上京春试，尚礼交付千金曰：“我儿，这次船中再不可搭人了。”父子大笑。春闹高捷，每于小唱中寻觅梦花生，竟无迹踪。王国卿常常静夜思之，不觉呵呵大笑，随笔而书曰：

雪白花银足六百，前后算来十二日。  
一夜用银五十金，幸尔饶得一管笛。

总评：

一笛横吹，王子寂然思凤；数声嘹亮，平生岂是无心。媚人花开，故放娇花勾引蝶。顿开金锁，偷移白镪。石名鹅卵。一时腹痛，效西子之捧心。百里追回，转嗣宗之快步。移宫换羽，俏丽冤家，懊恨南宫想罢。王尚父梦兆无灵，还归浙榜登科。关帝君签诗有准，偶录此回为客途训。

## 第二十四回 一枝梅空设鸳鸯计

## 《卖花声》

今日北池游，荡漾轻舟。波光潋滟柳条柔。如此春来春又去，白了人头。  
好妓好歌喉，不醉无休。劝君满满罄金瓯。纵使花前常病酒，也是风流。

一枝梅，乃梁上君子的绰号。大凡到人家偷了物件，就于失主壁上画一枝梅花而去，其失主晓得盗者是一枝梅，总呈告捕，皆无能捉获。以此偷儿俱敬服他一点直气，再不累及诸人。就是应捕，也皆赞叹的。

一日，又去盗了现任副使衙中金银首饰、细软珠宝，约直千金，竟于卧房上画了一枝梅花去了。副使衙中次日起来，失了千金物件，见画一枝梅于房内，着令手下忙请府县都到私衙议事。说起一枝梅偷盗，罪不容诛，乞贵府贵县严比捕人。限三日内解到府。县官闻知失盗，俱各不安，回到衙门，把一班应捕概责甘板，限三日之内捉获一枝梅，如怠缓，重责五十，决不姑宽。众应捕一齐慌了道：“怕没别处搜寻，怎倒在老虎口里夺食。如今大家分头寻觅。”却寻到第三日，那里有！只见一枝梅立在府前道：“小弟恐累哥们今日受责，我今出头，等你们请功，我若坐在牢里之时，说过夜间要救我出来。此道如若不依我说，后边不来搭救你们。大家一齐说：“依你，依你。”

一枝梅把捕人先见知县，知县转送于府，府主即时解道，副使一见贼人解到，咬牙恨道：“大胆奴才，快快还我赃来。”他说：“老爷在上，物件都在。小人是一枝梅徒弟，那日老爷衙中失的，果是师父偷去。他道为官的贪赃坏法，凌虐小民，剥民脂膏，充为己用。故此偷去，仍散于贫穷之辈。若论一枝梅手段，神仙也捉他不住。他能剑术伤人，取人首级如探囊取物。如今老爷再试他，少不得几日之间，还到老爷衙中来也，”副使见说，倒吃一惊，“世间有这般狠贼，把他且监在牢里，待捉了一枝梅，一总处死”，应捕带了出来，一齐怨怅道：“承你好情，来自认。怎生到官，又说这般大话。”一枝梅道：“我今日出来，是救你们的打。我说谎是救我身的打。”应捕道：“他如今又去寻一枝梅，那里还有！”贼曰：“不妨，我今日进监去坐，三日后，晚间放我出来，我自出脱你们也。”应捕一齐买酒请他吃了。一到监中，牢头俱各请他道：“好汉，好汉。”

到三日后，牢头悄悄放他出来。他走出县前，一竟去了。一虎跳进副使衙中，带一胡须，头带九华巾，腰间插一把利剑，把副使卧房内残灯挑起，将壁上画了一枝梅花，又往县里牢中去了。副使亲眼看见听见前日说一枝梅能取人首级，故个敢声张，反惊得魂不附体。次日出堂，即差人往县监里取出小贼道：“你果然不说谎，昨夜亲见一枝梅是一胡子，一物不取，仍画一枝梅花去了。据你说，他本事高强



，你的手段如何？”那贼道：“老爷在上，强将手里没弱兵。今老爷试取便了。”副使吩咐取一把酒壶来，只见一个门子取了一把无盖一枝枝瓶的酒壶，副使就于上面画了几个花押道：“今晚将此壶放在我卧房幕子上，你盗得到手，明日放你。”贼曰：“乞老爷令人押起，方可为之。”就着四个应捕押起他带了出衙。

又去吃酒，应捕笑曰：“你真真会弄手脚，今晚之事，怎生为之？”一枝梅道：“你管我做甚！”吃酒散了，应捕放他自己行为。到了三更时分，预先办下猪尿泡一个，空节竹竿一枝，带在身边，悄悄上屋。揭起天窗一看，见那把酒壶摆在桌上。他把尿泡缚于竹竿头上，搯在壶瓶肚里，将口布往竹竿吹下气去，那尿泡涨得漫大，将壶轻轻提起，取了上屋，副使一看，壶已不见，四壁端然不动，心下称奇道：“此贼只宜善识，若是加刑，一时怀恨，性命难保。”

坐下早堂，只见应捕带了偷壶之贼，当堂送上壶瓶，花押一些不动。道：“好手段好手段，放你前去。以后不许在我地方扰乱。如下次拿住，决不宽恕。”一枝梅磕了一头，竟出来了，一班应捕大笑，竟扯下他往酒肆中吃酒去了。酒席中间，应捕道：“我的贼爷爷，以后依者爷吩咐，别处寻些生意罢。”一枝梅道：“我今往别处寻些勾当，再来累你们了。”正是：

海阔从鱼跃，天空任鸟飞。

且说浙江湖州府长兴县，有一宦家张朝相。他父亲在日，因他是独养儿子，不忍以严法加他，读书长成十六岁，文理略略粗通。料难取进，欲要与他纳监，有志未行。其年，娶妻陆氏，夫妻二人正好快活，不期父母双亡，丢了巨万家财，与他夫妻享用。该下田地产业，交与管家张才掌管，其内助全亏陆氏一力承当。张朝相其年已廿五岁了，尚无子嗣，每欲置妾生子，况陆氏青年多病，有心非一日矣。

其年夏初之际，有一汉子，领了十五六岁一个女子，到在门首，道：“有一急用，将此女来卖，或当亦可。”门上报其原故，朝相与陆氏走出厅前道：“领进来看看。”那汉子领了女子进来，朝相夫妻抬头一看，见那女子：

云一纲，玉一梭，淡淡衫儿薄薄罗。轻颦双黛螺，螺挑四颗腰娜。小小金莲步洛波，教人奈尔何。

朝相夫妻看罢道：“好一个女子，你要多少银子？”那汉道：“此女就是两个银子也还增得些。只因在下一朝急用原故，又没个中人，只要银十两也罢。”朝相道：“也使得。你姓名家乡说与我听。”那汉子道：“在下姓梅，行一，去住无定

踪。终日间吴头楚尾，也是个四海为家的人。这女子名号端英，今年十六岁了，他祖籍松江华亭人氏，是我养妹，馀者不必问了。快取银子与我去罢。”陆氏向内取了一封银子，交付丈夫。朝相道：“梅君，银子在此，你可收下。几时来看你妹子？”梅一道：“这也难期，看便道就来。”叫声请了，往外就走。

陆氏领了端英到房中，着他坐下道：“你姓甚么，父亲作何生理？”端英道：“父亲路布，中成化十六年庚子科举人。曾在贵府归安作教，因亲母早故，娶了后母，连生两个兄弟，父亲得病故了。后母日逐凌辱奴身，梅一兄目击其毒，一时侠肠，欲带奴到家。闻他家又有几个恶少年，恐有不便。故此着奴奉侍郎君娘子度日而已。”陆氏道：“原来是好人家女儿，我当另眼相看。放心便了。”朝相道：“你女工针指可晓得么？”端英道：“奴身自幼习学女工，至于翰墨书史也会看来。”陆氏道：“既会针指，在我房中做些女工便了。”就有心要与丈夫为妾，遂于房中后轩安床坐起。正是：

奇鸟遥传喜信来，郁葱佳气满蓬菜。  
谁知萧史知音客，悄得秦姬到凤台。

陆氏每每劝丈夫道：“端英十分才貌，你何拘腐过甚，早生得一男；早一年欢喜。”朝相道：“我的心里说，你正在青年，自然有孕，何消忙心。”陆氏道：“你还在睡里梦里，每夜不见我身子是火炭热的，况且月经前后无准，焉有孕来。遇这般病症，多因是误了你，还自做些主意方是。”朝相见妻子说的都是真语，便觉心中酸楚起来，也每每向后轩把端英挑逗，端英亦知其意，遂取花笺拂了写道：

失翅青鸾似困鸡，遇随孤鹤过湖西。  
春风桃李空嗟怨，秋月芙蓉强护持。  
仙子自居蓬岛境，渔郎漫想武陵溪。  
金铃挂在花枝上，未许流莺声乱啼。

写罢粘于壁上。陆氏进轩闲语，偶抬头见了此诗，已知丈夫挑逗，未曾着手，出来见了朝相道：“你几时曾与端英取笑来？”朝相曰：“何曾。”陆氏笑曰：“他题诗先招成，你还要胡赖。”朝相曰：“诗意怎么说？”陆氏念了一遍道：“已是肯的。只要你再迟迟。”朝相曰：“何以见之？”陆氏说：“渔郎漫想武陵溪，漫字明说了；未许流莺声乱啼，未字已明说了。”朝相曰：“他若不肯，诗句怎样回？”陆氏说：“滞货，他若不肯，题个渔郎休想，不许流莺了，看你这般夯滞，只欠读书。”朝相道：“我书虽未博，学已成章，奈何我命中无金紫之荣，读他怎么，岂不闻：

布衣空惹洛阳尘，头白金章未在身。  
命运不该朱紫贵，终归林下作闲人。”

陆氏道：“你既不为文，还须习武，岂可虚此一生。”朝相笑道：“这阵上杀伐之事，一发不愿为之。在家丰衣足食，肥马轻裘，紫蟹黄鸡，山肴海味，称不得是个山中宰相！怎教我担凉受怕，草宿露眠，白白送颗头与人讨赏，岂不闻：

频年烽火八边愁，裘马平生非贵游。  
莫笑谈兵向樽俎，书生端不为封侯。”

陆氏笑道：“岂不闻男儿立大节，不武便为文。”朝相曰：“岂不闻无官一身轻，有子万事足。”陆氏大笑道：“我身子懒得，不与你对了。借你做些什么？”恰好季秋天气，天香飘过，黄菊舒金，那后园里万树芙蓉，有一种一日白，次日浅红，三日黄，四日深红，此乃印州木芙蓉也。又有种早间白色，晚作淡红，名曰醉芙蓉。种种各异，不可胜数，即令置酒于后园亭上，请了妻房陆氏并端英，一齐往园中玩赏。

九月江南，触处金风散锦，一时木落，满林玉树淡妆。牡丹未许称王，蜀葵才堪作使。朱唇得酒，薄晕生颜。翠袖卷纱，新红衬肉。千堆锦绣，剪绒绿地春光。万斜胭脂，泻出银河秋色。窥墙映沼，类桃李之无言。鉴月拒霜，化雁鸿之有信。上苑睡醒金坪，西湖香载兰舫。薛媛井边，渍堪作纸；楚臣江上，制不成衣。二八倾城，下蔡女郎之笑。三千望幸，阿房宫女之心。但于秋水澄波，不向春田怨晚。绮罗队里，追唬国之宵游；丝管风情，宴吴王之春殿。折枝并蒂，插向净瓶。探得孤芳，将游远道。闭户人怜卧病，涉江客费相思。若使出有壶筋，每置一秋醉赏。更得居无风雨，尚贪半夜同眠。

陆氏叫：“端英，对此名花，正宜欢赏，你何郁郁不乐，莫非怀想云间之意么？”端英道：“妾闻花间坠泪，非韵人所为。念想高情，实怀酸楚。”朝相问曰：“为何一时这般苦楚，却为何来？”端英道：“妾有一事，藏之久矣，欲言不言，实难启齿，但人多耳目，又恐泄漏真情，等静夜相商，方无别虑。”朝相见天已晚，吩咐收拾，大家齐出园门。

到了卧房，秉起红烛，遂摒去男女，自己拴了外门，夫妻二人着端英坐下，问他因着何事，至于泪流，幸勿隐讳。端英曰：“妾实松江路布之女，原为继女，日

夜凌辱。一夜，有贼入房，隐藏已久。初来本心，实欲偷窃。因母亲是夜把妾十分毒打，此贼一时顿起不平，大喝一声，把母亲踢倒，飞挽贱妾而出，直至嘉兴饭店安歇，妾问其因，他说‘我本是一名窃盗，一技梅便是。昨晚实欲窃盗尔室，只因尔母将尔毒打，即起一时不平之心，带汝前来。’妾恐遭他淫污，跣泣求归，一技梅笑曰：‘汝误矣，我虽然为盗，所得之物，实不自留。而有所得，随济贫苦人也。实有锄强扶弱之心。今救你出来，不过一片热肠，焉有他意哉。如怀此心，碎尸报汝。’妾遂放心随他。又到湖州，妾又言曰：‘承侠士救奴，终日朝燕暮楚，并无了期，怎得一安身之所方可。’他道：‘为尔思之久矣，我有同伙十二人，皆江湖好汉，俱在太湖。我若送你至彼，反又落在火坑中了，我一路上访得长兴张家，极其富丽，将你先卖他数两银子，你在他家视其动用黄白之物藏于何所，待初冬我来，先通你消息，约在某日要妾为内应。如期开门，直入取物而归，为妾作妆资，再配人家。’妾自来，见郎君、主母等待妾如亲生，妾之后母待妾如奴婢，今蒙待赏名花，当此隆恩，一时想着初来之意，怎忍为之。泪出痛肠，不能自止耳。”朝相夫妻见说，二人慌了道：“贤妹如此，怎生是好？”端英曰：“郎君、主母勿忧，奴宁拼死以谢主人，决不忍为妾而害主人矣。一技梅虽系绿林，实存赤胆，是日如来，郎君当盛开一席于后园，相敬如宾，待妾道及高情，郎君再奉白金三百与彼，决不相受。可保永无虞矣。”陆氏道：“贤妹之言是也，自古凶拳不打笑面，老虎何尝吃好人，只须以礼待之，料然亦无事矣。”朝相见妻子分割，心下豁然，仍着端英床头取酒，三人酌至鸡鸣，各皆熟寝。

不觉光阴燃指，又是初冬。门上传说，端英姐家内有人来了。朝相见说，忙至后轩，遂道：“贤妹，梅君到了。”端英连忙出来道：“郎君先出去，迎他到此相见。”张朝相整衣相见，分宾主坐下，待茶已毕，延入后房，端英相见，一技梅举眼一观，见端英依然处子，反生得白胖了许多，端英开口便道：“张郎君早知梅伯是一江湖侠士，别后思慕，想至如今。闻初冬到来，终日两夫妻藏酒盼望，酒肴已列后园矣。”一技梅听闻，心下生疑：“为何他倒晓得我？就知我的本来面目，也不该如此恭敬，且看他怎生样光景。”只见朝相恭恭敬敬，请到后园，端英随后一同坐下，开口说：“蒙君救拔，此恩粉骨难报。不期张家郎君曾与先君在归安学中交厚的契友，一闻奴身是路布之女，便如亲生一般看待。此二人恩，犬马不忘也，故说起救拔高情，如救己女一般，故此恭候非一日矣。此一杯酒，待妾为寿。”竟自拿酒杯满满斟奉，双膝跪下。一技梅连忙亦跪道：“妹妹缘何行此礼。快快请起。”端英跪着道：“还求恩赦前情，全奴犬马之心。”一技梅道：“是了是了，再举初心，天地不容。”端英再拜而起，朝相便敬大杯，端英也频频而劝道：“梅恩人，若醉了，在此园亭上安歇。”一技梅道：“再领三杯吾当别也。”张朝相苦苦相留，端英十分强屈。一技梅道：“我业已许你保全了，今有一班弟兄，在于东门外等我回音，若再等待，彼必走来，反觉不便矣。”朝相进内，忙取出白银三百两

，一盘掇了，送与梅君，一技梅道：“是你的一团好意，我已尽知，不然一分也不受，但有伙计在彼，一时没了盘缠。”他便向盘中取了两锭，放在袖中，又连吃了三杯，叫声：“请了。”竟往外走，二人忙忙随送至大门外，一溜风去了。

陆氏初闻一技梅报说来了，便抖倒在床，起来不得。端英与朝相走到床边道：“去了，可起来。”陆氏道：“起来不得了。”便从这一日病重起来。医人无效，卜问无灵，端英衣不解带，日夜挽扶，犹如至亲骨肉一般，难得好意。不期这病一日重加一日，初然发嗽，嗽久成哑，渐渐如灯尽油干一般，寂然隐了。张朝相大哭起来，一门大小男女，无不痛哭。端英如丧考妣一般，累死累活的大哭。

自古死者不可复生，哭之无益。张朝相未免治丧料理，出殡安葬。方才完事，此时亲友就来说合亲事。张朝相一力固辞回道：“尚无百日之期，安有重婚之理。”一面着人打听华亭路家，还有何人宗族并端英曾有许亲事否。张才一竟往松江进发，到了华亭进城，访问指引，在登科牌扁门楼内便是。张才遂问，贴邻道：“路举人一个女儿，后妻生两个儿子，后妻将女儿打骂不止，七月中夜里走出一个好汉，把女儿抢去了，未知下落，如今二子长成了。”张才听了实信，竟自回家，复了主人。张朝相道：“我恐端英非是路布之女，或已受某家聘定过的。今根脚已清，便挽本宗长兄为媒。”竞选十二月廿七日黄道良辰，娶为填房，完成大事。端英已觉欢喜，至期双双燕尔，合巹于飞。有诗赞曰：

秦女新添五夜香，宫花光映领中长。  
胸前带得宜男草，莫误卿卿学太常。

又曰：

夙缘有喜晤今期，鸾凤啾啾戏采帏。  
惟愿绸缪山海固，双飞双宿共还啼。

至次年十月，端英分娩，生下一个儿子。朝相十分大喜，弥月之时，诸亲欢庆，置酒相待。又过二年；又生一子，夫妻好生快活。

后来端英到了三十岁，同了丈夫，带二个儿子，往松江娘家而来。晚母还未晓得，二个兄弟竟不认得。及至说起前因，方知是女儿女婿。端英下拜后，甚是惭愧。又着二个外甥拜了外婆，娘舅，一时间骨肉团圆，大排筵宴，一家亲邻庆贺，席上说出一枝梅之事，俱道此人乃昆仑手段。一人说：“还可比着许虞侯的伎俩。”又说：“就是《紫钗记》黄衫豪这般爽快。”又说：“还像古押衙死里求生的计较



。”有人说：“他的女儿又不是死的。”内中口快的说：“若那夜不挟得去，少不得要打杀了。”大家欢笑而散。张家夫妻住了十日，辞别归家，二边往来不绝。

这回小说，特意翻案做的。一部全无。正有二十四家。前边二十二回，俱是欢喜冤家。独此一回乃圆满这事，罢了冤家欢喜，比如一枝梅盗了冤枉官的金银，府县官把捕人打了二十，限三日内定要，如没有还重责，这些应捕为他打了又寻不着，恨他家七世冤家。他三日复立在府前等着。捕人解官，众人一见如得珍宝，好生欢喜。后来解到道衙。副使失了千金，心中恨他如醋，恨不得食肉寝皮，岂不是个恶冤家。反被一枝梅把利害一言，道着害怕，反不追究赃物，把贼放了，岂不欢喜！比如继母，前边凌辱，岂非冤家。今日重逢，好生欢喜。比如一枝梅带端英一节，原为蓄意劫掠，岂非冤家！至未后竟致冰释，反为退盗，好生欢喜。如有世人两相仇恨，做了一世冤家，到后来或因小事解冤释结，亦是欢喜。今特借此一回小说，如幽谷生春之意，看传者当作如是观，处世者亦当作如是观。

总评：

一枝梅巧计穿窬，八路垂涎金帛。继母鞭笞，雄心奋激，效虞侯之窃章台，寄西氏而吞吴室。端英花间泪零，心中恻隐，巧释绿林，金汤象室，是一奇子耶，完成笔段巧矣。